武俠世界

圓場浩劫（海鷗奇案錄）　余破浪・文

一羣富翁，居然全是危險人物，個個冷酷嗜殺，視流血拚命為賞心樂事，連串奇聞奇案，也從此而生。祇看海鷗、紅玫瑰與浪子神探如何應付這一羣狂人？保証值回書價，本文橋段構思尤為獨特，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充滿爆炸性時代氣息之超級鉅著。



$4.00

第24年
20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海鷗奇案錄之「圓場浩劫」，由余破浪執筆。這個故事集的內容與題材，俱採自現代社會爲背景，兼具偵探懸疑推理性，主角人物是由數名幹勁十足，頭腦靈活之年青男女組成，故事篇篇獨立，風格新穎。「圓場浩劫」是描述一個充滿血腥、嗜殺殘酷的神秘組織進行一件令人髮指的事情，過程發展驚心動魄，匪夷所思，欲知眞相，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

＊＊　　＊＊　　＊＊

高臯的俠情中篇故事「萬里飛虹」今期開始連載，高君的作品，素以細膩描寫見稱，尤以俠義情仇，恩恩怨怨，兒女私情的安排舖叙，均保持一流水準。本故事開始處已掀起連串高潮，敬請購閱。

＊＊　　＊＊　　＊＊

馮嘉之司馬洛故事，久已膾炙一般讀者閱讀興趣，下期起開始刋載之「金棺材」也是一部超級作品，打鬥激烈，奇謀互逞，保証動作場面多於一切，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們千萬留意下期的刋出。

溫凉玉的四大名捕故事「大陣仗」也是下期同時刋出之巨型小說，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20期
（總號 1204）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海鷗奇案錄

圓場浩劫

余破浪·文

黃耀基·圖

狗王爭霸

凌晨五點，曹瀚湖腕上的名貴黃金首飾表如常運行，它很美麗輝煌，也很準確，但却不會响鬧。

他不喜歡近十年來才大行其道的電子表，雖然這種手表也同樣準確，而且還可以具備多種奇異的功能。

他喜歡精雕細琢的名牌高級手錶，在他的私人保險箱裏，價值超過五十萬元以上的名貴手錶，就最少超過十隻。

他現在戴在手腕上的黃金表，是八年前買回來的，當時的售價是九萬六千塊。

現在，金價一度暴升，雖然又再回落，但比起八年前還是高出三四倍，這手表的價值，當然也絕不止九萬六千塊這個數目了。

風雲變色

但對於曹瀚湖來說，它實在還不算是太名貴的手錶，他甚至戴着它來參加曲棍球和壘球的比賽。

昨天晚上，他又戴着這手錶在一個很幽靜的小山谷裏，和一個熱情的女郎把臂談心。

他是個多情人，對每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都同樣多情。

但不到十二點，他就把那熱情的女郎送回家裏，她沒有問爲甚麽這樣早就要分手，但他却自我解釋：「明天五點鐘，我就要起床，去幹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件事刺激嗎？」

「刺激極了。」

「能不能讓我一起參加？」

「妳能在五點鐘就起床嗎？」

「當然可以。」

「那很好，明天早上五點二十分，我開車來接妳！」

× × ×

腕上的手錶雖然不會响鬧，但在曹瀚湖頭頂上的揚聲器却已準時播放出悠揚的音樂。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要製造這種「鬧鐘式音樂」，那是毫不困難的事。

音樂播放了十秒鐘，曹瀚湖就把它關掉。

他跑到臥室外的露台，做了五分鐘體操，然後就梳洗一番，穿着衣服。

五點十二分，他已駕駛着一輛勞斯萊斯房車，離開了佔地二萬平方呎的豪華別墅。

車速很快，他把這輛名貴的車子當作跑車般，左穿右插，每逢有汽車攔在前面，一律超越爬頭，就像是一輛正在被警方窮追的賊車。

也幸好，他沒有遇上警車，否則真的會被窮追不捨，控以超速危險駕駛的罪名了。

五點十九分三十秒，他已把車子駛到一座三層高的洋房面前，停了下來。

他還沒有跳下車子，就已看見燕妮跑了過來：「嗨，你早。」

曹瀚湖迅速打開車門，讓她上了車子：「妳眞守時，幸好我也沒遲到。」

燕妮就是昨天陪了他大半個晚上的熱情女郎，她才十九歲，現在是自修生，但明年初就要到美國唸大學了。

她不喜歡唸書，但却喜歡美國，她認爲那是全世界最多姿多采，也最開放最民主的國家。

她熱情奔放，漂亮可人，她還年輕，但却不喜歡選擇那些年紀和自己相若的年輕人作爲「蜜友」，結果，她和曹瀚湖在一起，渡過了兩個月快樂的時光。

曹瀚湖年紀比她大一倍，他已三十八歲。

這年紀的男人，當然絕不算老，甚至連「中年」兩個字也沾不上。

在現代人們的眼中看來，男性的「中年時代」，已押後至四十五歲，甚至是在五十歲之後。

三十八歲，當然還很年青，正是最充滿男性魅力的黃金年華。

燕妮喜歡曹瀚湖，那並不是因爲他很有錢，而是因爲她覺得他很有個性，這種人雖然有時候相當固執，但却無疑也是個很多姿多采的男人。

她喜歡充滿刺激的生活，而美國和曹公子，都同樣可以令她感到滿足。

在上流社會裏，曹公子是個名公子，他手段闊綽，家族聲勢浩大，他本身固然是億萬富翁，而他的叔伯兄長，也全是非富則貴的大人物。

他的女朋友多如天上繁星，因爲他除了極有錢之外，而且直到目前爲止，還是一名王老五。

他是不少女郎們理想的金龜婿，但燕妮却絕對沒有這種念頭。

她知道，曹瀚湖可以是一個很可愛的男朋友，但却絕不會是一個很理想的好丈夫。

而且，她早就決定這一輩子不嫁人。

——男人可以玩女人，女人爲甚麽不可以玩男人？爲甚麽一輩子要做男人的奴隸，在厨房裏燒飯，夜半深更給孩子餵奶換尿片？

別的女人怎樣想法，燕妮不知道。

她只知道，無論自己和曹瀚湖的感情發展到怎樣的地步，她最後還是要離開這裏，到美國唸書。

她也是個「今日主義者」，明天的事，就讓明天才去担心好了。

現在，天色還沒有亮，她一上車子，曹瀚湖就吻了她一下，然後把房車開動。

他駕駛汽車的動作，也是充滿危險性的，他只用一隻右手挪動駕駛盤，而另一隻手却緊緊抱着燕妮的纖腰。

燕妮沒有反對，她信任曹瀚湖的駕駛

技術，也喜歡這男人在開車的時候還抱着自己。

若有人在這時候問她：「萬一撞車怎辦？」她會回答：「他的性命比我還值錢得多，要担心，就讓他先担心好了。」

其實，窮人的性命，也和億萬富翁的性命同樣珍貴，因爲每一個人，無論是乞丐或是王子，都只有一條性命，一經失去，就再也不會回來。

汽車還是開得很快，一直駛向郊區。

燕妮忽然覺得頸際有點痕癢的感覺，她伸手搔抓一下，忽然抓着了一種毛茸茸的東西。

她吃了一驚，回頭望去，只見後排座椅上，有一對碧光閃閃的眼睛，正在瞪着她的臉龐。

她嚇了一跳，曹瀚湖却把她抱得更緊：「你別害怕，牠是一頭不咬女人的拳師狗。」

燕妮搖搖頭，咬着嘴唇說道：「我沒有眞的害怕，只是忽然看見牠，而牠的樣子又那麽古怪，所以有點意外而巳。」

曹瀚湖微微一笑，說道：「牠叫莊頓，今天正是牠三歲生日，所以我把牠帶了出來。」

燕妮又回頭望了那拳師狗一眼，半晌才說道：「牠很強莊，樣子又古怪、又兇狠！」

曹瀚湖道：「若不够兇狠，怎能爲牠的哥哥報仇？」

燕妮呆了一呆，奇道：「牠的哥哥？報仇？這是甚麽一回事？」

曹瀚湖面上忽然好像罩着一層寒冷的冰霜，冷冷道：「牠的哥哥叫莊阿勒，比牠大兩歲，是本屬第一流的名將！」

燕妮皺了皺眉：「本市可沒有跑狗場呀！」

曹瀚湖道：「妳幾時聽人說過拳師狗是用來賽跑的？牠是名將，但不是因爲跑得快，而是因爲打得狠！打得兇！」

燕妮吃了一驚：「哦？你是說非法鬥狗？」

曹瀚湖道：「別用『非法』這種字眼好不好，這多難聽。」

燕妮道：「但無論這是非法也好，合法也好，這都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曹瀚湖忽然笑了笑，道：「妳豈不是一直都很喜歡刺激的玩意嗎？」

燕妮道：「但刺激和殘酷，完全是兩回事。」

曹瀚湖搖搖頭，道：「妳錯了，越殘酷的事，往往也就是越刺激的事，就像拳擊比賽，拳手若不鼻腫臉青，滿面鮮血，那麽擂台下的觀衆，就會覺得平淡無奇，不够刺激！」

燕妮沒有再反駁，只是沉默下來。

曹瀚湖嘆了一聲，緩緩地接道：「莊阿勒是一頭很忠心的拳師狗，牠忠於主人，驍勇善戰，巳擊敗過無數頂尖兒的戰狗，可是，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這兩句說話，眞是半點不錯，在兩個月前，牠終於敗在『一點白』的手下，最後還重傷不治死去！」

他的聲音越來越沉重，燕妮聽得有點寒冷的感覺。

她終於忍不住說：「難道你不覺得，這是一種罪過？若不是爲了滿足主人的好戰心理，莊阿勒怎會死在另一頭鬥狗的利齒下？」

曹瀚湖看了她一眼，臉上的神情有點意外：「妳反對鬥狗？」

燕妮道：「倘若有需要，我可以陪你一起到戰場上跟敵人拚命，但鬥狗這種事，請恕我無法容忍。」

曹瀚湖嘆了口氣，忽然把車子停在路旁，然後說道：「很抱歉，請恕我事前不知道妳是反對鬥狗的，但現在，我和莊頓都巳如箭在弦，不得不發。」

燕妮的臉色一陣蒼白，道：「你今天要幹的事，就是帶着莊頓去決一死戰？」

曹瀚湖點點頭，道：「的確就是這樣，而且牠的對手，就是咬死牠哥哥的一點白。」

燕妮向後望了莊頓一眼，然後又再望定了曹瀚湖，半晌才尖聲說道：「你瘋了，連莊阿勒都打不過一點白，你現在豈不是要莊頓去送死嗎？」

曹瀚湖說道：「莊頓比莊阿勒更勇猛，而且目前的狀態巳達到巔峯之境，這一仗，我有信心可以一雪前恥，把一點白擊敗！」

「荒謬！你是個兇手！簡直比吃狗肉的人還更殘忍！」燕妮的語氣很嚴厲。

曹瀚湖嘆息着，道：「實在很抱歉，現在除了死神之外，誰也無法阻止這一戰的發生。」

燕妮冷冷一笑，道：「小心一語成讖，還沒有到達戰場就撞死在公路上。」

曹瀚湖沒有生氣，也沒有半點不吉利的感覺，他並不是那種迷信的人。

他只是用一種無可奈何的聲音說：「我不怪你，也沒有資格怪責妳，但現在距離決戰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了，再不趕去，那就是不戰而敗。」

燕妮道：「你是要我下車？」

曹瀚湖聳了聳肩：「我當然希望妳能陪着我，還有莊頓。」

燕妮沉默了十五秒，忽然冷笑着說：「好，我今天就去見識見識，但從此以後，你再也不要找我！」

她不再熱情如火，而是冷得像是冰峯上的千年積雪。

曹瀚湖吐出口氣，滿臉無可奈何的神情，又再把車子開動。

車子開得比剛才更快，有一次甚至險些掉進深坑裏，幸好這時候他的左臂並沒有摟着燕妮，才及時扭轉方向，不致釀成嚴重的交通意外。

八分鐘後，車子巳來到了一座佔地廣闊的農場門外。

門前有兩個漢子把守着，當他們看清楚車裏的是曹公子後，立刻就拉開兩道巨大的鐵柵，讓汽車駛進去。

這眞是一座很廣闊的農場，車子沿着農場內的私家路直駛，整整過了兩分鐘，才在一塊空地上停了下來。

而這塊空地上，巳最少停放着十幾輛車子。

曹瀚湖剛下車，立刻就有個穿着唐裝衫褲，頭髮花白的中年人迎了過來，他滿面笑容，說道：「歡迎！歡迎！大家都在等候着你和莊頓哩！」

曹瀚湖哈哈一笑：「方老闆，這次打擾你啦！」

那中年人忙道：「這算不了甚麽，難得曹公子和湯少爺有這種興緻，待會兒這場狗王大戰，必然精采百出，咱們是可以大飽眼福啦。」

「哪裏哪裏，」曹瀚湖笑道：「方老闆眞客氣，希望莊頓的表現，不會令大家太失望就好了！」

方老闆又說了幾句恭維的說話，他忽然凝視着車子裏的燕妮，說道：「這位小姐……」

「嗯，她是我的朋友，沈燕妮小姐。」曹瀚湖這才親自打開車門，把燕妮輕輕拉了出來。

「燕妮，這位是農場的方老闆。」曹瀚湖爲兩人引見。

燕妮冷淡地點了點頭，顯然是對於這位願意讓出農場來進行鬥狗的方老闆，甚不滿意。

但方老闆却好像完全沒有察覺到她這種態度。

曹瀚湖巳在這時候，把莊頓拖了出來，燕妮瞧着這頭雄糾糾的拳師狗，不禁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這一戰，牠會贏嗎？倘若輸了，又是否會連性命也輸掉？而且，就算牠贏了，牠的對手一點白又將會變成怎樣的樣子？

想到這裏，她幾乎忍不住要拉走莊頓，還想重重的掌摑曹瀚湖。

但她知道，這樣是沒有用的，到了這時候，誰也阻止不了這一場兇險的血戰。

天色終於漸漸亮了，方老闆在晨光曦微下，帶引着曹瀚湖，來到了另一塊空地上。

地上滿是細砂，四週圍着竹籬笆，那就是狗的戰場。

在竹籬笆外，巳聚集了差不多一百人，他們千篇一律，全是男人。

只有沈燕妮，是全場中唯一的女性，而且她又是那樣漂亮，自然備受衆人所矚目。

她不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反正自己又不是沒有穿衣服，就讓這些人看個飽好了。

曹瀚湖也沒有故意表現得和她很親熱，他現在關注的並不是女人，而是一頭驍勇善戰的拳師狗。

他形容這一戰是「復仇之戰」，但到底是人要復仇，還是狗要復仇，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解釋。

但每個人都巳看出，這位曹公子很重視這一戰，那幾乎是許勝不許敗的。

莊頓的對手是一點白，是一頭名種英國鬥狗，牠全身毛色烏黑發亮，就只有左耳上有一撮雪白的毛，所以湯少爺就把牠命名爲一點白。

湯少爺是大富商湯仕豪爵士的獨生子，他叫湯世祥，比曹瀚湖年輕五歲，在上層社會裏，也是風頭頗勁的活躍人物。

曹公子和湯少爺彼此是認識的，而且最少巳認識超過十年，但在他們之間，却沒有甚麽眞正的友誼存在，甚至可以說，這兩人是互存心病的。

遠的不提，就說半年前，他們就巳爲了爭奪一個著名的女歌手而展開明爭暗鬥，但最後，那女歌手却嫁給了一個英國紳士。

而在不久之前，兩人又以戰狗比鬥，結果湯少爺的一點白，擊敗了曹瀚湖心愛的拳師狗莊阿勒，而莊阿勒最後更因傷重不治逝世。

一點白巳成狗國戰場上的狗王，而這寶座，以前本來是屬於莊阿勒的。

曹瀚湖爲了這一件事，很不高興，但他手上還有另一張皇牌，那就是莊頓，他有信心，可以把一點白擊敗，爲莊阿勒復仇。

人羣中忽然响起了一陣喝采聲。

湯少爺和他的一點白來了，人神氣，狗也同樣的神氣，都是昂然不可一世的樣子。

曹瀚湖神色冰冷，湯世祥却是面露笑容，緩緩地走了過來：「曹公子，聽說莊阿勒的葬禮，你花了五六萬塊。」

曹瀚湖道：「牠是値得的。」

湯世祥道：「但我不同意把錢花在畜牲的葬禮上，狗巳死了，牠絕不會知道，主人會用幾萬斤牛肉的價錢，來爲牠作出隆重的厚葬。」

曹瀚湖冷笑一聲，說：「我和你的確有很多不相同之處，我這樣做，也許是因爲錢太多了，唯恐花之不完。」

他言下之意分明是說：「說到比鈔票，你是比不上曹某了。」

湯世祥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他乾笑兩聲，道：「別越扯越遠了，上次我贏了十萬塊，今次你要怎樣賭法？」

曹瀚湖慢條斯理地，從衣袋裏拿出一本支票簿：「你要賭多少就多少！」

湯世祥皺了皺眉道：「你這句說話當眞？」

曹瀚湖冷然道：「曹某在這種場合裏，絕不會胡亂地空口說白話，三五百萬賭注，隨時奉陪。」

湯世祥冷冷一笑：「曹公子，你以爲我賭不起？」

「錯了，」曹瀚湖冷冷道：「湯少爺是湯氏集團的唯一承繼人，區區幾百萬，怎會賭不起？」

湯世祥沉聲說道：「這賭注是曹公子提議的，咱們就平手對賭五百萬怎樣？」

觀戰者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上次一點白大戰莊阿勒，這些人多半都曾目睹，那時候，他們巳認爲狗主兩人對賭十萬塊錢，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當然，在曹公子和湯少爺的眼中看來，十萬塊的確不算是一筆龐大的數目，當時他倆以愛犬一決雌雄，雙方主要的動機絕不是爲了要贏錢，而是要以據跨對方爲榮。

對他們來說，贏一口氣實在比贏十萬塊重要得多了。

但現在，賭注突然比上一仗提高五十倍，情況又怎樣呢？而十萬塊和五百萬塊的距離，可說是相當鉅大的。

曹瀚湖自然完全同意，倘若不是他向湯世祥發難，這一場鬥狗的賭注，應該仍然是維持十萬塊那個數目，但他却用說話逼得湯世祥下不了台，唯有暗中咬牙豪賭一番，以五百萬塊作爲賭注。

狗戰即將開始，除了雙方狗主巳協議

賭五百萬塊之外，其他觀戰的「狗友」也紛紛作外圍對賭，但外圍的賭法，却有點不同，它有冷門和熱門之分，理由是大多數人都比較看好一點白，所以一點白是「高盤」，還未開戰，就開出「七成」這個盤口來。

換而言之，賠率是十博七，凡賭一點白贏的，賭注一千元，只能贏七百，但若賭莊頓贏的，只用七百元的賭本，就可以贏到一千元。

「狗友」們對一點白較有信心，那是可以理解的，因爲莊頓雖然也是一流名將，但與牠同父的哥哥莊阿勒，却也在一點白利齒之下俯首稱臣，所以，這一場「狗王大決戰」，大家認爲一點白衞冕成功的機會是較高的。

而且，也有人從「邪」一點的角度來推敲：雖然主動提高注碼的是曹公子，但湯少爺若沒有極大的把握，也絕對不會貿貿然跟對方賭五百萬。

曹瀚湖和湯世祥同樣是有錢人，但有一點不相同的，就是前者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獨立，而後者却上有家嚴，他若一下子輸掉五百萬，湯爵士恐怕難免會大發雷霆了。

曹瀚湖此擧，分明是以本傷人，倘若湯世祥不敢賭，那麽這位大少爺可要臉上無光了。

但湯世祥却沒有給他嚇倒，賭五百萬就五百萬，一點也沒有畏縮，由此可見，他的信心實在比曹瀚湖還要堅強得多，因而一點白成爲熱門，那是合理的。

天色漸更亮，一點白與莊頓的決戰終於展開。

逾百雙眼睛，都集中在這兩隻性情兇悍的戰狗身上。

沈燕妮也在看，這本是她極不願意看見的血腥場面，但既來之則安之，她也和別人一樣，目不斜視地觀看着這一幕血腥的決鬥。

莊頓很兇狠，就像一頭憤怒的獅子，向一點白怒撲過去。

一點白比較沉着，但那種狠勁也絕不比莊頓輸虧，牠全身肌肉結實，莊頓雖然勇猛，但纏鬥之下，却是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狗打架是很可怕的，那種充滿原始野性的憤怒吼聲，配合着兇暴殘忍的動作，實在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尤其是經過挑選的戰狗，牠們本來就已是狗隻中的兇漢，再經過刻意訓練後，性情更是兇殘暴戾，一有機會打架，就會不要命的啃咬對方，絕不留情。

一點白和莊頓，都是第一流的戰狗，而且雙方的狀態都勇達巔峯，一經纏鬥，就大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勢。

狗不要命，人也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瘋狂境界。

莊頓氣力大，性兇狠，但一點白却作戰經驗豐富，着着進攻莊頓的要害。

莊頓流血了，牠頸際、肩上、甚至鼻子也有血。

一點白也受了傷，血流披面，但牠攻得更狠，咬得更致命。

燕妮仍然在看，面上的表情也沒有甚麽變化，但她的指甲已嵌入掌心裏。

莊頓已很盡力，牠絕對沒有對不起自己的主人，可是，燕妮的看法是正確的——連莊阿勒也打不過一點白，莊頓這一戰無疑是白白送死！

曹瀚湖的臉色開始變得鐵青了，很明顯地，莊頓已落在下風，再打下去，牠必然會重蹈莊阿勒覆轍。

湯世祥笑了，他已是勝券在握，既贏狗，又贏大錢，更贏了面子，今早大可吐氣揚眉，奏凱而歸。

但却在這時候，一聲槍响，一點白立刻倒了下去！

湯世祥完全呆住了，他怔怔的看着一點白，又怔怔的看着莊頓。

莊頓銳氣已失，受傷不輕，但却還在啃咬着一點白，而一點白已兩眼發直，完全沒有了氣息，顯然已中槍死去。

曹瀚湖也是一臉詫異的神色，他迅速拉開莊頓，大聲道：「是誰在開槍？」

「鷄屋上有人，他有萊福槍！」忽然有人尖叫起來。

這人是農場裏的看更劉老六，他一面尖叫，一面追了出去。

這時候，大家都已看見，在一間養鷄的屋頂上，有一條黑色的人影，正迅速地從鷄屋上爬了下來，他手裏果然有一支萊福槍。

湯世祥嘶聲怒叫道：「抓住他！抓住他！我要這混蛋賠命！」

曹瀚湖皺了皺眉：「要人命來賠狗命，你可不是在開玩笑罷？」

湯世祥臉色煞白，冷冷一笑道：「曹公子，想不到你竟然出動到這種卑鄙的手段！」

曹瀚湖勃然變色，怒道：「湯世祥，你這說話是甚麽意思？」

湯世祥哼一聲：「難怪你要大賭一番，這樣子鬥狗，你可說是有贏無輸，我的狗一佔上風，就有槍手把牠殺了，這手法瞞得了誰？」

「胡說！」曹瀚湖怪叫了起來，大聲罵道：「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曹某可沒有這樣卑鄙！」

湯世祥冷冷道：「事實已擺在眼前，狡辯又有何用？」

曹瀚湖面色鐵青，怒喝道：「住口，你再出言侮辱，我揍你！」

湯世祥沒有住口，而且態度變本加厲：「你是個老千，這一場賭博，你是早早有預謀的，你只會贏而絕不會輸，你的拳師狗若打輸了，就有槍手把一點白殺死，你是個騙子！騙子！騙……」

他沒有再罵下去，因爲曹瀚湖已一拳重重擊中了他的下顎。

湯世祥大怒：「你竟敢揍我？」

曹瀚湖還繼續撲過去，要再打湯世祥，但却被衆人拉住。

「曹公子，這只是誤會，別傷了和氣！」方老闆在勸架，但自己的一張臉也陣黃陣青，很不好看。

湯世祥又在怒罵：「你們兩個都脫不了關係，這五百萬賭帳，有種的就把它賴掉！」

曹瀚湖「呸」一聲：「莊頓還沒有輸，你憑甚麽說一點白已經贏了？」

「好哇！咱們走着瞧！」湯世祥很生氣，連衣袖也高高捲起：「我會找你算帳的！一定會！還有方老闆，你也別裝瘋賣傻！」

方老闆跺了跺脚，「唉」一聲：「這眞是天下大亂，好端端的，怎會弄出個殺狗兇手來？」

這時候，劉老六正氣喘不休的跑了過來，說道：「那傢伙駕駛着一輛汽車跑掉了！」

湯世祥冷冷一笑：「眞是安排得天衣無縫，五百萬元，就算用來聘請一支軍隊也足够了。」

方老闆頓足道：「湯少爺，在事情還沒有弄清楚之前，求求你別向任何人埋怨和指責好不好？」

湯世祥惡聲惡氣地說道：「好！我現在不再埋怨，也不再指責，但這件事情，你們必須給我弄得清清楚楚，否則，湯少爺可不是好欺負的！」

曹瀚湖哼一聲：「這樣野蠻的人，倒是罕見。」

湯世祥啐了一口，忿然帶着兩個跟班，乘坐着車子離開農場。

方老闆無可奈何地苦笑着說：「現在可眞是給弄得滿天神佛了！」

曹瀚湖面露歉然的神情，說道：「方老闆，這一次是我連累了你，但是你必須相信，那開槍的傢伙，與曹某絕無半點關係。」

方老闆忙道：「曹公子切莫誤會，你的人格我是絕對信任的。」

說到這裏，忽然又苦笑一下才接道：「但我相信又有甚麽用？看湯少爺的樣子，他一定不肯罷休！」

曹瀚湖冷笑道：「這種嬌生慣養的少爺，我可不會放在心上！」

方老闆吸了一口氣，沉聲說道：「別看他是湯爵士的兒子，他在黑道上，可結識着不少有勢力的人物。」

曹瀚湖睜大了雙眼，道：「那又怎樣？我總不相信他敢把我宰掉！」

方老闆乾咳兩聲，嘆道：「話可不是這樣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把事情鬧大了，對誰都不會有好處。」

曹瀚湖冷冷道：「湯世祥若眞的要把事情鬧大，我又有甚麽辦法？難道要我向他跪着求饒嗎？」

方老闆呆了一呆，無言以對。

過了半晌，曹瀚湖忽然說：「万老闆，照你的看法，那開槍射殺一點白的兇手，到底是甚麽人？」

方老闆搖搖頭：「我怎會知道？」

曹瀚湖冷冷一笑，忽然說道：「想不到湯世祥竟然能够想得出這種毒計。」

「這是甚麽意思？」方老闆吃了一驚，「難道他會叫人開槍射殺自己的一點白嗎？」

「你是不是認爲沒有這個可能？」

「咳咳！這個恐怕眞的不大可能罷？一點白死了，對他有甚麽好處？」

「對他自己也許沒有甚麽好處，但我却是大有害處！」曹瀚湖悻悻然地說道：「這是苦肉計，目的是故意中傷我，好讓別人都以爲，那槍手是我指使的！」

方老闆皺着眉，道：「但這一來，他豈不是白白損失了五百萬元？」

曹瀚湖道：「五百萬的賭注，只是臨時才決定的，在此之前，他以爲只是賭十萬元而已，既然連他自己事前也不知道，隱藏在鷄屋上的槍手自然更不知道，那槍手只會按照原來的計劃行事，在最後關頭把一點白殺了，然後就把這罪名推在我的身上。」

方老闆乾笑着，似乎不大同意曹瀚湖這種論調，但却又不好意思加以反駁！

他忽然東張西望，道：「沈小姐呢？她是給嚇壞了？」

若不是方老闆提起，曹瀚湖幾乎已忘記了沈燕妮。

他到處找尋，終於在一棵石榴樹下找到了她，還有莊頓。

莊頓渾身是血，燕妮的眼睛也紅得像是血：「曹公子，你現在已很愉快，很滿足了，對嗎？但你看莊頓，還有那可憐的一點白，我眞無法瞭解你們這些男人！」

曹瀚湖大聲道：「够了够了，我知道妳在怎樣想，妳也一定以爲，是我派人殺掉一點白的！」

燕妮冷冷道：「只要槍法够準，一槍就打死了牠，那還不算太殘忍，但對你這個人，我眞的很失望！」

曹瀚湖張大了嘴巴，似乎想破口大罵，但最後却長長的吐一口氣，低聲下氣的說道：「算了，這一切都已成爲過去，我們現在帶莊頓去見獸醫罷！」

燕妮冷笑一聲：「對不起，我不想坐上你的車子，它太名貴，我配不起，外面有公共汽車，我會自己同去！」

說話還沒有講完，她已別開臉，轉身急步離去。

「燕妮！」他追前，拉着她的手。

「別碰我，你是個野蠻人，是個滿手血腥的兇手！」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毛手毛脚，我會叫非禮！」

曹瀚湖傻住了，他放開了手，怔怔地瞧着燕妮的背影，她沒有再同頭，昂然闊步離開了他。

「兇手！我是兇手！」曹瀚湖突然狂吼起來：「說得好，我現在就做個兇手給妳瞧瞧！」

他突然跑到自己那輛車子裏，從車廂底下找出了一柄鋒利的鋼刀，這一把鋼刀很長，刀背又厚，要用來殺一條牛也已足够。

莊頓一直跟隨着主人，牠到底只是一條畜牲，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忽然狂性大發，要用這柄鋼刀砍殺自己！

「颯」一聲响，鋼刀急落，接着鮮血暴濺，莊頓的頭顱已經被砍開兩截，只見牠血肉模糊不斷在地上亂滾，情形十分恐怖。

方老闆大吃一驚，他不敢走過來，只是在遠處呼叫：「把刀放下，有甚麽事情慢慢商量。」

曹瀚湖面上露出了可怕的獰笑，道：「你們都說我是兇手，我現在就殺了莊頓給你們看，我已殺了牠，那又怎樣？誰管得着？誰管得着？」

莊頓已不會動了，牠一直忠心効命的主人，却還在狂笑不已。

由於他手裏有刀，形態又是如此兇殘可怖，方老闆和其他人都不敢接近，唯恐

他眞的忽然瘋了，會一刀向着自己砍了過來。

幸好曹瀚湖終於漸漸冷靜下來，他呆呆地看着莊頓的屍體，好像開始後悔親手殺了牠。

方老闆終於壯起了胆，緩緩地接近他：「曹公子……我知道你是一時氣忿，但是……」

「不必說了，」曹瀚湖忽然把刀丟掉，嘆道：「在你的農場裏殺了莊頓，這件事我願意道歉，也深感遺憾，但我可以發誓，一點白之死，跟我曹某人是完全没有關係的。」

方老闆嘆了口氣：「自始至終，我們都相信這一點！」

曹瀚湖沉聲道：「到了這種地步，我也不要求別人相信我的說話，總而言之，今天我對不起莊頓，而不是湯世祥的一點白。」

方老闆望着他，緩緩地說道：「湯世祥是少爺脾氣，將來若還有甚麽爭執，你就忍讓他幾分好了，千萬別把事情再鬧大，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曹瀚湖冷冷笑道：「我會忍讓的，我一定會。」

他進入了車廂，又把頭伸出來，對方老闆說：「把莊頓好好安葬，無論花多少錢，我一定負責。」

方老闆點點頭，目送着這位曹公子駕駛着名貴的汽車離開了農場。

他知道，事情並没有了結。

但事情以後的發展會變成怎樣，却是誰也無法預測的。

就像這一場哄動「狗友」的「狗王大賽」，事前又有誰能想到，竟然會有這樣的結局？

那開槍射殺一點白的到底是甚麽人？他這種行動又有甚麽動機？

神秘的亞洲羅馬人

沈燕妮不再理睬曹瀚湖了，他撥了幾個電話去找她，她都不肯聽。

他很悶納，做甚麽事情也提不起勁。

但他決不認爲自己正在鬧失戀，「失戀」這種字眼對曹公子是永遠用不着的。直到現在爲止，他還没有眞心眞意的去愛過任何一個女人，倒是爲他發狂，甚至鬧着要自殺的女孩子却有不少。

這幾天以來，他眞的很煩悶。

這一天，他轄下的船務公司召開股東大會，他是董事長，自然必須出席。

但在會議席上，他整整一小時没有開口說話。

等到會計師，秘書和總經理逐一提出報告和建議後，他才開始說第一句話。但他的第一句說話却是令到這幾個人極度難堪的，他大聲說：「你們都是飯桶！」

會計師，秘書和總經理俱是一呆，個個面露駭然之色，出席會議的幾個股東也是莫名其妙。

曹瀚湖接着用拳頭重重擊在桌子上，寒着臉大聲說：「你們可知道，這些報告和提議，最少來遲了半年，倘若你們早半年說，公司最少已賺了好幾百萬……」

他不說話則已，一開口就把公司裏的高級人員罵得狗血淋頭，而這一頓罵人的說話，可以說全是鷄蛋裏挑骨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但他是董事長，操有生殺大權，他動起肝火來要罵人，除非拚着不幹，否則又有誰敢跟這位曹公子頂撞？

他罵够之後，接着就宣佈散會。

人人都是滿肚子氣，越坐越蹩扭，他宣佈散會，不啻是皇恩大赦，有人暗唸阿彌陀佛，也有人氣得連喉嚨不舒服也咳不出來。

在三十秒之內，參加這一次會議的人，全都走了，就只剩下了一個秘書，仍然没有離去。

曹瀚湖望着她，臉上的表情有點奇怪，他終於忍不住說道：「妳爲甚麽還在這裏？」

這女秘書把鼻樑上的眼鏡輕輕一抬，過了片刻才說道：「今天你的情緒很是惡劣！」

曹瀚湖冷哼一聲，道：「妳知道就好，獃在這裏是不是想再挨罵？」

女秘書微微一笑，道：「我不會介意，挨罵又不是挨打，就算你罵得再兇，我也不會痛的。」

曹瀚湖呆了一會，半晌才道：「妳甚麽時候學會這一套的？」

女秘書說：「從五歲的時候就已學會的。」

曹瀚湖吸一口氣，忽然上前抱緊着她：「麗娜，妳很美，身材也很成熟，妳就像一團火，簡直可以把男人活活燒死。」

麗娜抬起臉：「是眞的？」

曹瀚湖道：「當然是眞的。」

他把她的眼鏡除了下來，然後又伸手去解開她的鈕扣！

麗娜瞟了他一眼，道：「這裏是會議廳！」

「我知道。」他已把她上半截衣裳褪下，露出了一雙堅挺而雪白的乳房。

「董事長……」她的臉有點蒼白。

曹瀚湖凝視着她的乳尖，忽然說：「妳可知道，我現在想怎樣？」

麗娜搖搖頭，垂着臉說道：「我怎會知道？」

曹瀚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像吸血殭屍：「我想把妳這一對東西割了下來，然後拿去餵狗。」

麗娜的面色立刻大變，連聲音也顫抖起來：「你瘋了？你怎麽可以說出這種話來？」

曹瀚湖哈哈大笑：「妳就當我是瘋子好了，哈哈！哈哈！」

麗娜渾身發抖，匆匆穿回衣服，像是碰見了鬼魅似的，狼狽地離開了會議廳。

曹瀚湖仍在廳中大笑不休。

他笑得很厲害，但等到笑聲一停止下來的時候，他面上的神態又變得像是一塊木頭。

他餓了，想吃牛排。

雖然他有兩個私人汽車司機，但却很少動用到他們開車，這一天也不例外，他自己駕駛着車子，來到了一間園林式，氣派高尚的餐廳。

他要了一份牛排，只要兩成熟。

兩成熟的牛排，換而言之就有八成是

生的，他一咬下去，就有血淋淋的感覺。

他認爲這滋味很好，血腥氣味眞够刺激。

當他吃完這份「原始式牛排」後，頓覺精神煥發，他忽然有個念頭，就是馬上到非洲狩獵。

他要開槍射殺動物，倘若遇上了非洲的獵頭族土人，那更好，大可以一槍一個，把這些野蠻人的腦袋轟碎！

想到這裏，他興奮起來，決定馬上訂購機票。

但他還没有結帳，就有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大漢，在他的面前坐了下來。

曹瀚湖臉色一沉：「你們是甚麽人？這裏的規矩，是不准搭桌子的。」

「曹公子，我叫葉祖利，」坐在他左方的大漢冷冷的說：「他叫莫卓斌，我們都是南利聯的人。」

曹瀚湖的面色又變了，他知道，南利聯是一個黑社會組織，這個帮會中不乏心狠手辣，視殺人放火如家常便飯的職業殺手。

這兩人自稱葉祖利加莫卓斌，未必會是他們眞正的名字，但從這兩人的外貌看來，肯定絕非善男信女。

雖然這幾天以來，曹瀚湖的情緒極惡劣，但他絕不是個愚蠢的人，他甚至已知道這兩個人的來意。

「是湯世祥叫你們來的？」

「聰明，眞聰明！」莫卓斌姆指豎起，道：「我們還没有說，你就已經知道跟湯少爺有關。」

葉祖利望着曹瀚湖，緩緩地說道：「但那又不能算是湯少爺派我們來的，只是我們的弟兄，瞧得有點不順眼，所以才站出來，向曹公子討個公道。」

「討個公道？」曹瀚湖的面色「刷」地發白，「這算是甚麽說話？是恐嚇勒索嗎？」

莫卓斌冷冷笑道：「曹公子，你自己幹過甚麽事，心照不宣好了，一點白這條狗命，可以不提，但那五百萬賭注，你却是賴不掉的。」

曹瀚湖吸了一口氣，道：「我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心照不宣』，一點白之死，跟我完全没有關係。」

葉祖利怪笑了起來，道：「聽你的口氣，倒像是湯少爺殺了自己的愛犬。」

曹瀚湖立時道：「這又有甚麽稀奇？他若要嫁禍曹某，這不失爲一條上策。」

莫卓斌面色一沉，道：「可惜我們的老大，是絕不會相信這種荒謬之言的。」

曹瀚湖道：「你們又有甚麽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是我暗中指使的？」

莫卓斌冷笑道：「那也不必證明了，反正就算没有那一槍，莊頓也註定要吃敗仗。」

曹瀚湖怒道：「哼！這才是荒謬之言，誰敢保證，莊頓不會扭轉局勢，反敗爲勝？」

葉祖利道：「這簡直是天方奇譚，連莊阿勒也打不過一點白，當時莊頓又已落在下風，怎可能會有這種奇跡出現？」

曹瀚湖冷笑道：「九十九倍賠率的大冷門馬，也可以在五化郎短途賽事中出閘脫脚的情況下反先爆出大冷獨赢，莊頓爲甚麽不可以打赢一點白？」

葉祖利陰森地一笑：「曹公子，你的幻想太豐富了，但這對你實在没有甚麽好處，我們的手既已伸了出來，若收不到錢，就決不會縮回去。」

曹瀚湖吸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我要走了。」

葉祖利道：「我們也要走了，希望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你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不必等二十四小時，我現在就可以告訴兩位，你們是在白費心機。」曹瀚湖的態度很決絕。

他並非輸不起五百萬，只是不服氣輸給湯世祥，就算是南利聯中人插手，他也堅決不肯認帳。

事實上，他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莊頓的確還没有敗陣下來，除非有足够的證據，證明他指使槍手射殺一點白，否則，他的確可以振振有詞，拒絕認帳。

賭帳他是決定不付的了，但牛排的帳却必須要付。

葉祖利和莫卓斌離去後，曹瀚湖叫侍役結帳，但侍役領班却走了過來，很有禮貌地向他表示，帳單已有人代結了。

曹瀚湖一怔：「是誰爲我結帳？」

侍役領班向不遠處一指：「就是那位先生。」

曹瀚湖循着那方向望去，看見了一個面肉瘦削，穿着白色西裝的中年人，正對着自己微笑。

曹瀚湖只是一楞，他並不認識這個人，但他想了一想後，終於走了過去。

那中年人面上笑意更濃，他從座椅裏站起來，伸出略嫌蒼白的右手，朗聲說道：「在下是歐陽滿，曹公子是不是認爲我太唐突了。」

曹瀚湖聳肩一笑，但却没有和這人握手，只是淡淡的說：「你我素昧生平，怎可以讓閣下破費？」

說着，掏出一張千元大鈔，放在那人的桌上。

歐陽滿乾笑着，道：「曹公子自然不會在乎那點小錢，但能够不付出去，畢竟還是上算一點的。」

曹瀚湖皺了皺眉：「閣下說的小錢，是牛排的帳單？還是……」

「是五百萬那筆帳。」歐陽滿一面說，一面把那張千元鈔票摺好，然後插進西裝口裏。

曹瀚湖冷冷一笑，道：「閣下就是南利聯的老大？」

歐陽滿搖搖頭：「不是。」

曹瀚湖道：「那麽，閣下在南利聯裏，怎樣稱呼？」

「我不是南利聯的人，而且更和湯世祥没有任何關係。」歐陽滿神情肅穆，說得很認眞。

曹瀚湖凝視着他看了半天，忽然拉過一張椅子慢慢的坐了下來，道：「明人不說暗話，你心中有甚麽說話，坦白講出來好了。」

歐陽滿也坐了下來，他略爲整理一下喉嚨，才道：「湯世祥以五五分帳的方法，把南利聯的人拖下水，他們若收到那筆賭帳，就可以獲得二百五十萬。」

曹瀚湖道：「閣下怎會這樣清楚？莫非是位大偵探？」

歐陽滿乾笑着，道：「我當然不是甚麼大偵探，但黑道上的事情，我肯定比許多大偵探還清楚得多。」

曹瀚湖望着他，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歐陽滿道：「羅馬人。」

曹瀚湖怔住：「羅馬？羅馬的人？」

歐陽滿道：「可以這樣說。」

曹瀚湖奇道：「你怎會是羅馬人，你分明是個亞洲人才對！」

歐陽滿道：「這一點，你將來就會明白。」

曹瀚湖道：「爲甚麼要等將來，難道你現在不能說清楚？」

歐陽滿道：「現在你最重要的事，並不是怎樣瞭解我這個人，而是怎樣對付湯世祥，還有南利聯這個黑社會組織。」

曹瀚湖冷笑一聲：「這是我自己的事，不勞閣下費心，再見了。」

「且慢！」歐陽滿忙道：「我們可以帮助你打勝這一場仗。」

「你們？你們是甚麼人？」

「羅馬人。」

「黑頭髮黃皮膚講中國話的羅馬人？」曹瀚湖冷笑。

「羅馬人只是一個統稱，」歐陽滿解釋着說：「在我們的成員裏面，有着各種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但都統稱爲『羅馬人』。」

曹瀚湖道：「請恕我從未聽說過。」

歐陽滿道：「那是因爲我們的行動，相當謹慎之故。」

曹瀚湖有點不耐煩：「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弄清楚閣下的來意？」

歐陽滿道：「我們『羅馬人』，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常與死神搏鬥的偉大組織，我們都希望你會加入。」

曹瀚湖呆住，半晌才道：「這是甚麼意思？」

歐陽滿道：「因爲世間上有資格成爲『羅馬人』的人，實在不多，而你却是其中之一。」

曹瀚湖苦笑起來：「我有甚麼優越的條件，值得你們這樣重視？」

歐陽滿道：「因爲你有『羅馬人』的特點。」

曹瀚湖道：「我不懂。」

歐陽滿道：「現在你不懂，但將來一定會明白。」

「又是將來，將來將來！」曹瀚湖沒好氣地。

歐陽滿道：「湯世祥並不難對付，至於南利聯，我們也很有把握，讓他們這羣兇漢馴服下來。」

曹瀚湖冷冷道：「你們若眞的爲我解決了這難題，我要怎樣酬謝你們？」

歐陽滿道：「你不必酬謝我們，但却可以考慮參加我們所擧行的活動，等到你有濃厚興趣後，才成爲『羅馬人』的一份子也不遲。」

曹瀚湖道：「你們的活動，那是怎樣的？」

歐陽滿道：「將來你就會明白，但你可以放心，我們絕不會勉強任何人，每一個成爲『羅馬人』的人，都是心甘情願的，閣下自然也不會例外。」

曹瀚湖道：「你認爲我會自願成爲『羅馬人』嗎？」

歐陽滿說道：「我們若是沒有這種信心，也不會插手管這一件事來對付湯世祥了。」

曹瀚湖道：「你們是不是也準備讓湯世祥成爲『羅馬人』？」

歐陽滿淡淡地一笑，道：「他還沒有這個資格。」

曹瀚湖道：「他很有錢。」

歐陽滿道：「我們承認，每一個『羅馬人』都具有相當強大的經濟能力，但金錢却還不是可以成爲『羅馬人』的先決條件。」

曹瀚湖道：「要成爲『羅馬人』的先決條件是怎樣的？」

歐陽滿道：「現在向你說，那是太早了，別忘記，你現在已有着太多的麻煩，我們首先要把你的麻煩消除。」

說到這裏，歐陽滿欠了欠身，道：「對不起，我有午睡的習慣，倘若現在還不上床，到了晚上就會變成一條糊塗虫。」

曹瀚湖吸了口氣，道：「閣下很清醒，糊塗的只是曹某而已。」

歐陽滿笑了笑，道：「謝謝你的一千塊，我會把它好好使用的。」

說完，離開了這座優雅的園林餐廳。

曹瀚湖也跟了出去，他看見大路上已停着一輛大型的豪華轎車，一個穿着米黃色制服的司機，恭恭敬敬地打開車門，讓歐陽滿上車。

歐陽滿坐在車子裏，忽然把那張千元的鈔票遞給司機，說道：「給那可憐的老婦。」

司機怔住。

歐陽滿又伸手向那街角一指：「就是她。」

街角有個老婦，她在行乞。

司機呆了一呆，但最後還是把那一千元放在那老婦的手裏。

老婦如在夢中，彷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活到七十多歲，還是第一次接觸到千元大鈔。

歐陽滿走了，曹翰湖看着他的車子消失在街角後，也有點如在夢中的感覺。

× × ×

同日下午七點四十五分，十四快馬展開第一塲的短途賽事，閘廂打開，六號馬應聲搶出，轉彎後狂放十二馬位，看來已穩操勝券。

在賽馬會會員席上，禤四叔面露着笑容。

他是會員，也是馬主，更是個大商家，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很和氣的生意人，很少會向下屬發脾氣。

他臉上常常掛着微笑，甚至有一次，他名下的馬兒跑出冠軍，但却被抗議，最後便被貶爲第四名的時候，他還是一笑置之，只說：「下次還可以再來嘛。」

但沒有下次了，因爲還沒有等到下次出賽，他已把這匹馬拍賣出去。

所以有人傳言，那一次禤四叔實在氣得快要吐血，但無論怎樣，當時他還是面

露笑容，一點也不像是個氣得快要吐血的人。

這也許就是深藏不露，喜怒不形於色罷。

現在，他又在笑了，而且也是很應該笑的時候，因爲六號馬有二十倍賠率，而他却投注了三萬元獨贏，另外一拖九「連贏全餐」，每票二千元。

五化郎短途競逐，跑了一大半途程，已經領先十幾個馬位，眞是「想輸也難」了。

六號馬已轉入直路，依然勁力不凡。

但忽然間，這匹馬的跑姿變了，竟然一跛一拐的，而且不斷向外避。

騎師仍在催騎，但走勢已是大爲減弱了。

就在這幾秒鐘的時間內，最少有五匹馬疾衝上來。

結果，六號馬跑第六，比頭馬落後大概三個馬位。

禤四叔再也笑不出來。

他笑不出來，並不是因爲六號馬跑斷了腿，而是因爲當這塲比賽剛結束的時候，有人在他的耳畔向他報告說：「少爺的左腿斷了。」

禤四叔立刻瞪着這人：「阿勝，他在哪裏？怎會弄斷了腿？」

這人叫冼勝，也有人叫他「險勝」，禤四叔則叫他阿勝。

阿勝跟隨着禤四叔已十年，他對禤四叔忠心的程度，是不必懷疑的，他是個老實人，也不喜歡隨便開玩笑。

「是高買腿幹的。」冼勝回答說：「在六點五十分的時候，少爺從蔴雀館裏出外吃晚飯，但還沒有離開蔴雀館十碼，就已給一條鐵棍敲斷了左腿。」

「高買腿？」禤四叔的臉色又變了，「他現在是鮑議員的人，已十二年沒有再敲斷別人的腿子了，怎會忽然又再重操故業？」

阿勝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怎麽知道。」

禤四叔沉吟着，就在這時候，兩個穿黑色西裝的漢子走了過來，其中一個說：「四叔，有甚麼事？」

「禤宇賢的腿給人打斷了。」

另一個漢子瞪大了眼睛，怒形於色：「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

「是高中唐。」

「專敲兩膝的高買腿？」

「不錯，這一次宇賢只斷了一條腿，老高已算沒有幹得太絕。」

那漢子一呆，道：「四叔，這簡直是欺人太甚了，怎麼還算沒有幹得太絕？」

另一個漢子道：「咱們召集兄弟，去找那姓高的老王八算帳！」

禤四叔沉聲道：「你們是不是給魚蛋妹騷昏了腦袋？老高本來已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再加上鮑議員作爲後盾，這勢力豈是可以輕侮的？」

兩漢子互望一眼，不敢再說甚麼。

禤四叔冷冷接道：「鮑羣志跟我們沒有甚麼過節，這一次突然發難，恐怕還不是這條老狐狸的主意。」

「我們現在該怎辦？」阿勝問。

「回到公館裏再說。」禤四叔嘆了一聲，忽然又說：「近兩年來，宇賢在外面也實在太不像話了，眞不知道他跟甚麼人結下了樑子，弄到現在這種地步！」

× × ×

禤宇賢沒有被送進醫院，但却已有醫生在爲他療傷。

他躺在床上，本來已因酒色過度而略嫌蒼白的臉孔，現在看來更是全無血色，難看之極。

禤四叔的面色也同樣很難看，平時常常掛在臉上的笑容，早已無影無踪。

就在這時候，阿勝匆匆從外面走了進來，道：「鮑議員來了。」

禤四叔面色一沉，道：「他自己一個人來？」

阿勝搖搖頭，道：「不，除了他之外，還有壁虎帮的舒我手和黑靴油脂黨的關佐治。」

禤四叔一呆，皺眉喃喃道：「黑白兩道的大鬼頭全都來了，是甚麼事？」

他又沉默了片刻，才道：「把他們帶到書軒裏，我在那裏恭候！」

三分鐘後，禤四叔已坐在那古色古香的書軒中。

阿勝帶着三個人進入書軒裏，而這三人的年紀和型貌，都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個進入來的，是個穿着得十分整齊，衣飾煌然的中年人，他看來大概五十三四歲年紀，皮膚皙白，臉上的神態十分嚴肅。

他姓鮑，就是每一個市民都十分熟悉的鮑羣志議員。

在他後面的，是個年紀較輕，大概四十出頭的白衣漢子。

他是本市黑社會中，最令警方感到頭痛的壁虎帮首領——「賊中賊」舒我手。

而最後一人，身材高大，約二十五六歲，他衣着新潮，穿一條式樣很特別的牛仔褲，脚上穿的是一對黑色的小皮靴。

禤四叔認識他，知道他就是近兩年威震一方的黑靴油脂黨首領關佐治。

禤四叔是個老江湖，甚麼塲面都見識過，但這時候他臉上却無法擠得出任何笑容來。

甚至連強笑也擠不出。

鮑議員是個有地位的人，他和舒我手，關佐治這些窮凶極惡的犯罪份子走在一起，這已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

可以說，對鮑議員來說，這已可算是一種冒險。

在今時今日的鮑羣志，他只適宜跟那些名流貴婦，非富則貴的上層人物走在一起。

但舒我手和關佐治却都是黑社會的首領人物，倘若傳揚開去，對鮑羣志的聲譽，必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這是任何一個有名譽與地位的人都不會輕易觸犯的錯誤。

但鮑羣志却不惜冒這個險，由此可見，事情實在已達到了極嚴重的地步。

不等待禤四叔開口，鮑議員已寒着臉，冷冷的說道：「我是專誠來向四叔道歉的。」

他一開口就說是「專誠道歉」，但看他面上的神態，實在很難令人看得出，他是有着怎樣的「誠意」。

禰四叔的聲音有點沙啞，他目注着鮑議員，冷冷道：「我看，你不是來道歉，而是來警告我的。」

鮑議員閉上了嘴，舒我手却接着說：「他應該道歉，因爲是他叫老高打斷令郎一條腿的。」

禰四叔還沒有說話，關佐治又已緊接着說下去：「你可以想辦法爲兒子報仇，但只要我們發現你有半點異動，我們會用世間上最不人道的手段，來對付你們南利聯所有的人。」

舒我手道：「當然還包括禰宇賢的小命在內，還有你寵愛的三姨太……」

鮑議員輕輕揚了揚手，阻止這兩人繼續說下去。

禰四叔長長的吸了口氣：「我現在還不知道，我做錯了甚麼事，在哪一方面得罪了幾位？」

鮑議員道：「你沒有得罪我們，你也不敢得罪我們，你該知道，只要我們其中一個人要毀掉你和南利聯，都是綽綽有餘的事。」

他的語氣咄咄逼人，是令人極難忍受的。

但禰四叔却一直忍受着，他知道，鮑議員最後的兩句說話，並不能算是過份誇張。

更尤其是這三個人聯合在一起，禰四叔更加沒有機會可以戰勝他們。

「到底是爲了甚麼？」禰四叔攤了攤手，道：「就算你們要拉我去殺頭，我最少也該知道自己的罪名。」

鮑議員盯着他，冷冷說道：「你曾經派葉祖利和莫卓斌去恐嚇曹公子，有沒有這回事？」

禰四叔手足一陣冰冷，他長長的吐一口氣，道：「三位是爲了曹公子的事而來的？」

鮑議員冷冷道：「哼！你以爲曹公子是好欺負的？老實說，只要他身上少了一根汗毛，你和南利聯就得馬上一起化爲灰燼！」

禰四叔面色蒼白如雪。

在此之前，他顯然怎樣也想不到，爲了接受湯世祥的「委托」，居然會惹來這三個可怕的人物。

禰四叔雙眉蹙緊，過了很久很久才說：「這一次，算是禰某糊塗頂透，有眼不識泰山，我保證，南利聯的人，再也不敢去騷擾曹公子。」

鮑議員沉聲道：「你不是在敷衍我們罷？」

「豈敢豈敢！」禰四叔的面色陣青陣白，「倘若三位的出現，能够比湯世祥更早一步，那麼禰某就算有三頭六臂，吃了豹子胆獅子心，也决計不敢動曹公子一塊錢的主意。」

鮑議員冷冷道：「花碌碌的鈔票雖然好看，但有錢還須有命享，四叔年紀已不輕了，又不是沒賺够錢，何苦到了這歲月頭上還去冒險？」

禰四叔點頭不迭：「說得對！說得對！禰某記住了。」

鮑議員「唔」的一聲：「我們現在告辭了，那個姓湯的花花公子，麻煩四叔好好招呼他，好讓他永遠記得這一件事！」

他這句說話的意思，是要禰四叔教訓湯世祥一頓。

禰四叔又點頭：「這姓湯的給我這許多麻煩，我會知道怎樣處理他了。」

鮑議員這才面露滿意的笑容，離開書軒。

×　×　×

翌日正午，曹翰湖坐在辦公室裏剝吃瓜子。

十二點十五分，湯世祥親自上門，要見曹董事長。

曹翰湖大感意外，考慮了整整五分鐘，才决定接見這個對頭人。

他要看看湯世祥有甚麼話說。

但當他看見湯世祥的時候，不禁怔住了。

只見這位湯少爺的臉龐，左一塊青右一塊腫的，顯然曾經吃過不少苦頭。

「是誰把你打成這副樣子的？」

「是……是……是……」湯世祥一連說了三個「是」字，最後才說：「是南利聯的禰四叔，他罵我不知死活，有眼不識泰山……」

說到這裏，他面上的神情已經極是難堪。

曹翰湖想笑，但却忍住，道：「你現在來找我，是不是爲了那筆狗帳？」

「不！曹兄切莫誤會。」

「想不到你也會有跟曹某稱兄道弟的時候。」曹翰湖的聲音裏充滿了揶揄的味道。

「總而言之，這件事是小弟錯了，還望曹兄高抬貴手，給小弟一條活路。」

曹翰湖又問道：「你眞的是在向我道歉？」

湯世祥忙道：「當然是眞的。」

曹翰湖忽然嘆了口氣，道：「算了，我並沒有向你追究的打算，只要你不再叫人找我的麻煩，已經是上上大吉。」

湯世祥道：「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是我的不對，請你相信，我現在誠心誠意前來負荊請罪。」

「負荊請罪是不必了，我只想安靜一下，我們以往的恩恩怨怨，到此爲止一筆勾消，如何？」曹翰湖不啻是已經接受了他的道歉。

湯世祥如獲大赦，又連聲說了一大堆抱歉之類的說話，才誠惶誠恐的離開辦公室。

曹翰湖也鬆了一口氣，這個花花公子居然會親自登門道歉，那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但這件不可思議的怪事，却在剛才發生了。

曹翰湖心裏雪亮，他知道這一定是「羅馬人」的傑作。

「羅馬人」到底是甚麼人？竟然具有這種驚人的潛力，把南利聯湯世祥弄得貼貼服服？

他左右思量，但却無論怎樣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越想越茫然，忽然一摸肚子，噢，很餓了。

他立刻披上外衣，自己駕駛車子，來到那間園林式的餐廳。

他剛推開餐廳的半截金漆大門，就已

看見了歐陽滿。

歐陽滿仍然坐在上次那張桌子旁，當曹翰湖來到他面前的時候，他正在用一把鋸齒餐刀，鋸着一塊牛排。

牛排很生，歐陽滿一口咬下去，血汁立刻就從牛排裏流了出來。

「是兩成熟的牛排？」曹翰湖瞧着他，面上的表情有點奇怪。

歐陽滿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抬起臉，向曹翰湖微笑着說：「我知道你一定會來，請坐。」

曹翰湖拉開一張椅子，坐了下來：「湯少爺今天找我，他並不是找我算帳，而是向我道歉。」

歐陽滿淡淡地說道：「他雖然不能算是個聰明人，但總會知道，鷄蛋是永遠碰不碎石頭的。」

曹翰湖道：「南利聯的人，也可算是鷄蛋嗎？」

歐陽滿冷然道：「在『羅馬人』面前，鋼鐵也會變成朽木，南利聯又算得上甚麼？」

曹翰湖道：「他們也許眞的不會再找我麻煩，但我却欠了你們一個人情。」

歐陽滿道：「你有這種想法，只因爲你並不是『羅馬人』。」

曹翰湖道：「我若成爲了『羅馬人』又怎樣？」

歐陽滿道：「那麼你就是我們的一份子，自然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欠了『羅馬人』甚麼。」

曹翰湖道：「可是我對『羅馬人』全無認識，又怎可能連自己也成爲『羅馬人』的一份子？」

歐陽滿微微一笑，道：「天下間任何事情都總會有開始的時候，而且，你現在對『羅馬人』已最少有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有極雄厚的力量，可以爲每一個『羅馬人』消災解難。」

曹翰湖苦笑一下，說道：「聽閣下這樣說，好像曹某已經是『羅馬人』的一份子。」

歐陽滿道：「那也差不多了，我們很有信心，曹公子會加入我們的行列。」

曹翰湖道：「倘若我拒絕加入又會怎樣？」

歐陽滿道：「我早已說過，我們是絕對不會勉強任何人成爲『羅馬人』的，你自然也不會例外。」

曹翰湖問道：「你能够說得詳細一點嗎？」

歐陽滿道：「只用說話，那是不足够的，今夜十一點，你有空嗎？」

曹翰湖道：「甚麼事？」

歐陽滿道：「我們『羅馬人』，今天晚上將會舉行一項很精采的節目，希望你不要錯過。」

曹翰湖道：「是一個聯歡晚會嗎？」

歐陽滿回答道：「『聯歡晚會』這四個字也許並不完全適合，但是却也差不多了。」

曹翰湖道：「這個晚會需要購買入場券嗎？」

歐陽滿道：「參加晚會不需要付錢，但必須是『羅馬人』才有資格。」

曹翰湖道：「我並非『羅馬人』。」

歐陽滿道：「但我們已召開過會議，决定准許閣下以貴賓的身份，到場參觀這一晚的節目。」

曹翰湖考慮了半分鐘，終於點點頭道：「好，我們今天晚上再見。」

歐陽滿面上露出了神秘而愉快的笑容：「你是個爽快的人，希望今天晚上的節目，不會令你失望。」

×　×　×

有人說，越是富有的人，越是珍惜自己的性命，他們不會輕易冒險，甚至連批削生果也小心翼翼，唯恐割傷了指頭。但這也並非一定「放諸天下而皆準」，有某種人，天生下來就有着喜歡冒險，甚至喜歡用生命作賭注以尋求刺激的性格，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性格也許會漸漸改變，有人漸漸變得穩重起來，不再輕易冒險，但也有些越變越厲害，只要還有一天活着，就隨時隨地向死神挑戰，流血和死亡是絕對恐嚇不到他們的。

曹翰湖無疑就是後者。

即使是在南利聯向他恐嚇的時候，他也沒有感到害怕，只是覺得，這是不必要的麻煩。

這種麻煩能够及早消除，那當然是很好的。

麻煩的事情未必刺激，這兩種事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生病，這自然是麻煩頂透的事，但是這種事却絕不會有甚麼「刺激性」可言。

但打架却不同了。

打架吃敗仗，固然也是很痛苦的事，但對於喜歡動武的人來說，無論贏輸，這種事都是「很過癮、很刺激」的。

曹翰湖不喜歡寂寞，越是驚險刺激的玩意，他越是喜歡。所以，他參加了這一次「羅馬人」的神秘節目。

來迎接他的，自然又是歐陽滿。

歐陽滿把他帶到一幢富麗堂皇的巨宅，汽車一到了門前，兩扇金光燦爛的大門便打了開來。

曹翰湖是乘坐着歐陽滿的汽車而來的，歐陽滿向他說：「這是陶萬德的住宅，雖然還比不上府上，但地方也總算挺够寬敞的。」

曹翰湖「噢」一聲，道：「原來這裏的主人就是陶紳士。」

陶萬德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是一個極成功的大富商，是個有財有勢的工商界領袖人物。

歐陽滿微微一笑，接道：「陶紳士是『羅馬人』，他的排名是第十九號。」

曹翰湖道：「閣下呢？」

「二十五。」歐陽滿道：「倘若你成爲『羅馬人』，那麼你的排名就是第二十六號。」

曹翰湖默然。

這時候，汽車已經駛進巨宅的停車場裏。

這停車場已擺放着十幾輛車，而且每一輛都是極豪華，極名貴的大型房車。

曹翰湖忽然「嗯」一聲，說道：「那不是大明星倫白朗的車子嗎？」

歐陽滿點點頭，說道：「不錯，他是第二十四號，比我還更早一點成爲『羅馬

人』。」

曹瀚湖說道：「他是功夫電影的頂尖人物，想不到同時也是『羅馬人』的一份子。」

歐陽滿道：「能够成爲『羅馬人』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倫白朗更是今天晚上的主要人物。」

曹瀚湖道：「他表演武功？」

歐陽滿搖搖頭：「今天晚上，他不會自己拚命，拚命的是大黑奴。」

「大黑奴？」

「不錯，等到十二點正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了。」

曹瀚湖只好沉默下來。

× × ×

十一點五十五分，歐陽滿和曹瀚湖坐在一張柔軟的沙發上喝酒。

陶萬德是這裏的主人，但在這豪華的大客廳裏，却沒有他的踪跡。

在這客廳裏，全是男人。

曹瀚湖只認識倫白朗，而其他的，多半都是外國人。

這好像是一個聚會，但聚會的眞正意義和目的是甚麽，曹瀚湖却是全然不知道的。

當曹瀚湖正感到迷惑不已之際，一個操着純正英語的金髮中年人忽然朗聲說：「各位，時間已差不多了，大家請進入圓場觀賞精采的節目。」

曹瀚湖怔了怔：「圓場？那是甚麽地方？又是甚麽意思？」

歐陽滿微微一笑：「我們既然是『羅馬人』，當然不會忘記維斯貝辛皇帝的『大圓場』。」

曹瀚湖又怔了怔：「維斯貝辛皇帝？這豈不是已經千多年以前的事？」

歐陽滿點點頭，正想繼續說下去，那個功夫電影天王巨星倫白朗却走了過來，微笑着對歐陽滿說：「二十五，今次你可不要拗氣，大黑奴一定會贏。」

歐陽滿握着他的手，笑道：「我也相信大黑奴可以贏，祝你好運！」

倫白朗和他說了幾句，就跟隨着衆人，進入「圓場」。

歐陽滿也帶引着曹天湖，跟了上去。

× × ×

陶萬德是富豪人物，他的巨宅也常有賓客到訪，甚至曾經不止一次，借給電視台拍攝電視片集。

但除了「羅馬人」之外，恐怕誰都沒有到過這巨宅的另一面——地下圓場。

這圓場就在巨宅花園地面底下，而入口之處却在陶萬德私人臥室後面的儲物室中。

若不是有人帶領着，就算明知道地面下別有洞天，想尋找到它也是絕無可能的事。

那金髮中年人，已在地下圓場裏坐下來。

這裏地方寬敞，設有逾百坐椅，中間圍着一座圓形的場子，只見場內鋪着細砂，四週環境似乎隱藏着一種神秘莫測肅殺之意。

這圓場本來很靜寂，但忽然之間，號角、喇叭、鑼鼓之聲，從四方八面响了起來。

那是從揚聲器傳出來的。

這二十幾個衣着整齊的男人，忽然臉上都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他們都看見，一個身材魁偉的黑人，在倫白朗的率領下，來到了圓場之內。

這黑人左手挽着一面盾牌，右手握着一柄短劍，頭戴鋼盔，威風凜凜的站在圓場中央。

金髮中年人朗聲說：「各位，現在出場的，就是大黑奴索菲伊，今天他的對手，是美洲虎洛奇！」

語聲未落，另一個棕髮巨型漢子，也來到了場中。

「他叫洛奇，本來是職業拳擊好手，但現在却是第一流的格鬥勇士。」歐陽滿在曹瀚湖的耳邊說：「洛奇的主人，就是陶紳士。」

「格鬥勇士？這是甚麽玩意？」曹瀚湖呆住。

歐陽滿道：「在二千年前，羅馬史上就已有格鬥勇士的存在。」

曹瀚湖說道：「那是羅馬大帝國的特色。」

歐陽滿道：「不錯，在羅馬大圓場裏，無數格鬥勇士在競技大賽中喪生，也有無數格鬥勇士在競賽裏勇戰成名，贏得榮譽和財富。」

曹瀚湖道：「這可是維斯貝辛皇帝大力提倡的結果？」

「不，下令建造大圓場的維斯貝辛皇帝，並未目睹這座巍峨龐大工程完工，當建築工程建造七年後，他就駕崩了，承繼王位的是提土斯。他當了一年皇帝，全部工程完成，這位羅馬君王就利用這座圓場，來舉行一連串的死亡遊戲。」

歐陽滿說到這裏，面上開始出現了眉飛色舞的神情：「那眞是緊張刺激的節目，開始時是猛獸大決戰，巨熊、野牛、大象、犀牛、獅子，甚至是河馬，全都成爲節目的主角，鬥狗再刺激，比起這些猛獸相搏時的情況，又相差得遠了。」

曹瀚湖苦笑了一下，道：「在本市，養一隻戰狗還不太困難，但若要用野獸決戰，那可是難之又難的難事。」

歐陽滿道：「大量猛獸血濺圓場，刺激是够刺激的了，但是提土斯皇帝還是不滿足，他要看流血的決戰，而且流的是人血！」

曹瀚湖道：「那可是格鬥勇士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這個自然，」歐陽滿道：「成爲格鬥勇士的，多數是俘虜和奴隸，這些人的性命，在羅馬帝國人民眼中看來，低賤得和野獸沒有甚麽分別。」

曹瀚湖道：「但他們到底還是人。」

歐陽滿道：「觀衆要看的正是人血，那樣才够刺激，而且成爲格鬥勇士的，也不一定是俘虜和奴隸，還有已經獲得自由的奴隸，想一舉成名的勇士，欲賺大錢興家立業的平民，甚至家境富裕，只是想在決鬥場內找尋刺激的富家子弟，可以說，成爲格鬥勇士，有人是自願的，也有人是爲了貪財，當然，更大多數的沒有選擇餘地的俘虜和奴隸，或者是本來已被判決了死刑的囚犯。」

曹瀚湖大感興趣，道：「你們『羅馬

人』的興趣，是否也和古羅馬帝國時候的人們一模一樣？」

歐陽滿道：「大概上來說是差不多的，但我們却有個很遺憾的地方，就是這種活動不能堂堂煌煌，公開進行。」

曹瀚湖道：「那就像鬥狗，這本來是一種很刺激的體育活動，但却必須要偷偷摸摸地進行。」

歐陽滿微微一怔，似乎覺得把鬥狗形容爲「體育活動」是很特別的詞彙。

但他隨即又點點頭，說：「不錯，格鬥也是一種很好的體育活動，尤其是在古代，這種活動可以強壯國民的筋骨，鍛練大家的武功，那是有一定存在價値和義意的。」

說到這裏，大黑奴和洛奇已開始準備格鬥。

在場的「羅馬人」，紛紛互相訂立賭注，而且賭注很大，以美金作爲單位，有人賭大黑奴獲勝，自然也有人賭洛奇可以擊敗對手。

曹瀚湖聽見倫白朗和陶萬德訂立賭注，賭二十萬美元。

歐陽滿在曹瀚湖耳畔低聲說：「他們只賭二十萬美元，那是最起碼的數目，因爲他們都是這一場格鬥的幕後主人。」

曹瀚湖問道：「你認爲大黑奴可以贏嗎？」

歐陽滿道：「大黑奴很勇猛，我曾經在聖地牙哥見過他赤手空拳，就把三個和他同樣魁梧的大漢打得血流披面，其中兩人重傷，另一個更連脖子也給他的手活活揑斷。」

曹瀚湖道：「那麽大黑奴豈不是一定可以贏得一場格鬥？」

歐陽滿搖搖頭：「那又不然，因爲他的對手是美洲虎洛奇，而洛奇的主人是陶萬德。」

曹瀚湖道：「洛奇很厲害嗎？」

歐陽滿道：「洛奇的功夫怎樣，我沒有見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陶萬德敢以洛奇硬撼大黑奴，必然有一定的把握，倫白朗近來手風大順，憑着大黑奴在『羅馬人俱樂部』中三度擊敗強敵，但陶萬德却主動向倫白朗挑戰，可見洛奇也絕非等閑之輩可以比擬。」

他沉吟了半晌，又道：「照我的看法，這一場格鬥是勢均力敵之爭，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但大黑奴總有一定的份量，那是可以斷言的，就算今天他吃敗仗，也只是因爲對手實在太強而已。」

這時候，格鬥已開始。

大黑奴全身肌膚黑漆如墨，一雙眼睛像是山野叢林中黑豹，他手長脚長，笑起來的時候白齒森森，形態說不出的驃悍、殘酷。

他以一盾一劍，向美洲虎洛奇進攻。

洛奇的武器，是一桿鋼叉，還有一張網。

歐陽滿凝視着場中兩個格鬥勇士，又在曹瀚湖的耳邊說：「大黑奴持有盾牌和短劍，古羅馬人稱之爲追擊者，洛奇則是撒網者，各有所長，往往殺得難分難解，十分刺激。」

他一面說着的時候，圓場中已殺得眼紅，大黑奴以盾牌護身，短劍拚命衝殺過去，但却給洛奇以鋼叉擋了回去。

大黑奴獰笑着，發出野獸般的怪叫聲响。

看他的樣子，似乎充滿信心，一定可以把洛奇幹掉。

洛奇却很沉默，他只是一味用鋼叉封住大黑奴的短劍，那張網却沒有使用。

大黑奴怪笑着，忽然用生硬的英語說：「豬玀，你不懂得用網嗎？」

人叢中立刻有人喝采叫好。

洛奇還是沉默不語，大黑奴越戰越勇，忽然用大盾牌壓住了洛奇的鋼叉，短劍同時猛力向對方的小腹刺過去。

洛奇側身一閃，沒有給命中要害，但腰際仍然給短劍擦過，裂出一條血槽來。

「掛彩啦！」有人怪叫，「黑鬼，加把勁，幹掉那白人！」

大黑奴殺得性起，大盾牌風車般旋轉，居然當作武器使用，由於他氣力沉雄，倘若給大盾牌的邊緣掃個正着，可也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

洛奇節節後退，似已落在下風。

倫白朗面露興奮之色，一副穩操勝券的樣子，反觀陶萬德，他面上木無表情，既不失望，也沒有着急。

大黑奴佔着優勢，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洛奇只是腰間掛彩，那並不是致命傷，他仍然有極頑強的抵抗力。

大黑奴的短劍又再配合着大盾牌的掩護，有如毒蛇般疾刺出去。

他出手極快，這一劍直刺向洛奇的咽喉，而且快如閃電，眞令人防不勝防。

可是，洛奇的網却在這一剎那間同時撒出。

大黑奴沒有退避，短劍去勢更急，但洛奇却側身閃了開去。

那張網却在同時，纏住了大黑奴的短劍和大盾牌。

大黑奴發出一聲狂吼，用力掙扎。

但他越是掙扎，那張網就纏得更緊。

「刺他一叉！」有人叫道：「美洲虎，現在是你反敗爲勝的時候了！」

洛奇也眞的很聽話，叫聲一响，鋼叉已同時刺進大黑奴的胸膛。

大黑奴的臉色沒有變，他是臉永遠都是那麽黝黑，絕不會爲之發白。

但他的眼神却變了，就像是一個在懸崖觀賞風景的遊客，忽然發覺自己已掉落千丈懸崖下。

倫白朗呆住，陶萬德的面上却還是沒有甚麽變化。

「羅馬人」要看的鮮血，已洒滿圓場中央。

歐陽滿微笑着對曹瀚湖說：「這是不是比鬥狗還要精采得多？」

曹瀚湖道：「這節目的確很精采，但却似乎太少了。」

歐陽滿道：「本來今天總共有三場格鬥，但是其中一場却已在昨天晚上提早舉行。」

曹瀚湖道：「還有第二場格鬥的又是誰？」

歐陽滿道：「是一個空手道高手，他是東京人，叫野田淺坂，他的主人是意大利西西里島的蒙廸先生。」

「野田淺坂的對手又是誰？」

「倫白朗。」

「倫白朗？他不是『羅馬人』的一份子嗎？怎麽也參加格鬥？」

「只要自己願意，每一個『羅馬人』都可以親自下塲跟任何一個格鬥勇士對陣，而且獎金比其他格鬥勇士更加豐富。」

「倫白朗不見得是爲了獎金而出戰的罷？」

「當然不是爲了獎金，而是爲了賭一口氣。」歐陽滿說道：「野田淺坂不但精於空手道，也是摔角高手，他曾經在墨爾砵擊敗體重二百五十磅的拳擊冠軍，把對手打得連腰骨也折斷了，終於重傷不治逝世。」

曹瀚湖道：「蒙廸先生是不是很倚重他？」

「這個自然，他是蒙廸先生手中的一張皇牌，這幾個月以來，一直都沒有『羅馬人』敢向他這張皇牌挑戰，但在十幾天之前，野田淺坂却開罪了倫白朗，大概是說倫白朗只是個『電影中的高手』，眞的要拚命，就不够份量云云。」

曹瀚湖道：「倫白朗聽到一定很生氣了。」

歐陽滿道：「這個自然是不用說了，所以今天的第二塲格鬥，就是由倫白朗對抗野田淺坂。」

曹瀚湖又問道：「他們用的是甚麽武器？」

歐陽滿道：「手。」

「手？徒手搏擊？」

「不錯，但是在他們這等高手來說，一雙手就已經是世間上最爲厲害的殺人武器。」

「你認爲誰會佔優勢？」

「現在還沒有動手，又怎能說誰會佔優勢，但這一戰對倫白朗來說，是很重要的，他不但不能敗，而且還要避免受到嚴重的損傷，否則好幾部片子就不能拍下去了。」

這時候，塲邊忽然响起了一陣熱烈的喝采聲。

倫白朗已換上了一套純黑色的中國功夫衫褲，看來很有中國武林高手的風範。

不久，野田淺坂也出塲了，他穿的是全白色的空手道服裝，赤着雙脚，一步一步向倫白朗走了過去。

他目光中充滿了自信，兩手指骨同時輕輕伸展，勒勒有聲。

雖然他赤手空拳，但臉上的神情就像個正在準備操刀的屠夫。

倫白朗瞧着他，又看了看蒙廸先生一眼。

蒙廸先生是個四十來歲，頂上微禿的中年人。

「他是十七號，本來在意大利擁有極龐大的事業，但自從他的妻子給恐怖份子撕票慘死後，他就結束了一切生意，成爲一個賭徒。」歐陽滿說出了蒙廸先生的來歷。

曹瀚湖道：「他似乎對野田淺坂具有很大的信心。」

歐陽滿道：「這一次，他和倫白朗賭五十萬美元。」

曹瀚湖道：「大黑奴吃了敗仗，對倫白朗會有影响嗎？」

歐陽滿說道：「這很難說，但無論怎樣，要擊敗野田淺坂，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見野田淺坂一臉橫肉，殺氣騰騰，首先向倫白朗搶攻。

他是空手道高段，又是曾經受過嚴格訓練的摔角家，他的每一個動作，都可說是經過千錘百鍊而成的殺手鐧。

倫白朗的反應也不慢，他暴喝一聲，雙腿憑空跳了起來，左脚已疾踢出去。

這是正宗北派譚腿，當他還沒有成爲大明星之前，就已經很精於這一種腿上絕技。

但他這一脚剛掃出，野田淺坂已從他的脇下穿了過去，右手一抄，抓住了倫白朗下半截衣衫，一扯一拋，就把他摔了出去。

這一下，既不是空手道，也不是摔角招式，而是柔道的招數。

倫白朗才一交手，就已給野田淺坂摔倒在地上，不禁令人爲之一陣意外。

野田淺坂一上來就已佔了上風，但却不是壓倒性的優勢，他必須把倫白朗打得連爬也爬不起來，那才算是贏取得勝利。

得勢不饒人，野田淺坂大吼一聲，向倫白朗飛撲過去，這一着，正像是中國武術中的一招「餓虎擒羊」。

但倫白朗並不是一頭羊，他雖然給摔倒，但他運用巧勁，跌下來的時候把力道卸掉大半，而當野田淺坂撲過來之際，他的拳頭已經飛起，重重打在野田淺坂的胃部。

野田淺坂顯然沒有料到，倫白朗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急迅發拳，而且拳頭又重又準，想要閃避已來不及。

他挨了這一拳，身子向後蹌踉倒退兩步，才站穩了樁。

倫白朗已從地上站了起來，面上露出了充滿挑釁味道的怪笑。

這是一種戰術，他要挑起野田淺坂的怒火，使他出錯。

野田淺坂果然忍不住了，他整個人變得像是瘋狗。眼睛裏似已噴出了火燄。

野田淺坂怪叫一聲，又再撲了過來，他右掌橫掃，疾劈倫白朗的面門，但這一掌才劈出了一半，他的招式已改變，左拳痛擊在倫白朗的胸膛上。

這也不是空手道的招式，而是類似廣東雜家拳的武功。

誰也想不到野田淺坂會懂得這一套技倆，每個人都以爲倫白朗這下子一定會大大吃虧了。

但也在同一秒間，倫白朗的右手已揑着了野田淺坂的左拳。

這一揑的力道有多大，別人看不出來，但野田淺坂的面色却已變了，他一聲恐喝，拚命掙脫，接着身形旋轉，猛然地直掌推出，撞向倫白朗後腦。

他的動作矯捷快速，出手兇猛異常，絕不是泛泛之輩可以抵敵得住的。

但倫白朗却不是泛泛之輩。

野田淺坂動作雖快，出手雖狠，但倫白朗却能着着尅制着他。

野田淺坂這一下直掌拍後腦，威力非凡，倘給他一掌擊中，恐怕立即就得昏倒

過去，不省人事。

在這種兇險的競技塲合裏昏倒，恐怕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清醒過來了。

但倫白朗却很巧妙地，又閃避開這一掌，當野田淺坂接着施展「連環肘擊」絕技的時候，倫白朗已閃身落在他的背後。

野田淺坂眼色一變，心知不妙，正要欺身運用摔角招數對付倫白朗，冷不防倫白朗突施怪招，把他揹了起來。

其實這也不是甚麽怪招，而是柔道的招數，但野田淺坂怎樣也想不到，倫白朗居然也是個柔道高手。

野田淺坂剛才一出手就把倫白朗摔倒，現在倫白朗却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他揹了起來，然後重重摔在地上。

這一摔力道不輕，野田淺坂連肋骨也給摔得一陣劇痛。

摔一跤雖然很疼，但還不致命。

致命的是倫白朗的拳頭。

當野田淺坂摔在地上的時候，倫白朗已同時連環出拳，把他打得口吐鮮血，面如紫醬之色。

倫白朗贏了，而且贏得十分漂亮。

「打死這日本人，把他活活打死。」有人興奮地大叫，姆指同時直向下指。

倫白朗本已想停手，但一聽見這兩句說話，又再向野田淺坂的肚子上重重打了十幾拳。

野田淺坂終於不會動了，蒙廸先生的臉色也變得有如死人般難看。

倫白朗這才緩緩地站直了身子，面上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

陶萬德上前，在野田淺坂的鼻孔上探了探氣息，半晌才說：「把他拖出去！」

立刻有兩個壯漢，把野田淺坂像是死狗一般拖出圓塲，倫白朗看了看自己的拳頭，然後得意地來到了蒙廸先生面前，說：「怎麽啦，可心服口服了罷？」

蒙廸先生冷冷道：「就算敗得心服口服，那又怎樣？你贏的只是野田淺坂，而不是我。」

倫白朗呆了一呆，忽然怪笑着說道：「十七，我可沒有聽錯罷，難道你也有意思向我挑戰？」

蒙廸先生道：「只要是不怕死的人，就可以向你挑戰！」

倫白朗一挺胸膛，傲然地說道：「雖然剛才我已進行過一塲搏鬥，但只要閣下眞的敢向我挑戰，無論任何形式，我都奉陪！」

蒙廸先生冷冷一笑，目注着那金髮中年人：「一號，你願意主持公道嗎？」

一號緩緩地點點頭，道：「我們『羅馬人』雖然都是有錢人，但我們每個人的勇氣，都絕不會比格鬥勇士爲差的，只要是公平的決鬥，我願意担任仲裁。」

蒙廸先生滿意地點點頭，對倫白朗說：「二十四，你已聽見了。」

倫白朗道：「你要怎樣和我決鬥？」

蒙廸先生說道：「我們鬥一鬥勇氣如何？」

倫白朗擺出一副毫不在乎的姿態：「我若怕死，也不會成爲功夫電影的皇牌巨星。」

蒙廸先生陰森地一笑，忽然從衣袋裏掏出一柄槍。

那是一柄左輪。

他把槍輪輕輕一轉，緩緩道：「這是最公平的決鬥，裏面只有一顆子彈。」

倫白朗的面色「刷」地一變：「這是甚麽玩意？」

蒙廸先生淡然地說道：「是俄羅斯輪盤。」

倫白朗「呸」一聲：「你瘋了，你以爲我們是甚麽人，是電影裏的『獵鹿者』嗎？」

蒙廸先生冷冷道：「我沒有看過『獵鹿者』，但却親眼見過兩個貴族玩俄羅斯輪盤，結果在第一次扳動槍機的時候，就有一個人倒了下去。」

倫白朗道：「這算是甚麽決鬥，簡直是賭博！」

蒙廸先生冷冷說道：「決鬥本來就是一種賭博，但貼身肉搏，必須要有高明的本領和強壯的魄力，這一點，你是佔着絕對優勢，而我却根本沒有決鬥的本錢，所以——」

「所以你就想出這種瘋狂的法子來對付我？」倫白朗冷笑着說。

蒙廸先生道：「這並不是瘋狂，而是公平，你開一槍，我開一槍，到你我之間有人倒下去爲止，活着那人就是勝利者，這種決鬥的形式，早在幾百年前就已有人勇敢地嚐試。」

倫白朗道：「這不是勇敢，而是愚蠢，甚至可以說是自殺的行爲。」

蒙廸先生道：「你是不敢接受這一次的挑戰了？」

倫白朗冷笑回答道：「在這裏所有的人，除了你之外，誰都不會玩這種死亡遊戲。」

蒙廸先生道：「倘若有人願意奉陪，三個人一起玩又怎樣？」

倫白朗怔了怔，終於咬牙道：「你若能找到第三個人玩，我奉陪便是。」

蒙廸先生嘿嘿一笑，朗聲說道：「大家都聽見了，誰來陪二十四一起玩俄羅斯輪盤。」

此言一出，塲中一片沉默。

蒙廸先生皺了皺眉：「三個人玩，中槍的機會是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半！」

還是沒有人開口。

倫白朗冷冷一笑：「十七，你是白費心機了，除了白痴，誰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去冒這種危險……」

話猶未了，忽然有人站了起來，大聲說：「我參加！」

人叢中立刻响起一陣哄動之聲，每個人的目光都盯在這人的臉上。

這人赫然正是曹瀚湖。

× × ×

曹瀚湖雖然並非「羅馬人」，但一號並未提出反對，各人亦無異議。

一號凝視着倫白朗，道：「我們『羅馬人』素來重信諾，現在已有第三個人願意陪你玩俄羅斯輪盤，你不會反悔罷？」

倫白朗橫了曹瀚湖一眼，咬牙冷笑道：「當然不會反悔！」

一號肅穆的道：「那很好，我們先辦妥手續，然後才進行決鬥。」

在陶萬德帶領下，一號、倫白朗、蒙廸先生和曹瀚湖離開了圓塲。

十五分鐘後，他們又同來了。

圓場中已放着一張桌子，四張座椅。

倫白朗、蒙廸先生和曹瀚湖，每人的頭上都紮着一條約四吋闊的紅布，三張臉龐都木無表情。

緊張的時刻已來臨，這三個人之中，必將有一個死在槍彈之下。

一號首先坐了下來，把一柄手槍放在桌面上。

他環顧四週一眼，才沉聲說道：「你們已立下了賭約，我保證，這一場決鬥是絕對公平的，」

說到這裏，他深深的吸一口氣才接道：「按照規矩，挑戰者先開槍，所以，先開第一槍的是十七，然後是二十四，至於曹瀚湖先生，他現在成爲我們『羅馬人』的一份子，他是第二十六號。」

立刻有人熱烈鼓掌喝采。

曹瀚湖面露微笑，揮手致謝。

歐陽滿也向他揮手，目中露出了關注的神情，似乎不希望看見他在這一場賭博中輪掉性命。

只見倫白朗忽然又狠狠的瞪了曹瀚湖一眼，顯然對這個自願冒險參加俄羅斯輪盤的年青富豪甚感不滿。

曹瀚湖現在是「羅馬人」的二十六號人物，而且第一天成爲「羅馬人」，就在槍口下賭命！

× × ×

一號把槍輪急劇轉動，然後把槍交給蒙廸先生。

蒙廸先生接過手槍，瞳孔收縮瞇成一綫，冷冷的看着倫白朗。

倫白朗眼角的肌肉在扭動，彷彿這一槍並不是瞄準着蒙廸先生，而是對準着自己。

蒙廸先生把槍管指貼着自己的太陽穴。只要手指一扣緊，他可能馬上就會倒下去。

「得！」槍機已扳動，這一槍沒有子彈。

蒙廸先生微微一笑，把槍放在桌上。

一號把槍拿起，又再把槍輪急劇轉動，直至它停下來，才把槍交給倫白朗。

倫白朗的鼻尖已冒出了汗，顯然心情相當緊張，但到了這時候，他已是勢成騎虎，不得不賭一賭運氣。

事實上，他現在的心情，比起決戰野田淺坂的時候，還要緊張得多。

因爲他是個武學修爲極高深的技擊高手，他早已料到，野田淺坂雖然厲害，但還是打不過自己的。

然而，俄羅斯輪盤這種死亡遊戲，却絕對不是憑武功可以控制戰局的。

每一次扳動槍機，就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會把自己的腦袋轟碎。

蒙廸先生是個失意人，自從愛妻逝世，他好像對事業和女人都完全失却興趣。

他也許眞的想一槍轟碎自己的腦袋，到黃泉下去找他的妻子。

但倫白朗只是想找尋刺激，却不希望在找尋刺激中死去。

而俄羅斯輪盤，賭的並不是本領，而是運氣。

他若死在這種死亡遊戲下，必然死不瞑目。

槍管已貼準着他右邊太陽穴，他心中又再暗罵了一句：「該死的曹瀚湖，眞荒謬！」

罵還罵，這一槍他還是要開的。

「得！」很幸運，這一槍也沒有子彈射出來。

倫白朗暗叫僥倖，「啪」的一聲，把槍拍在桌上。

接着，又是槍輪轉動的聲音，輪到曹瀚湖了。

曹瀚湖的神態很冷漠，握着槍的右手也很穩定。

他毫不猶疑的就扳動槍機。

這一槍是「得」一聲，還是發出「砰」然巨响？

兇案頻生　撲朔迷離

窗外一片灰濛濛，正下着毛毛細雨。

沈燕妮倚在床背上看書，那是一本被譽爲本世紀最精采的偵探小說。

這本小說的確很精采。

但燕妮却提不起勁，只是看了幾頁就把它丟開。

她推開窗子，微風細雨同時撲向她的臉龐。

天氣不好，她的心情更不好。

她忽然想起了曹瀚湖。

她早已決定跟這個殘酷的人斷絕來往，他是個兇手，他害死了莊頓，害死了莊阿勒，還有那個花花公子的一點白，也是他害死的。

但無論怎樣，她的確曾經很欣賞，很喜歡這個人。

窗子旁邊，是一張梳妝枱，她打開了其中一個抽屜，取出一枚光芒燦爛的鑽戒，看了很久很久。

它並不太値錢，只是花了兩千五百塊，就從一間規模宏大的珠寶店買了出來。

而這顆鑽戒，是曹瀚湖送的。

曹瀚湖本來要送給她一顆叫「藍夜之星」的大鑽戒，它的價値是八十五萬元。

但燕妮拒絕接受。

她並不貪錢，她和曹瀚湖在一起，從來都不是因爲他富有，更沒有想過要在他的身上得到甚麽利益。

她只要了這枚小小的鑽戒，就已心滿意足。

也許有人會認爲她很傻，但她却覺得這樣很有意思，最少不會給那顆巨型的「藍夜之星」蒙蔽着自己的眼睛。

有人說愛情是盲目的。

但更盲目的，却往往是那些「人爲財死」的貪婪者。

她把這枚鑽戒看了又看，終於決定把它送回給曹瀚湖。

她搖了一個電話，那是直接通向曹瀚湖住所臥室裏的，但過了很久還是沒有人接聽。

她掛斷了電話，忽然看見一度斜陽，從西方照射過來，雨却已停了。

天氣漸漸好轉了，她想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她向父親討了車匙，駕駛着一輛旅行房車，在濕滑的街道上左兜右逛。

她似乎漫無目的，但不知如何，車子

走了一大段路程後，却來到了一座幽雅的小山谷外。

那是她以前經常和曹瀚湖同在一起的地方。

這谷裏有一種叫「山躑躅」的花，名字很有詩意，花也開得嫵媚燦爛。

花仍在，但人呢？他也許再也不會來到這座幽谷，但也許下次他來的時候，身邊已有另一個婀娜多姿的嬌艷女郎。

燕妮笑了，笑得有點惘然，有點蒼涼的味道。

她本想把鑽戒交還給曹瀚湖，但現在她却決定把它埋葬在這幽谷裏。

她埋葬的並不是鑽戒，而是一段畢竟還算相當寶貴的感情。

她承認，自己當初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情與曹瀚湖週旋。

但分手後，她却知道，這麽「玩玩」，會割傷了自己，也會割傷了別人，這眞不好玩。

但無論好玩也好，不好玩也好，這段感情已被埋葬了，就像那枚鑽戒一樣。

鑽戒已被埋葬在一個隱秘的地方，也許在若干年之後，它會再度被人們發掘出來。但他們的感情呢？還有再死灰復燃的可能嗎？

不！這是不可能的！

「沈燕妮絕不可以跟這種充滿獸性的男人交朋友，絕不可以！」她已下了决心，永遠不原諒曹瀚湖的行爲。

但是就在這時候，她忽然發現了曹瀚湖！

曹瀚湖竟然也在這幽谷裏！

× × ×

燕妮看見了曹瀚湖，但曹瀚湖却甚麽也沒有看見，因爲他已經死了。

他的手裏有一封信，身旁有一柄槍。

他滿面是血，手脚已完全僵硬。

燕妮呆住了，她忽然尖叫起來：「不會的！不會的！這不會是眞的！這不會是眞的！……」

這裏實在是太靜寂了，她的叫聲似乎沒有人聽見。

她上前仔細再看清楚，曹瀚湖眞的已經死了。

× × ×

在這繁鬧的大都市，自殺已不算是甚麽新聞。

但一個億萬家財的年青富豪自殺身亡，這却是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

警方再三調查，發覺這宗案件沒有甚麽可疑之處，也就把這件命案列爲自殺案件處理。

用來自殺的槍已沒有子彈，但用來自殺，一顆子彈已很足够。

驗屍官證實，他是給一顆子彈貫穿太陽穴而致死亡的。

而他手裏拿着的，是一封遺書。

他說自己雖然很富有，但却一點也不快樂，尤其是失去沈燕妮後，更加沒有人生樂趣，所以自萌短見云云。

遺書的確是出自曹瀚湖手筆。

有了這件重要的證物，又有誰能說這不是自殺案？

但燕妮不相信，她絕不相信曹瀚湖會自己毀滅自己的生命。

她向警方再三解釋，說曹瀚湖絕不會自萌短見，但警方却告訴她：「他是爲妳而死的！」

燕妮很生氣，但又無可奈何，只好在家裏獨個兒喝悶酒。

但她並不是個懂得喝酒的人，半瓶拔蘭地灌進肚子裏後，她馬上就爬到厠所裏吐個不亦樂乎，整個人好像快要四分五裂開來。

好不容易酒醒了，她發覺身邊有兩個比自己還更漂亮動人的女郎，正在凝視着自己。

這兩個女郎，一個穿着紅衣裳、牛仔褲，而另一個則穿着天藍色的長裙。

燕妮揉了揉眼睛，有點意外的樣子：「白老師，妳怎會在我房子裏的？」

那個穿天藍色長裙的女郎淡淡一笑，道：「小飛燕，妳不歡迎我們嗎？」

「不，怎會不歡迎：只是我實在很慚愧，妳教我的『長江女兒』，我現在還沒有把它彈好。」燕妮一面說，一面整理着頭髮。

那個穿紅衣裳，牛仔褲的女郎皺着眉，道：「別一見面就談鋼琴好不好？」

燕妮強笑道：「在鋼琴老師面前不談鋼琴，難道要談軍火嗎？」

穿紅衣裳的女郎立時應聲說道：「對了，我們現在應該要談的就是軍火！」

燕妮的臉「刷」地變得雪白：「貝莉，妳在說甚麽？」

藍裙女郎凝視着她，緩緩地說道：「妳大概認識狄浪罷？」

燕妮點點頭，道：「他是警方人員，也是妳的好朋友，我見過他兩次。」

藍裙女郎點點頭，她正是海鷗白雲裳，而那個穿紅衣裳和牛仔褲的，自然就是紅玫瑰貝莉。

「不錯，他是警方人員，」白雲裳望着燕妮，道：「他曾經研究過曹瀚湖自殺一案……」

「不，這不是自殺案，曹瀚湖並不是那種態度消極的人，」燕妮咬着嘴唇，深深的吸一口氣才接着說下去：「雖然我認識他的時間並不算很久，但我看得出，他並不是意志薄弱的人，而且，他曾經說過，自殺是世間上最愚蠢的行爲。」

白雲裳道：「狄浪也有點懷疑，但他現在正忙於處理一宗毒品案件，暫時無法抽空對這件命案追查下去，所以……」

「所以我們就登門造訪啦！」貝莉急不及待的說：「誰知一進入這屋子，沈世伯就說妳喝醉了，我還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哩！」

白雲裳微微一笑，接道：「一個優秀的鋼琴家，是不適宜喝得酩酊大醉的，那樣會使手指反應遲鈍，當然也奏不出美妙的樂章了。」

燕妮沉默着。

貝莉盯着她，忽然說：「妳是不是已經愛上了曹瀚湖？」

燕妮的身子微微在顫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愛上這人，我知道，這種男人絕不可靠，但自從分手後，我覺得他雖然有重大的缺點，但優點也很多……」

「分手？」白雲裳目光一閃，道：「妳是說他活着之前的分手？」

「是的，那是兩星期前的事。」

「你們爲了甚麽事情鬧翻了？」

「因爲他是個兇手！」

「甚麽？殺人兇手？」貝莉聽得大吃一驚。

「不，不是殺人，而是殺狗的兇手。」燕妮更正說。

「殺狗兇手？」貝莉給弄糊塗了：「妳在說甚麽？是不是曹瀚湖是個狗肉和尚，喜歡炆狗肉吃？」

燕妮的臉色更蒼白，情緒忽然激動起來。

她本來是個很活潑，對事情非常樂觀的少女，但經過這一連串的波折，她的心境已起了很大的變化。

「別着急，妳先去喝杯冰水，然後慢慢的說。」白雲裳在穩定她的情緒。

貝莉是個性急的人，連忙跑出房外，老實不客氣的來到厨房，打開冰箱，把整瓶冰水抓了出來，然後又一陣風也似的回到燕妮的房子裏，她又順手「砰」一聲，把房門關上。

燕妮的父親坐在客廳裏，不由給這個爽直的女郎嚇呆了。

× × ×

半小時之後，白雲裳和貝莉離開了沈宅。

貝莉一踏出了門就咬牙切齒恨恨的罵道：「那個該死的王八，該死！該死！」

白雲裳皺了皺眉：「妳在罵誰？」

貝莉瞪着眼睛，道：「當然是那個視狗命如草芥的曹瀚湖！他是個不人道的殺狗兇手！他——」

「算了，」白雲裳嘆了口氣，道：「他就算再該死，事實上人也已死了，我們又何苦還要再鞭屍三百？」

貝莉餘怒未息，揮了揮手說：「人死如燈滅，這種人旣然已經到了陰曹地府，我們也不必多費精神，管他是自殺還是被人謀殺！」

白雲裳搖搖頭，道：「妳這種態度，不但粗率，而且膚淺，世間上許多事情，倘若因個人的偏見或喜惡而作出固執的決定，那麽事情還沒有開始探討，就已被這種錯誤思想封閉了水落石出的大門，莉，妳現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沉默三分鐘，或者是去喝杯冰凍的菓汁。」

貝莉果然沉默三分鐘，她並不是在生氣，而是耳根有點發熱了。

她只好訕訕一笑，不再開口。

但她沉默不了多久，就說：「那個姓湯的闊少爺，一定和這件事有關，說不定是他買兇殺了曹瀚湖的。」

白雲裳說道：「這可能性並不大，第一，湯世祥只是一個富家子弟，他可以花幾十萬元去玩一個女人而面不改容，但對於買兇殺人這種事，他未必有胆量做得出來。」

貝莉道：「那也只是『未必』而已，換而言之，他也可能眞的會這樣幹。」

白雲裳道：「但那封遺書又怎樣？」

湯世祥可以派人殺了他，但却總不成連遺書也可以叫曹瀚湖預先寫好罷？」

貝莉說道：「這有甚麽稀奇？在利器的指嚇下，曹瀚湖自然只有乖乖的寫下遺書。」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這種推測，雖然不無道理，但怕只怕已鑽進牛角尖裏，再也轉不出來。」

貝莉道：「倘若曹瀚湖並未受到威嚇，而是自己寫好遺書，那麽這不是眞正的自殺，又是甚麽？」

白雲裳苦笑了一下，聳聳肩說：「我不知道。」

貝莉嘆了一口氣：「也許我們是多此一舉了，曹瀚湖失去了燕妮，一時看不開，吞槍自斃，這已經是很明顯充足的理由，但我們却在作出另一種荒謬的假設，那豈不是畫蛇添足，庸人自擾。」

白雲裳搖搖頭，道：「我們的假設，雖然並不一定正確，但也絕不荒謬。最少有兩點，是可以懷疑，曹瀚湖並不是自殺那麽簡單的。」

貝莉大感興趣，忙道：「你說是那兩點？」

「第一點：曹瀚湖是情場老手，是個玩世不恭風流人物，在他的生命中，已擁有過無數女人，對於異性的得失，絕不會看得比寶貴的性命還更重要。」白雲裳緩緩地說道：「燕妮無疑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她可以迷死許許多多男人，但却不可能讓曹瀚湖死心塌地迷戀着她。」

貝莉皺着鼻子：「這樣說，未免太低估燕妮的女性魅力罷？」

「不，我是有足夠的理由去相信這一點的。」白雲裳用肯定的語氣說。

貝莉道：「是甚麽理由？」

白雲裳道：「曹瀚湖若眞的極重視燕妮，那一場鬥狗根本就不會發生，他是可以把它取銷的，但他却沒有這樣做。」

「對了！」貝莉冷冷一笑，「這位曹公子寡情薄倖，在他的眼中，鬥狗甚至比女朋友還更重要，我若是燕妮，當時立刻就要他知道本小姐的厲害！」

白雲裳笑了起來：「貝小姐，現在全世界的男人都知道妳挺夠厲害啦，就只怕妳到了五十歲還嫁不出去！」

「妳少担心，只要本小姐高興，二十四小時之內就可以馬上嫁掉，而且可以選擇的準新郎最少有四打以上！」貝莉神氣十足地。

白雲裳皺了皺眉：「就是不怕臉紅、若是唐倫聽見了，不吃醋才怪。」

貝莉嚷了起來：「別提唐倫好不好，我們現在要談的是正經事！」

白雲裳橫了她一眼：「唐倫有甚麽不正經？不正經的只怕是妳自己而已。」

貝莉雖然刁鑽古怪，但在表姐面前，她却總是飛不起來。

她嘆了口氣，只好苦着臉說：「我投降了，別再針對我好不好？」

白雲裳這才放過了她，接着慢慢的說道：「除了第一點理由之外，還有另一件事，也是相當値得懷疑的，那就是曹瀚湖伏屍的地方，是一座偏僻的山谷，倘若從他的住所步行到那裏去，最少要超過十五哩。」

貝莉皺着眉，道：「他不會這樣傻，用兩條腿走到那裏罷？」

白雲裳道：「當然不會，但在現場，却並沒有其他的汽車。」

貝莉道：「他可以乘坐的士！」

白雲裳又反問道：「他爲甚麽不駕駛汽車？」

貝莉道：「也許是由於心情欠佳，不想駕駛汽車罷了。」

白雲裳道：「但更有可能是因爲他早已經死亡，屍體是被人用車子運送到這裏來的。」

貝莉聽得一怔，道：「是甚麽人要這樣做？」

白雲裳道：「我們若知道，也就不必在這裏左猜右想了。」

貝莉沉吟半晌，道：「現在我們該從甚麽地方開始着手？」

白雲裳想了想，忽然道：「照燕妮說，當日鬥狗的時候，有人放槍殺了湯世祥的狗。」

「那隻狗叫一點白。」貝莉的記憶力很不錯。

白雲裳點點頭，道：「那一槍究竟是甚麽人放的，他們各執一辭，都說是對方施放的，我看，這其中可能會有綫索。」

貝莉道：「但那放冷槍的傢伙已跑掉了，他是個無名無姓的神秘人物，我們往哪裏去找？」

白雲裳道：「萬流歸宗，要找尋事情的根源，必須從最初部份的資料探討。」

貝莉道：「你是不是懷疑湯世祥？」

白雲裳道：「湯世祥雖然不會是殺害曹瀚湖的兇手，但却極可能知道其中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內幕。」

貝莉眼珠子骨碌地一轉：「我們必須把這個闊少爺揪出來，好好查問查問！」

白雲裳笑道：「別當作自己是包青天，據我所知，這位湯少爺也不是個易與的人物。」

貝莉哼一聲：「管他是三頭六臂還是妖魔鬼怪，只要我們一伸手，還不是手到拿來？」

白雲裳看着她，忽然冷冷一笑：「妳甚麽時候學得這樣驕傲的？」

貝莉舌頭一伸，忙道：「這不是驕傲，只是一時興奮，得意忘形起來罷了。」

白雲裳冷笑道：「古往今來，不知道幾許英雄豪傑陰溝裏翻船，也就是由於一時得意忘形，而招致敗辱滅亡的。」

貝莉拉長了臉，道：「知道啦，我以後不再驕傲，不再得意忘形便是。」

看見她這副樣子，白雲裳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

但貝莉看見她忍得好辛苦，自己却首先忍不住怪聲大笑了起來。

× × ×

下午六點三十八分，湯世祥駕駛着一輛豪華房車，離開了湯家。

他約了一個十分風騷的女明星共進晚餐。

在湯少爺的生活裏，女人是絕不能缺少的。

但他的車子剛駛出公路，就給一輛跑車攔阻着。

湯世祥立刻跳下車子，正要上前交涉，但他的態度忽然變了，就像是一隻遇見母獅的小獅子，再也兇不起來。

因爲他看見這輛跑車裏，有兩個美麗動人已極的女郎。

雖然他已約了女明星共進晚餐，但當他看見這兩個漂亮的美人兒後，就覺得那個騷媚的女明星只能算是個不倫不類的妖怪。

他涎着笑臉走過去：「怎麽啦？是不是車子壞了？」

駕駛着跑車的，是一個穿紅衣裳的女郎。

她是貝莉，另一個自然是白雲裳。

「我的車子沒有壞，」貝莉看着湯世祥，道：「但你這人却壞透了。」

「我壞透了？妳知道我是誰嗎？」

「湯少爺嘛，對嗎？」

「好說！好說！倒不知道兩位小姐有甚麽指教？」湯世祥神態輕鬆，兩眼直勾勾地瞪着貝莉豐滿的胸脯。

貝莉心中冷笑，眞想把這對賊眼珠挖了出來。

她正想開口罵人，白雲裳已比她搶先一步說：「能賞臉陪我們喝杯咖啡嗎？」

湯世祥聳了聳肩，道：「可是，我並不認識兩位。」

白雲裳道：「你是不是認爲，我們必然是不三不四的女人？」

「不！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那麽，我們在路口的露茜餐廳等你吧。」白雲裳說到這裏，揮手示意貝莉開車。

貝莉白了湯世祥一眼：「你若不來，就是個胆小鬼，是個懦夫。」

湯世祥陡地笑了起來，道：「我怎會不來？」

他登上自己的汽車，把車門關上，然後開車追了上去。

但他的車子才駛出十五碼，又有一輛摩托車超越過車頭，攔住了他的去路。

這一次，湯世祥可沒有那樣客氣了，因爲駕駛着這輛摩托車的是個男人。

他用力响號，振臂抗議。

那男人頭上罩着一頂鋼盔，湯世祥看不見這人的臉孔。

但他却可以看見，這男人忽然從衣袋裏掏出一柄手槍來。

湯世祥立時怔住，他也許是已經給嚇呆了。

而就在這不到半秒鐘的時間裏，槍聲已响起。

砰！

子彈穿過汽車的擋風玻璃，也穿過了湯世祥的咽喉！

兇手立刻收回手槍，駕駛着摩托車掉頭而去。

這時候，貝莉和白雲裳聽見槍聲，心知不妙，貝莉急忙掉頭追了上來。

但那輛摩托車已絕塵而去，附近雖然街道幽靜，但却縱橫交錯，要追已是望塵莫及。

貝莉還沒有停下車子，白雲裳就像隻輕盈的野貓從跑車裏跳了出來。

她打開湯世祥的車門，伸手一探鼻息，就搖頭嘆道：「他已經死了。」

貝莉一跺脚：「可惡！這一定是殺人滅口！」

這時候，槍聲已驚動了湯家的人，首先有兩個彪型大漢衝了出來，他們一看見湯世祥滿身是血，立刻就指着白雲裳和貝莉大聲說道：「妳們竟敢在這裏殺人？」

白雲裳連忙分辯說道：「你們誤會了，兇手是個男人，他已駕駛着一輛摩托車逃走！」

其中一個穿花衣裳的大漢冷笑道：「不管妳們是不是兇手，總之都是同黨，咱們先把這兩個妖精擒下來再說！」

聽見「妖精」這兩個字，貝莉更加光火了：「再嘴裏不乾不凈，別怪本小姐不客氣。」

另一個穿黃色夏威夷恤的大漢冷冷道：「女流之輩，竟敢在我們面前揚威耀武，倒要看看妳們有甚麼斤兩？」

「且慢！」白雲裳立時大聲喝道：「現在並不是爭強鬥勝的時候，就算我們兩個是殺人兇手，也該等待警方人員來到再算！」

穿花衣裳的大漢怪叱一聲：「少跟這婆娘嚕囌，把她們縛起來再說！」

黃衣大漢早已動手，他以「熊抱式」的姿態撲向貝莉。

「想佔本小姐便宜，可沒有那麽容易！」貝莉有如穿花蝴蝶，很輕巧的就閃避開去，而且連消帶打，一個肘拳重重打在這黃衣大漢的腰際上。

這黃衣大漢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嬌滴滴的女郎，居然是身懷絕技的一流高手，一時大意之下，給這肘拳擊中，痛得連眼淚水也迸了出來。

其實，就算他沒有絲毫大意，全力以赴，貝莉這一擊還是不會落空的。

兩人的武學修爲，實在是相差得太遠了，貝莉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已把他擊倒。

白雲裳又在喝止：「別再打了，警車來啦。」

果然已有輛警車駛了過來。

警車一停下，就有兩個警員跳了下來，其中一個說：「發生了甚麼事？」

白雲裳道：「這裏發生了兇殺案，兇手已駕駛着摩托車逃走了。」

那個黃衣大漢却指着白雲裳和貝莉，大聲地說道：「別相信她們的鬼話，是她們開槍殺死少爺的，現在她們還要動手揍人！」

一個警官走了過去，皺着眉說：「看你的樣子很強壯，怎麼會給女孩子打得七葷八素？」

那黃衣大漢臉上一紅，啐了一口道：「這是一時大意，着了她的道兒！」

這警官冷冷的看着他：「你說這兩位小姐是兇手，可有甚麼證據？」

黃衣大漢一呆，半晌才道：「我們跑出來的時候，少爺已經死了。」

這警官沉聲道：「你有親眼看見這兩位小姐開槍嗎？」

黃衣大漢搖搖頭：「沒有。」

警官瞪着他，怒道：「你甚麼也沒有看見，也沒有任何證據就在這裏胡說八道，是不是神經病？」

黃衣大漢嚇了一跳，他立刻閉上了嘴巴。

警官「哼」的一聲，目光一轉，瞧着白雲裳。

但當他看見白雲裳的時候，態度立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微笑着說：「白小姐，妳放心，我們警方一定會秉公辦理的。」

他認識白雲裳，白雲裳也認識他。他是何警官，大概三十七八歲，工作勤力，態度認眞，相當負責。

貝莉盯着湯世祥的屍體，臉上的神態有點頹喪。

白雲裳拍了拍她的肩膊，道：「別洩氣，敵人有了行動，反而可能是一個破綻，只是湯世祥未免是死得有點寃枉了。」

貝莉吸了口氣：「發生了這樣的命案，可見曹瀚湖之死，實在絕不簡單。」

不久，又有幾輛警車駛到，大批警員封鎖了兇案的現場。

狄浪也來了。

當他看見白雲裳的時候，不禁有點愕然：「怎麼妳會比我還早到一步？」

白雲裳嘆了口氣：「我現在想喝杯咖啡，可以嗎？」

狄浪又是一怔：「當然可以，妳又不是個囚犯，誰能管得着？」

貝莉冷冷一笑，道：「有人甚至說我們是殺人兇手，你信不信？」

狄浪苦笑了一下：「貝小姐，妳又在發甚麼脾氣？」

白雲裳拉着貝莉，說：「我們先去喝杯咖啡鬆弛一下精神再說好了。」

× × ×

露茜餐廳情調幽雅，這裏咖啡又熱又香濃。

但白雲裳和貝莉的心情都並不愉快，她們本該在這裏會見湯世祥的，但湯世祥却已永遠不可能對她們洩露任何綫索。

「湯家少爺死了，我們現在該怎辦？」貝莉沒精打采地問。

白雲裳沉吟片刻，道：「從各方面跡象顯示，湯世祥之死，極可能與黑社會中人有關。」

貝莉立時點點頭，道：「別的不說，那兇手行事乾淨俐落，而且槍法奇準，一定是職業慣匪幹的。」

白雲裳搖搖頭，道：「兇手可能是職業慣匪，甚至可能是個職業殺手，但却也可能只是第一次犯罪的殺人犯。」

「若是第一次犯罪，有可能幹得如此出色嗎？」貝莉不以爲然地說。

「這是絕對可能的，現在全世界警方最頭疼的犯罪份子，其實並不一定是職業慣匪，有不少業餘匪徒，業餘殺人兇手，他們本身有着安定的職業，但却會偶一而爲之，幹出極驚人的事情來，他們可能會花幾個月的時間去策劃一宗爆竊案，也可能突然興之所至，神出鬼没地開槍殺了一個和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當然，他們最終的目的，還是爲了錢，再不然，就是心理變態的狂魔，或者是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宗敎政治狂熱份子。」

「那麼你說殺湯世祥的兇手，是屬於哪一種？」

「目前我們自然無法猜測，但我們却可以找『地下皇帝』，看看他那邊可有甚麼消息。」

「對！我們去找『地下皇帝』，他對這方面的消息，是最靈通的！」貝莉終於興奮起來。

× × ×

「地下皇帝」是一個人的綽號。

在十多年以前，他是個毒販。

他不但販毒，自己也吸毒。

後來，他在一次黑帮火併中，險些丟掉了性命，他就決定洗手不幹，既不販毒，也戒絕了毒癮。

他販毒，其實並不是他自己的意願，那是他的妻子強逼他去幹的。

他的妻子在黑道上極有名氣，那是連「大毒王」也怕了她幾分的「黑牡丹」巢五姐。

但在那次火併中，巢五姐身中八刀，慘死街頭。

地下皇帝心灰意冷，決定與「毒」字絕緣。

他的決定是正確的，警方雖然知道他曾經販毒，但由於抓不到甚麼確實的證據，加上他這個人確已洗心革面，也就不爲已甚，給他一條改過自新的活路。

但在三年前，地下皇帝却遭遇到很大的痲煩。

巢五姐的弟弟巢六，從阿姆斯特丹回來，向他勒索一百萬元。

他說地下皇帝是故意害死巢五姐的，而且巢五姐遇害後，他最少得到了兩三百萬元的遺產。

但地下皇帝却對巢六表示，自己只有幾萬元積蓄而已。

巢六當然不肯相信，聲言不依期付出一百萬元，就要把地下皇帝和他的八十歲母親一併殺掉。

地下皇帝走投無路，只好去找「牛肉粥」。

「牛肉粥」是一個老人的綽號，他喜歡吃牛肉粥，而且還開設了一間粥麵店。

當牛肉粥知道地下皇帝的處境後，就帶他去見一個人。

那就是牛肉粥看着她長大的白雲裳。

白雲裳嫉惡如仇，當她調查清楚後，就向巢六採取行動。

巢六冥頑不靈，又怎會害怕一個看來相當溫柔軟弱的女郎？但他錯了，白雲裳遠比任何人還更勇敢堅強，她終於把這個兇徒送進牢獄裏去。

他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因爲他剛從阿姆斯特丹回到本市，就在鬧市中開槍傷人，刦去一批價值三十萬元的珠寶鑽石。

警方沒抓着他，但白雲裳最後却把他繩諸於法，既爲本市除一大害，也解決了地下皇帝的苦惱！

地下皇帝很感激白雲裳，但他沒有說「多謝」，他只是把這份恩德牢牢地記在心裏。

× × ×

雖然地下皇帝已不再是毒販，但對於三山五嶽的人馬，他還是很熟悉的。

巢五姐活着的時候，人緣極差，但地下皇帝却恰好相反。

他很喜歡帮助朋友，別人有事求他，只要是能力所及，決不推辭。

尤其是白雲裳的事，他更不會有半點怠慢。

不到十二小時，他就已向白雲裳回覆，說出了湯世祥曾經與南利聯的人有密切來往。

「南利聯的頭子是誰？」貝莉皺着眉，凝視着白雲裳。

「是裍四叔。」白雲裳神情嚴肅，說：「據地下皇帝那邊的消息，湯世祥曾與南利聯這一夥黑人物聯手對付曹瀚湖，追討門狗的賭債，但結果却不了了之。」

「甚麼不了了之？這是甚麼意思？」貝莉呆了一呆：「聽說南利聯的勢力非常龐大，他們若不成功，又豈會甘心就此罷手？」

白雲裳點了點頭，道：「這的確是很值得懷疑的事情，以裍四叔的行事作風，除非不接手策劃行動，否則絕不會半途而廢。」

貝莉道：「是不是他遭遇到某種阻力，使他無法不放棄對付曹瀚湖的行動？」

白雲裳道：「這可能性很大，但那又是甚麼阻力？」

貝莉道：「會不會是曹瀚湖背後又有靠山？」

湯家的保鏢以爲她們是兇手，一言不合便打起來了。

白雲裳道：「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資料，曹瀚湖和黑社會圈子是全然沒有半點關係的，曹氏家族自從清末民初的時候，就已是書香世代的名門望族，到了戰後，更由於曹氏一門三傑個個長袖善舞，財富更是滾滾而來，其中尤以曹定裕最爲突出，而他唯一的兒子，也就是曹瀚湖。」

貝莉道：「曹定裕死後，曹瀚湖就是他所有財富的唯一承繼人了？」

「不錯，這位曹公子曾讀大學，具有相當教育水平，而我們也看不出，他和黑社會中有任何的關係。」

「但欄四叔那一夥人，却忽然放過了他，那又是甚麽緣故？」

「這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

「地下皇帝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嗎？」

「莉，他在十二小時之內能够查出湯世祥與南利聯的關係，這已是很難得的，對於整件事情，我們必須要有點耐性。」

貝莉嘆了口氣：「眞是悶煞人也。」

白雲裳笑了笑，道：「妳若眞的很悶，我倒有個任務給妳去做。」

貝莉立時精神大振：「是甚麽任務，快說！」

白雲裳道：「去找狄浪，要他向南利聯大施壓力！」

貝莉一怔，但她畢竟是個很聰明的人，很快就會意過來：「我明白了，我現在馬上就去找狄大探長！」

× × ×

窗外有陽光，但欄四叔的面色却陰沉得像是風雨中的天氣。

他的秘密賭場，給警方人員砸了。

他的舞廳，色情架步，給警方人員弄得天翻地覆，其中有兩間再也不能開業。

他的手下，頻頻被警方邀請回到警局裏，問長問短的，其中有幾個還被拘押起來。

常言有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

但欄四叔的手下，其中大部份本來就是視法律如無物的職業罪犯，警方一加緊追查，有好幾個就立時無所遁形，只好等候接受法律的制裁。

「這是狄浪在搗鬼！」欄四叔在大廳裏大發脾氣。

他的手下沒有人作聲。

就在這個時候，廳中的電話鈴响了起來。

其中一個手下抓起聽筒，說了一聲：「喂！」

「是欄宅嗎？」聽筒裏傳出一個男人宏亮的聲音。

「你找誰？」這手下皺着眉。

「欄四叔！」

「你是誰？」

「狄浪。」

「是……是狄浪探長？」這手下的臉色變了。

欄四叔立刻把聽筒搶了過來：「我就是欄四。」

狄浪淡淡地一笑：「四叔，久違了，近來的日子過得不錯罷？」

「總算還沒有給氣死。」欄四叔冷冷的說。

「怎麽啦？」狄浪又笑了起來，「聽人說，你老人家對甚麽事情都看得開，臉上老是掛着親切和氣的笑容，是甚麽大不了的事情，把你老人家氣成這副樣子。」

欄四叔道：「在電話上談話不大方便，你是不是想見一見我這張老臉？」

狄浪淡淡道：「我在警局的辦公室裏，隨時歡迎你來面談。」

欄四叔臉色一變：「我不喜歡到警局見任何人。」

狄浪考慮了半分鐘，才說：「這也難怪，俗語說得好：『崩口人忌崩口碗』，我們換個地方見面也是好的，就在山頂餐廳怎樣？」

「甚麽時候？」

「三十分鐘後如何？」

「一言爲定……」

狄浪已擱斷了電話，欄四叔的臉色很不好看。

「備車，載我到山頂去！」他沉聲說道。

× × ×

山頂餐廳環境恬靜，氣氛高雅，狄浪曾經和白雲裳在這裏渡過了不少美麗的黃昏。

現在也是黃昏時候，但狄浪今天約晤的却不是白雲裳，而是黑社會裏的一條老狐狸。

一般人要見這條老狐狸，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狄浪却已把他逼了出來。

兩人都很準時，幾乎是同一時間進入山頂餐廳。

他們面對面的坐了下來，欄四叔一直沉默着，似乎在等待狄浪首先開口。

但狄浪叫了兩杯威士忌後，却也沉默着，只是微笑着盯着欄四叔。

欄四叔終於忍耐不住：「狄探長，閣下似乎要存心整垮我這個老頭兒？」

狄浪搖搖頭：「我沒有這個意思，而且對於南利聯的『業務』我向來不大感興趣，就算警方要撲滅你們，也用不着我狄某伸手，越俎代庖。」

欄四叔道：「但我却知道，近兩天以來，你對我們的人很不客氣。」

狄浪燃點着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兩口，才慢條斯理的說：「很對不起，這也不是狄某的主意，而是上級授意的。」

欄四叔臉色一寒：「狄探長，你這豈不是逼人太甚嗎？」

狄浪冷冷一笑：「就算我逼人太甚，你又怎樣？是不是要派個人把我殺掉？」

欄四叔道：「我們的確不喜歡流血，但說句眞說話，倘若到了逼虎跳牆的時候，那時就是誰也不能保證，會發生甚麽事情的。」

「那麽，我現在打開天窗說亮話，老實說，你們南利聯的事，我沒有興趣管，也用不着我來管，但我要知道，湯世祥和曹瀚湖這兩個人的事。」狄浪直逼視着欄四叔，聲音嚴肅而冷厲。

欄四叔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氣，繼而嘆道：「果然是爲了這兩個花花公子。」

狄浪道：「別的事情你可以隱瞞，但這兩個人的糾葛，我必須要完全瞭解！」

欄四叔苦笑了一下，道：「想不到我混了大半輩子，到這個時候却會幹了一票賠本生意。」

狄浪道：「是不是湯世祥與你們聯合起來，向曹瀚湖追討那賭債？」

欄四叔沉吟好久，才點點頭說：「確有這一回事，但曹瀚湖之死，與我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狄浪道：「有沒有關係，那是另一回事，我現在想知道，你爲甚麽後來會放棄追討那五百萬元。」

欄四叔的面色有點陰晴不定，似乎正在考慮，是否應該把眞相說出來。

就在這時候，外面忽然有人發出凄厲的慘叫聲，一個身材瘦削的漢子，連跑帶跌的在餐廳門外奔走，一臉驚惶的樣子。

接着，一連響起了三下槍聲。

餐廳內立刻亂作一團，有人尖叫，有人面如土色，只有一個人不顧一切的衝了出去。

這人手裏也有槍，正是狄浪。

他剛追出去，就已看見有兩個男人正在你追我逐。

兩人都跑得很快。

後面那人，手裏有槍，倘若這時候再射擊，很容易就可以把前面那人射殺。

但他却沒有這樣做，只是不斷的回頭瞧着狄浪。

狄浪追了二三十碼，忽然心中一陣寒冷。

「上當了！」他心中暗罵！

這兩個人根本就不是眞的在追殺，他們只是想把狄浪從餐廳裏引出來。

那是爲了甚麽？是不是有人要對付欄四叔，所以故意使出這一套「調虎離山」之計！

狄浪抽了一口凉氣，不再窮追，立刻折回餐廳。

但遲了，欄四叔已伏在桌子上，臉龐變得有如紫醬一樣。

在他的頸際，插着了一根鋼針，針尾部份還繫着一張極細小的紙條，上面寫着「逼於無奈，只好殺！」七個小字。

狄浪鐵青着臉，眞想重重地揍自己一頓。

欄四叔這種人雖然死不足惜，但他在此時此地如此這般被人暗殺，對狄浪來說不但是一種打擊，而且也是一種恥辱。

由於當時槍聲驟响，餐廳裏早已亂成一團，到底是誰暗殺欄四叔，誰也沒有看見。

那根毒針仍然留在欄四叔頸上，狄浪沒有拔出來，因爲就算拔出來也沒用了，欄四叔早已氣絕身亡。

狄浪不禁有點後悔，他不該約欄四叔出來，而是應該直接上門去找欄四叔。

但這時候才後悔已遲了。

兇手可能已逃之夭夭，但也可能仍然逗留在附近，得意洋洋地在欣賞狄浪的窘態。

一想到這點，狄浪不由深深吸了口氣，他必須振作精神，絕不能讓歹徒暗地裏笑掉了大牙。

雖然目前是受到了挫折，但正如白雲裳經常所說的一句話：「只要敵人有行動，就可能會在行動裏露出破綻。」當狄浪想到了這一層的時候，精神又更振作得多了。

但歹徒的破綻在哪裏，一時之間，倒也不容易找得出來。

兇手暫時是找不着了，但狄浪頭腦機靈，立刻抓住了欄四叔的汽車司機。

這汽車司機也想不到欄四叔竟然會給人刺殺，他的臉上也是六神無主，似是有點給嚇呆了。

直到狄浪向他盤問的時候，他才似乎稍爲清醒過來。

「你叫甚麽名字？」

「盧勇。」

「你跟隨欄四叔多久了。」

「六年。」

狄浪凝視着他，沉聲說道：「他待你如何？」

盧勇道：「很好。」

狄浪道：「但他現在很不好了，他給人用餵上劇毒的鋼針暗算，以後再也不會坐你駕駛的汽車。」

盧勇咬了咬牙：「這件命案，你一定要偵破！」

狄浪冷冷一笑：「無論任何人給謀殺，警方必定會傾盡全力追拿兇手歸案，以維護法紀，但能否順利破案往往還要看看各方面與命案有關係的市民，是否衷誠與警方合作。」

盧勇臉色一變：「你是在說，我和這件命案有關？」

狄浪道：「當然有關係，但這並不是說你就是兇手，而是你有義務向警方提供詳細正確的資料，你願意合作嗎？」

盧勇點點頭：「願意！」

狄浪道：「近來欄四叔可有甚麽不如意的事情。」

盧勇想了想，道：「他的兒子欄宇賢曾給人打斷了一條腿。」

「是誰幹的。」

「高買腿？」

「高買腿？」狄浪的臉色陡地一變：「是他自己要打斷欄宇賢的腿，還是另有他人指使着？」

盧勇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狄浪蹙着眉，道：「除了這件事之外，還有其他特別的事情嗎？」

盧勇道：「鮑議員曾經見過四叔，除了他之外，還有壁虎帮的舒我手和黑靴油脂黨的關佐治。」

狄浪目光一閃：「他們是在同時會見欄四叔的。」

盧勇道：「是的。」

狄浪道：「你說的鮑議員，是不是鮑羣志？」

盧勇點點頭，道：「是的。」

狄浪冷冷道：「警方早就懷疑這位議員與黑社會中人有所來往，現在看來果然不錯。」

盧勇道：「你是懷疑鮑議員派人暗殺欄四叔？」

狄浪吸了口氣：「到目前爲止，請恕我無法作出任何猜測，在這個法治社會裏，我們警方必須要有足够的證據，才可以對嫌疑人物採取行動，無論他是議員或者是乞丐都一樣。」

這時候，已有幾輛警車駛了過來。

其中一個身型高大，頭髮略見灰白的洋警司走到狄浪面前，沉聲說：「案發的時候，你也在塲？」

他正是彭警司。

「兇手行兇之際，我在餐廳門外，他有同黨，」狄浪的神情有點難過：「他們故意把我引出去，然後就趁着混亂情況下，暗殺了欄四。」

彭警司吸了口氣，道：「有甚麼綫索嗎？」

狄浪道：「屬下懷疑這件命案，跟一個社會名人有關。」

彭警司「噢」一聲，說道：「這人是誰？」

「鮑羣志，他是個富商，也是本市現任的一位議員。」

「鮑羣志？」彭警司面上忽然露出了詫異的神色，「你是說，這件命案和鮑羣志議員有關係？」

狄浪道：「這只是暫時性的假設，但我却有相當充份的理由去懷疑鮑議員。」

彭警司搖搖頭：「你不必懷疑他了，在十分鐘之前，他已給一枚炸彈炸開幾截，現在西區的警探正忙得不可開交。」

「甚麼？鮑羣志被人炸死？」狄浪猛然一驚。

彭警司道：「本來我也想到現場看看情況怎樣的，但却又立刻接到消息，這裏也發生了命案，而且你也在場，所以才轉移方向，到了山頂來。」

狄浪呆了半晌，才道：「他們知道了甚麼事情，竟然都招來殺身之禍？」

彭警司問道：「這星期之內已經發生了幾宗謀殺案，你認為互相之間都有關連嗎？」

「一定有關連！」狄浪立刻斬釘截鐵地道：「我們現在必需要找到兩個人。」

「他們是誰？」

「壁虎帮的舒我手，還有黑靴油脂黨的關佐治！」

「這兩人和這些命案有甚麼關係？」

「我現在還不太清楚，但照目前的形勢發展看來，他們可能會有危險。」

彭警司眉心一聚，道：「你有這兩個人的資料嗎？」

狄浪道：「他們都是警方經常密切注視的犯罪份子，要找這兩個人，並不太困難，但就只怕他們隨時都會遇到毒手。」

彭警司道：「既然這樣，你必須馬上採取行動，千萬別讓兇案繼續發生。」

狄浪道：「但這其間也可能存在另一個可能性……」他還沒有說完，彭警司已接說道：「是不是你認為舒我手和關佐治可能就是兇手？」

狄浪道：「我認為確是有這種可能性存在。」

彭警司道：「無論你怎樣處理這件事情，我全力支持。」

狄浪衷心地說：「謝謝你的支持！」

說完，他離開了山頂。

千手壁虎與油脂黨

透過電視螢光幕新聞報導，白雲裳和貝莉都知道欄四叔和鮑羣志已被刺殺的消息。

貝莉氣得跳了起來，她揮着手憤怒地說：「這是殺人滅口！一定又是他們的傑作！」

白雲裳關上了電視，皺着眉道：「我們幹得太着形跡了。」

貝莉微微一怔，說道：「甚麼太着形跡？」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狄浪逼得欄四叔太緊了，以致引起他們大動殺機。」

貝莉一跺脚，道：「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白雲裳沉思着，沒有開口。

電話鈴聲忽然響起。

「喂！」貝莉接聽電話。

「喂！白小姐在嗎？我是地下工作人員。」

「地下皇帝？」貝莉精神一振，「你有甚麼消息嗎？等一等？」

她匆忙地把聽筒遞給白雲裳。

「甚麼事？」白雲裳說。

「欄四叔死了。」地下皇帝說。

「我知道。」

「鮑議員也被暗殺！」

白雲裳陡地心中一震：「鮑羣志被殺，難道和欄四叔有關嗎？」

「有消息傳出，他們曾經有過接觸。」地下皇帝說：「他們之間有爭執，最後是欄四叔屈服下來。」

白雲裳呆了一呆，道：「是不是為了曹瀚湖的事？」

地下皇帝道：「好像是的。」

白雲裳道：「鮑議員一定知道某些極重要的事情，所以才會被殺！」

地下皇帝道：「這個我可沒查出。」

白雲裳道：「還有別的消息嗎？」

地下皇帝又說道：「當日與欄四叔接觸之際，與鮑議員同行的還有兩個人，他們是壁虎帮的舒我手，和黑靴油脂黨的關佐治。」

白雲裳抽了口冷氣：「難怪湯世祥和欄四叔不敢再堅持下去，原來曹公子背後，還有不少惡勢力人仕撐腰。」

地下皇帝道：「白小姐，這場風暴越來越兇險了，妳要小心！」

「好，謝謝你的關心，我會自己保重了。」

× × ×

白雲裳剛掛斷電話，貝莉就已連珠炮發似的追問着：「地下皇帝有甚麼新發現？鮑議員和欄四叔的死亡有關係嗎？我們是不是可以進行另一個計劃了？」

白雲裳笑了笑，不答反問：「妳說的是甚麼計劃？」

貝莉道：「當然是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的計劃！」

白雲裳苦笑一下，道：「我們現在連眞正的敵人是誰都不知道，妳就想一下子直搗黃龍了？」

貝莉冷冷笑道：「他們只是一羣縮頭烏龜，有甚麼可怕？」

「妳倒說得輕鬆，」白雲裳嘆息着說：「南利聯的頭子，鮑議員，曹瀚湖，還有湯世祥，他們全都是給這些縮頭龜害死的，妳再不小心些，說不定下一個就是妳自己！」

「我才不怕！」貝莉一挺胸膛，「就只怕他們一直躲着不敢冒出頭來！」

白雲裳道：「照地下皇帝的消息看來，當日湯世祥和欄四叔放棄追討五百萬元

賭債，全然是因為受到了另一股勢力的壓迫，使他們無法不知難而退。」

貝莉道：「難道鮑羣志也是這股勢力的一份子嗎？」

白雲裳道：「鮑羣志在社會上很有地位，但這並不能表示，他和黑社會完全沒有關係的。」

貝莉道：「除了鮑羣志之外，可還有其他人嗎？」

白雲裳道：「還有兩個，那是黑靴油脂黨的關佐治和壁虎帮的舒我手。」

貝莉皺了皺眉：「鮑羣志已經被炸死了，這兩個人會有危險嗎？」

白雲裳道：「很難說，他們現在可能已在極度危險之中，但也可能他們就是殺害鮑羣志的兇手。」

貝莉立時磨拳擦掌，興冲冲的說道：「不管怎樣，我們先去抓住這兩個人再說吧！」

白雲裳看着她：「妳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嗎？」

貝莉搖搖頭：「我怎會知道？」

白雲裳道：「既然不知道，往哪裏去找？」

貝莉立刻頹然坐在沙發上，整個人就像是洩了氣的皮球。

就在這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驚人的碰撞聲。

貝莉立刻從沙發裏跳了起來：「撞車啦！」

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時間裏，她從一隻洩氣的皮球，變成了一枚飛魚式導彈，簡直可以一下子就把戰艦撞沉。

在幾秒鐘的時間內，她已來到花園外的鐵柵前。

「我的爺爺！」貝莉喊叫起來，「不是撞車，是撞壞鐵門啦！」

× × ×

一輛看來還很簇新的汽車，已撞毀了車頭。

車廂裏只有一個人，他伏在駕駛盤上，渾身是血。

貝莉打開了車門，叫道：「嗨！朋友，你怎麼啦？能說話嗎？能走出來嗎？要不要馬上報警？」

「不要報警！不要報警！」車廂那人連忙抬起頭來，「我只是受了點輕傷，不會有甚麼事的……」

這時候，白雲裳也皺着眉頭，走了過來。

她只是看了一眼，就已冷冷說道：「朋友，你這一撞車，並不嚴重，但身上却好像有幾處刀傷和打架的痕跡，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人仰視着白雲裳，道：「妳就是白小姐？」

貝莉一怔：「妳怎知道她姓白？」

那人乾咳一聲，蹣跚地從車子裏爬出來：「我本來就是專誠拜訪白小姐的，我……我姓舒。」

「是舒我手先生？」白雲裳雙目直視着那人。

那人似是感到很意外，他呆了半晌，才緩緩的點了點頭：「是的，妳早已知道我的來歷？」

白雲裳聳肩道：「那也不算甚麼，舒先生神通廣大，道上的人，只要稍有見識，又有誰沒聽過『千手壁虎』的大名？」

舒我手苦笑一下：「也有人叫我『賊中賊』。」

白雲裳打開了鐵柵，道：「你現在渾身是血，不怕失血過多嗎？」

舒我手道：「這並不是致命傷，我挨得住的。」

白雲裳道：「挨得住也好，挨不住也好，你站在門外很不好看，到寒舍坐下來慢慢說罷。」

貝莉打開車門，把已撞毀了車頭的車子駛進花園裏，然後又把鐵柵關了起來。

舒我手才進入客廳，就已疼得滿頭是汗。

白雲裳對貝莉說：「給他藥物和紗布，妳帮帮手。」

只見貝莉皺了皺鼻子，老大不願意的樣子。

她並不是嫌麻煩，而是對舒我手這種「賊中賊」，早就存着敵意。

但她也明白，傷病者無論是甚麼人，都應該得到藥物和適當照料的。

這是文明社會，而不是野蠻民族，懲治歹徒和醫治傷病者這兩種事，是不應混淆在一起的。

當貝莉已為舒我手包紮傷口的時候，白雲裳目注着舒我手問道：「是誰把你傷害的？」

舒我手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關佐治！」

「黑靴油脂黨的關佐治？」

「不是他還有誰？」

「他為甚麼要向你襲擊？」白雲裳的神情異常沉重。

「他要殺我滅口！」舒我手忿然地說：「但我機警，及時逃了出來！」

白雲裳道：「那是在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大概是三十分鐘之前。」

「你逃出毒手，為甚麼不去找醫生或者是報警。」

「我要找一個能夠帮助我對付關佐治的人！」

「我能嗎？」

「妳能！只要妳願意，妳一定有辦法可以對付關佐治，」舒我手忙道：「我絕對相信白小姐的能力！」

白雲裳道：「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你為甚麼這樣看得起我？」

舒我手道：「白小姐俠名遠播，妳這樣說那是太謙遜了。」

白雲裳道：「關佐治要殺你滅口，你到底知道些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舒我手道：「那是關於曹瀚湖的死亡眞相。」

白雲裳道：「他不是自殺身亡嗎？」

舒我手搖搖頭，道：「他不是自殺，是給關佐治謀殺！」

白雲裳道：「既然是死於謀殺，又怎會有遺書？」

舒我手道：「在利器的指嚇下，關佐治要他怎樣寫，他還能反抗嗎？」

白雲裳點了點頭，說道：「這也不無道理，但你可以向警方告密，讓他繩諸於法！」

「不！這是絕對不可以的！」舒我手雙手亂搖，道：「那樣太危險了！」

「太危險？這是甚麽意思？」

「因爲我的女兒落在他的手裏！」舒我手苦着臉，說：「今天晚上，我就是跟關佐治談判，結果反而給關佐治襲擊，險些丟掉了性命！」

貝莉忙道：「她在那裏，讓我去把她救出來。」

舒我手說道：「關佐治的手下有一批『油脂飛』，他們經常在半島南區一帶出沒。」

貝莉道：「你有綫索嗎？」

舒我手道：「其中有兩個叫『黑白君子』的傢伙，是關佐治最信任的人。」

白雲裳沉吟着，道：「關佐治爲甚麽要殺害曹瀚湖？」

舒我手道：「因爲曹瀚湖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

「是甚麽秘密？」貝莉急忙追問。

「是關於黑手黨在亞洲區的活動。」

「黑手黨？」白雲裳皺了皺眉，「他們又有甚麽陰謀？」

舒我手搖了搖頭道：「詳細情況，曹瀚湖最清楚，但是他却已經被關佐治害死了。」

貝莉咬了咬牙，道：「原來本市的『油脂飛』居然已跟黑手黨搭上了關係！」

舒我手道：「妳們若想知道眞相，可以從關佐治方面着手。」

白雲裳道：「怎樣才可以找到他？」

舒我手道：「只要找到『黑白君子』，我們就有頭緒了。」

貝莉陡地一擊桌子，道：「管他是黑白君子還是黑白無常，本小姐也要抓住他們好好的審問！」

舒我手凝注着白雲裳，用一種接近乎哀求的語氣說道：「白小姐，我只有一個女兒，也只有妳才有本領可以讓她脫離險境……」

「你別担心，我會盡力而爲的。」白雲裳安慰着他。

貝莉道：「我們怎樣採取行動？」

舒我手望着腕表，道：「要找『黑白君子』，現在是時候了。」

貝莉說道：「對！我們現在馬上就出發！」

× × ×

十一點二十分，一輛房車停泊在一間酒吧門外。

房車裏有三個人，那是舒我手，白雲裳和貝莉。

經過貝莉小心包紮傷口，舒我手的情況並不算壞。

他們在等待着兩個叫「黑白君子」的人。

五分鐘後，舒我手突然低聲說：「他們出來了！」

只見兩個身型瘦削，衣着新潮怪異的青年，從酒吧裏走了出來。

貝莉打開車門，迎了上去。

「兩位是林先生和邵先生嗎？」

兩青年似是一怔，其中一個說：「我姓林，妳認識我們？」

貝莉吃吃一笑：「不是我，而是我的姐姐，她說你們可以帶我買到迷幻藥。」

那姓林的青年臉色一變：「妳別在街道上胡言亂語好不好？」

另一個青年沉聲說：「妳姐姐是誰？她在哪裏？」

貝莉說：「她就在那輛汽車裏。」說着，向白雲裳伸手一指。

白雲裳在車廂裏微笑揮手。

那姓林的青年面露懷疑之色：「我也不認識這女人，妳們到底是甚麽來歷？」

「是女警嗎？」另一個寒着臉說。

貝莉嫣然一笑：「我們不是女警，但也差不多了。」

兩人面色同時驟變，姓林的青年先拔足狂奔。

貝莉喝道：「停下來！」

而另一個青年已同時一拳擊向她的下顎。

貝莉身手靈敏，當然不會給這一拳擊中，她閃電般出手，擋開這一拳，接着把他摔倒在地上。

這青年顯然想不到貝莉竟然如此厲害，立刻給摔得頭昏眼花，面如土色。

貝莉把他揪起來：「你就是『黑君子』邵阿鴻？」

這青年點點頭：「妳是誰？」

貝莉道：「你不要管我是誰，關佐治在哪裏？」

邵阿鴻搖搖頭：道：「我不認識關佐治。」

貝莉冷冷一笑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邵阿鴻給她摔得天旋地轉，知道這女郎絕非等閑之輩，他本來就不是強壯的人，剛才只是以爲女人容易欺負才出手攻擊貝莉，但現在，他却求饒起來：「別動手，我說！我說！」

貝莉冷冷地道：「關佐治在哪裏？快說！」

邵阿鴻道：「天德街十九號地下。」

貝莉道：「那是甚麽地方？」

邵阿鴻經道：「是一間已廢棄了的工場。」

貝莉沉聲說道：「快上車，帶我們一起去！」

邵阿鴻道：「那怎麽可以？關佐治知道，會殺了我的。」

貝莉冷冷道：「你現在不帶我去，我現在馬上就殺了你！」

邵阿鴻吸了一口涼氣：「別動手，我帶你們去便是。」

× × ×

天德街是一條很偏僻的街道，附近全都是建築古老的舊型樓宇。

天德街十九號也是一樣。

只見門外鐵閘已緊緊關閉着，但裏面却有燈光。

舒我手道：「我女兒可能就被囚禁在這裏。」

白雲裳道：「現在我們正面臨着一個很重要的抉擇，究竟是報警，還是由自己來冒這個險？」

「萬萬不能報警！」舒我手央求着：「我絕不想驚動警方，那樣會更觸怒黑手黨的人，他們是沒有人性的！」

白雲裳嘆了口氣：「倘若關佐治眞的與黑手黨有關係，我們現在對付他，也就

不啻是在跟黑手黨作對了。」

舒我手道：「我現在並不是要和黑手黨作對，只想救回自己的女兒。」

貝莉瞪着邵阿鴻，沉聲喝問：「關佐治是不是擄劫了一個少女？」

邵阿鴻緩緩地點點頭：「嗯，好像是的。」

貝莉怒喝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爲甚麽說好像是的？」

邵阿鴻給她一喝，面色又變了一變：「那已經是兩天前的事，關佐治也許已經釋放了她。」

舒我手怒道：「放屁！」

邵阿鴻苦笑道：「你們要怎樣，那是你們的事，我只是個無名小卒，何必把我爲難？」

貝莉盯着他，忽然提議道：「讓他去敲門，我們隨後衝進去怎樣？」

白雲裳冷冷一笑：「裏面有多少人，妳可知道嗎？」

貝莉一呆，說道：「總不會有幾百人罷？」

白雲裳道：「不必幾百人，只要有十幾個，就已够頭疼了。」

貝莉立刻揪住邵阿鴻的衣襟，喝道：「裏面有多少人？」

邵阿鴻道：「大概三四個。」

「只有三四個？你可沒騙我？」

「我怎敢騙妳？」

「好！我們就冒個險衝進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吧。」白雲裳忽然又主張進攻。

舒我手也點了點頭，說道：「我也贊成！」

貝莉更是興奮得快要跳了起來，她捲起衣袖，說：「我們殺進去，一舉把歹徒悉數消滅！」

白雲裳忽然用一種很奇怪的語言在說話。

舒我手和邵阿鴻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在說甚麽。

但貝莉却立刻知道白雲裳的意思。

白雲裳說的是法國語言，舒我手和邵阿鴻沒有學過法語，自然不懂。

舒我手正在感到愕然的時候，貝莉突然出手把他制服。

舒我手吃了一驚，他怪叫道：「妳瘋了？」

白雲裳冷冷道：「她沒有瘋，剛才是我叫她把你擒下來的。」

邵阿鴻臉色發白，正要逃出去，但白雲裳兩三個動作，就已把他弄得天旋地轉，連站都站不穩。

白雲裳冷冷道：「你們別在這裏演戲了，邵阿鴻根本就不是關佐治的手下。」

舒我手鐵青着臉：「他不是關佐治的手下，難道是我的手下了？」

白雲裳點點頭，說道：「你說對了，黑靴油脂黨的人，都穿着牛皮黑靴作爲標誌，但這個邵阿鴻却沒有，所謂甚麽『黑白君子』，也許只是閣下胡謅出來的話而已。」

舒我手道：「但這又怎能證明他是壁虎帮的人？」

白雲裳淡淡道：「你是壁虎帮的首領，當然不會不知道，你們每一個人，臂上都有紋身，而且刺的都是昆蟲，這位邵阿鴻，他臂上刺着的乃是一隻蜜蜂。」

舒我手悻然道：「這樣不嫌太武斷了嗎？」

「一點也不，」白雲裳道：「其實在我家裏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的說話並不可靠。」

舒我手說道：「我不懂得這是甚麽意思？」

白雲裳道：「壁虎帮首領是個生性怪癖的人，他不喜歡異性，也從來沒有結婚，又怎會弄出一個女兒來？」

舒我手吸一口氣，道：「那是我的乾女兒！」

白雲裳冷笑道：「別再狡辯了，你唯一裝得最像的，就是身上的傷痕。」

貝莉呆了一呆，道：「但他是眞的受傷！」

白雲裳道：「雖然他是眞的受傷，但在甚麽情況下受傷，我們却不清楚，也許，這是關佐治幹的，但一個在戰鬥中受傷的人，並不能就此證明對手佔着上風，也許舒先生是受傷了，但關佐治却已給他殺死！」

舒我手的面色變得更難看。

白雲裳冷冷道：「舒先生，你現在應該說老實話了，你把我們引到這裏來，懷的是甚麽鬼胎？」

舒我手抽了口冷氣，道：「我承認，妳的確是個很厲害的女人，但妳和我們作對，是註定慘敗收場的！」

白雲裳道：「成敗得失，我們從來沒有放在心上，但這件事，我們倆姐妹是管定的了。」

舒我手冷笑一聲：「太倔強的女人，永遠得不到眞正的幸福。」

白雲裳道：「這種哲學，你向別的女人說好了，我現在只想知道，關佐治在哪裏？」

舒我手面上露出了陰森的笑容：「他已在這地球上消失了！」

白雲裳並沒有感到太大的意外，這樣的回答，似乎早已在她意料之中。

她冷冷的看着舒我手，道：「關佐治並不是等閑之輩，你雖然殺了他滅口，但看來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舒我手傲然一笑，道：「那也不算甚麽，只是皮外傷而已！」

貝莉氣得牙癢癢的，她若早知道舒我手是在這種情況下受傷的，無論怎樣，她也絕不會爲這個殺人兇手治療傷勢。

白雲裳却很冷靜，她從汽車裏找到兩條繩子，抛給貝莉：「把這兩個人綑綁起來。」

舒我手冷冷道：「妳要送我進警局嗎？只怕現在是太遲了。」

貝莉「哼」一聲：「死壁虎，這一次你是插翅難飛了，還在吹甚麽大氣？」

但她才說完這句話，臉色就已變了。

白雲裳的臉色也是忽然間變得煞白。

因爲她們的車子已經被一羣惡漢包圍着。

× × ×

最少有五柄手槍對準着白雲裳和貝莉，而包圍着她們的人，更有十二人之多。

舒我手得意地笑起來：「白小姐，貝

小姐，妳們現在已成爲甕中之鼈，網中之魚啦！」

白雲裳的神態很快又回復了冷靜，她輕鬆地一笑，道：「我才不緊張，別忘掉，你也在網中哩！」

貝莉立時應聲說道：「不錯，只要他們有半點異動，我立刻就一掌劈斷你的頭骨。」

她說着這幾句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儘量裝得兇巴巴的，好像眞的立刻就要把舒我手斃諸掌下。

但舒我手却一點也不在乎。

「殺呀！妳現在最好馬上就殺了我，看看他們是不是會投鼠忌器？」

白雲裳沉聲說道：「舒先生，我勸你切莫激怒了我的表妹，她年少氣盛，又不懂事，你的說話太放肆，對于自己來說是相當吃虧的。」

舒我手怔了怔，接着却嘆了口氣，道：「這並不是我得意忘形，而是妳們根本不瞭解這一羣人。」

白雲裳冷冷一笑，道：「我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舒我手說道：「他們並不是霹虎帮的人，妳用我來作作爲人質，那是沒有用處的。」

貝莉冷冷道：「你以爲我們會相信這種說話嗎？」

舒我手道：「事實的確如此，我只是負責把妳們引到這裏來的。」

貝莉嘿嘿一笑：「好啊！他們若不在一分鐘之內撤走，你這條性命就算是白白賠上了！」

舒我手嘆道：「我早就說過，他們並不是霹虎帮的人，就算妳把我打死，我也沒有辦法可以帮助妳們離開這條街道。」

「舒先生說得一點也不錯，」一個黑衣大漢在車子旁邊怪笑着說道：「他在霹虎帮裏是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首領，但在我們的眼中看來，他却只是一件工具而已。」

貝莉皺了皺眉，冷笑着對舒我手說：「舒先生，他是甚麼人，難道你不覺得，這種說話已大大傷害了閣下的尊嚴嗎？」

貝莉嘴舌不饒人，說話往往針針見血，舒我手面色已變得一片鐵青，連口唇也在發抖。

「董方，你這樣說也未免是太過份了！」邵阿鳴突然怒叫起來。

那個叫董方的大漢一聲冷笑：「鴻哥，你認爲我說得太過份那麼我就不說！」

他果然閉上了嘴巴，但却突然開槍，把舒我手的臉龐轟碎。

白雲裳本要救舒我手，但却是無從着手，他們的處境實在是太不利了。

槍聲並不响亮，只發出了「噗」的一聲，就像是有人打開一瓶香檳。

在槍械上加配着滅聲裝置的歹徒，當然不是一般尋常的封匪。

貝莉氣得臉色煞白，左手已悄悄地在腰間摸出一隻白色筒狀的小型催淚彈。

白雲裳却用法國語言說：「對方人多，只用這個不會有用的。」

貝莉也用法語說：「難道我們就這樣束手就擒嗎？」

白雲裳道：「我們先制服這個叫董方的人再說。」

董方瞧着她們，顯然聽不懂他們互相之間在談論着甚麼事情。

「够了，妳們別再故弄玄虛，快下車——」董方在叱喝着。

白雲裳不再說話語，對貝莉說：「我們現在下車罷。」

在幾柄手槍的戒備下，這兩個女郎又怎能逃得出去？

董方大概也是這樣想，所以他太接近白雲裳了，根本沒想到，白雲裳手中已暗扣着一枚小型的烟幕彈。

烟幕彈再加上貝莉的催淚彈，這就有本錢跟敵人對抗了。

她們身上並不是時常帶着這類武器的，但由於白雲裳早已對舒我手動了疑心，所以在出門的時候，已悄悄弄了幾件精巧實用的小型武器在身，以防萬一。

當白雲裳踏出車子的時候，還有四五柄手槍對準着她的。

但她却忽然「喲」的一聲大叫起來，她好像是滑了脚步，一下子不小心扭傷了足踝，狼狽地跌在地上。

董方皺着眉頭，他右手握着手槍，却把左手伸了過來，他正要說話，白雲裳突然也伸手抓住了他的左手。

對於一個跌倒在地上的人來說，這種動作是很正常的，董方甚至想把她拉了起來。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董方和白雲裳都被一股色彩怪異的濃烟所吞噬。

白雲裳的烟幕彈已發揮了優越效能，雖然它體積細小，但爆炸時的烟霧極厲害，而且還有一種很怪異的氣味，看來就像是某種致命的毒氣。

但事實上，這種氣味是無毒的。

但不知就裏的人，就算膽子再大，也不敢貿貿然去接近它的。

對於白雲裳來說，這自然是最佳的逃走機會。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奪路而出，但白雲裳的做法却是恰好相反。

她知道敵人一定以爲自己和貝莉必然會逃出去，所以，她採取的方法，却是恰好相反。

在烟幕的掩護下，她把董方擊退，然後把他踢開。

這時候，她並不考慮擒住董方作爲人質，因爲那未必會有用處。

舒我手之死，正是前車可鑑，這羣歹徒，他們是心狠手辣，全無人性的。

在此同時，貝莉也已拋出了手中的小型筒狀催淚彈。

她把催淚彈拋在遠處，因爲當濃烟爆發的時候，這些惡漢都已退開老遠。

這枚小型筒狀催淚彈的威力也是相當厲害的，貝莉很快就聽見他們發出劇烈的嗆咳聲。

混亂中，有人開了一槍，但立刻就有人喝止：「別開槍！別開槍！」

槍聲只是响了一下，就停了下來。

但這一槍也挺够驚險了，一顆子彈穿過了玻璃窗，就在白雲裳鼻尖前不足兩寸的地方呼嘯過去。

若是胆小的人，恐怕已被嚇的魂不附體，甚至昏倒過去，但白雲裳却保持着高

度的警覺和冷靜，一槍不中，她並未爲此呆住，反而立刻開動汽車，向前面直駛過去。

在不足五秒之內，汽車已超越六十哩時速，衝越過人羣。

沒有人再開槍，她們成功地脫離了包圍網。

這時候，在車子內共有四個人，那是白雲裳、貝莉、邵阿鴻和舒我手。

舒我手已被殺，身子硬直直的，再也不會動。

貝莉問道：「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去警局？」

白雲裳點點頭，道：「是的，舒我手死在我們的車子裏，而且又發生了這許多事，我們是必須向警方報告的。」

貝莉默不作聲，好像有點不高興。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這件事越來越複雜，我們就算要管，最少也讓狄浪知道我們的行動。」

貝莉仍然一言不發。

白雲裳忽想臉色一變，把汽車停了下來。

因爲背後忽然有人握着一柄小型手槍，直指着她的脖子。

汽車後排椅上只有兩個人，那是貝莉和邵阿鴻。

貝莉當然不會用槍指着白雲裳。

而且，她忽然沉靜下來，顯然是已經給邵阿鴻制服。

「白小姐，妳不必把汽車停下來，」白雲裳背後傳來了邵阿鴻的聲音，「但妳現在當然不可能把我們載到警局裏去。」

白雲裳却立刻擰過臉來，直視着邵阿鴻。其實，她要看的並不是邵阿鴻，而是要看看貝莉。

「不必担心，我們還不捨得讓她死！」邵阿鴻冷冷地道說：「她只是昏迷過去，但我現在若要取掉她的性命，那是易如反掌的。」

白雲裳沉着臉。

貝莉是一時大意了，她一直沒把這個年青人放在眼內，却沒有想到，這個叫邵阿鴻的年青人，竟會突然出手把她暗算。

由於車廂裏空間並不多，邵阿鴻身上若有麻醉槍之類的武器，很容易就可以趁貝莉不留神的時候，把她弄昏過去。

也只是一瞬間之前的事，但白雲裳正在駕駛汽車，而且車子又是以高速前進，當貝莉被邵阿鴻暗算的時候，白雲裳並未察覺得到。

「把臉轉過去，繼續開車。」邵阿鴻冷冷一笑，命令着白雲裳。

白雲裳只好轉過臉去，繼續把車子開動。

但車子才駛前幾碼，白雲裳突然閃電般一掌向後面疾切過去。

在十幾個大漢包圍下，她尚且可以突圍而出，倘若給這個小伙子就此擒住，那也未免是笑話之又笑話的事情了。

貝莉剛才的確是太疏忽了，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身手窩囊的年青人，居然身上暗藏着極有效的麻醉槍，而且還懂得把握時機，把自己弄昏過去。

可是，邵阿鴻也有失策之處，他本該把白雲裳也一併弄昏的，但是他却沒有這樣做，只是想脅持着她，把兩人一起帶回去。

他也許不知道，白雲裳的武功，比貝莉還更厲害。

他是一直用手槍指着白雲裳脖子的，這種手槍，小巧玲瓏，射程並不遠，但在如此接近的距離，自然肯定足以致命。

他怎樣也想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白雲裳居然有勇氣向自己襲擊。

其實，單憑勇氣那是不行的，必須還要有敏捷的身手，在敗中求勝。

當白雲裳發出那一掌之前，她的脖子已先向左方一側，首先避開了邵阿鴻的小型手槍。

在那一剎那間，邵阿鴻的手指已扣緊，「砰」然一聲，一顆子彈直向風擋射了出去。

風擋給射穿了，但白雲裳却沒有受到半點損傷。

而她那一掌，却立時把邵阿鴻擊得昏迷過去。

她沒有再停留，立刻又把車子向前疾駛出去，因爲她已看見，背後有兩輛汽車追了上來。

她必須擺脫歹徒的追纏。

但她的車子才駛出二十碼，車身就已兩邊搖幌，初時還可以向前駛動，但最後却還是停了下來。

那是因爲她的車胎給子彈射穿了。

× × ×

十個匪徒，分別乘坐兩輛汽車，窮追不捨，終於又再截停了白雲裳的車子。

當然，在匪徒方面來說，他們能够截住白雲裳，最大的功勞應該是邵阿鴻。

若不是邵阿鴻，白雲裳的車子現在已經駛到警局的停車場裏，那麼事情以後的發展，就會不大相同了。

而在車胎被射穿後，白雲裳也有機會可以逃走的。

她可以迅速下車，狂奔穿入附近縱橫交錯的街道，歹徒雖然有十個人，但也未必一定可以追得上，找得着。

但她現在却不能這樣做。

貝莉已被麻醉針弄得昏迷過去，她怎能丟下這寶貝表妹，隻身逃走？

所以，當汽車無法再向前邁進的時候，她只好索性坐在車子裏。

立刻有三個大漢圍了上來，最先一人，正是董方。

董方的臉色很不好看，尤其是左頰部份，更是高高腫起，那是白雲裳在不久之前給他的一個教訓。

這教訓是：莫小覷女人的拳頭！

瘋子羣中　殺聲四起

董方再也不敢小覷白雲裳。

但他也知道，白雲裳是再也跑不掉的了。

他從邵阿鴻的衣袋裏，取出了一柄麻醉槍。

他用麻醉槍指着白雲裳，嘆息着說：「對不起了，白小姐！」

白雲裳沒有躲避的意思，她知道，現在自己已處於極惡劣的形勢下。

別說是麻醉槍，就算歹徒要用一枚手

榴彈來炸掉自己，那也只好認命了。

誰也會有遭遇到失敗的時候，白雲裳又豈能例外？

只聽得「颯」一聲响，一支痲醉針射在她的左臂上。

白雲裳居然還在微笑。

她在微笑中昏睡過去，董方反而看得有點呆住了。

× × ×

當貝莉醒過來的時候，她以爲自己躺在醫院裏。

她躺在一張床單雪白，被舖也雪白的床子上，在她的四週，全是一片雪白的顏色。

但她很快就知道這裏並不是醫院。

因爲這裏沒有窗子，而且這裏的門也不能算是門，而是像牢獄裏的鐵柵。

她被人關起來了。

貝莉整理一下頭髮，從床上跳了下來，首先伸展手脚筋骨，覺得氣力充沛，沒有甚麽問題。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走到鐵柵面前，看看外面是甚麽地方。

她一看之下，不由怔住。

鐵柵外的世界，也就是鐵柵內的世界，那又是另一間顏色相同，佈置也相同的房子。

她儘量側着臉孔，望着隔隣房子的那張床。

她看見床上也躺着了一個人，但她却只能看見這人的一雙脚。

初時，她還以爲這人就是白雲裳，但看清楚一點，她就知道這人絕不會是自己的表姐。

因爲這一雙脚又粗糙，皮膚又很黝黑，肯定不會是屬於白雲裳的。

她有點失望，但又有點高興。

她這時候的確很想見到白雲裳，但白雲裳若也和自己一樣給人關了起來，那又有甚麽用？

非但沒有用，反而是更加糟糕了。

可是，白雲裳在那裏？

隔隣房子的又是個甚麽人？

× × ×

有食物送來了。

食物是從牆脚下的一個方洞裏送進來的。

牛奶、牛排、蝦球沙律、煎蛋兩隻、焗龍蝦湯、多士、雪糕，還有萍果和橙各兩隻。

「嘩！好豐富！這是甚麽意思？給我祝賀生日嗎？」她嚷了起來。

沒有人回答。

這時候，她聽見了一個人咀嚼食物的聲音。

她立刻挨近那鐵柵望過去，誰知道在同一時間，也有一張臉在鐵柵的另一面伸了過來。

有兩隻像野獸般的眼睛直瞪着貝莉。

貝莉的胆子是絕對不會細小的了，但當她驟然看見這張臉孔的時候，也不禁爲之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兩步。

她一直以爲，隔隣房子的那人，必然是個男人。

因爲她看見的那一雙脚，又粗又大，和自己的相比，最少大了一半以上。

但她錯了，那並不是個男人，而是一個比男人還更粗壯，形態有如猩猩一般的女人。

這女人身高差不多六呎，體重就算沒有兩百磅，也最少有一百九十五磅以上了，在女性來說，這樣的身材實在是挺够嚇人的。

但這還不是把貝莉嚇一大跳的原因。

這女人最可怕的地方，是她的左半邊面龐。

她左邊的面孔，幾乎全是腐爛了的肌肉，看來似乎有舊疤痕，也有新發作的傷口和膿血。

由於她的形態是如此可怖，貝莉一時間也無法看得出，這女人的大概年紀。

貝莉是嚇了一跳，而這個猩猩般的女人却瞪着她，眼睛裏射出了令人心悸的光芒。

「妳是誰？」貝莉驚魂甫定，才說出了這三個字。

這女人裂嘴一笑，露出滿嘴黃牙。

她把一塊牛排吃完，突然向貝莉吐出了一口濃痰。

貝莉吃了一驚，急忙閃身。

她若閃慢半秒，這口濃痰說不定就會吐在她的臉上，那可是嘔心極了。

貝莉也不是好惹的女郎，但這時候却沒有跟這女人計較。

她知道，大家都是給人關起來的階下之囚，就算不同舟共濟，也不該互相殘殺，而且，就算貝莉眞要跟這女人算帳，也是大有困難的，她總不成也依樣葫蘆，一口濃痰回敬過去罷？

反正大家都給鐵柵阻隔着，貝莉只要離開鐵柵遠一點，這猩猩般的女人就算再要「放飛箭」暗算自己，也在所不能了。

雖然食物擺滿在眼前，但貝莉却連一口都吃不下去。

她開始視察着這房子的結構。

不久，她就發覺，在那個牆脚下的小方洞側邊，是有一扇暗門的，但她又推又拉，這扇暗門却是紋風不動。

她不再白費氣力，忽然俯下了身子，從那小方洞向外面望出去。

一望之下，不由呆住。

她看見了方洞外居然豎立着一塊木牌，而木牌上却寫着：「二十四小時內，妳將面臨生死决戰，所以必須儘量保持充沛體力，否則悔之已晚！」

貝莉讀完這幾句說話，不由大罵：「混蛋！這是甚麽玩意？」

但她才罵完，就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在方洞外傳了過來。

「這不是開玩笑，而是妳自有生以來最神聖的一戰，這一戰妳不能敗，一敗就死，因爲母猩猩是絕不會手下留情的。」

「甚麽最神聖的一戰，簡直是一派胡言，告訴你，我絕不會和那個女人打架！」貝莉憤怒地說。

那人桀桀一笑，道：「妳會接受這次挑戰的，妳一定會！」

貝莉不再跟這人辯駁下去，反正自己已立下决心，絕不動手，看看他們又有甚麽辦法？

隔隣那個女人，不斷的在吃食物，而且吃得津津有味，連醬汁也舐個清光，看她的樣子，似乎還嫌食物太少了。

貝莉本想把自己那份食物也送給那個女人，但一想起她「放飛箭」的情形，不由收斂了這個念頭，萬一對方不領自己這個人情，又再一口濃痰飛射過來，那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想來想去，她覺得自己的形勢相當不妙，但虎落平陽，她就算有天大的本領也是無可奈何。

她的腦筋漸漸平靜下來，開始回憶自己還沒有昏迷之前的情形。

她記得，那時候自己正和白雲裳坐在汽車裏，當時，她以爲自己已制服了邵阿鴻。

却沒想到，這小子突然用痲醉槍對付自己，而那種針藥也眞够厲害，她幾乎是立刻就暈迷過去的。

回想起來，自己實在是太大意了，她太小覰了邵阿鴻，所以這次才會中了別人的暗算。

但其實，她已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倘若邵阿鴻用的不是痲醉針，而是毒針的話，那麽她這麽一倒下去，以後就再也不會醒過來。

貝莉又在想，自己已落在匪徒的巢穴裏，白雲裳的情況又怎樣？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第二份食物又從那方洞裏送了進來。

這一次的食物更豐富，居然有一碗魚翅，兩隻肥大的螃蟹，一尾清蒸紅斑，還有揚州炒飯和甜點。

回頭看那猩猩般的女人，她已把那碗熱氣騰騰的魚翅吃了個碗底朝天，接着撕開一隻大螃蟹，好像連蟹殼也要一併吞進肚子裏。

那是香味四溢的薑葱焗蟹，不必吃，只是嗅到那種香味，就已令人胃口大開。

若是別的食物也還罷了，這一道海鮮正是開對了貝莉的胃口，有時候，她臉上冒出一兩顆小暗瘡，她會戒吃這個戒吃那樣，但一遇上螃蟹嘛，那可是戒不來的，無論怎樣，到最後還是吃了再算。

這時候，她也眞的很餓了。

第一份食物她不肯吃，倒不是担心食物裏有毒，倘若歹徒要對付她，那麽在她昏迷的時候，就算把她一塊一塊切割下來，然後精裝包好也足够時間而有餘，又何必在食物裏弄手脚？

她不吃第一份食物，全然是跟歹徒賭氣而已。

但經過了這一段時間後，她的腸胃空空如也了，而送上來的食物，又是那麽誘人。

「母猩猩」既然也吃了，自己若還不吃點食物，那麽待會兒就算有機會逃跑，也跑不起來啦！

她又想起某部「粵語殘片」裏有幾句對白：「食又死，唔食又死，都係食咗落肚至算！」

想到這裏，「思想豁然開朗」，不再賭氣，立刻拿起一隻大蟹蓋，吃得津津有味。

這一頓，她吃得很飽。

直到她放下筷子的時候，才發覺那個「母猩猩」正在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瞧着自己，似乎在欣賞着自己剛才狼吞虎嚥的模樣。

貝莉的臉居然爲之一紅。

過了半晌，她問這女人：「妳叫甚麽名字？」

這女人沒有反應，似乎聽不懂中國語言，貝莉立刻又用英語，說着同樣的一句說話。

這一次，「母猩猩」有反應了，她忽然瞪着眼睛，面目猙獰地用生硬的英語說：「我將會殺了妳！殺了妳！殺了妳！」

貝莉生氣起來，但也不想跟她對罵，只是裝神弄鬼地，向她扮了一個鬼臉，然後就跳上床子，蒙頭大睡。

她當然沒有睡着覺，只聽見那「母猩猩」呱呱亂叫，顯然是在大罵貝莉。

但她罵的也不是英語，而是菲律賓的土語。

貝莉總算知道了這個女人的國籍，她該是從千島國來到本市的。

但現在自己却和這個醜陋的菲律賓女人同一命運，而且歹徒還說，要自己和「母猩猩」决戰。

這眞是荒謬的事，難道他們把女人當作蟋蟀？還是好勇鬥狠的拳師狗？

想到這裏，貝莉的心中陡地一震！

現在，自己和「母猩猩」都是階下之囚，就像是中古時代最低賤的奴隸，而奴隸們在強權勢力壓逼下互相殘殺，那是絕不爲奇的事。

這種事情並不是荒謬，而是可怕！

貝莉又生氣，又是有點寒意。

「他們憑甚麽一定要我和『母猩猩』决鬥？」她在想，但想來想去，她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到最後，她疲倦了。她本來不想睡覺，但却在不知不覺中墮進了夢鄉。

× × ×

一覺醒來，第三份食物又已送到。

這一份食物份量並不豐富，只有一杯菓汁，和兩塊三明治。

餐盆上還有塊硬卡紙，上面用英文寫着：「距離决戰時間還有三十分鐘，妳要有所準備了。」

貝莉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卡紙撕掉，然後喝了菓汁，又吃了一塊三明治。

她的手表仍在腕上，看着時間，現在十一點三十分，但由於她曾經昏迷過一段時期，而這裏又是不見天日的世界，以是她也無從知曉，現在究竟是接近正午，還是已快將凌晨的十二點正？

但她却有個推斷，認爲現在是晚間的成份較高。

那是由於數小時之前，她獲得的一份食物相當豐富，既有魚翅，復有海鮮，若照中國人的習慣，那多半是在晚間才會這樣吃法的。

當然，這推斷頗有根據，但却到底不能作準，貝莉甚至可以懷疑，她腕上的手表已被人移撥過，現在根本就不是十一點三十分。

只是，現在是甚麽時間，似乎並不是重大的問題，除非自己進入了時光隧道，回到中古時代或者是達到五百年後的世界，那才更加格格不入。

當然，她並不是進入了甚麽時光隧道

，那只不過是一個人閒得發燒的時候，憑空胡亂猜想一番的心態而已。

無論外面是甚麼時間，貝莉的手表已移動到十二點。

她忽然聽見一陣推門的聲音。

的確是有一道門被推開了，但却不是貝莉這間房子的門。

只見「母猩猩」那房子的一幅石牆出現了一道門，四個大漢把「母猩猩」押了出去。

貝莉大聲道：「你們在攪甚麼把戲？快放我出去！」

那四個大漢却似乎都是聾子，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只是帶着「母猩猩」離開了房子。

大門很快就門上。

貝莉捏着拳頭，又在兩隻拳頭上用力地吹一口氣，她牙癢癢的，好像想大展拳脚的樣子。

不久，她這間房子也有一道暗門打開了，她以爲也有四個帶着手槍的大漢出現，誰知道暗門打開後，出現的却只是一個男孩子。

他大概六七歲左右，穿着一件紅色的運動衣，手裏捧着一朵紅玫瑰。

他微笑着把花送給貝莉：「姐姐，該輪到妳出場了。」他說的居然是英語。

貝莉大爲意外，她蹲下了身子，撫摸着男孩的頭髮：「你叫甚麼名字？」

「丹尼。」男孩露出了笑容。

貝莉皺着眉，又問道：「你怎會在這裏的？」

丹尼說：「我媽媽在這裏，我當然要跟隨着她。」

貝莉道：「妳的媽媽是誰？」

丹尼道：「她叫芝芝。」

貝莉道：「她在哪裏？」

丹尼道：「她在圓場裏等妳。」

「圓場？那是甚麼地方？她爲甚麼要在圓場裏等我？」貝莉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丹尼。

丹尼笑了笑，說：「從這條走廊直向前走，就可以到達圓場，我媽媽在圓場裏等着要殺你哩！」

他的神態很輕鬆，但他的說話却是令人心弦震蕩的。

貝莉不由吃了一驚。

這種充滿殺氣的說話，怎可能從這個六七歲小孩子口裏說出來？

而且，聽丹尼這樣說，他分明就是「母猩猩」的兒子！

她不再問了，心中却已冒出了一股說不出的寒意。

她並不是一個容易感到害怕的人，而現在她也並不是在爲自己的安危而感到害怕。

那是無法言喻的一種感受。

但丹尼却又補充了一句：「他們都叫我媽媽是『母猩猩』！」

貝莉陡地深深吸一口氣，道：「你喜歡媽媽嗎？」

丹尼立刻用力地點頭，大聲說：「她是這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我愛她。」

貝莉嘆了口氣，緩緩道：「你不怕我傷害她嗎？」

「不怕。」丹尼搖搖頭，「她氣力很大，男人也打不過她，妳很快就會給她殺死的。」

貝莉長長的吐一口氣：「你見過她殺人？」

丹尼回答道：「是的，包括我父親在內。」

貝莉的臉色又在發白了。

她只覺得毛管忽然直豎起來，這小男孩本是天眞爛漫，活潑可愛的，但他的說話，却像是魔鬼的咒語一樣令人心寒。

她眞的不再說話了，她怕自己會忽然忍不住，一個耳光摑在丹尼的臉上。

她不想這樣做，而且也知道自己沒有這個權力。

但在短短幾句說話裏，她已爲丹尼的遭遇而感到哀傷。

她甚至不再看丹尼，昂起頭大步向走廊走了出去。

但她才走出十來步，忽然又怔住了。

她看見了白雲裳！

×　　×　　×

白雲裳還是白雲裳，她還是那樣清秀脫俗，艷麗可人。

她的眼神也沒有變，還是像平時一樣堅定、清澈、美麗。

但貝莉的眼神却變了，臉色也變得蒼白如雪。

白雲裳坐在一張型狀笨拙的椅子上，那是一張鐵椅，而她的四肢，都被鐵箍緊緊的鎖着。

這時候，就算她的本領再大，也絕不可能從這張鐵椅裏逃走。

在鐵椅背後，有六個穿着筆挺西裝的男人，他們的身材不算高大，但臉上的神態都是冷酷無情，就像是電影裏的職業殺手。

但他們也許眞的就是現實社會中的職業殺手。

貝莉看見這情況，只是怔了一怔，就已想動手對付那六個男人。

但距離白雲裳最接近的一個男人，却已迅速亮出一把尖刀，抵在白雲裳的咽喉上。

他沒有說半個字，但他的行動已比任何嚴厲的警告說話更有效。

貝莉立刻停止了動手的念頭。

另一個臉上有顆痣的男人冷冷道：「貝小姐，我早已說過，妳將會面臨有生以來最神聖的一戰。」

貝莉冷冷的說道：「我還是不懂閣下的意思。」

這男人沉聲說：「『母猩猩』已在圓場裏等着妳，妳一定要擊敗她，記着，許勝不許負！」

貝莉吸了口氣：「我若敗了，那又怎樣？」

這男人冷笑一聲，道：「妳若敗了，『母猩猩』就會把妳活活撕開，而海鷗小姐的脖子也會給刺穿一個血洞！」

貝莉陡地憤怒地叫了起來：「你們簡直是瘋子！」

這男人却笑道：「也許妳說對了，我們都是瘋子，所以妳切莫激怒我們！」

丹尼忽然拉着貝莉的手，微笑着說：「妳快出去，我媽媽等得不耐煩了。」

貝莉氣得快要窒息了，倘若丹尼不是

小孩子的話，她一定會立刻重重教訓他一頓。

但她現在甚麼都不能做。

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掀起一幀腥紅色的帳幕，向外面走了出去。

外面是甚麼地方？

×　　×　　×

這裏就是圓場。

圓場四座有觀衆，每一個人都衣飾煌然，手上戴着的儘是鑽戒、名貴金表。

他們都是有錢人。

他們的國籍也各有不同，但臉上的表情都像是野獸，甚至比野獸還更兇殘。

貝莉剛踏入圓場，就有個赤膊着上身的大漢，把一柄短劍，和一塊大盾牌交給貝莉。

她看見了母猩猩芝芝。

芝芝在獰笑，她手裏有一張網，一支鋼叉。

「婊子，我要撕開妳的乳罩，脫掉妳的褲子！」母猩猩又用生硬的英語侮辱貝莉。

貝莉暗罵：「妳眞是條笨豬！」

她心中一面罵人，一面在暗中視察四週環境。

她已經看出，這是一個十分隱蔽的地方。

但她沒有再看下去，因爲這時候母猩猩已用鋼叉向她襲擊。

貝莉驚怒交集，心想今天眞是倒霉極了，無緣無故地被人弄到這裏來，還要和這個猩猩一樣的女人交手。

她現在只好全神貫注，擊敗了這個女人再說。

母猩猩雖然身形巨大，但身手却很靈活，她出手兇悍，鋼叉不斷向貝莉疾刺過去。

貝莉感到有點滑稽。

她從來都沒有使用過這種笨重的大盾牌，也沒有面對過這樣的敵人，她覺得自己彷彿已變成了古羅馬帝國時代的戰士。

而事實上，這裏就是「羅馬人」的圓場。

貝莉對於「羅馬人」的事，知道得實在太少了，也不知道自己和白雲裳爲甚麼會被捲入這兇險的漩渦裏。

這一場格鬥，母猩猩是佔着優勢的。

她氣力大，而且對鋼叉這種武器，似乎使用得十分純熟。

若非貝莉武術根底深厚，她早就已死在鋼叉之下。

但是長久接戰，貝莉還是無法扭轉局勢。

母猩猩發出了得意的怪笑聲，她撒開了網，把貝莉的右手的短劍纏住。

她又用鋼叉又怒刺貝莉，却給貝莉的盾牌格了開去。

貝莉已節節後退，看來不消三幾個回合，她就會給母猩猩的鋼叉刺死。

但就在這刹那間，貝莉突然放開了雙手。

她放棄了大盾牌，也不要那柄短而粗闊的利劍，突然有如蛇兒般向母猩猩閃身纏了過去。

母猩猩顯然想不到貝莉有此一着，她的網已網住了短劍，也網住了盾牌，但貝莉却突然在她的眼前消失了蹤影。

她怒叫着揮動鋼叉，但她沒有刺中貝莉。

貝莉已在她身邊，雙拳暴起，同時打在她左右脇骨上。

母猩猩雖然身材粗壯，但貝莉是空手道高手，也苦練過國術和跆拳道，這兩拳打了下去，仍然使母猩猩爲之痛得怪叫起來。

貝莉得勢不饒人，兩拳得手，膝蓋攻勢緊接而來，猛撞母猩猩的小腹。

人羣發出了喝采聲。

母猩猩的額上已冒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但她仍然瘋狂地反抗。

她的氣力是驚人的，但貝莉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技擊高手，在短身肉搏戰裏，她的技術更加發揮得淋漓盡緻，母猩猩的反抗力越是強大，貝莉的攻勢也更是厲害。

母猩猩的臉色一片蒼白，她的氣力也已漸漸衰竭，終於緩緩地跪倒在地上。

「繼續！繼續！」一個歐洲中年人與高采烈地大叫，大姆指不斷向下直指。

這是當年古羅馬帝國競技圓場裏觀衆的手號，當格鬥勇士已分出勝負，觀衆姆指向上直豎就是表示寬恕，向下直指就表示要宰掉失敗者，不再讓他活下去。

這歐洲中年人的姆指向下直指，就是表示要貝莉殺了母猩猩！

其他「羅馬人」也紛紛依樣葫蘆，做着同樣的手勢，並且紛紛大叫：「宰了她，宰了她！」

貝莉怔住。

她已戰勝了母猩猩，但却並不想殺了這個女人。

雖然這女人對自己很不客氣，而且還當着一大羣男人面前侮辱她，但貝莉並沒有眞的恨透她。

貝莉知道，她本來就是一個如此無禮，如此粗暴的女人！

貝莉就只當作她眞的是一頭黑猩猩好了。

猩猩雖然粗暴無禮，但却沒有非死不可的罪孽。

而且，貝莉還很憐憫母猩猩，因爲她還有一個只有幾歲大的兒子，正在親眼看見自己的母親給別人蹂躪。

貝莉怎下得了手？

但這時候，那個臉上有顆痣的男人却在圓場邊大叫：「妳不殺母猩猩，我們就殺了海鷗！」

貝莉全身陡地一震。

「我們只給妳半分鐘的時間考慮！」

那可惡的男人又在催促。

母猩猩已經無還手之力，她喘着氣躺在圓場的中央，似乎正在等待着死神的降臨！

那男人正在倒數秒數時間：「三十！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五……」

貝莉急了起來，終於抓起那柄短劍。

「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

貝莉的臉一片煞白，但她這一劍還是刺不下去。

就在這時候，丹尼忽然跑了過來，抱住了貝莉的腿：「姐姐，妳不要殺我媽媽

「！妳不要殺我媽媽！」

丹尼在哭叫着，他抱着貝莉的腿，抱得好緊好緊。

那些觀衆却竟然在大叫：「踢開這小鬼，殺了那沒用的醜女人！」

貝莉的心境，可說是從來也沒有這樣紊亂過。

「別殺我媽媽！」

「丹尼乖乖，我不殺！我不殺……」

「鏗」的一聲，貝莉放下了短劍。

時間倒數本已停頓了一會，但這時候又再繼續下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貝莉也大叫起來：「別殺雲裳姐！」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一陣驚人的槍彈呼嘯聲，從白雲裳坐着的那個方向响了起來。

貝莉面如土色，狂奔過去！「雲裳姐！」她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

她的眼睛紅得像是烈火。

她的淚水已直標了出來。

而那羣「羅馬人」，却興高采烈地手舞足蹈，甚至有人親自跳下圓場，拾起短劍要親自殺了母猩猩。

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這是一幕怎樣的情景？

抽絲剝繭　闖勇圓場

在一條偏僻的小巷裏，銅皮吳精神煥發地走了出來。

銅皮吳的眞正姓名吳九，他又有個綽號，叫「小壁虎」。

他是「千手壁虎」舒我手的徒弟。

舒我手是個老江湖，也是個著名的大盜。

照道理來說，銅皮吳是舒我手的徒弟，他的本領也一定相當不錯。

可是，這位「小壁虎」却是個癮君子，而吸毒這種傷害身體的事情，一直都是舒我手最討厭，最反對的。

於是，這位銅皮吳就變成了壁虎帮裏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若不是看在吳九父親面上，舒我手早就把他趕出帮會外。

但銅皮吳也確有點小聰明，而且在壁虎帮裏的人緣還算不錯，所以許多別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往往都會瞭如指掌。

在不久之前，他聽見了一個消息。

南利聯的頭子禤四叔被暗殺了。

他並不感到很意外，因爲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師父舒我手要殺掉禤四叔滅口。

× × ×

當銅皮吳從小巷裏走出來的時候，的確是精神煥發，因爲他剛才已經吸食了毒品。

他覺得在世間上最重要的，就是海洛英。

有了海洛英，他做甚麽事情都勇氣百倍，但缺乏了海洛英，他却寧願去上吊。

現在，當然不是他會上吊的時候。

但在小巷外，却已有個人拿着一根繩索等待着他。

等到銅皮吳發覺形勢不妙的時候，他已給一個人用奇特的手法制服，然後像是粽子般被綑縛起來。

他想叫，但却連嘴巴也給人用膠布封住。

幾分鐘後，他已經被人丢進一輛汽車裏。

汽車立刻開動，把他載到海濱，然後車子才停了下來。

銅皮吳已嚇得魂不附體。

海濱很黑暗，他一直都沒法看淸楚對方是個甚麽人。

「吳九，你現在必需要說老實話。」這男人忽然說。

銅皮吳連忙點頭。

那人把封着他嘴巴的膠布撕掉，然後又說：「我知道，你師父曾經見過禤四叔，那是爲了甚麽事？」

銅皮吳苦着臉，說：「這個我可不知道。」

那人冷笑一聲，道：「你是不是想喝海水？」

銅皮吳面色一變，忙道：「我是不懂游泳的。」

那人道：「我也不想把你淹死，但你若令我不高興，那就難說得很了。」

銅皮吳道：「好，我儘量說老實話便是。」

那人嘿嘿一笑：「你師父在哪裏？」

銅皮吳道：「他神出鬼沒，想找他並不容易。」

那人道：「我已查出，老舒和鮑羣志有來往。」

銅皮吳吃了一驚，忙道：「你是警方人員？」

那人說：「少廢話，我是誰你管得着嗎？」

銅皮吳不敢再說甚麽。

那人冷冷一笑：「除了鮑羣志之外，你師父還跟誰有來往？」

銅皮吳道：「師父交遊廣闊，跟許多人都有來往。」

「只揀重要的人物說。」

「嗯……好像鮑羣志議員、關佐治，還有……還有方奉財。」

「方奉財？他是甚麽人？」

「是一間規模宏大的農場老闆。」

「是方老闆！」那人突然失聲地叫了起來：「對，我們太大意了，忽略了這個人。」

銅皮吳試探着問：「你是甚麽人？」

那人冷冷地笑着道：「我們是維護法紀的人，現在我要把你送進警局裏。」

銅皮吳吃了一驚，隨即怒道：「我犯了甚麽罪？」

那人在他身上一搜，立刻就搜出兩包毒品來。

「你可沒話說了罷？」那人冷冷地笑道。

銅皮吳只好咬着牙說：「你叫甚麽名字？」

「你是不是準備出獄後向我報復？」

「我……我沒有這個意思……」銅皮吳的語氣又軟弱下來。

那人冷哼一聲，道：「不管你有沒有這個意思，我現在也可以告訴你，我叫狄浪！」

銅皮吳長長吸了一口氣：「你就是……是浪子神探……狄浪？」

狄浪冷冷道：「不錯，你是不是還在

不服氣！」

銅皮吳連忙搖頭不迭：「原來是狄探長，我怎敢不服氣？」

狄浪沉吟半晌，才接道：「那麽你現在就規規矩矩的坐在車子裏，若有甚麽不軌企圖，可不要怪我不客氣。」

銅皮吳唯唯諾諾，狄浪接着把他載到警局裏。

× × ×

清晨六點，方老闆就已捧着一疊報紙全神貫注地在閱讀。

他看的並不是國際新聞，而是當日的賽馬排位版。

認識方老闆的人都知道，他是個馬迷，也是個擁有五六匹馬的大馬主。

他很有錢，也有不少跟隨着他混飯吃的手下。

他曾把農塲的某一部份，給一些喜歡鬥狗的人仕闢爲戰塲。

一點白犲莊頓之戰，就是在他的農塲裏進行的，但那一戰却弄出軒然巨波來。

而現在，湯世祥和曹瀚湖兩人已死於非命，這是巧合？還是一種人爲的悲劇。

對於這兩個人的下塲，方老闆表示相當惋惜。

他當然不希望警察會查到農塲裏來。

但這一天清晨，農塲忽來稀客，那是浪子神探狄浪。

當方老闆接到狄浪到訪的消息後，面色立時陰沉下來，他的手下看見老闆的神情不怎樣好，於是便問：「是不是不接見他？」

方老闆搖搖頭，冷笑道：「探長到訪，誰躲得了？你就叫他進來好了。」

× × ×

狄浪坐在方老闆對面的時候，方老闆仍然把視綫集中在馬經版上。

這是很沒有禮貌的。

狄浪並不介意，他知道像自己這樣的客人，方奉財並不歡迎，那是意料中事。

他向方老闆一連問了幾個問題，方老闆的回答都是三個字：「不知道。」

狄浪微微一笑，道：「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個人，他是個缺德鬼，老是喜歡探聽別人的隱私。」

方老闆神色冷漠：「這跟你的工作有甚麽關係？」

狄浪嘆了口氣，道：「這缺德鬼比蟑螂還更令人討厭，我是担心他總有一天會給人踩扁肚子。」

方老闆仍然在看馬經：「這種人，遲早一定會得到教訓的。」他忽然抬起頭，再問一句：「他叫甚麽名字？」

狄浪淡淡地一笑，道：「方如山。」

方老闆的面色陡地一變：「狄探長，你在開甚麽玩笑。」

原來方如山就是他的兒子。

狄浪悠然笑道：「你以爲我很無聊，天剛亮就來找你開玩笑？」

他一面說，一面拿出了一疊照片，輕輕抛在方老闆的面前。

方老闆皺着眉，拿起照片一看。

他只是看見第一張，全身就僵硬有如死人，臉龐上的血色陡地褪得乾乾淨淨。

那是一疊彩色照片，照片上都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方老闆，而另一個，却是比他年輕最少二十歲的冶艷女郎。

「那畜牲！」方老闆氣得不住的在跳脚！

狄浪道：「如山說你待他不好，只顧賺錢，而且不擇手段，但他更不滿意的，是你在外面有另外的女人，他拍攝了這些照片，本來是想交給母親的，但却又怕你們因此而鬧翻了……」

方老闆十分生氣，他連連揮着手，厲聲說：「够了够了，你們想怎樣？」

狄浪道：「我們只想知道曹瀚湖慘死的眞相。」

方老闆一怔：「他不是自殺嗎？這已是眞相。」

狄浪搖搖頭，道：「你該知道，這其中一定還有許多曲折。」

方老闆說道：「你以爲我會知道些甚麽？」

狄浪道：「我只知道自己可以分析，閣下說的到底是眞話，還是虛假之辭。」

方老闆勃然道：「這樣說，未免是太荒謬了。」

狄浪道：「你要得回所有的照片和保守這段秘密不讓太太知道，就必須跟警方衷誠合作，否則，我知道方太的手段，的確是挺够厲害的。」

方老闆呆住了半晌，才道：「這算是甚麽？是勒索嗎？」

狄浪道：「這不是勒索，而是公平交易，你若認爲我現在的行爲有恐嚇成份，大可以提出起訴，我們來一次對簿公庭好了。」

方老闆臉色鐵青，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狄浪冷然一笑，接道：「當然，憑閣下的手段，也可以找個高明的職業殺手，把我一槍解決，但總不成連自己的兒子也依樣葫蘆，把他一槍幹掉滅口罷？」

方老闆額上現出了青筋，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投降了，你想知道甚麽事情，儘管發問好了……」

狄浪聞言，他心中又是高興，又是緊張。

他知道，案情查到這裏，已有了嶄新的發展……

× × ×

同日深夜，陶宅守衞森嚴，因爲「羅馬人」又有聚會了。

陶萬德是社會名流，殷商巨賈，可是，誰也想不到，在他的巨宅裏，竟然會有一座充滿血腥氣味的地下圓塲。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怪事，就算有人聽見這種事情，也一定會一笑置之，認爲這只是無稽之談而已。

可是，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警方高層人員，曾經召開緊急會議，研究狄浪調查所得的資料。

幾個警方高層官員，都認爲事態嚴重，但却很難相信那是事實。

只有彭警司全力支持狄浪，並決定要向「羅馬人」展開行動，加以對付。

狄浪已知道，在亞洲區，陶萬德是「羅馬人」的重要份子。

「羅馬人」不少活動，都在陶宅裏舉行。

要對付這羣「羅馬人」，必須先從陶

萬德這方面下手。

但除了狄浪和彭警司之外，其餘的官員都在猶豫不決，認為繼續調查是必須的，但現在就採取大規模的搜捕行動，非但沒有把握，而且還相當冒險。

因為消息來源和調查資料若不正確，那麼警方這個臉丟得太大了，而且必然會成為市民的話柄。

但狄浪却很着急。

因為這時候，白雲裳和貝莉都已失踪了，而根據狄浪的估計，她們極可能就是給這些「羅馬人」擄刼回去的。再拖延下去，她們的處境就更加危險。

但在這次會議裏，却分裂成兩派，各持己見，一時之間誰也無法定下主意來。

可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緊急消息，使到這會議立即結束，代之而起的，是突擊行動。

這緊急消息，是來自國際刑警組織派來駐本市的高級人員，他們已掌握到大量有關於「羅馬人」的資料和罪證，而且已達到了必須採取實際行動的時候。

國際刑警早已對「羅馬人」這組織的行動加以調查，但由於「羅馬人」活動的範圍遍及世界各國，而他們的行藏又是極其秘密，是以國際刑警也是在數天前在本市發現「羅馬人」又有驚人的秘密活動。

現在，國際刑警組織正式要求本市警方協助，對付這一羣財雄勢大，生性殘酷的「羅馬人」。

× × ×

突擊行動已展開。

陶宅雖然守衛森嚴，但這一下還是給警方殺個措手不及。

狄浪行動迅速，完全控制了陶宅的守衛。他們終於從一條秘道裏，殺入地下圓場。

通入圓場的秘道，並不只有一條，正是狡兔三窟。

當警方人員殺入圓場之際，也正是貝莉聽見槍聲亂响的時候。

貝莉的一顆心已彷彿從口腔裏跳了出來。「雲裳姐！妳不能死！」她狂奔，掀開那腥紅的帳幔。

她才掀開帳幔，立刻就有個面目猙獰的男人，向她挨了過來。

貝莉咬着牙，一掌揮出。但她這一掌才揮出一半，便立刻收了回來。

因為這男人雖然手裏握着一柄尖刀，而且面目猙獰可怖，但他却是再也不會傷害任何人的了。他已中彈，而且傷勢十分嚴重，頗有性命之虞。

貝莉只是身子輕輕側開去，這人就已「砰」然一聲，仆跌在地上。

貝莉呆住。

她還以為揭開帳幔後，會看見白雲裳遭遇到毒手的慘狀，誰知道給子彈穿了胸膛的人，却是那些可惡的歹徒。

「莉，妳沒事罷？」她忽然聽見了一個男人熟悉的聲音。

「狄浪！」貝莉驚呼起來。

她又看見白雲裳，她仍然坐在那張鐵椅上，但已最少有兩個警方人員，正在為她解開封鎖。

「雲裳姐！」貝莉興奮得跳了起來，「我們得勝了！」

她不說「得救」，而說「得勝」，那正是紅玫瑰貝莉的「女英雄本色」。

這時候，圓場內外，形勢大亂。

當然，眞正慌亂的，並不是警方人員，而是那一羣「羅馬人」。

× × ×

翌日晚上八點，狄浪來到了白雲裳的小洋房裏。

貝莉親自下厨，說要泡製精美海鮮。

龍蝦、鮮魚、生蠔、還有活帶子，豐富極了。狄浪今天口福不淺，但却認為味道太鹹了一點。

貝莉沒有生氣，只是笑着說：「你聽過土耳其人的一句諺語沒有？」

「這句話怎樣說？」

「鹹是多情。」

「甚麼？鹹是多情？」白雲裳笑了起來，「那豈不是越鹹越多情了？」

貝莉吃吃一笑：「這句話是有段來歷的，據說從前有個土耳其王子，很喜歡吃鹹的東西，但他的母親却禁止他吃得太鹹，唯恐會影响到王子的健康，後來王子選妃，他囑咐每位佳麗烹調菜餚給他嘗試，結果成為王妃的，就是煮得最鹹的一個美人兒。」

白雲裳却忽然嘆了口氣，道：「鹹是多情，那還不算太壞，以殺為樂，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狄浪望着她美麗的臉龐：「妳是在說那些『羅馬人』？」

白雲裳點點頭，道：「他們都是有錢人，但却和一般的富戶不同。」

貝莉道：「他們和一般的有錢人有甚麼分別？」

白雲裳道：「一般富戶都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和名譽，但他們却太喜歡冒險，太喜歡看見別人流血，他們認為流血事件並不是殘酷，而是刺激和興奮。」

狄浪點點頭，道：「所以，他們不但喜歡看見別人流血，甚至不惜自己也參加這種充滿血腥的決鬥！」

貝莉哼一聲：「這簡直是瘋子，是精神分裂！是IQ零蛋！」

白雲裳道：「曹瀚湖果然並不是自殺的。」

狄浪道：「但那也和自殺差不多。」

貝莉一呆：「他到底是怎樣死的？」

狄浪微微一笑，道：「套用一句法律上的名言，他是死於『冒險失敗』。」

貝莉皺着鼻子：「求求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他若不是自殺，為甚麼會預早寫下了遺書？」

狄浪道：「那是規矩。」

貝莉失笑起來：「自殺也有規矩？」

狄浪道：「我已說過，曹瀚湖並不是死於自殺，但却也和自殺沒有太大的分別，他是自己開槍射穿自己的腦袋的。」

貝莉怔了怔，忽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我明白了，那是俄羅斯輪盤！」

狄浪一笑道：「妳說對了，和他一起進行這場死亡遊戲的，還有兩個人。」

「還有兩個人？俄羅斯輪盤不是兩個人玩的嗎？怎會弄出三個來？」

「誰說俄羅斯輪盤只可以讓兩個人玩？三個人，四個人，甚至七八個人玩也無不可，人越多，中槍的機會也就越少。」

「這可不對了，」白雲裳立時提出反駁，「每開一槍，中彈的機會是六分之一，倘若六個人同時進行，那是公平的，但若超過六個人，譬如說有二十人罷，那麼越排住後面的人就越安全，而第一個開槍的，他中彈機會仍然是六分之一。」

狄浪笑道：「總不見得會有這許多人迷上俄羅斯輪盤這種死亡遊戲罷？」

白雲裳嘆了口氣：「曹瀚湖本正是年青有為的時候，但却居然會為了尋求刺激而死在槍彈下，那眞是一件悲劇。」

貝莉却大不以為然，她冷冷笑道：「他是個冷血兇手，他害死了自己的狗，全無人性，算來也實在很該死了！」

她忽然又問狄浪：「狗王决戰那一天，是誰開槍射死一點白的？」

狄浪道：「是『羅馬人』聘請的神槍手，警方已在通緝他。」

貝莉道：「如此說來，湯世祥、鮑羣志、翎四叔，還有關佐治，他們都是給『羅馬人』直接或間接害死的了？」

狄浪點點頭：「他們有些死有餘辜，但也有些死得相當寃枉，『羅馬人』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他們犯罪的目的並不志在錢，而且甚至不惜大洒金錢去犯罪！」

貝莉道：「曹瀚湖怎樣會成為『羅馬人』的一份子，最後還參加了俄羅斯輪盤這種死亡遊戲？」

狄浪道：「負責誘惑曹瀚湖，成為『羅馬人』的，是個叫歐陽滿的富商，他很有錢，但却有心理變態，喜歡虐待女人，也喜歡屠殺動物。」

「都是瘋子！」貝莉又罵起來，「尤其是那個壁虎帮的舒老賊，他裝作受傷向我們求助，其實却是包藏禍心的混蛋！」

狄浪道：「他受傷可不是裝出來的，那是關佐治把他弄成這樣的，但關佐治却已死在舒我手的手下。」

貝莉罵道：「總之都不是好人！」

白雲裳凝視着狄浪道：「當日和曹瀚湖進行俄羅斯輪盤遊戲的兩個人是誰？」

狄浪道：「一個是歐洲人，他叫蒙廸，另一個是倫白朗！」

貝莉吃了一驚：「你是說功夫電影的皇牌小生倫白朗？」

「就是他！」

「他被捕了？」

「沒有，昨天晚上，我們沒有找到倫白朗，他並不在陶宅。」

「蒙廸呢？」

「現時還在警局裏。」

「那麼倫白朗在甚麼地方？」

「地獄裏。」狄浪吸了口氣，道：「『羅馬人』一網成擒，他知道這消息後，就吞槍自殺。」

貝莉本想大罵倫白朗一頓的，但聽到這裏，就再也罵不出來。

她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是甚麼世界了？這些已經名成利就的人，到頭來居然會自我毁滅了寶貴的生命。」

她沉默了一會，又喃喃地說：「古時的羅馬人，眞的也同樣殘酷嗎？」

白雲裳點頭道：「有一部份是的，在那時代，皇帝會穿着華麗的御袍，坐在圓型大競技場上主持一連串的死亡遊戲，圓場中人與人拚命，獸與獸厮殺，也有人獸决戰，殘酷的表演繼續不斷，圓場裏血流成河，據說有人從這裏抓起一把泥土，只是用力一揑，血水就從指罅間滴下來。」

貝莉道：「這有甚麼好看？」

白雲裳道：「我們當然不會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節目，但他們却樂此不疲，覺得這是世間上最刺激的娛樂遊戲。」

貝莉道：「現在已是二十世紀末葉，但古羅馬人的殘忍習性，却出現在文明人的身上了。」

狄浪沉聲道：「『羅馬人』的頭子是個眞眞正正的羅馬人，他在組織裏稱為『一號』，雖然很有錢，但却無法憑金錢來滿足內心畸型的嗜殺慾望，所以他就成立『羅馬人俱樂部』秘密攬召同道中人，經常在世界各地暗中舉行『圓場大會』。」

貝莉悻悻然道：「這人若成為軍事強國的元首，那豈不是天下大亂了？」

白雲裳道：「現在已够亂了，又有誰敢保證，在現代軍事強國中的領袖，沒有像『一號』那樣的人？」

貝莉忽然挺起胸膛向狄浪問道：「我像不像個格鬥勇士？」

狄浪搖搖頭：「不像。」

「不像格鬥勇士像甚麼？」

「王妃。」

「甚麼？王妃？為甚麼會像王妃？」

貝莉驚奇極了。

狄浪悠然一笑，半响才慢慢的說道：「因為妳煮的海鮮實在太鹹。」

貝莉一呆，但接着就哈哈大笑，笑得連腰也彎了起來。

（全文完）

民初俠義短篇故事／

寒江叟・文
黃耀基・圖

女俠白燕子

嬌娃出現

西風殘照中，車聲隆隆，塵烟盪起。

「駕！巴！巴！」坐在騾車前的大漢，手中長鞭在空中抖出兩團鞭花，跟着鞭梢兒落在黑騾背上，發出「巴巴」的響聲！像燃起爆竹一般。

那大漢坐在板車上足有六尺高，腦袋像「度量衡」新出的小斗，黑黝黝的一張國字臉，圍着臉蛋子生長出毛茸茸的黑鬍子、眉濃、眼大、鼻樑高、嘴角叨着半截烟捲兒，一呲牙，冒出來一股子白烟。

騾車很快地穿過一片黑松林。前面不遠土坡上便是一座木橋，橋下是條很寬的沙河，河水像黃米磨出的豆汫子（漿糊狀）嘩嘩流動的河水，從河床邊的大石頭縫中蹦出來。

「駕！巴！巴！」人叫鞭聲響，黑騾四蹄如飛般跑上土坡，車輪滾過橋，發出一長陣「骨碌碌，骨碌碌」的響聲。這聲音像落雨天的悶雷。

「鬍子哥！」車門前的藍花布帘兒一掀，露出來一張俊俏女嬌娃的臉兒，她抿着小嘴笑着問：「天色不早了，咱們今晚在那兒落脚呀？」

「大妹子！」駕車大漢回答道：「前面五里路有一個十里堡，那兒有兩三家客棧……」

「好啊！」女嬌娃眉開眼笑說：「那咱們就歇在十里堡好了。」

「不行！」黑臉大漢連忙搖手：「聽說最近那地方常鬧土匪。」

兇徒歛迹

「那要歇在什麼地方嘛？」女嬌娃翹起小咀說。

「前行二十里，有個青石街，哪兒有我一位磕過頭的二哥，在就近方圓百十里，誰人不知道樊桐——樊二爺。連土匪看到他都頭疼！」

「哦！他那麼厲害呀？」

「是啊，今晚上住他在家最穩當。」

女嬌娃伸出一隻玉手，撥開遮住眼前的劉海兒（額前一撮長髮），長長翹起小嘴說：「哼！再前行二十里我不幹，晌午打尖時只吃了半張餅，我這回的肚子都餓癟了！」

「餓，活該，誰叫你剛才不多吃一點的？」

「晌午天兒熱，人家吃不下嘛！」女嬌娃向黑臉大漢撒起嬌來，兩手搖幌着他的肩膀子道：「鬍子哥，我的好鬍子哥！行不行嘛？咱們就在十里堡落店。」

「不行！我奉三叔之命，奔波四百里送妳到省城完婚，趕在這兵荒馬亂年頭，一路上風險太大。要是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我怎麼向三叔交代？」

「哼！鬍子哥，我看你混了半輩子江湖，眞是越混越回去了！」女嬌娃用白眼珠斜瞄他：「可惜你還是豫西道上響叮噹的人物，前怕狼，後怕虎，還沒有小妹我胆大。沒出息！連小毛賊也怕呀？」

黑臉大漢的脾氣被她摸透了，一向是吃硬不吃軟，對他撒嬌說好話沒用。倒被

她諷言刺語刺出火來了，立刻把兩隻莽牛眼睛一瞪，口中不禁唸出三字經來：「他娘的！我鄔天豹怕過什麼？天塌有地接，腦袋掉了碗大的疤。你黃毛丫頭都不怕，我怕個鳥！」

他一邊大聲嚷嚷，一邊揮動長鞭，「巴巴」兩響抽在黑騾背上，那撒野畜牲有股衝勁，一口氣就衝到「十里堡」的寨牆下。

「大妹子！」他扭回頭對着布帘裏面說：「十里堡到了！妳要落店咱就落，鬍子哥可不是沒種的……」

十里堡，這座寨子並不大。由於它是通省城的大路，街上倒很熱鬧：澡堂子、茶館、糧食坊、藥舖、飯館子、京廣雜貨店、客棧……吃喝玩樂的去處全有。但那是在兩年前，如今可就顯得街面冷清多了！因爲南軍和北軍連年開火打仗，馮玉祥倒了戈，歸順了國民革命軍，現在雖然是戰爭停火了，但土匪頭龔三麻子鬧成了氣候，手下有三五百條爛桿子步槍，短傢伙盒子炮也有。這批天不收地不留的三青子、二楞子、軋雜子，還有地面上的混混兒地痞，通聲接氣的紋在一起，可把豫西一帶的各鄉鎮鬧翻了天：刦路奪財，洗庄子放火，半夜三更翻牆頭拉女人，缺德帶冒烟的事統統做。就是不做人事，眞個與禽獸沒有兩樣。

這時天色剛剛擦黑，長街像條死蛇似的躺着，家家關門閉戶。偶爾可見一二行人，像夾尾巴狗溜着牆根走，縮頭縮腦，連脚下都不敢發出響聲。

鄔天豹駕着騾車，從街西頭趕到街東頭，只見兩三家客棧都關緊店門，裏面黑沽龍洞，連一絲燈亮都透不出來。他心裏在暗自盤算：看情形落店是落不着了，無法也只有再趕十五里夜路，到青石街找着樊二哥，吃住都很方便。

狂奔了一陣的黑騾，大概這會兒也洩了氣，四蹄懶洋洋的緩緩前行。

「鬍子哥！」車裏面傳出女嬌娃的聲音：「找到店房沒有？」

「沒有，所有店房都關住門。」

「鼻子下面有嘴，把門叫開呀？」

「裏面看不到燈亮，八成連人都沒有，叫豈不是白叫？」

「哼！我不信店裏會沒人。」她撩開布帘兒說：「把車停下來，看我的！」

鄔天豹便把騾車停住。那女嬌娃一挺腰，像根飛箭似的從車門裏射出來，雙脚落地悄然無聲。就憑這一下，就看得出她練成一身絕頂的輕功。接着烏油油的長辮子一甩，回頭瞅見路北有一家客棧：黑板門前吊着一盞白麻紙糊的燈籠，燈末點亮，天色很暗，却能看清楚燈籠上四個大字「馬家客棧」。

她往回走了幾步，握起粉糰般的小拳頭，「咚咚咚」捶在門板上，那模樣並不似敲門，倒像擂鼓。

沒多久，有輕微的脚步聲傳了出來，接着是個女人的聲音，低聲的問着：「誰？是誰呀？」

「過路人，要住店。」女嬌娃回答。

「住店？不行，不行！」

「爲什麼不行？這裏不是客棧嗎？」

「唉！你……你不知道，怕……怕有麻煩的呀！」

「有什麼麻煩？我住店給店錢嘛！」

「哎呀！不是給不給錢的事，我是怕你……」

「怕我是女強盜？」

「不，不！」那女人好像急得說不出話似的：「我眞是沒法子說得清楚，你……你還是個女人家，最好到別家店房去住吧！」

「嚕囌！我偏要住妳的店！」女嬌娃發了雌威，手掌用力一推，「卡察」一聲！拴門的碗口粗棍子斷成兩截，兩扇門打開了。

那女人一聲驚叫，店裏無燈亮，在黑暗中二人對站着，彼此都看不清楚對方的面貌。

「快點上燈！」女嬌娃尖聲厲叫。

因爲她一掌破門而入，這種驚人的功力把對方震住了，繼之又聽到她冷厲的叫聲，那女人不禁恐懼起來，便急忙摸尋到火鐮與火石，敲打着燃亮油燈，只見眼前站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身穿石榴紅的夾襖，葱綠色的褲子，兩隻窄瘦的小脚上，穿着一雙黑緞子綉花鞋，瘦高條的身材，像一根水葱兒般的站在門口。

「姑娘！你好標緻。」

「是嗎？」女嬌娃抿嘴一笑，繞着對方轉了一個大圈，從她的頭看到脚，脚比她裏得還小，穿着一身粗藍布夾襖褲，黃白膚色，眉清目秀，頭上扎着兩條麻花似的辮子，身材比她小巧，正轉動着兩隻烏溜溜的眼珠兒望着自己的臉：「小姑娘！你也長得不賴呀？」

「那裏啊！」那女孩頰上飛起兩朵紅雲，羞澀地回答：「我是個鄉下人，姑娘別打趣我吧！」

「眞的，妳很美。」女嬌娃吃吃地笑着。

「姑娘，妳眞的要住在這裏呀？」

「是啊！」女嬌娃認眞的點點頭。

那女孩皺緊着兩道娥眉，似有難言之隱，張了兩張小嘴之後，始爲難的對她說：「這位姐姐，並非是不願留妳住這裏，因爲這裏……這裏不太好，只恐怕……」

「恐怕什麼呀？小妹！」

「只恐怕有壞人來……來……」

小姑娘話還沒說完，只見鄔天豹一脚跨進門來，翻起兩隻牛眼睛，大聲問着：「怎麼攪的？大妹子！」

「別急嘛！鬍子哥！」女嬌娃嗲聲嗲氣的回答：「人家正在商量嘛！」

「商量什麼？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有空房就住，沒空房咱們就抬腿走人，嚕囌個什麼呀？」

「哎呀！看你這牛性子？」女嬌娃跳起來一雙小脚兒。

正在這節骨眼，從後面走出來一個老頭兒，光禿禿的腦袋，酒糟紅鼻子，身穿黑粗布夾襖褲，手中拿着一根長長的旱烟桿兒，搖搖幌幌地走到小姑娘面前。

「禿子叔！」那小姑娘向他叫着。

「碧蓮，既然二位客官要住店，就留人家住下來吧？」禿老頭在說話時，暗向小姑娘使眼色。精明的女嬌娃倒是看在眼內，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不禁心中有些納悶，又看出小姑娘很懼怕禿老頭似的，

頓時便不再堅持着自己的做法，並急忙改口說：「好嘛，好嘛！我帶他們到後院看房子。」她走了兩步又囘頭對禿老頭說：「禿子叔！請你把外面的騾車快趕到車棚裏去吧？」

「好好，我來趕車餵牲口。」禿老頭囘答着向小姑娘揮揮手：「快忙你的去！別管我。」

小姑娘把二人帶進後院，安置在兩個單人的房間，又忙着張羅茶水。三人再走到前院時，那禿老頭兒已經卸完了車，正在槽頭上餵黑騾飲食，添草加料，忙個不停。

「這位姐姐，你們想吃什麼呀？」小姑娘問着女嬌娃：「很久沒有客人上門了，預先毫無準備，想吃好的是沒法子，只有烙餅和煮麵條。」

「哦，那就煮兩大碗麵來吧，一個碗裏各加兩個鷄蛋。」

「好的，我這就去煮。」小姑娘向厨房裏走去。

這時，月兒剛從天邊冒出個尖尖來。

女嬌娃走至車棚下，與那禿老頭閑聊了幾句話後，便折轉後院去了。

× × ×

提起這家「馬家客棧」，在十里堡巳近二十年的歷史。店主馬兆瑞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原先他在北京淳親王府當過小總管，就是帮大總管跑跑腿，動動嘴。俗話說「官大衙役粗」，必然小總管的權力也不小，那時一呼百應，派頭的確够大的，若是有個四五品不大不小的什麼官，還擺不在他的眼眶子裏去。後來滿清皇朝一垮台，當然他這個小總管也幹不成了，便帶着剛娶不久的老婆同到故鄉十里堡，手裏剩餘錢不多，便買下了二十畝良田，並在鎭上開設這家客棧。他老婆不久便生了一個女兒，就是那個叫碧蓮的小姑娘，如今這位小姑娘像她二十年前的母親一般美麗。因此鎭上人都管她叫「小美人」。碧蓮的父親在十年前就患了癆病死去，撇下寡婦馬大孀和他一個磕頭的拜弟焦奎經營着這家客棧；焦奎就是碧蓮口叫的「禿子叔」——那個光禿禿的老頭兒。自從馬大孀從丈夫手中接管這家客棧之後，由於她經營得法，又精明強幹，生意做得比從前更加興隆十倍。凡是南來北往的行路客商，都喜歡落脚在馬家客棧中，實在是馬大孀會招待顧客，她對每一位客人都親熱得像家人一樣，使人有「賓至如歸」的那種親切感覺。

可是好景無常，自從戰亂過後，盜賊四起，縣城的保安團無能維持地方的治安，後來四鄉民間都自買槍彈，自組民團，保鄉衞民。尤其「十里堡」有堅固的寨牆，外有護寨河溝，寨牆四門上又有防盜樓子，猛烈的槍火，使盜賊無法越過雷池一步。更何況在寨子中間有一座高大的古堡，上有一尊土製的大炮，炮管約四尺長，炮膛的粗大可容下一個十歲的孩子，補塡火藥五十餘斤，外加鐵砂子三斗。威力極爲強大，炮聲一響，地動山搖。在先前土匪頭龔三麻子曾率領三四百人來攻打寨子，都被猛烈的炮火擊退，死傷慘重。但後來龔三麻子用金錢收買了寨中的幾個地痞混混兒做奸細，先毀掉了那尊火炮，然後裏應外合攻進了寨子，殺燒姦淫！自從那次浩刧之後，十里堡的老百姓便屈服在強盜的淫威之下，日以繼夜過着提心吊胆的恐怖生活。

同時，從那次強盜攻進寨子開始，一向精力旺盛，看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的馬大孀，竟一病倒床不起，日夜呻吟哭泣。同時，人也變得老醜了！

小姑娘碧蓮端着兩碗麵路過前院時，只見焦奎向她招手。她怯懦懦地走過去，低着頭兒，不敢仰望他的臉色。

「我出去一下，不許你對他們吐露半句眞話。」禿老頭的臉色獰猙可怕，壓低着沙啞的嗓門又說：「哼！除非妳們娘兒倆不想活命！」

「禿子叔……」

「別廢話！只記住我的話就行。知道嗎？」

碧蓮含着眼淚點點頭。

「我走了！很快就會同來的。」

碧蓮呆視着他搖擺的背影，巳消失在夜暗中。

…………

女嬌娃用溫水洗過了脚，再把一雙小脚兒用裹脚布纏好之後，便輕悄悄地走到隔壁的房門前，用手指輕彈了兩下房門。

「那個？」

「是我，翳子哥——」

「進來！」

她輕輕的推開門走進去。

鄔天豹坐在床沿上，兩眼對着床頭桌上的油燈，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好像是在嘔氣似的。

「翳子哥，你幹什麼臉色會這樣難看呀？」

「從鑽出娘胎就難看，難看了三十多年啦！你這會兒才發現嗎？」

「喲！」她嬌滴滴的笑聲，用粉紅色的絲手帕，「巴」的一聲！抽在大翳子的臉上。他沒有黑騾被皮鞭抽在肉皮上的反應，坐在原處的高大身軀，連動都沒有動一下。接着她又「咕」聲一笑，笑得兩個肩膀在抖動：「翳子哥，你是不是生我的氣了？」

「哼，要不是看在三叔老面子上。」鄔天豹又黑又大的拳頭，搖幌在女嬌娃的面前：「我眞想揍扁妳！」

「啊！爲什麼呀？」她仍是嘻皮笑臉的。

「哼！這趟到省城妳就是新娘子了，不再是個撒潑的小丫頭。爲什麼還是老樣子不改，這一路上就是不乖，不聽話，眞氣死我了——」

「我不是很聽話嗎？翳子哥！」她說着又撒起嬌來，把絲手帕扭纏在雙手指上，同時，腰兒扭成個蔴花形，發出輕聲的鼻音：「嗯哼！翳子哥寃枉人家，臭翳子哥！壞翳子哥！」

「住嘴！」他的黑大拳頭砸在桌面上，那盞油燈跳了半尺高落下來，幸好沒滾落在磚地上，要不然玻璃燈一定跌得粉碎：「我不要住店，妳就偏要住，不信夜裏瞧，一定出漏子！」

竹簾兒一掀，碧蓮端着兩碗麵走進來，笑盈盈地對二人說：「餓壞了吧？兩位快趁熱吃，我還放了些肉絲進去，一定很

香的。」

「謝謝小妹。」女嬌娃連忙伸手接着一碗麵。

碧蓮把另一碗麵放在桌子上，向二人點頭說：「兩位慢慢吃吧，同頭我再來收拾。」

她剛掀起竹簾要走出去，却被女嬌娃一把扯住衣袖：「小妹，別慌走，我想問妳幾句話。」

「啊！」碧蓮臉上露出一絲驚慌：「姐姐！我娘病在床上，我……我要急着去煎藥啊！」

「別急，小妹，我只問妳兩句話。耽誤不了妳很久。」

「哦，那……那妳就請問吧。」

女嬌娃把手中碗麵放在桌面，推她落坐在椅子上，低聲細語的問着：「小妹，原先妳要我不要住這裏，並且對我說，住這裏不好。我想了很久，你好像話裏有話。小妹，到底妳是什麼意思呢？」

「我……我只是怕……」她吞吞吐吐的不敢吐實。

「怕什麼？小妹！」

「我……我怕店房太髒亂，這裏巳經很久沒接待客人了。吃的食物也沒準備，怕……怕慢待了顧客。別……別的沒什麼意思啊。」

「哦。」女嬌娃笑笑又問：「小妹，那個禿老頭子是幹什麼的？」

「他在店裏做事快二十年了，那時候娘還沒有生下我。他是爹的好朋友，我管他叫叔叔的。」

「妳好像很怕他。是不是？」

「是。」碧蓮點頭同答：「因爲……因爲他是我叔叔嘛！」

女嬌娃望着她發出詭秘的微笑。

「姐姐，我……我走了。」碧蓮慌忙站起身來走去。

× × ×

月牙兒又鑽進黑雲堆裏去了。

在秋涼的夜色中，崎嶇的山道上，越發顯得冷清與陰森，此時風聲呼呼！半人深的野草搖擺在山道的兩邊，那樹頂的黃葉打着旋兒飄落下來，滾在焦奎的兩隻脚前，他翻過山頭，黑龍王廟巳出現在眼前，未踏進廟門，就遠遠聽見從裏面傳來骰子的響聲！前天夜裏他們剛洗刦過寶豐縣城，每個傢伙都分到滿口袋的銀元，做強盜的錢財得來容易，花錢也容易，一場豪賭能把所有財物輪個精光。其中也有人喜歡嫖，騎着馬往東跑二百里就是許昌縣城，那兒是個大城市，南關外最熱鬧繁華，頭、二、三等窰子都有，漂亮的娘們姑娘如過江之鯽，尤其是頭等的蘇、揚二州班子，其中不但有絕色尤物，更具有才藝的佳人，吹拉彈唱無所不能，迷人的媚工更有一大套，別說是強盜懷揣着千百個銀元，即使腰纏萬貫的富商豪客，在那裏也禁不住折騰幾下子，紅姑娘的身價高貴驚人，派頭像皇妃公主一般，有人花費了千百個銀元，結果連邊兒都沒有碰到。像土匪強盜這些傢伙也只有到二、三流的地方玩玩去，頭等班子連大門都不敢跨進去。再說大縣城不比在鄉下，他們可以要狠殺人，到大地方來像龜孫子似的，一看到「糾查隊」就脚底扳抹油——開溜！

焦奎的耳朵一聽到骰子響，心窩裏便開始發癢，五個手指頭禁不住嗡嗡自動。因爲這老傢伙好賭如命，雖然這幾十年來在「馬家客棧」揩到的油水不少，就爲了貪賭常常鬧窮，連老婆都娶不到一個。如今五十出了頭，依然是孤家寡人，老光棍一條。

當他兩腿快如風跑進後殿，只見場面熱鬧，西邊是推牌九，東邊是擲骰子，迎面「小耗子」垂頭喪氣走了過來。

「小耗子又玩牛了，全進去了吧？」焦奎笑着問他。

「格老子！板板！今晚上手氣背到家了！」小耗子苦愁着臉說：「把把抓鼈十，三十個銀元全輸光了！」

「羊羣丟掉羊羣找，再撈本同來！」

「老焦，你借點錢給我吧！」

「行！」焦奎摸出五個銀元，往小耗子手心裏一塞，道：「拿去吧，贏了錢我吃紅！」

「沒問題，你哥子交情够嘛！」小耗子見錢眼開笑圓了臉。

二人正說話之間，忽聽西邊的牌九塲中爭吵起來。

「他娘的！沒有這個規矩。」推莊的胡大頭氣得哇哇叫：「那有黑狗子吃皇帝的道理！」

「有有有！」大狗熊跟着叫：「在俺家就是這規矩，黑狗子進京管皇帝，你乖乖的賠我三道錢！」

「賠個鳥！老子要吃你三道錢！」

「哼！你敢吃我錢，我就放倒你小舅子！」

眼看二人正要出拳打架時，土匪頭龔三麻子，身穿長袍，右掌心中搖滾着鐵彈子走出來，綳起麻臉一聲怒吼：「不許鬧！誰要鬧我就斃了他！」

「大哥！他小子不講理，黑狗子要吃皇帝。」

「皇帝算個鳥！」龔三麻子兩眼一瞪，大聲道：「宣統小皇帝，不是早給趕跑了嗎？」

「對對對！大哥說得對！」這一下大狗熊抓到了理，禁不住咧開嘴巴笑：「胡大頭快賠錢來呀！」

胡大頭對龔三麻子不敢反抗，便認倒霉賠出來十個白花花的銀元。

龔三麻子沒再吭聲，搖滾着鐵彈子正要走出去時，焦奎含笑迎上前，伸長脖子在他耳邊輕聲報告着。

聽過報告之後，龔三麻子面露喜色，便問着焦奎說：「那隻小母羊，眞是又白又嫩？」

「老大，我要騙你，就是騙我爹！」

「哈！做爹我可不够格，那有兒子比爹年紀大的？」

「眞的，老大，那隻小母羊眞漂亮，臉白，腰細，脚小。比馬寡婦的閨女還美十分。」

「哈哈哈！」龔三麻子一陣大笑：「老焦，要是眞像你說的那麽美，我就娶她做押寨夫人。」

「老大！」焦奎伸手指着自己的紅色酒糟鼻頭，笑着問：「那我呢？」

「好！賞你老小子五百個銀元，哈哈哈……」

「謝賞！」

焦奎像隻搖尾巴狗似的跟着龔三麻子往外跑！

…………

馬家客棧，後院一間小草房裏正亮着燈。

碧蓮手捧着一碗湯藥進房中。

馬大嬸躺在床上正呻吟着，聽到脚步聲，便翻轉身來向外，凝視着捧着藥碗的女兒，輕咳了兩聲後，便關心的問着：「蓮兒，兩位客人走了嗎？」

碧蓮含着眼淚點頭。

「這才好。」馬大嬸有聲無氣的說：「不管咱娘兒倆的過去，遭受強盜們多少的欺辱：可絕不能再帮助他們做缺德事。從前我眞是沒想到啊！焦奎是你爹的磕頭拜弟，他居然會變了心，恩將仇報，勾結強盜，把咱們娘兒倆害得這麽苦。唉！人心太可怕了！」

「娘，你吃藥吧。」碧蓮把藥遞在她的嘴邊。

「不！」她搖搖頭拒絕服藥，禁不住洒下兩滴眼淚：「待會兒，他們趕到這兒一看，人已經走去了！說不定會殺死我們的，我……我還要吃藥有什麽用！」

「娘，龔三麻子眞會殺我們嗎？」

「對你也許不會，因爲他還喜歡妳。」她搖頭長歎一聲又說：「但是，對我就不會放過了！因爲他知道我恨他入骨，曾經咬掉他身上一塊肉，當時要不是妳跪着向他苦苦哀求，我……我老早就被他殺死了！」

「娘！他要是眞的殺妳，我也不要活了！」

「蓮兒！蓮兒！我可憐受屈的孩子……」

母女倆正在抱頭痛哭的時候，忽聽遠遠傳來一陣馬蹄聲！不久，又聽到馬蹄聲停住，接着便是一羣人的脚步聲在院中走動。

「他娘的！那兩隻羊跑掉了！」碧蓮聽出來是龔三麻子的吼叫聲。

「老大！這八成是碧蓮走漏了風聲。」這是焦奎的聲音。

「不，是那賤婆娘的主意，我要宰了她！」

母女倆嚇得渾身發抖，擁抱在一團張大着四隻眼，恐怖的望着門外，聽那脚步聲逐漸走近，接近一步，她們的心便劇烈一跳。終於看到四隻人影出現，龔三麻子怒氣冲冲的竄在床前。

「說！」他怒吼着指住馬大嬸的一張病臉：「是不是妳的主意，叫碧蓮把他們放走？」

「不，你不要寃枉我娘！」碧蓮鼓着勇氣，挺起胸脯說：「你要殺就殺我，是我把他們放走的！」

「妳？」龔三麻子照她臉上狠狠摑了一耳光，打得她滾在母親身上，兩眼冒火星，兩嘴角流出鮮血。

這時，站在一旁的焦奎揪一下龔三麻子的衣襟，急出餿主意：「老大——要殺要剎她娘兒倆，早晚跑不掉的！這會要緊的是那隻小母羊，我猜不會走多遠，這會兒騎馬追一定不誤事——」

一言提醒了龔三麻子，他二話沒再說，轉身急急走去。焦奎與兩名帶槍的匪徒，啣尾跟出門外。

馬大嬸母女倆，怔怔地望着四人的背影。

不久，她們聽到奔雷般的馬蹄聲——

× × ×

黑雲四散，皎潔的月牙兒已經游過天河。

遠方傳來梆鑼聲，正是二更時分。

大路上車聲隆隆，塵烟盪起。

「駕！巴！巴！」長鞭像雨點般落在黑騾背上。

那黑騾發出來野性，四蹄猛地向前狂奔。

「鬍子哥！臭鬍子哥！」車中發出尖叫聲，「慢點好不好，我的骨頭都被震散了！」

「駕！巴！巴！」鄔天豹不理她，一邊猛揮鞭，一邊回頭看，只見後面緊追來的四匹快馬，現在大約只有五箭遠的距離了。

「臭鬍子哥！壞鬍子哥！要死了，你要死了！」

「該死的是妳！」鄔天豹急喘氣說：「死丫頭！後面有人追來了！」

「追來就追來，怕什麽呀？」女嬌娃起了反感：「我本來就不主張逃走，都是你！」

「人家有洋槍快砲，知不知道？」

「砰——砰——」槍聲正在這時響起來了。

「是不是？丫頭！妳聽到沒有？」

「哼！沒什麽可怕的，我倒眞想見見龔三麻子，看他長有幾顆腦袋！」

「砰！砰！」一槍中在車篷頂上，打斷了一根橫着的木棍。

「鬍子哥！鬍子哥！停車！」女嬌娃在車中跳脚叫：「你怕就站在一邊，瞧我的！」

這回，鄔天豹還眞聽她的話，果然把車停下來了。並且他抱着長鞭，往大路邊的樹下一站。還眞有看好戲演出的那種意味。

緊接着，龔三麻子人馬追到了，四人紛紛下馬，面對着騾車站成一排，只見車上吊着一層藍花帘兒，裏面毫無半點動靜，又見駕車的大漢，像半截鐵塔般的矗立在路邊上，他臉上鼻眼眉口都不動，活像關帝廟前的周倉泥塑像似的。

車中的女嬌娃，已悄悄的掀開布帘旁邊的一條細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偷看着車前的四個人，其中一個焦奎她認識，另兩名歹徒手中端着步槍，槍口一對着車門，一對着路邊上的鄔天豹。另一位五短身材健壯的漢子，身着黑色綫春夾袍，腰間紮着一條藍緞子腰帶，腰帶裏插着一隻短槍，看年紀大約有四十出頭，圓圓一張臉上全是黃豆大的黑麻子，這時那麻子已緩緩走近車前，向車上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接着用溫和的語聲說：「請問，車上可是小姐嗎？」

「不錯。」女嬌娃也故作嬌聲嗲氣的說道：「請問，你就是大名頂頂的龔三爺嗎？」

那麻子又作了一揖道：「是是，在下正是龔三。」

「龔爺，請問你爲什麽要攔阻我的路呢？」

「哦。」龔三麻子稍作沉吟後，回答：「聽說小姐是天生麗質，花容月貌，在下只是想瞻仰瞻仰小姐的風采。」

「哦，只是這樣嗎？」

「是是，只是瞻仰。」

「好，那就勞你駕，掀開布帘兒，不就可以看到我了嗎？」

「是是，在下遵命。」

龔三麻子話出手到，已掀開了騾車的布帘兒，接着忽聽得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他急急縮手倒縱，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

這情况眞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只見龔三麻子雙手掩面，鮮血淋漓已痛叫着倒在地上。

「她娘的，小母羊好狠！」其中一歹徒舉槍要對女嬌娃射出時，只見鞭影從空而降，「巴巴」兩響！那兩歹徒手中的步槍，已被鄔天豹的皮鞭擊落地上，並且都搓着手痛叫：「哎唷！哎唷！」

焦奎見大勢不妙，便撒開兩腿飛奔逃走。

鄔天豹怎肯放脫老賊，長鞭再次抖出，像一個繩圈似的套在焦奎脖子上，接着再用力向回一帶，「呼」地一聲，禿老頭的整個人體已倒在鄔天豹面前。

「大爺！饒命！饒命！」他磕頭如搗蒜，連聲哀求說：「我不是強盜，我不是強盜！」

「老小子，你比強盜更狠，」鄔天豹一脚把他踢在地上，指着他紅鼻頭兒罵：「碧蓮姑娘母女倆，就毀在你老小子手上，大爺送你老命歸西天。」

鄔天豹說着檢起一塊大石，恨恨地向他禿頭砸去。

「住手！鬍子哥！」美嬌娃已從騾車上縱身而出。

「大妹子！這老小子該死，你幹什麽要攔我呀！」

「要他死太便宜了。」她說着右手一揚，亮出一支明幌幌的玉簪！簪尖上挑着兩顆眼珠子：「你看，我要對他像對龔三麻子一樣，廢掉了他一對照子（眼睛），要他們從今以後，再也看不到這個花花世界！」

女嬌娃說着已將簪上的兩顆眼珠甩落地上，回眸笑着對倒在地上的焦奎說：「站起來，讓小姑奶奶收拾你。」

「不！不！不！小姑奶奶，請手下留情。」

「哼！我問你，你對碧蓮母女留情了嗎？」

「我……我並沒有殺害她們。」

「你比殺害她們更惡毒！」她說着急向鄔天豹使一眼色。

鄔天豹即將焦奎從地上提起，接着女嬌娃玉簪在禿頭眼前兩幌，立刻便發出兩聲痛叫。

…………

從此，豫西一帶平靜了，許多年來從未再出現過土匪的惡跡！

從此，豫西老鄉們都紛紛傳誦着：「白燕子懲兇殲匪」的故事！

（本文完）

藍關喋血記（上）

兩期完俠義故事

諸葛客・文
黃耀基・圖



秦嶺邊緣落拓客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

一鞭殘照裏，不單指的是夕陽無限好的黃昏，而且是氣傲寒霜，西風颯颯的深秋的黃昏。

四圍山色中，指的是秦西古城——「寶鷄」。

「寶鷄」，濱渭水而倚秦嶺，東臨終南，西控六盤，是西秦的咽喉重地。

「寶鷄」城並不大，也沒有甚麼顯著的古跡足資憑弔，但它本身就是一篇史詩，也是一個最現實的古跡，而環繞在它四週的古跡，更是俯拾皆是，處處均足以令人觸發思古之幽情。

據「寶鷄縣誌」載：「秦穆公狩獵西縣，有五彩錦鷄驚起，追抵濶山，射獲，因以霸，定郡曰寶鷄，易西縣爲鳳翔。」

又據水經注載：「秦穆公獲雉而霸，因以得名……」這就是「寶鷄」一名的由來。

遙想當年穆公，怒馬如龍，縱橫撻伐，逐鹿中原，是何等英雄氣概！

從寶鷄城東南渡過渭水，迎面有道狹長而形勢險隘的山谷，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陳倉古道」。當年淮陰侯韓信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即是由此秦嶺中的天險，出敵意表地渡渭河以進窺關中，如今徘徊其間仍彷彿聞有金戈鐵馬之聲。

夕陽斜照，西風颯颯中，兩騎長程健馬，由寶鷄城北門，徐徐進入城中。

前面一位，是一個年約五旬身着青衫的斑髮老者，面相清癯，三綹花白長髯迎風飄拂，由那飄逸的神態與勻均的面部輪廓來判斷，年輕時，必然是一位風流倜儻的美男子。

但如今，無情的歲月，已在他的臉上刻劃下無數縱橫的綫條，而那微蹙的眉峯與憂鬱的目光，更顯示他內心之中，有着沉重的事，因此，由外表看來，他是顯得那麼蒼老，那麼落寞。

後面一位，是個年約弱冠的白衫少年，面如冠玉，唇若塗朱，修眉朗目，猿臂蜂腰，够瀟洒，也够英俊，不過，也許是受了前面那青衫老者的感染，他那烱烱雙目之中，也隱隱流露着一抹困惑的輕愁。

這兩位，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兩人都是風塵滿面，顯然是經過長途跋涉而來。

兩人的腰間，都懸着長劍，應該是武林人物。

兩人的衣衫上，都濺得有斑斑血漬，顯然，於來路上曾經有過激烈的搏鬥。

兩人一進入城門，那白衫少年揚聲道：「方伯伯，咱們今晚是歇在這兒麼？」

青衫老者頭也不回地答道：「不，咱們打過尖，換過馬匹之後，繼續趕路。」

白衫少年以懇求的語道：「方伯伯，今晚歇在這兒吧！」

青衫老者扭頭訝問道：「爲甚麼？」

白衫少年笑了笑道：「寶鷄，是富有歷史古跡的古城，咱們難得到這兒來……」

青衫老者截口接道：「你是想順便憑弔一番？」

白衫少年點點頭道：「是的。」

青衫老者輕輕一嘆道：「孩子，你不怕給這古城帶來腥風血雨？」

白衫少年劍眉一軒道：「方伯伯，難道午間的那一戰，還沒殺寒那些魔崽子的狗胆！」

青衫老者眉峯一蹙道：「殺不完的，孩子，你是太陽剛出山的人，來日方長，要想遊覽名勝古跡，以後多的是機會，目前，咱們辦事要緊。」說話間，已到達一家騾馬行門口。

青衫老者話鋒一轉道：「咱們就在這兒換牲口。」飄身下馬，揚手朝十丈外的一家牛肉館一指道：「你先去那家牛肉館，吩咐店夥準備晚餐，和明天用的乾糧飲水，伯伯換好牲口後，立刻就來。」

白衫少年恭應一聲，飄身下馬，獨自向那牛肉館走去……

約莫是半個時辰之後，這一老一少，於暮色蒼茫中，登上橫渡渭水的渡船。

面對渭水中那滾滾濁流，青衫老者臉色凝重地默然無語，白衫少年却注目問道：「方伯伯，咱們今宵是連夜趕程？」

青衫老者漫應道：「不錯。」

白衫少年目光移注南岸遠處那巍峨高聳，白雪皚皚的秦嶺主峯道：「方伯伯，藍關就在那絕峯之上麼？」

青衣老人點頭道：「是的，孩子，你別瞧它好像不遠，但實際上却還有一百多里哩！而且由這兒起，越大散關到黃牛舖這一段路，雖然還算平坦，但一過黃牛舖，即進入秦嶺山區，當年淮陰侯韓信『暗渡陳倉』的奇險山道，可實在不好走。」

話鋒一頓，又輕嘆一聲接道：「孩子，伯伯我跟人家約定的是明天正午，這一路來，已經被魔崽子們就擱了不少時間，而且，這一路過去，也必然還有不少的困阻，所以，咱們必須連夜趲程，才不致失約。」

白衫少年「哦」了一聲道：「佑兒懂了。」

青衫老者目注渭河滔滔流水，喃喃自語道：「別了，渭河……這十六年來，我每年都跟你見一次面，但這回……可是最後一次了……」

白衫少年不禁一楞道：「方伯伯，回程中，咱們不走這條路了麼？」

青衫老者似笑非笑地說道：「是的，孩子，你已經長大了，沒有再回山的必要，藍關事了之後，將順道入川，由長江乘船東下，進入中原，也好開拓你自己的事業……」

說話間，渡船已抵南岸，兩人兩騎，沿着那還算平坦的官道，向大散關進發。

但當他們距大散關還有四五里路程時，預料中的困擾果然發生。

夜色沉沉中，官道上，一字橫排，站着十個勁裝大漢，十個勁裝漢背後丈遠處，則爲五個黑衫老者。

走在前面的青衫老者勒住坐騎，目光在對方十人身上一掃，淡笑着問道：「諸位想要買路錢？」

十個勁裝壯漢，一齊冷笑一聲，亮出了不同的兵刃，有鬼頭刀，有喪門劍，有判官筆，萬字奪，也有流星錘和軟鞭……

同時，勁裝壯漢背後當中的黑衫老者冷笑一聲道：「方大俠，別裝胡羊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青衫老者「哦」地一聲笑道：「原來威震江湖的『五行老怪』也到了，眞是失敬得很！」一頓話鋒，扭頭向白衫少年笑道：「佑兒，這就是以五行神功稱雄於武林已達二十年的『五行老怪』……」

那黑衫老者怒聲截口道：「方志宇，老夫耐性有限……」

方志宇（青衫老者）也截口接道：「皇甫仁，方某人的時間也寶貴得很。」

皇甫仁就是那黑衫老者，亦即「五行老怪」中的老大，聞言之後，仰首狂笑道：「好，好，咱們且在藝業上定存亡吧！」一頓話鋒，朝前面的十個勁裝壯漢沉聲喝道：「徒兒們，上！」

那十個勁裝壯漢，一聲暴喏，人影飛閃中，已將方志宇與那白衫少年包圍在當中。

白衫少年劍眉連軒，手按劍柄，冷然一哂道：「好一羣不知死活的東西！」

話聲未落，對方十人已發動攻勢，兵刃齊揮，紛紛向被圍住的兩人撲來。

方志宇震聲大喝：「佑兒，殺惡務盡，下手不必留情！」

話聲中，青碧兩道光華連閃，慘呼陣陣，人頭滾滾，十個勁裝壯漢，已報銷了五雙。

那五個黑衫老者方自臉色大變間，白衫少年却似乎殊感失望地道：「怎會如此不濟事？」

方志宇已重行縱登馬上，就像方才甚麼事也不會發生過似地，淡淡一笑道：「還有五個，佑兒，你既然感到不過癮，這五個，伯伯就全部讓你去打發他們吧！」

白衫少年朗聲笑道：「多謝方伯伯！」說着，已大步向「五行老怪」五人身前走去。

方志宇沉聲接道：「佑兒，咱們還要趕路，越快越好！」

白衫少年邊走邊朗聲答道：「佑兒理會得。」

皇甫仁冷冷一笑道：「娃兒，你是否姓冷?」

白衫少年停立「五行老怪」身前丈遠，淡淡一笑道：「不錯，小爺冷天佑。」

「五行老怪」中的老么姜大昌接問道：「冷天佑，知道你的父親是誰麼?」

冷天佑怒叱道：「混賬東西！誰不知道小爺的父親就是與方伯伯齊名的『中州雙俠』之一……」

姜大昌冷笑截口道：「還好，總算還沒有忘本，老夫還以爲你已眞的認賊作父了哩！」

冷天佑方自俊臉一變，「五行老怪」中的老二歐陽德接問道：「娃兒，你知道你父母冷長虹夫婦是怎麼死的?」

冷天佑臉色再度一變道：「難道你知道?」

老三時仲似嘲似諷地一笑道：「可憐的孩子，你竟把殺父毀家的仇人，當做恩人看待……」

冷天佑不由一楞地截口問道：「你說甚麼?」

老四莫衡搶着答道：「娃兒，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你眞的聽不懂?」

同時，時仲目注安詳地端坐馬上的方志宇，冷冷一笑道：「方大俠，你一定要我代你揭穿麼?」

方志宇冷然答道：「隨便。」

莫衡陰陰地笑道：「好，好，莫某人代勞就是。」一頓話鋒，目光移注冷天佑道：「娃兒，你那殺父毀家的仇人，就是你所敬愛的方伯伯！」

冷天佑星目中神光一閃，怒聲叱道：「老賊！你胡說！」

莫衡連連冷笑不已，皇甫仁漠然地接道：「小子，你且先行問問你那位方伯伯看。」

方志宇神色肅然地道：「不必問了，孩子，他們說的是實情。」

冷天佑如遭雷殛地身軀一震，木然半晌，才目注方志宇，顫聲問道：「方伯伯，佑兒不信……」

方志宇老臉上肌肉一陣抽搐，幽幽地接道：「孩子，方伯伯說的是實情。」

冷天佑不禁駭然退了一大步，張目訝然問道：「那……那你爲何還要將我撫育成人?並傳給我武功?」

方志宇目光深注地反問道：「孩子，你憑良心說句話，這些年來，方伯伯待你如何?」

冷天佑俊臉上掠過一抹痛苦的神色道：「名雖伯侄，情如父子。」

方志宇接道：「孩子，還記得方伯伯於下山之前，同你所說的話麼?」

冷天佑道：「記得，當時你曾說過，只等到達藍關，我那殺父毀家的仇人，就可大白於天下。」

方志宇問道：「當時，咱們還做過甚麼?」

冷天佑道：「當時，你曾替我打通『任』、『督』二脈，並轉輸給我二十年功力。」

方志宇注目接道：「目前，自那時起，你是否覺得你的功力已勝過我一籌?」

冷天佑點點頭道：「是的，當時你也曾說過，爲了明天中午在藍關上能使我親自手刃毀家的仇人，不得不如此做。」一頓話鋒，又注目蹙眉接道：「你，爲什麼要殺死我的父母?又爲什麼要在我身上下這麼多的工夫?」

皇甫仁冷笑着插口道：「冷天佑，你面對殺父毀家的仇人，竟還能好整以暇地說廢話，眞不愧是『中州大俠』冷長虹哲嗣！」

冷天佑扭頭叱道：「你給我乖乖地站在一旁！」接着，目注方志宇道：「請答我所問。」

方志宇幽幽地一嘆道：「孩子，方伯伯說過明天到藍關你可以手刃殺父仇人，這話一定實踐……。」

冷天佑蹙眉截口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明天親自殺死你?」

方志宇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孩子，你想不通的，目前，你最好是莫問。」一頓話鋒，又注目接問道：「孩子，你不妨仔細回想一下，這些年來，方伯伯對你的感情和所作所爲，覺得有虛假或做作之處麼?」

冷天佑沉思着答道：「這，一時之間，我倒想不起來。」

方志宇道：「那麼，憑過去的這些，方伯伯要求你再聽一次話。」

冷天佑道：「說說看?」

方志宇道：「那就是在前往藍關的這一路上，咱們仍然通力合作，掃除一切障碍。」

冷天佑沉思之間，方志宇又正容接道：「孩子，短短幾個時辰之後，眞相即可大白於天下，屆時，你不但可以當着天下羣雄之面，快意親仇，同時，也可以一舉成名，使天下武林同道都知道『中州大俠』冷長虹後繼有人。」

冷天佑仍然緊蹙劍眉，沉思未語。

方志宇長嘆一聲道：「孩子，你是否因方伯伯對你十幾年來的教養之情而感到爲難?」

冷天佑點了點頭道：「是的，在我知道你是我的殺父仇人之後，還談合作，未免太……太荒謬了。」

方志宇不禁苦笑道：「本來，這委實是一件荒謬的事，但此中經緯，決非任何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孩子，方伯伯憑這十幾年對你的教養撫育之情，向你提一次保證，你是否能信得過呢?」

冷天佑注目問道：「保證什麼呢?」

方志宇神色一整道：「保證你明白眞相之後，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執行湔雪親仇的行動。」

冷天佑沉思着道：「也許我應該相信你的，但合作……却……」頓住話鋒，良久未接下去，方志宇慘笑一聲，目注「五行老怪」道：「你們五個，挑撥離間的手段，總算達到了，方某人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我既然已將你們五個交給冷天佑處置，我決不再越俎代庖……」

皇甫仁截口冷笑道：「方志宇，難道咱們說的不是事實?」

方志宇回答道：「我早已承認這是事實。」

莫衡接道：「既然你自己也承認是事實，又何謂挑撥離間?」

方志宇道：「雖是事實，但明瞭個中全部眞相的人，當世的活人中，却僅僅只有兩個人。」

冷天佑注目接問道：「這兩個人其中一人就是你?」

「不錯！」

「還有一個呢?」

方志宇一指「五行老怪」道：「就是他們五個的幕後主宰。」

冷天佑道：「那總該有個姓名。」

方志宇鋼牙一挫道：「是的，他有姓有名，而且是大大的有名，不過，孩子，容許我還如此叫你——在明天正午之前，我不便告訴你。」

冷天佑蹙眉問道：「爲什麼?」

方志宇蹙眉說道：「孩子，這短短幾個時辰，你就不能再忍耐一下?」

冷天佑鋼牙猛挫，點點頭道：「好，我忍，我忍！」

方志宇長嘆一聲道：「孩子，對伯伯方才最後的一次要求，你能答應麼?」

冷天佑又點點頭道：「方才我已經考慮過了，也許你有必須如此做的苦衷，所以我決定答應你，並且，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仍然是我所敬愛的方伯伯。」

方志宇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好孩子，好孩子，眞難爲你……」

冷天佑神色一整道：「不過，父仇不共戴天，方伯伯，過了那個時限以後，恐怕……恐怕……」

方志宇臉上肌肉抽搐着，慘笑着截口接道：「那是當然，孩子，伯伯方才已保證過了，屆時你將心安理得地去執行復仇的行動，決不會感到有任何一絲爲難……」

「五行老怪」一見對方兩人已由分而復合，不由互相一使眼色，五人十掌已徐徐提起。

方志宇雖然在與冷天佑說話，但「五行老怪」的一切行動，却始終在他的洞燭之中，當下，見狀之下，連忙向冷天佑喝道：「天佑，當心暗算！」話聲未落，「五行老怪」的五行神功已同時發動，十掌齊揚，五股不同的强勁罡氣，以雷霆萬鈞之勢，一齊向冷天佑身前擊來。

「五行老怪」，顧名思義，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神功」而見長。

「五行神功」既以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生相尅之理而命名，自然各有其適合本質的特性。「五行老怪」既以擅長「五行神功」而稱雄武林數十年，其神功的修爲與造詣，自非等閒。

尤其是在聯手合擊之下，其所發罡氣，有剛有柔，有冷有熱，其勁力之强，與威勢之盛，眞是豈同小可！

冷天佑入目之下，饒他年輕氣盛，而且是藝高人胆大，也不由爲之心中暗凜地一式「旱地拔葱」，勝拔三丈有奇。

那「五行神功」所匯成的强勁罡風，剛好由他腳下擦過，帶着破空銳嘯，將三丈外官道邊的一株合抱大樹，擊得攔腰而斷，「嘩啦」一聲，騰起漫天塵土。

也就當此同時，冷天佑那騰拔的身形，猛然一個折轉，頭下腳上，疾射而下，也沒見他有甚其他動作，但「五行老怪」中老三時仲與老四莫衡，已同時一聲慘嗥，倒栽就地，老五姜大昌駭然驚呼道：「洞金指！」

原來那已死的兩人，是被冷天佑的指風擊斃，各自眉心被洞穿一孔，鮮血猶自汩汩地流出。

以指風於丈遠外將敵人眉心洞穿一孔，謂之爲「洞金指」，倒也不算誇張。

姜大昌話聲未落，冷天佑的身形已射落他的背後。

皇甫仁覩狀之下，一面與老二歐陽德雙雙向冷天佑飛撲，一面震聲大喝：「老五當心……」

冷天佑淡笑接道：「老賊，太遲啦！

」話聲中飛起一脚，朝姜大昌臀部一踢。

可憐姜大昌連「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那龐大的身軀，已被踢得直射三丈外那株方才被他們五兄弟聯手擊斷的斷樹樹樁之上，碰得腦袋開花，一命嗚呼。

這些，本來是一瞬間的事。

皇甫仁與歐陽德二人，本是心痛老三老四慘死而不顧一切地飛身撲過來，想不到一眨眼間，又死了一個老五，心頭的這一份驚、怒，那就不用提啦！所以，那本來提足的十成眞力，不自覺間，又增加了兩成，提足十二成眞力，作與敵同歸於盡的打算，一面加速前撲，一面厲聲喝道：「小狗，納命來！」同時，方志宇也震聲大喝：「天佑，留一個活的！」

冷天佑冷冷一笑：「米粒之珠，也放光華！」話聲中，迎着對方飛撲的身形，雙掌一分，「砰砰」兩聲，歐陽德被震飛丈八之外，立告了賬，皇甫仁則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似地萎頓就地，只有雙目中還射出怨毒的厲芒。

方志宇拈鬚微笑道：「天佑，幹得好，留下這一個廢人，讓他替你去揚名顯萬吧！」

冷天佑輕輕一嘆道：「可是，我並不熱中於名利……」

方志宇笑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要想有權，先必須有赫赫威名……」

冷天佑漠然地截口道：「方伯伯，目前我所想的，只是早點弄清這是怎麼一回事。」

方志宇笑道：「明天正午就可揭曉了，孩子，不論你的想法如何，伯伯決不能讓你默默無聞。」

冷天佑注目問道：「爲甚麼？」

方志宇神色一整道：「因爲你是『中州雙俠』之一冷長虹大俠的兒子。」

冷天佑目光深注問道：「那你……」

他本想問：「那你又爲何殺死我的父親？」但他繼想自己既已說過一切且待明天午後再說，還是暫時不問的好，所以話才出口一半，又自動嚥了下去，接着很自然地「哦」了一聲道：「所以，這一路行來，對所有攔截我們的人，你都讓我留下一個活口？」

方志宇點點頭道：「是的。」

冷天佑接道：「同時，你柬邀天下羣雄，明午在藍關聚會，也是爲了這一個原因？」

方志宇回答道：「也可以這麼說，至少其中有一半是爲了要使你一舉成名天下知。」

冷天佑苦笑着搖搖頭道：「眞是不可思議……」

方志宇正容截口道：「已經躭擱了不少時間，天佑，咱們走吧！」

這兩人，表面上已由分而合，但由其對話間的稱謂與語氣上看來，却有一點格格難入的味道。冷天佑默然點頭，縱上坐騎，隨在方志宇背後疾馳而去。

越大散關，過黃牛舖，一路都平靜得出奇。

冷天佑忍不住揚聲說道：「方伯伯，如果照目前這情形，咱們天亮前後即可趕到藍關。」

方志宇答道：「但願如此，不過，由現在起，已正式進入秦嶺的山區，這是最難通過，却是最易于暗襲的一段落，天佑，你可得特別當心！」

他的話聲才落，山徑旁一株枝葉濃密的古樹上傳出一聲冷笑道：「方志宇，還是當心你自己的狗命！」

隨着語聲，颼颼颼……人影連閃，山徑前後，已各自出現十幾個勁裝大漢，將前後通路都一齊封死。

方志宇勒馬停韁，目注那發出話聲的古樹，沉聲喝問道：「是那一路朋友？請現身答話。」

那古樹上傳出一聲冷笑道：「方志宇，你能突破我手下人的攔截，才有資格見我老人家。」

方志宇輕輕一嘆道：「閣下，何苦叫你這些手下寃枉送死……」

古樹上人一聲冷哼，冷冷道：「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一頓話鋒，沉聲喝問道：「呔！那娃兒，你是不是叫冷天佑？」

冷天佑冷然答道：「不錯。」

那古樹上人接問道：「娃兒，你知不知道，你是跟你的殺父仇人走在一起？」

冷天佑漫應道：「早就有人告訴過我了。」

那古樹上人沉聲喝道：「冷天佑，父仇不共戴天，目前這陳倉古道中，不知有多少道上朋友，準備替令尊冷長虹大俠索還這一筆血債，你既已知道殺父仇人是誰，却爲何還……？」

冷天佑截口答道：「那是小爺自己的事，用不着旁人越俎代庖。」

那古樹上人怒哼一聲：「好一個不識好歹的混賬小子！」

方志宇沉聲喝問道：「朋友，你眞是爲了要替冷大俠索還血債？」

那古樹上人道：「這還用問，老夫跟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

方志宇冷笑道：「可是，我知道是誰在牽着你的鼻子走！」

那古樹上人道：「由你怎麼說吧！」

一頓話鋒，又震聲接道：「冷天佑，方志宇是你殺父仇人的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冷天佑漫應道：「五行老怪。」

那古樹上人似乎楞了一楞道：「你們在何處見到『五行老怪』？」

「大散關前五里處。」

「人呢？」

冷天佑淡淡一笑道：「四死一重傷，目前可能還在原處。」

「活着的是誰？」

「老大皇甫仁。」

那古樹上人厲聲喝問道：「那是誰幹的？」

冷天佑漫聲應道：「那當然是小爺我了。」

古樹上人倏地一聲怒喝：「孩子們！殺！」

隨着這一聲「殺」，那阻住山徑兩端的二十多個勁裝大漢，齊聲暴喏，一齊探手入懷取出一隻尺半長短，徑約寸五的黑色圓筒。

方志宇入目之下，不禁心頭一凜，立即以眞氣傳音向冷天佑急促地傳音說道：

「天佑，洞金指，十指連發，快！」

傳音中，他自己已首先不聲不响發出了威震武林的獨門絕藝「洞金指」，攔在他前頭的十二個勁裝大漢，手中的黑色長筒剛剛舉起，忽然發出一聲慘號，已倒下十個，其餘兩個雖然已將那圓筒中的烈火射出，但人也立即倒斃。

方志宇彈指之間，一舉殲滅正面的十二個强敵，緊接着雙掌猛揚，一股强勁絕倫的罡風，將那迎面射來的兩筒烈火，倒捲着向那藏着敵人的古樹上激射而去，同時，口中冷笑一聲道：「老賊，你也嚐嚐自己的歹毒暗器……」

這些，本來是一瞬間的事。

當方志宇消滅正面敵人之同時，冷天佑却以更乾淨俐落的手法，以「洞金指」將後面的十二個敵人擊斃，那十二個人，竟沒有一人能來得及發出那圓筒的烈火。

這原因，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第一，是冷天佑的身手，確以達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境，所以，雖然他是聽到方志宇的傳音之後才痛下殺手，但在速度上，却比先動手的方志宇快上一籌，以致使對方十二個人中沒有一個有反擊的時間。

其次是：經過這一段急趕中的深思熟慮，他，越想越覺得這位方伯伯不像個壞人。

儘管他于大散關前由「五行老怪」口中獲悉方志宇就是他殺父毀家的仇人，並經方志宇親口承認之後，曾經有過一陣子的爲難，但目前，他已經完全釋然了。試想，方志宇既然殺死了他的父親，而又大反常情地將他撫育成人，將所有武功傾囊相授，最後，並將其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家眞力輸出一部份，使他平添二十年的面壁之功而成爲青勝于藍的年輕高手，古往今來中，又何曾聽說過有如此殺父毀家的仇人？

既有此非常的殺父毀家的仇人，則個中必然有非常的因果。

何況他緬懷往事，方志宇是他自有記憶以來的唯一親人，十幾年來，身兼嚴父、慈母、恩師三重身份，他搜盡枯腸，也想不出一絲有甚麼虛情假意的可疑之處。

那麼，就算方志宇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該殺的仇人吧！看在以往這一段情份上，他也該眞誠地接受對方的要求，在到達藍關之前的這短短幾個時辰中，毫無條件地與對方合作，一直到由對方揭開事實眞像之後，再行做適當的處置也還不遲……他，想通了之後，最初獲悉這一消息時心中所產生的敵意，可算是已暫時完全消除。

也因爲如此，所以才有方才那種如响斯應，快速絕倫的殺敵動作……這些，就此表過。

且說，當方志宇將那蓬敵人臨危反擊的烈火，以强勁無比的掌力擊得倒射隱身于古樹上的敵人首腦時，那古樹上人也早已看清楚了當前的情況。

他自知難以與方志宇抗衡，不等那蓬烈火近身，已首先發出一串哈哈狂笑道：「方志宇，算你命長，老夫失陪啦！」

話聲中，人已如隕星下瀉，向那深不見底的絕澗中下墮。

而同時，那一蓬被方志宇的掌風所擊的烈火，也到達那古樹上，强烈無比的烈火熱，竟使那青葱茂密的樹葉立即燃燒起來。

火光熊熊中，但見一根其深不知幾許的長繩，由古樹上直垂絕澗中，原來方才那隱身古樹上的人，是藉那根長繩由澗底逃逸。這一發現，可惜已嫌略遲，敵人業已鴻飛冥冥了。

方志宇不由頓足怒叱道：「老賊，你雖然倖逃一死，但你將來也逃不過我這侄兒的手掌的！」

絕澗底遙遙地傳來一個蒼勁的語聲道：「別做清秋大夢了！方志宇，你武功再高，今宵也休想走上藍關，再說，縱然你能僥倖不死，你又知道老夫是誰？」

方志宇揚聲回答道：「我可以找陰山派要人……」接着，扭頭向冷天佑說道：「孩子，記着，這一關的賬，記在陰山派上。」

冷天佑訝道：「方伯伯怎知他是陰山派的？」

方志宇俯身拾起一隻圓筒道：「伯伯見到這玩藝後，才知道他是陰山派的。」

冷天佑張目訝問道：「這就是陰山派威震江湖的獨門暗器『五毒烈火筒』？」

方志宇點點頭道：「這玩藝中的毒火，可以射達三丈以外。」

目光向四週一掃，一抽鋼牙接道：「孩子，你看看這環境，敵人的安排多毒！多絕！方才，如果咱們身手略差一點，或是下手略晚一點，這後果還能設想麼！」

冷天佑點點頭道：「不錯，左是峭壁，右是絕澗，前後又是毒火，那情形，咱們只有死路一條……」

八方風雨會藍關

這時，方志宇已由敵屍上拾起八具「五毒烈火筒」，自己懷中揣入四具，另四具遞與冷天佑道：「孩子，這個你拿着，咱們這一路上去，不知還有多少阻攔，必要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也好派上用場。」冷天佑接過「五毒烈火筒」，也揣入懷中，方志宇正容接道：「由此去藍關，約莫還有四五十里，山路崎嶇，馬匹反而碍事，咱們索性放了牠吧！」

冷天佑點點頭，雙雙將馬頭調轉，揚鞭一抽，兩匹健馬向來路上疾奔而去！

冷天佑目注着兩匹疾奔而去的健馬，心中暗忖道：「澤及牲口，由這一點小事上，也足以證明他是一位仁慈長者，可是，爲什麼他竟然會是我的殺父毀家的仇人呢？……」

方志宇輕輕一嘆道：「孩子，咱們走吧！」說着，雙雙展開輕功，快若飄風地沿着山徑疾奔。

越過草涼驛，秦嶺絕頂的藍關，已遙遙在望。

不過，過了草涼驛之後，已是冰雪封途，滑不留足，若非他們兩人都有一身絕頂輕功，普通人恐怕爬也沒法爬了。

冷天佑目注那高聳入雲的秦嶺，揚聲問道：「方伯伯，這兒到藍關，還有多少遠？」

方志宇道：「大概還有二十來里。」

冷天佑道：「如果不再有什麼攔阻，咱們明天辰牌時份可到達。」

「不錯！」方志宇眉峯微蹙地道：「

奇怪，這一段路中，竟沒有受到阻擾？」

話聲未落，一聲蒼勁佛號，遙遙傳來道：「阿彌陀佛！來的可是方施主與冷小施主麼？」

冷天佑忍不住暗笑道：「剛剛說到沒人攔阻，立刻就有人出面，這情形，倒有點像是『華容道』上……不不，這比喻太不妥當……」

冷天佑正胡思亂想間，方志宇揚聲答道：「不錯，前面是那位高僧？」

那蒼勁語聲道：「貧僧法元……」

方志宇連忙截口接道：「哦！原來是少林藏經閣的法元大師。」

話聲中，前面拐角處，已如行雲流水般走出了兩個年約六旬，身裁高大，着月白僧袍的老僧，迎着方志宇合什一禮道：「法元，法本，見過兩位施主。」方志宇，冷天佑二人一面還禮，一面由方志宇發話道：「少林本院的藏經閣與羅漢堂兩位主持大師，竟聯袂等在此間，不知有何見教？」

站在右首的法元答道：「貧僧師兄弟是奉本屆武林盟主之命，在此恭迎兩位施主。」

方志宇雙目中異彩一閃道：「這位盟主，也眞够客氣多禮了！只是有勞兩位大師，方志宇深感不安。」

法元神色一整，說道：「貧僧上命所差，方施主毋須感到不安。」

法本却淡淡一笑道：「好教兩位施主得知，貧僧師兄同時也奉有代施主淸除阻截之人的命令。」

方志宇「哦」了一聲道：「怪不得這一段行程中平安無事，原來是兩位大師代爲淸除了。」

法元笑了笑道：「眞要談淸除，憑貧僧師兄弟兩人的力量，恐怕連『事倍功半』的成果，也談不到。」

少林本院中，藏經閣與羅漢堂的主持僧其地位與功力僅次於掌門人，憑這人的身份，居然還說出上述的話來，也可以想見這一段路程中，想攔截方志宇、冷天佑二人的黑道人物，是如何的厲害棘手了。

方志宇笑道：「大師太謙了！事實上除了通過黃牛舖後曾遇陰山門下阻擾之外，一直到這兒，在下二人，可並沒遇到什麼麻煩。」

法本淡笑道：「那是仰仗盟主德威，以金龍令加上貧僧的三寸不爛之舌，予以勸走的。」

方志宇道：「不論如何，兩位大師的這一份情義，在下伯侄兩人是敬領了。」

法元接道：「好說好說，貧僧等愧不敢當！」一頓話鋒，側身讓路接道：「兩位施主先請！」

方志宇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只好有僭了。」扭頭向冷天佑道：「天佑，你走前頭！」

冷天佑心知這位方伯伯已對任何人都不敢過於相信，爲防這兩個老和尙心懷叵測，在後面突施暗算，才特別要自己走在前頭。

當下他恭應一聲，挺胸昂首，當先走去，其餘一俗二僧也魚貫相隨而行。

方志宇邊走邊扭頭問道：「大師，貴派掌門法聽大師是否也已到達？」

法本答道：「是的，掌門師兄已於午前到達藍關。」

方志宇接問道：「其餘的七大門派掌門人呢？」

法元搶着答道：「都已先後到達。」

冷天佑扭頭接問道：「大師，除了本屆武林盟主，和八大門派的掌門人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法元道：「還有『嶗山狂道』，『洞庭漁叟』，『落拓書生』，『江南四傑』，『苗疆三妖』。總之，黑白兩道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差不多都已到齊，爲數總在三百人以上。」

方志宇接問道：「不知那武林盟主帶了多少隨從？」

法本接道：「總有二十多位！」

方志宇微微一哂道：「漪歟盛哉！眞是羣賢畢至，冠蓋雲集，方志宇於臨死之前見到如此多朋友，也足以自豪了！」

法本一整神色道：「方施主，貧僧有幾句冒昧的話，不知可不可以請問？」

方志宇笑道：「荒山險路，本來是枯燥得很，多談談，也可解除部份寂聊，大師有話請儘管問，不論如何冒昧，方志宇決不介意就是。」

法本略一沉吟道：「方施主，那冷長虹大俠果然是……是……」

他覺得以下的話實在不好問下去，尤其是冷長虹的兒子冷天佑走在一起，所以，他「是」了半天，却沒法接下去。

方志宇自然明白對方想問些什麼，當下只好自做主張地點頭道：「是的，冷長虹大俠委實是在下所殺。」

法本指指走在前面的冷天佑，以眞氣傳音道：「這位小施主也已經知道了？」

方志宇也傳音答道：「是的，他已經知道，而且是今晚才知道。」

法本訝問道：「他已知道施主你是他的殺父仇人，居然還同施主走在一起？」

方志宇苦笑道：「大師覺得這情形太反常了，是麼？」

法本點點頭道：「不錯，事實上，令人覺得太反常的，還不止這一點。」

方志宇含笑揚聲問道：「大師覺得還有那些地方反常了？」

法本沉思着答道：「譬如：方施主在殺死冷長虹大俠之後，爲何還要題字讓道上人知道殺人的兇手是你？」

方志宇笑道：「大師，江湖上殺人後題名表示身份的人太多了，大師何對我方志宇的這種行爲認爲反常呢？」

法本接道：「因爲施主與冷大俠之間，不但是名震武林的大俠，而且是親如手足的盟兄弟——哦！對了，兩位施主之間，究竟爲了何事，而致同室操戈？」

方志宇輕嘆一聲道：「大師，此事一言難盡，好在明天下午，就可眞相大白了，大師且請忍耐一下吧！」

法本點點頭苦笑道：「好，好，忍字本來就是出家人的看家本領。」

方志宇接問道：「大師覺得還有些甚麼反常的地方？」

法本神色一整道：「武林中兇殺事件雖多，但在殺死對方之後，而將對方的兒子撫育成人，這也是極少見的事。」

方志宇淒涼地一笑道：「好教大師得

知，方志宇不但將冷大俠的兒子撫育成人，而且也將一身武功傾囊相授，目前，我這位侄兒，不但身兼『中州雙俠』兩家之長，同時也因來此之前，方志宇已以本身眞力助長他二十年的面壁之功，所以，我這位侄兒的身手，已名符其實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大師，這些你會覺得更反常吧？」

法本霜眉緊蹙地道：「不但反常，而且簡直是不可思議。」

方志宇道：「但如果一旦說穿了，也就平常得很。」

一頓話鋒，才輕輕一嘆道：「大師，這問題，也請等待明天正午一併解答。」

法本無奈地點了點頭，法元接口問道：「那麼，方施主柬邀天下羣雄，於明午齊集，爲的又是那樁事？」

方志宇道：「當然是爲了我方志宇要對殺死冷大俠一事做一個合理的交代。」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最近這十幾年來，冷大俠的生前友好，爲了向我方志宇還這一筆債，已不知費了多少心機，可是，他們一直毫無所獲。」話鋒再頓，慘然一笑道：「如今，冷大俠的遺孤業已成人，而且有了一身頗爲不俗的武功，方志宇心願已了，還能不向關懷我多年的朋友們交代一番麼！」

法元沉思着接道：「方施主，請恕貧僧直言，方施主這話，可能還有不盡不實之處。」

方志宇笑道：「大師佛門弟子，當明白佛曰『不可說，不可說』的眞諦，好在只等明午，一切即可大白于天下，屆時，兩位大師所目睹的，將是最正常，也最詳盡，最實在的，血淚寫成的故事！」

法元輕輕嘆道：「方施主，貧僧有一句肺腑之言，要提醒你。」

方志宇正容道：「在下恭聆。」

法元沉思了片刻道：「在已到達藍關的三百多位武林同道中，據貧僧暗地觀察，絕大多數對方施主成見甚深，敵意也極濃，而比較持客觀態度的只有本屆武林盟主和武當少林兩派。而武林盟主所率不過二十多人，武當少林兩派更是連掌門人算上也僅僅六位，屆時，如方施主所公佈的眞相不能令人滿意，在衆怒難平情況下，區區三十來個持客觀態度的人，恐怕沒法收彈壓之效，方施主武功再高，也將…」

法元一嘆住口，當然，他那未說出的話意，任誰都可想像出來了。方志宇正容接道：「多謝大師提示！此情方志宇當永銘心底。」一頓話鋒，又慘然一笑道：「方志宇罪孽深重，早該一死以謝盟弟夫婦之英靈，只以心願未了，才苟活到今天，大師，明天方志宇並沒打算活着走下藍關之企圖，所以，對於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不過，我却不能不爲我這位侄兒的安全，多做一點安排。」

法元不由訝問道：「難道方施主獲悉有人將不利于冷小施主？」

方志宇點點頭道：「不錯。」

法元蹙眉接道：「可是，據貧僧暗中觀察，似乎並無此種跡象……」

方志宇截口接道：「大師，這就是陰謀的可怕之處。」

法本插口道：「方施主能否先行透露一點？」

方志宇道：「大師請多原諒！目前實在不便說，因爲敵人毒如蛇蠍，狡如狐狸，如果在下先行透露，兩位大師難免會于神態間露出破綻，那後果極可能使在下十幾年的苦心孤詣，盡付東流。」

法元正容道：「既有如此嚴重後果，貧僧自不便强求。」

法本接問道：「方施主心目中的敵人既然如此厲害，那麼，方施主事先是否也有所部署？」

方志宇道：「不錯，在下已事先有所部署，不過，爲免百密一疏，以致影響我這位世侄的安全，屆時，還得煩請兩位大師暗中與貴掌門和武當派的人，對我這位世侄多加維護。」

法元接口道：「這個，貧僧等義不容辭。」

方志宇道：「那麼，方志宇先行謝過了！」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少林武當兩派，一向執八大門派中牛耳，輔助武林盟主，主持江湖正義，可說是有口皆碑，方志宇更是欽遲已久……」

法本截口笑道：「方施主何必如此客套起來？」

方志宇也笑道：「明天，我希望少林與武當兩派爲我的世侄多加維護，豈可不于事先拍拍馬屁！」

道貌岸然的法元大師，也不禁爲之莞爾一笑。

方志宇神色一整道：「還有一點，敬請兩位大師費神。」

法本接道：「方施主請吩咐。」

方志宇道：「不敢，大師太客氣了！」又正容接道：「兩位大師與貴掌門及武當掌教密談時，最好是于閑談中以眞氣傳音說出，庶幾才不致被暗中的敵人察出痕跡。」

法元法本同時點點首道：「貧僧記下了……」

這三位，邊走邊談，儘管山徑崎嶇，路上冰雪滑不留足，又加上冷冽而强勁的山風，但却並沒影响他們談話的興緻。

這時，東方天際已現出一片魚肚白色，而距目的地藍關，也僅約四五里的路程了。

方志宇邊走邊精目四周搜視，只見山徑旁約二丈遠處的峭壁上，有一個小型天然石洞，當下駐步走向最前面的冷天佑喚道：「天佑，停一停。」

冷天佑應聲走了回來，方志宇不等對方發問，首先正容說道：「孩子，目的地已經近在咫尺，但是距約定時間，還足有三個時辰之久，這幾天咱們兼程急趕，尤其是昨宵，未獲片刻休息，這對於一個即將面對無數强敵的人來說，算是兵家之大忌……」

冷天佑這才截口接問道：「方伯伯是準備藉這多餘的時間，好好調息一番？」

方志宇點點頭道：「不錯。」

冷天佑目光一瞥法元法本二人道：「可是，這兩位大師——？」

方志宇接道：「兩位大師佛門高僧，而且都是古道熱腸，難得他們兩位在此，伯伯想厖煩請他們兩位暫時爲咱們護法。」話完，目注法元法本二人道：「兩位大

師尊意如何？」

法元首先唸了一聲佛號道：「能爲兩位施主護法，這是貧僧兄弟的光榮，只是，這兒冰雪遍地，山風又急勁冷冽……」

方志宇含笑截口道：「這個，毋須大師担心，在下巳覓妥避風之所。」接着，一指那小型天然石洞道：「大師請瞧，那不是一個很好的調息所在麼？」法元精目向那石洞一瞥道：「好倒好，只是似乎太小了一點。」

方志宇道：「不瞞大師說，這石洞裏面足能容兩人行功調息，因爲最近這十幾年來，在下每年都跑一趟藍關，這石洞中我至少曾經住過十夜以上。」

法元接道：「既然如此，那是再好不過，那麼，兩位施主快請吧！」

方志宇沉思着道：「在下兩人，約須兩個時辰的調息，在此一段時間內，如有人查詢或路過這兒，兩位大師最好是說奉盟主之命，在此迎候在下，尚未見到在下本人。」

法元點了點頭道：「這個，貧僧理會得。」

方志宇「哦」了一聲道：「還有，方才請兩位大師密請武當派共同暗中維護我這位世侄一節，請莫在盟主面前透露。」

法元微微一楞道：「施主既如此鄭重吩咐，想必有此必要，貧僧師兄敬遵所命就是。」

方志宇抱拳一拱，正容說道：「兩位大師維護之情，在下先行謝過了。」

法元法本二人合什還禮間，方志宇又接道：「好，有勞兩位大師了，待會再見！」扭頭一聲沉喝：「天佑，咱們走！」

話落身飄，疾如激矢般射向那天然石洞，一閃而入。緊接着，冷天佑也跟踪而入！

不錯，這天然石洞外窄內寬，足可容十來個人而有餘，方才方志宇所說足能容兩個人調息之說，顯然有不實之處。

外面雖然冰天雪地，寒風刺骨，但這石洞中，却是溫暖如春。

冷天佑一面打量石洞內外的形勢，一面點頭讚許道：「這石洞位於山徑拐角處的峭壁上，入口小，下面又臨千仞絕壁，而且又須跨越寬達兩丈，深不見底的斷岩，不但不易被人發現和注意，身手略次一點的人，也不敢冒險進來，倒是一個絕佳的調息之所。」

他這裏方自說自話間，方志宇巳騰身縱上丈餘高的洞頂，一手攀住倒垂的石筍，另一手却由洞頂空隙中取出一隻長約二尺，高闊各約尺許的黑漆木箱，飄然而下，很愼重地放置一旁。

冷天佑不由注目訝問道：「方伯伯，這裏面是甚麼？」

方志宇唇角肌肉抽搐了一下，說道：「孩子，現在莫問，午後你就自然會知道了。」接着，目光深注地問道：「孩子，方才伯伯跟兩位大師的談話，你都全部聽到了？」

冷天佑點了點頭道：「是的，都巳聽到。」

方志宇沉思少頃，才喟然一嘆道：「此刻不說也罷！孩子，今午必然免不了一場最艱苦的血戰，目前，咱們還是好好調息要緊。」

冷天佑接道：「可是，佑兒並不累，倒是有很多話，想……」

方志宇截口沉聲道：「目前，你問不出甚麼名堂來的，天佑，午間的這一戰，不但有關你的血海深仇，和伯伯我的一生名譽，同時有關一場武林浩刧，你以爲是那麼等閒！」

冷天佑不由心頭一震道：「伯伯請莫生氣，佑兒知錯了。」

方志宇沉聲接道：「知錯就好，坐下，就在我面前，立即行功調息！」

冷天佑恭應一聲，立即在方志宇對面就地趺坐，行功調息起來。

盞茶工夫之後，冷天佑巳進入物我俱忘之境。

方志宇那憂鬱的目光，一直在身旁的黑漆木箱與冷天佑的臉上交互掃視着，良久，良久，才發出一聲幽幽長嘆，徐伸右掌，以掌心輕輕地按在冷天佑頭頂的「百滙」大穴上。

冷天佑不禁霍然而醒，張目訝問道：「方伯伯，您……又要將眞力……」

方志宇截口沉聲低喝：「住口！神歸紫府，氣納丹田，好好接引我所輸出的眞力！」

冷天佑沒再答話，也沒掙扎，但他的眼角，却擠落兩顆晶瑩的淚珠……

頓飯工夫之後，方志宇收回按住冷天佑「百滙穴」的手掌，那憂鬱而失神的雙目在冷天佑俊臉上呆呆地注視着，嘴唇翕張，但不曾說出一個字來。

此時，天色巳大亮，初昇的金色陽光，斜射洞中，將這小小的石洞照得分外明亮。

冷天佑寶相莊嚴，有如入定老僧，面色白裏透紅，好像一隻熟透的蘋果，與那臉色蒼白，皺紋堆疊的方志宇一比，更是顯得格外精神。

半晌，方志宇那失神的雙目中異彩一閃，臉上也浮現一絲欣慰的笑意，不過，他的笑容是那麼凄涼，那麼落寞！

接着，他胸部一挺，苦笑着自語道：「時間差不多了，我也該振作一點，別讓敵人瞧出破綻來。」說着，探懷取出一隻小玉瓶，將瓶中僅存的三粒銀色藥丸一齊納入口中，然後瞑目靜坐，一如冷天佑那行功調息的模樣。

說來也令人難以相信，盞茶工夫之後，方志宇那本來蒼白的老臉，竟變得紅潤異常，容光煥發，與片刻以前的那種衰頹情形一比，竟像是換了一個人似地……

斜射入洞的陽光，巳逐漸移出洞外，時光該巳是巳末午初了。

方志宇霍然而醒，烱烱目光凝注冷天佑沉聲喝道：「孩子，時間快到，咱們該走了！」

冷天佑張目欠伸而起，目注方志宇苦笑道：「方伯伯，您這是何苦來！」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孩子，我不是一切如舊麼？」

冷天佑道：「佑兒知道，您這是服過振奮精神，激發潛力的藥丸……」

方志宇截口笑道：「我知道瞞不過你，但這不要緊，只要敵人不知道就行了。」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孩子，伯伯

本該于下山之前，一次成全于你，但我當時顧慮到沿途有人攔截，才不得不改變初衷，多費一次手脚，孩子，今天你才是萬衆矚目的主角，明白了麼？」

冷天佑茫然地點了點頭。

方志宇挾起那隻黑漆木箱，沉聲說道「走吧，孩子！」話聲中，巳走上洞口，躍身射落小徑旁，向正在向洞口遙望着的法元大師歉然一笑，道：「兩位大師辛苦了。」

冷天佑也飛身而下，向法元法本二人深深一躬道：「多謝兩位前輩！」

法元、法本兩人一面合什還禮，一面由法元答話道：「些許微勞，這算不了甚麼？」

法本也正容接道：「時間將到，咱們快走吧！」

沐着艷陽，踏着積雪，一行四人，迅疾地向秦嶺絕峯走去。

四五里路程，以目前這四人的脚程，自然是片刻之間，即巳到達此行的目的地藍關。

藍關，又名南關，據水經注載：「藍關最始名難關。」關頭終年積雪，寒風砭骨，小立關頭，翹首東望，但見羣山拱衞，霞蔚雲蒸，終南瑞雪，更似遙相朝拜，使人油然而興心雄萬丈之感。

北眺，則黃沙大漠，茫茫無際，迷濛混沌，天地一色，予人另一種莽莽蒼蒼的感受，襯托着關頭那股凄涼的氣氛，使遊人過客，無端地興起一種莫名的悲愁。

唐代詩人韓愈名句中那「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當然也是上述氣氛中的感懷之作，不過，當時的韓愈係因奏章賈禍，被貶謫邊荒，因而心情特別沉重，寫得也格外凄涼，以致數百年後讀來，猶令人爲之凄然淚下。

至于佛家傳說：八仙中的韓湘子九度文公十度妻，就是由藍關將韓愈度往終南山去的，那當然是神話，只能姑妄聽之而巳……

這時的藍關，雖然一樣的荒凉，但却不寂寞。

因爲三百多位應邀而來的武林豪客，巳差不多將可以利用爲紮營露宿的空地擠滿了。

僅僅正中一塊約十丈見方，較爲平坦的雪地還是空着。

其實，說它是空着，也不切合實際，因爲在這塊約十丈見方的空地中，早巳有人用積雪堆砌成兩個小平台，平台上各放着一張活動木椅。

兩個小平台，相距一丈，左邊的一個，有兩根竹桿橫支着一塊紅布，上書「武林盟主席」，另一個小平台，却是除了那張活動木椅之外，空蕩蕩地甚麼也沒有，據判斷，那該是屬于此次大會的主人，「中州雙俠」之一的方志宇的。

那些三山五嶽的武林豪客們，一個個圍繞着兩個小平台而坐，怪的是他們却自備了一條小板櫈。

人羣之中，有人發出一聲驚呼：「來了！」

不錯，那是方志宇等一行人來了。

法元法本二人，逕自走入藍關上最大的一座黃色帳幕之中，帳幕之頂上，一面中書「杜」字的杏黃三角旗，正迎風招展着。

方志宇和冷天佑則昂然穿過人羣，登上右邊的小平台，方志宇將挾着的黑漆木箱放下之後，逕自坐上那張木椅，冷天佑則一旁侍立。

人羣中，傳出一片竊竊私語聲：「這就是殺死冷長虹大俠的方志宇？」

「那年輕人就是冷大俠的遺孤麼？」

「奇怪！」

「有甚麼奇怪的？」

「哼，那小子竟跟他的殺父仇人在一起，而且神態間還那麼恭順，這還不奇怪麼？」

「也許他還不知道吧？」

「不知道？哼！以往也許說得過去，如今，天下武林全知道了，除非他是個白痴……」

「這方志宇也稱得上一怪。」

「不錯，他殺死冷大俠之後，居然還要自我標榜一番……」

「哼，還是不够種，既敢自我標榜，爲何又一躲就是十幾年不敢見人……」

「但他今天畢竟重出了江湖了。」

「這厮剛剛重出江湖，就柬邀天下羣雄來此，眞不知道他葫蘆裏究竟賣些甚麼藥……」

「管他哩，横直待會就可揭曉了。」

「咱們這位盟主也怪，居然親自趕了來。」

「聽說咱們的盟主，過去還是這厮手下的敗將哩！」

「啊，這倒是第一次聽到！」

「這厮會不會覬覦盟主寶座？」

「那可很難說。」

「哼，諒他也不敢！」

「不錯，今天，全武林中的頂尖高手都集中在此，縱然他功力通玄，也決不敢輕舉妄動。」

「……」

不錯，由這些羣豪們的閒話中，足以證明他們對方志宇的成見甚深，敵意也甚濃。

但端坐木椅中的方志宇，和侍立一旁的冷天佑，對這些人和話，竟視若無覩，也聽若未聞。

那黃色帳幕中，走出五個勁裝壯漢，每人挾着四張活動木椅，很均勻地將木椅排列在兩個小平台的四週。

緊接着，鐘聲三响，黃帳幕中傳出清朗語聲：「時間到，請盟主升座！」

帳幕門帘一掀，魚貫地走出了一行人來。

爲首的是一個年約五旬上下的錦袍老者，他的身裁高大，國字臉，濃眉如刷，目光烱烱，顯得不怒自威，這就是本（十二）屆武林盟主「一劍追魂」杜文山，以次則爲：

少林派掌教法聽大師。

武當派掌教天一眞人。

華山派掌門悟眞子。

青城派掌門紀鈞。

峨嵋派掌門一瓢大師。

衡山派掌門邱元亮。

天台派掌門沈立煌。

陰山派掌門余永年。

「嶗山狂道」夏維臣。」

「落拓書生」程立眞。

「洞庭漁叟」方不同。

「江南四傑」胡氏兄弟以及他們的高級隨從。

武林盟主杜文山向方志宇微一點首，逕自登上另一平台，大馬金刀坐上木椅。

其餘羣豪，也分別在平台四週的木椅上落座，其高級隨員，則分別侍立其掌門人背後，此氣此景，身爲少林本院藏經閣與羅漢堂主持的法元與法本大師，也只好侍立其掌門人背後了。

不知是有意安排還是巧合，少林武當兩位掌敎，剛好坐在方志宇所侍平台的左右二側，「落拓書生」程立眞與「嶗山狂道」夏維臣則分坐于少林武當兩位掌敎的右側，面向武林盟主杜文山那邊。

羣豪分別入座之後，杜文山才向方志宇抱拳一拱，似笑非笑地道：「方兄別來無恙？」

方志宇也抱拳答禮，淡淡一笑道：「托盟主洪福，方志宇還活着。」

杜文山朗聲笑道：「方兄說笑了，以方兄的修爲，放眼當今武林，誰還能要得了你的命！」

方志宇一軒雙眉道：「盟主所言，雖有點過譽，但方志宇也不敢妄自菲薄，憑正大光明的單打獨鬥，放眼當今武林，委實沒人能要得了我的命！」一頓話鋒，長嘆一聲道：「但事實上，這十幾年來，方志宇已成爲武林同道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大罪人。」話鋒再頓，精目環掃四週羣豪之後，朗聲接道：「諸位，方志宇罪孽深重，靦顏偷生已十有六年，關于往事，諸位都耳熟能詳，方志宇不敢贅述以瀆諸位淸神，今天，所以柬邀諸位聚集于此，是請諸位聽一個聞所未聞的故事……」

人羣中有人怒聲截口道：「誰耐煩聽你的故事，姓方的，你還是早點對殺死冷長虹大俠的事做一個交代吧！」

杜文山眉峯一蹙，朝一旁擺了擺手，侍立他背後的那個靑衫老者振聲大喝道：「請保持肅靜，聽候盟主公平處理！」

方志宇目注人羣中發話的一個黑衫老者，微披嘴唇冷笑道：「朋友，如果我方某人不想死，憑你能要得了我的命麼？」

杜文山笑道：「方兄別跟他們生氣，還是說你自己的事吧！」

「是！盟主，」方志宇正容接道：「諸位，這故事說完之後，毋須勞動諸位中任何一人動手，方志宇將自己做最妥善的安排，這一安排，保證能使在塲諸位中，每一位都心安理得，包括我這位世侄冷天佑在內。」說着，並抬手向冷天佑指了指，一頓話鋒，又朗聲接道：「這故事是說給我這位世侄聽，諸位只能算是旁聽者，而且在說出這故事之前，方志宇必須爲我這位世侄引見在座的幾位前輩人物，尙請諸位多多担待！」接着，由武林盟主杜文山起，一直到「江南四傑」胡氏兄弟爲止，一一替冷天佑引介一遍了，末了，並以眞氣傳音向冷天佑說道：「孩子，少林武當的六位和最後所引見的七位，待會都將是你的助手，尤其是後面這七位，更是你亡父生前的至交，以後，你可得跟他們多多親近。」

冷天佑傳音恭答：「佑兒記下了。」

方志宇揚聲說道：「諸位請注意靜聽，現在，開始說故事……」

× × ×

這時「中州雙俠」之一的方志宇接着向冷天佑傳音說道：「孩子，在伯伯說故事當中，你要時刻提防有人暗算。」

冷天佑點了點頭，方志宇又傳音接道：「當伯伯說完故事之後，立即有驚人的演變，屆時，你必須相信伯伯的話，不能有絲毫懷疑或猶豫，如响斯應地立即採取行動。」

冷天佑傳音答道：「佑兒懂得……」

對面平台上的武林盟主杜文山揚聲說道：「方兄，大夥兒都在等着聽你的故事哩！」

顯然，這位武林盟主因方志宇的遲遲未接着說故事，而有點不耐。

方志宇淡淡一笑，朗聲道：「盟主，馬上就開始說啦！」頓住話鋒，目注冷天佑以一種不疾不徐，音量適合于週圍羣豪都能聽得到的語音接道：「說來，這已經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河洛地區，同時出現兩位年輕有爲的奇俠，那就是居于洛陽的冷長虹和開封的方志宇。

「這兩人，同樣的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也同樣的是三十上下年紀，更難得的是同樣的兩人都是劍胆琴心，豪邁不羈的鐵錚奇男，唯一不同的一點是冷長虹的外表，長得並不怎麼英俊，而方志宇却是當時武林中大大有名的的美男。因爲志趣相同，肝胆相照，在惺惺相惜的情況之下，這兩人很快就成爲最好的的刎頸之交，于是，江湖上的好事之徒，就爲這兩人上了一個『中州雙俠』的美號。不旋踵而『中州雙俠』的聲譽，竟傳遍整個武林。」

話鋒微微一頓，輕輕地一聲長嘆道：「可是，就當『中州雙俠』的聲望如日中天之際，不幸的事也隨之而來。」

冷天佑忍不住插口問道：「那是甚麼事情呢？」

方志宇幽幽地接道：「很不幸地，他們三個竟同時愛上了一位姑娘。」

冷天佑訝問道：「三個？」

方志宇不禁苦笑道：「對了，我還漏了一個重要人物沒說。」

冷天佑道：「那另一位又是誰？」

方志宇道：「那就是方志宇的師弟百里坤。」話鋒微微一頓，長嘆着接道：「提起這位百里坤，孩子，伯伯至今想來，猶有餘痛。他不但是我的師弟，而且還有中表之親，他的武功成就也在伯伯我之上，可是，他就是不成器，江湖上所有壞事，幾乎都有他的一份。同時，因爲他擅長易容，可以化身千萬，所以江湖上都稱他『千幻神魔』而不名。

「當時，方志宇的至交友好都勸他應該大義滅親，爲江湖除害，而其恩師于臨終前也諄諄以百里坤有才無德，終必爲江湖大害，必須以鐵腕淸理門戶，再三叮囑。可是，當時的方志宇，却始終以同門之誼和中表之情而不忍下手，僅僅一再勸導，冀其能孼海回頭。」一頓話鋒，注目接問道：「孩子，你認爲伯伯當時的做法對麼？」

冷天佑輕嘆着答道：「方伯伯，您太

善良了，可是，那種仁慈，是遺患無窮的婦人之仁。」

方志宇苦笑道：「孩子你說得對。」

冷天佑接問道：「方伯伯，那位姑娘又是甚麼人？」

方志宇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幽幽地答道：「那位姑娘姓白，名傲霜，外號『關中玉鳳』，她的家就在昨天傍晚咱們經過的寶鷄城……」

冷天佑聽得身形一震，星目中異彩連閃地插口問道：「那就是佑兒的生母？」

「是的！」方志宇目注虛空，幽幽地接道：「白傲霜人如其名，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算得上是武林中艷名遠播的風頭人物。

「此情此景，拜倒她的石榴裙下者，自然是多如過江之鯽。可是，她眼高于頂，視天下男人如糞土，對任何男人，都從不稍顏色。」話鋒微微一轉，長嘆一聲接道：「想來眞是孽，平常對任何男人都不稍假顏色的白傲霜，却偏偏對同時追求她的方志宇、冷長虹、百里坤三人，一視同仁地有說有笑，顯得非常熟絡。」接着，老臉上掠過一絲沉醉的回憶，苦笑着接道：「於是，他們三個都認爲白傲霜對自己有意思，而信心大增地加緊追求。

「當時，一般旁觀者，都認爲最後勝利是屬於方志宇的，因爲論武功，方志宇不弱於其餘兩人，論人品風采，更是强過其餘兩人多多。

「可是，出人意外的，最後勝利却屬於三人中長得最難看的冷長虹。」一頓住話鋒，目注冷天佑問道：「孩子，你想得出這是甚麼原因麼？」

冷天佑茫然的道：「我想不出。」

方志宇苦笑道：「那原因，說起來眞令天下的美男子氣煞。」

冷天佑不禁一楞道：「爲甚麼？」

方志宇答道：「事後，也就是當他們雙方成婚之後，白傲霜親自告訴我，世間長得英俊的人最靠不住，因爲英俊的男人，是一般蕩婦淫娃追逐的目標，縱然他本性善良，用情專一，也難免受外來的引誘而投入別人的懷抱，所以她最後才決定選擇長得並不英俊的冷長虹作爲她的終身伴侶。」

一嘆住口，沉思少頃之後，才幽幽地接着：「以後，方志宇與冷長虹之間，仍然是好朋友，當然也仍然經常往來，而白傲霜也落落大方，並不因方志宇曾經追求過她而感到忸怩不安。

「可是，那位『千幻神魔』百里坤，却將一腔妬火完全記在方志宇與冷長虹二人的賬上……」

人羣中有人揚聲插口道：「嗨！方大俠，能否請長話短說？」

方志宇冷笑一聲道：「朋友不耐煩聽，儘管請便！」根本不再理會對方的反應，依然娓娓地接道：「尤其對方志宇，更是恨透了頂，他認爲他的落空，完全是方志宇在白傲霜面前說他的壞話所致。

「於是，他在白傲霜與冷長虹成婚的前夕，對方志宇獰笑道：『姓方的，你破壞我的好事，你自已又獲得了甚麼？你知道白傲霜爲甚麼也不愛你的原因麼？告訴你吧！那是因爲你背後說我的壞話，她看透了你是一個暗箭傷人的卑鄙小人！姓方的，你等着瞧吧！至於白傲霜與冷長虹兩個，我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當時，方志宇認爲那是百里坤妬火中燒之下的氣話，僅僅一笑置之，此情也並未轉告冷長虹和白傲霜夫婦。

「以後，事實證明，方志宇當時的想法似乎沒錯，因爲三年的時間都在平靜中過去，對於百里坤所說的氣話，已完全忘記了。

「這時，冷長虹白傲霜夫婦已有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子……」

目光一瞥冷天佑道：「那小子該算是你的哥哥，可是那小子是有福氣的，在這齷齪的塵世中，他僅僅呆了半年，事後才知道，那是百里坤暗中下的毒手。

「爲了這件不幸的事，方志宇與冷長虹夫婦曾聯袂追索百里坤達一年之久，可是結果毫無所獲。

「又一年之後，你小子才正式出世，不久，方志宇由關外訪友歸來，在北京城的旅邸中，忽然收到冷長虹的一封親筆信，信中的大意，是邀約方志宇於一個月後的傍晚，在秦嶺絕頂的藍關見面，說是有最機密而重要的事當面商談……

「當時，方志宇默計時間，一個月後，恰巧是十月初一，亦即冷長虹與白傲霜二人成婚的四週年紀念，對於一個如此重要的日子，不在家中與愛妻團聚，却跑到冰雪漫天的秦嶺絕頂去幹嗎？縱然是有極機密和重要事故，也不必揀那麼一個日子啊！

「懷疑儘管懷疑，但方志宇還是準時趕了去。」一頓話鋒，抬手一指左側十丈外的懸岩邊道：「孩子，你瞧，那邊不是頗爲平整麼？」

冷天佑點頭道：「是的，看來頗爲平整。」

方志宇接道：「可是，那下面却是一個深不見底的絕壑。」輕輕一嘆，才沉思着接道：「當時，方志宇雖準時到達，但冷長虹却還沒有……哦！不！來是來過，但來過後又走了。

「就在那懸岩邊緣上，放着一個密封的食盒，食盒中有鹵菜，有臘味，當然也有美酒，食盒旁邊的雪地上有兩行潦草的字跡：『久候不至，適逢友人採藥經此，有事相託，暫離，最遲天黑前必返，盒中酒菜，吾兄不妨先用，以解寂聊。』

「這一段留言，並無上下欵，但方志宇一眼就認出，那是冷長虹的手筆。

「方志宇經過大半天的急趕，肚子也實在餓了，於是打開食盒，獨個兒自斟自飲起來。」一頓話鋒，長嘆一聲道：「想不到這一飯，竟幾乎長眠不醒……」

冷天佑不禁截口問道：「難道那酒中有毒？」

方志宇苦笑道：「如果那酒中有毒倒也好了，因爲那樣一來，死的僅僅是方志宇一個人，可惜那酒中下的偏偏不是毒，而是『化功散』。」

「化功散？」

「是的。」方志宇接道：「當時，方志宇還懵無所覺，一直到天黑之後，冷長虹才像幽靈似地出現在他面前，向他冷冷地問道：『方志宇，這酒菜的味道還不錯

吧？』

「當時，方志宇雖然覺得冷長虹的語氣不對，但却是未加深思地脫口答道：『很好啊！老弟怎麼現在才來？』

「冷長虹仍然是冷然答道：『現在來並不算晚，方志宇，你且運氣試試看？』

「這時方志宇才正式察覺對方的神態大不尋常，心頭一驚之下，立即暗中運氣試一試。豈知不運氣倒還好，這一運氣，才知這片刻之間，自己已成了一個全無武功的平常人。

「當時，方志宇驚怒悲憤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地戟指冷長虹顫聲問道：『你……你爲何要暗中陷害我？』

「冷長虹冷笑一聲道：『你自己做的事，心中還不明白？』

「方志宇不由怒聲問道：『你說，我究竟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

「冷長虹跨前三步，狠狠地摑了方志宇四記耳光，恨聲說道：『你這强姦弟婦，禽獸不如的東西！自己做得出來，却沒勇氣認……』

「這時的方志宇，挨了四記使他昏頭轉向、火辣辣的耳光，倒不覺得痛苦，但冷長虹口中那『强姦弟婦』四個字，却有如一聲焦雷，轟得他幾乎昏了過去，當下他訥訥地說道：『你……怎麼能平空含血噴人？』

「『哼！含血噴人？』冷長虹冷笑着接道：『我自己親目所覩，這還能冤枉了你？』

「接着，又獰笑一聲道：『本來，我準備給你公平一搏的機會，但對付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用不着講究什麼江湖規矩，所以才先給你服下化功散，如今你功力已失，這對於一個練武的人，尤其是像你如如此的頂尖高手來說，那是生不如死，所以，我冷某人索性仁慈一點，帮助你做一個痛快的解脫吧！』

「說完，飛起一脚，將方志宇踢下不見底的千仞懸岩……」

人羣中，有人插口問道：「方大俠如今還好好地活着，並且一身武功更遠比過去還高，這又如何解釋呢？」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這個麼，請聽方某人慢慢道來。」

話鋒微頓，一聲清咳之後，才接着說道：「在那種情況之下，任何人都會認爲絕無生望，但人間悲劇，冥冥中似乎早有安排，就當方志宇的身形一瀉千丈，心中萬念俱灰，瞑目等死之際，陡然，他的肩頭似乎被一件什麼東西狠狠地抽了一下。在一陣痛入心脾的劇痛之下，使他霍然而驚，也使他意識到自己是碰在一株生長峭壁上的樹枝之上，當然這樹枝是細小而具有彈性，否則，這一撞，怕不將他整個半邊身子撞個稀爛！

「不論任何生物，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當時的方志宇，儘管武功已失，萬念俱灰地在瞑目等死，但頭腦與身手的反應，却並未稍減。

「這痛入心脾的一撞，立即使他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幾乎是未經大腦考慮地，猛然雙手齊揮，企圖能够撈到點什麼。

「不錯，這一撈，是撈着了一根樹枝，而且這樹枝的彈性很强，居然承受住他那強大的拉力而沒折斷，但他此時已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平常人，試想，由千仞懸岩上下墮的衝力有多大，儘管那樹枝能承受住那衝力，但他自己的手臂却力不從心，所以，這下意識的一拉，也不過使他那下墮之勢緩得一緩，隨即『砰』地一聲，摔落地面上，暈死了過去。」

頓住話鋒，伸手向冷天佑道：「天佑，將水筒遞給我，潤潤喉。」

冷天佑雙手遞過儲存飲水的竹筒，方志宇喝了幾口之後，才幽幽地接道：「也不知暈死過多久，一陣劇痛與奇寒，使他甦醒過來，張目四顧，才發現自己是躺在一面四週峭壁插天的死谷中，而那一株使他倖免一死的大樹，則僅僅距他頭頂不過丈許左右。

「當時，他苦笑着自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也許是老天爺可憐我無辜受屈，才留下我一命吧……，無論如何，我不能辜負老天爺的德意，我要想法子活下去，除非這個死谷中，缺乏使我活下去的條件……。

「他檢查全身，除了外表的擦傷之外，竟沒有什麼嚴重的創傷，於是，他强忍週身疼痛，向不遠處峭壁下的一個石洞中爬去。

「好不容易爬進那石洞之中，在飢寒與創傷的雙重痛苦之下，他幾乎又暈死過去。

「在一種求生的本能支持之下，他强振精神，向這石洞中打量，只見這石洞中還算寬敞，足可容他存身而有餘，而且洞壁上還長有一種大如海碗而色呈朱紅的石菌。

「這一發現，不由使他精神爲之一振。他知道，石菌而色呈朱紅，至少當有五百年以上的氣候，這是武林中人可遇難求，能增加眞力的珍品，自己刧後餘生，能够服食這種石菌，也許眞的脫困有望哩！

「于是，他掙扎着扶着洞壁站起來，摘下一片石菌，吃了下去。那石菌外表雖美，但味道却苦澀得很，唯效果却快速而奇佳。他服下一片之後，立感一股暖流傳遍全身，不但飢寒之感頓消，週身痛楚也不減輕了不少。

「於是，在以後那一段漫長的日子裏，方志宇就靠這些石菌維生，除了靜坐行功，企圖使功力恢復之外，也不時在死谷中四處走走，希望能找到一個出口。

「慢慢的，他的身體已完全康復了，而且，他暗中默察，一身的功力，也逐漸在恢復之中。

「當然，這是好現象，但他的心中，却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爲，這些日子來，他踏遍了這週圍廣達十畝的死谷，勘查結果，除了他存身的這一個石洞之外，全谷中只有一個排洩洪水的暗洞。

「此外，四週峭壁插天，光滑如刀削，別說他目前功力已失，縱然功力恢復到比以前更精進了，除非脅生雙翼，否則，也沒法脫險。

「至於那排洩洪水的暗洞，當然該算是出路，但那出路不但是太危險，也太不可靠，除非是在絕望之下，抱着死裏求生的決心，才會去冒險走這一條不可知的路。……」

（下期續完）

彷如隔世的旅程

亦雄・譯

今天，從喀什米爾的首府斯利那加到西藏邊緣，喜馬拉瑪山羣峯中的佛教文化中心喀米拉雅賽里（Hamisla w-aserv）去，乘坐公共汽車，只消幾天的旅程而已，但在五十年前，騎馬或者踱步前去，則非幾個星期不可，而且還要有冒險精神才行，所以在英國統治時，西方國家的女人都把這視爲畏途，只有兩位美國女醫生，露意絲和愛倫，她們却要欣賞一下在喀米所擧行的魔鬼舞的儀式，由於經費有限，裝備因陋就簡，只有六個星期的食糧，在喀什米爾僱用了一名青年做厨子，然後又租了三匹坐騎、六匹馱馬和幾名馬僮，卓卓成軍，便在一個六月的早晨，離開了斯利那加，朝着辛德河谷進發，不久，他們已經攀登一條長達三千五百米的積雪的山巓，但這兩位女醫生對於在喀米所見到的表演顯然非常失望，於是決定採取另一條途徑回到斯利那加了，她們首先回到卡爾遮村去，但並不像以前那樣渡過那條漲潮的印度河，繼續沿着山谷而下，直至來到一條自東內來，流入印度河的巨大的支流那裏，再溯流而上，到達一處叫加努賀模的村落那裏，不料那裏的村民，無一不呈現着嚴重的營養不足，在這裏，他們沒法再租到駄馬，勉強才找到三匹坐騎，搬運行李，只好用一種混種牛來替代，這時候，面對看他們的便是一條海拔五千二百米高的山徑，他們開始攀登時，天下雪了，路滑如油，他們只好下馬步行，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頂，四下張望一下，一邊就是一幅像刀削的峭壁，另一邊則是一個陡峻的積滿了雪的斜坡，當晚他們只好在一塊岩石的下面露宿，翌晨，所有的途徑都給積雪埋沒了，租來的馬匹，只好由馬僮帶回原處——加努賀模村，而他們則徒走步了差不多十二公里，捱盡艱辛苦楚，直至到達索育河，他們才再次租得馬匹。這時已經遍地花開，到處都是熟透的蘋果，原來他們已經返抵巴爾忒斯坦，再過幾天，他們又來到了一個叫卡布拉的小鎮，只消再乘坐木筏渡過那平靜的索育河支流，這一次的驚險旅程，便差不多完成了，因爲餘下的路只是那約莫三天路程的笛西平原和布爾西爾的那條紀爾吉公路而已，當她們把那青年厨子交回他的親人，彷如隔世哩。



（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萬里飛虹

秋闈應試

一股低沉、怪異的聲浪，忽然遙遙飄來。

它像是被人捏着脖子，由喉管中擠出來的，也像一個瀕臨死亡之人，在掙扎，在呼號一般。

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只有虎虎生威的寒風，在夜空中怒吼着。

在這般時辰，忽然飄來如此恐怖的聲浪，任何人也都會爲之毛骨悚然的。

好在那恐怖的聲浪並不太長，在寒風震耳之際，能夠聽到的可能不多。

× × ×

漢口的西南角是住宅區。有高樓巨厦，也有低矮的陋室，除了這些，還有一座香火没落的廟宇「三仙祠」。

三仙祠只有一個六十出頭的道姑及一名火工婆子。由於香火不盛，她們只得將空餘的房間出租，用來維持清苦的生計。

現在祠裏的西廂，就有一位寄住的公子。

他姓姜，名雲岫，家住鄂西鄉間，是來省城應試的秀才。

三更燈火五更鷄，讀書人的生涯是辛苦的，更由於闈期將屆，他不得不漏夜苦讀。

只是那聲怪異而又恐怖的聲浪，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他聽出異聲來自隔壁，不由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他雖然是一個讀書人，但却文武兼資，練有一身十分高明的武功。而且滿腔義

怪事頻生

憤，嫉惡如仇，所以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行俠固屬善舉，如是俠以犯禁，則爲法所不容，因而他爹硬性強逼着他棄武修文，希望保全姜家的身家性命。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午夜的恐怖怪聲讓他聽到了，說甚麽他也得出去瞧瞧。

隔壁是一幢兩進八大間的房子，不算大，也不能算小，屋主應該是一個小康之家。適才的怪聲就是由這幢房子傳來。

於是他身形一幌，奪門而出，像風一般的捲到院中，然後點足彈身，以巨鶴摩雲之勢，躍上隣居的屋面。

在屋面略作張望，便由天井中輕輕飄落，同時流目四顧，查看有無異狀之處。

左上房的窗子敞開着，燈光在晚風中不停的搖曳，但房中靜悄悄的，聽不到任何一點音響。

他迅速奔到窗前，投目向房中一瞥。

床榻羅帳深垂，瞧不到其中的景況，只有床側的帷幔在輕輕動盪，像是被風吹起來似的。

姜雲岫只瞧了一眼，他幾乎立刻肯定帷幔的動盪，絕對不是晚風造成的。

因爲那深垂的羅帳靜如止水，並没有半點波動。

羅帳與帷幔靠在一起，晚風絕不會厚此薄彼，專門跟帷幔過不去。

更重要的不是這個，應該是一對令人一見就會動心的美麗蓮翹……

那是一對綠底紅花的綉鞋，上面繡着彩鳳雙飛的圖案。

雖是一閃即逝，姜雲岫依然瞧得十分明白。

現在他可就爲難了，這分明是婦女深閨。

一個知書達禮的秀士，怎能黃夜擅闖婦女的閨房。

但，如果不進去，又如何解釋這個迷團？

於是他提高嗓門，重重的咳了一聲。

如若床上有人，如果那雙纖纖玉足的主人就在帷幔之後，

他們會聽到他的咳嗽，也會出面詢問的。

但萬籟無聲，靜若死域。

只有一股陰森森的氣氛，籠罩着這幢房屋。

最後，他終於鼓起勇氣，穿窗而入。足尖輕輕一點地面，猛的伸手拉開床側的帷幔。

「啊……」

敢情帷幔之後，另有一扇通往後院的窗子。

除了窗子洞開，以及後院裏的婆娑樹影，那裏還有半絲人跡？

姜雲岫呆了一呆，立即返身奔到床上，右手倐伸，一把就將羅帳挑了起來。

他沒有猜錯，床上的確有人。

只不過他們已經失去生機，只是兩個死人。

他們是一對中年男女。由手指的骨節推斷，可能全都習過武功。

令人不解的是，姜雲岫觀察半晌，竟查不出他們是如何死的。

男的似乎曾經掙扎過，女的却一片安詳，好像在睡夢中突然死去，一點痛苦的跡象也沒有。

生老病死，人所難免，無論是怎樣一種死法，多少總會瞧出一點徵狀。

只是這一對死亡的中年男女，既不是病死，也不像兇殺，因爲他們的身體毫無病象，也瞧不出一點兇殺的痕跡。

惟一的發現，是他們的喉結之旁，有兩點淺淺的指印。

莫非他們當眞被人捏死的？

那麽一點淺淺的指痕，就能致人於死，此人功力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至於兇手麽，自然是那位穿着彩鳳雙飛綉鞋的女人了，可惜姜雲岫來得晚了一點，未能一睹她的廬山眞面目。

此時他忽然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同時暗道一聲不好。

兇手遠颺，床上擺着兩具屍體，他却置身在兇殺現塲之中，如果被人發現，他就算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不敢再待下去，急忙穿窗而出，總算運氣不壞，並未被人發覺。

此後幾天，他一直心神不安，希望知道隔壁的發展，却又不便向人詢問。

最使他不解的是，死了兩個大活人，竟然一點動靜都沒有，難道那晚他是在作夢不成？

這天晚餐之後，他再也忍不住了，隨便找了一個藉口，去跟火工婆子閒聊。

「婆婆聽妳口音好像是本地人氏？」

「我從小在這裏長大，當然是本地人了。」

「土生土長的人，做甚麽事都方便一點，像在下這樣的外鄉人，處處都感到吃虧。」

「哦，誰欺負你了？」

「在下來這裏租房子的時候，曾經到隔壁問過，結果竟被他們撵了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不過，這只能怪你，趙老爺是一個退職的京官，家財萬貫，那裏會貪圖這一點點錢財，就算有空餘的房子他也不會出租的，不過……」

「不過怎樣？婆婆。」

「現在趙老爺一家又去京師了，整個房子都空着，你要去住，可以一個銅板都不必花費。」

「當眞麽？婆婆，妳聽誰說的？」

「沒聽誰說，是我自己瞧見的，前天一大早，趙老爺夫婦坐着兩頂軟轎，由趙福帶着幾個人護送出城，趙福還跟老婆子打過招呼，那還錯得了。」

「原來是這樣的……」

火工婆婆的話，使他感到滿頭霧水，回到房間之後，心頭仍然紊亂已極。

他絕不相信那晚是在做夢，而且他敢肯定趙氏夫婦已經死亡，他記得當時曾經試探過他們的鼻息，並且檢查過他們的全身，如果他連死活都無法分辨，豈不是一個白癡！

那麽這家人的問題就耐人尋味了，他相信其中必然別有蹺蹊。

好在涉及本案的關係人有了兩個，一是那位彩鳳雙飛綉鞋的主人，另一個自然是趙福了。

找穿那樣綉鞋的女人可能不太容易。找趙福必然不會太難，他們不是去了京師麽？只要沿綫追上去，八成可以找到。

問題是還有兩天就要入闈了，他不在乎能不能中式，但不能讓老父太過失望。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是他父親的心願，希望他能光宗耀祖，替姜家考出一個舉人。

因此，雖然他視功名如浮雲，也不得不勉力以赴。

那麽他就無法追踪去找趙福了，好在這是閒事，管不了只好不管。

× × ×

天高氣爽，桂子飄香，仲秋八月，是最適宜郊遊的好時光，今天風和日麗，名噪宇內的黃鶴樓，自然又是仕女如雲了。

姜雲岫秋試初罷，心情感到頗爲輕鬆，黃鶴樓雖是遊人如潮，他也未能免俗的前來遊歷一番。

忽然他聽到有人興奮的呼叫道：「大哥，你瞧，紅娘子……」

「啊，果然是她，老二，咱們去跟她打個招呼。」

「免了罷，大哥，這小蹄子可倔得很，要是她來個相應不理，咱們哥倆的臉往那兒放？」

「這個……」

「別急，大哥，晚間小弟陪你，到那天香樓走走，不怕她不好好的聽咱們的擺佈。」

聽這兩人的語氣，紅娘子必然是風塵中的尤物，只是姜雲岫從不涉足花街柳巷

，對風塵女郎連一點興趣都沒有，不管紅娘子如何美麗，他是不會動心的。

不過他還是順着那兩人的目光，向遠處投了一瞥。

這漫不經心，毫無意識的一瞥，居然意外的吸引住他的目光，而且使他忍不住叫了出來。

那麽這位紅娘子果眞是傾國傾城的人間殊色了？否則姜雲岫怎麽會一改初衷，而大感興趣呢？

不錯，她那卓越的風姿，的確風靡了武漢。

但還不足使姜雲岫動心，他感到有興趣的只是一雙纖纖蓮翹而已。

蓮翹三寸，瘦不盈握，著上一對綠底紅花、彩鳳雙飛圖案的綉鞋，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其實姜雲岫也不是欣賞她的玉足，只是對那雙綉鞋感到興趣而已。

那晚他在三仙祠夜讀，聽到隔壁的異聲，發現一對被掐死的男女，這雙美麗的鞋，却在帷幔之後一閃而沒。

他猜忖綉鞋的主人多半就是兇手，却不知道如何去找，現在不期而遇，怎能不使他大爲驚喜。

當然，女人綉鞋上的圖案，不一定只有兇手才使用彩鳳雙飛，不過據他所知，使用此等圖案的雖然也有，但布料色彩完全相同的就不多見了。

不管怎樣，這總是一條偵察的綫索，老天爺既然叫他再度遇到，這件閒事叫他如何能夠不管？

不過要管也不是現在，天香樓名滿武漢，只好晚間做一次尋芳客了。

打定了主意，正待到別處去閒逛，一片嘈雜之聲忽然由人叢中傳來，他向嘈雜之處一瞧，只見竄出一個獐頭鼠目的短衣漢子，正向無人之處狂奔。

此人的身後追過來二人，他們一面追趕一面狂呼捉賊，原來短衣漢子是一個三隻手，可惜臨陣失風，竟弄得落荒而逃。是到處都有遊人，而且有許多好管閒事的，經人們四周一兜，這小賊就無路可逃了。

也許是人急智生吧，他竟然幾個跳躍，奔到紅娘子的身前，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道：「姑娘救命，姑娘……」

紅娘子一身紅衣，嬌艷奪目，年歲約莫二十上下，却有一股成熟豐滿的韻味。她身後跟着兩名二八年華的綠衣婢女，主婢三人像是進了香回來的。

短衣漢子這項突然的舉動，使她們主婢微微一呆，紅娘子立定脚步，冷冷一哼道：「沒出息，還不起來！」

短衣漢子道：「多謝姑娘。」

他起來了，却不敢移動半步，因爲四週已經被圍得水洩不通，如果紅娘子撒手不管，他就災情慘重了。

紅娘子向四外瞥了一眼，然後落在短衣漢子的身上道：「東西呢？」

短衣漢子由衣底掏出一個錢袋道：「在這裏。」

紅娘子道：「還給人家。」

失主是一個身着武士勁裝，豹頭虎目的精壯大漢，他身旁還有兩個朋友，都是一副文士的打扮。

短衣漢子將錢袋交給精壯大漢道：「大爺，對不起，小的有眼無珠，請……」

精壯大漢左手抓過錢袋，右手倏的一吐，短衣漢子一聲慘呼，立即雙手捧着面孔滾倒下去。

鮮紅的血水，同時由指縫中不斷的湧出。

那精壯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你既是有眼無珠，這兩顆眼珠子還要它作甚麽？」

敢情他適才右掌一吐，竟然挖掉短衣漢子的一雙眼珠子，此人手段的毒辣，當眞令人不寒而慄。

瞧熱鬧的似乎認識這位精壯大漢，他們雖是現出忿怒之色，却沒有一個敢哼出一聲，而且一個個的悄悄溜走，好像害怕被牽連似的。

原本是一個人潮洶湧的場所，此時竟然風流雲散，只剩下幾個人了。

剩下的是精壯大漢一行三人，紅娘子主婢三人，另外就是姜雲岫及那位倒楣的扒手。

姜雲岫所以不走，是可憐那位小偷，他替他止住了血，再取出療傷靈藥給他敷上，總算保住了他的一條性命。

待做完療傷工作，姜雲岫應該走了，可是場上的戲，還沒有演完，他只好耐着性子瞧看下去。

敢情這位精壯大漢，可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在江湖道上，鐵臂神刀石照算得是一個響噹噹的字號。

高人的朋友自然也是高人，物以類聚彙，那兩位文士的知名度必然不會太差。

不錯，風流士子孫隅堵，青衫客全孤鴻，每一個都是頓頓脚地皮也會震動的人物。

他們全是天香樓的常客，一個月三十天，總有二十天要去天香樓吃吃花酒，尋尋樂子，紅娘子是天香樓的紅牌姑娘，他們當然熟絡得很。

既然是熟人，在禮貌上，總該打個招呼。

鐵臂神刀石照果然在打招呼，只是語氣不太和善。

「紅娘子果然高明，佩服，佩服，佩服……」

「石大爺這話是甚麽意思？」

「甚麽意思？嘿嘿，難道非要我說它出來？」

「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石大爺最好說個明白。」

「這可是妳要我說的？」

「不錯，石大爺儘管說。」

「紅娘子雖然高明，用的人却是飯桶，這話石某沒有說錯吧？」

「石大爺，你認爲那個小賊是賤妾的手下？」

「難道不是？」

「你錯了，石大爺，賤妾只是一個弱女子罷了，怎會跟小賊扯上關係！」

「哦，適才這裏的人盈千累萬，他爲甚麽單單向妳求救？」

「這個……賤妾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拿來！」

「拿甚麽？石大爺。」

「銀票，那小賊只交還了錢包，他扒

去的銀票並未交還。」

「你在說笑話吧？石大爺，就算扒了你的銀票，又與賤妾有甚麽相干？」

「嘿嘿，推得倒是乾淨，可惜妳看錯人了，其實十萬兩銀子嘛，在石大爺來說，算不了甚麽，只要妳乖一點。大爺就再給妳十萬兩。」

嘿，好大的口氣，花二十萬兩銀子，只要紅娘子乖一點。

紅娘子只是一個賣笑的，最多花幾十百把兩銀子任什麽事應該都可以解決。

現在鐵臂神刀石照居然要一擲二十萬兩，可見他雖是天天往天香樓泡，必然得不到美人的青睞，所以才說出一個瞞天大話。

紅娘子不傻，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甚麽樣的人沒有見過？

她明白石照是借題發揮，故意找藉口，不過此人她鬥不過，也惹不起，否則不要說天香樓她不能混，今天想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只怕也不大可能。

那該怎麽辦？叫天不應，叫地不應，瞧熱鬧的走光了，連個討敎的人都沒有。

其實瞧熱鬧的至少還有一個，他就是救治扒手的姜雲岫。

只不過他似乎不想惹事，站得遠遠的，在負手眺望滾滾江流的偉大景色。

紅娘子美目一轉：被她想出了一個主意。

「石大爺，你是江湖名人，何苦跟賤妾過不去，而且賤妾實在沒有瞧到有甚麽銀票，大爺要是不信，可以過去問問那位公子。」

好傢伙，她那美麗的舌尖輕輕一轉，竟然轉到姜雲岫的身上來了。

莫非她是病急亂投醫，胡亂的扯上一個？

不管她是甚麽用心，姜雲岫仍然被這項意外弄得神色一怔。

當然，紅娘子既有這麽一說，石照倒不便不予理睬。

「窮酸，你是做甚麽的？」

「小生麽，是來參加秋試的。」

「哦，看不出你還是一個秀才，你說，你能證明紅娘子沒有拿石某的銀票？」

「我不能給你甚麽證明，不過我的確沒有瞧到紅娘子拿你甚麽銀票。」

「窮酸，你好大胆，居然敢跟石大爺作對？」

石照勃然大怒，猛的踏前幾步，存心要給姜雲岫一點敎訓。

此人以鐵臂神刀馳譽江湖，數十年來，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沒有人能够在臂力上跟他一爭長短。

現在石照要敎訓的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書生。

只要給他一拐子，還怕他不扒個十天半個月？

石照把右臂一伸，當眞一拐子拐了出去。

他可不是想敎訓一下，如果姜雲岫不會武功，如果這一拐子擊中胸前，縱然不致當場送命，也絕不是躺個十天半月就能好的。

石照天性兇殘，遇到了他就是不幸。

姜雲岫的確不幸，這一拐子竟然絲毫不差的擊中了他的前胸。

撲的一聲响過，有人痛哼一聲，豆大的汗珠由額頭上暴了出來。

只不過痛哼的不是姜雲岫，石照請君入甕，右臂幾乎折斷，臉上肌肉扭曲，佈滿了痛苦的汗水。

這是陰溝裏翻船，鐵臂神刀橫行江湖數十年，想不到就這麽輕易的砸了招牌。

此時兩名身着公門服式的大漢，遠遠奔了過來，其中一人說道：「那位是姜老爺？」

姜雲岫道：「我姓姜，有甚麽事？」

穿公門服式的大漢由懷中取出一張紅帖子遞給姜雲岫道：「恭喜姜老爺高中第二名舉人，小的是來報喜的。」

姜雲岫興奮的接過「捷報」道：「多謝兩位。」

「多謝」兩個字可打發不了來人，人家巴巴的跑來報喜，爲的是討幾個賞錢，好在紅娘子已經帶着兩名丫頭走了過來，當卽微微一笑道：「霓裳：賞他們每人十兩銀子。」

霓裳是她的丫頭之一，應聲取出銀票，賞給了兩名報喜者。

「多謝姜老爺，多謝姜夫人，小的告退。」

報喜的走了，找氣的也溜了。紅娘子却一臉嬌紅，羞得抬不起頭來。

這自然是因爲那句姜夫人了，紅娘子雖是個淪落風塵，却能守身如玉，一些吃不到天鵝肉的當然要千方百計的對付她，這就是鐵臂神刀找氣的原因。

像她這麽一個潔身自愛，而又弱不禁風的女人，只怕殺鷄都不敢，如何會去殺人？

姜雲岫適才對她懷疑，看來是冤枉她了。

冤枉了好人，難免有些訕訕的，姜雲岫不由也低下頭去。

這兩人低着頭，像一對歡喜冤家似的，霓裳忍不住噗哧一聲輕笑。

紅娘子抬頭瞪她一眼道：「死丫頭，笑甚麽？公子只怕餓了，還不快走！」

霓裳欣然一笑道：「是，小婢給公子小姐帶路。」

她一把拉着另一名丫環羽衣，雙雙向江邊奔去。

這雙丫頭旋身起步，巧快輕盈，除非身具上乘武功，絕對不會具有如此乾淨俐落的美妙身法，姜雲岫瞧在眼裏，神色上竟然爲之一呆。

人生處世，有時候必須裝聾作啞，在波譎雲詭的江湖之上更是大意不得。

姜雲岫在無意中發現了霓裳羽衣身懷武功，却爲自己帶來極大的危機，未來的一切，幾乎都是他適才神色一呆所造成的了。

因爲，紅娘子時時都在注意他。他神情上的任何變化，都無法逃過紅娘子的觀察。

當他神色一呆之際，紅娘子那明如秋月的眸子，竟然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它只是一現即逝：又迅速換上一片柔如春水的笑意，道：「走吧，公子，兩個丫頭走遠了。」

姜雲岫道：「對不起，姑娘，小生還

有待辦之事，無暇奉陪，這裏是姑娘墊付的二十兩銀，請收下。」

紅娘子沒有接受姜雲岫交還的銀子，却滿面幽怨之色的嘆口氣道：「賤妾生不逢辰，不敢作非份之想，但人生聚散如浮萍，公子就不能讓賤妾留下一點美好的回憶？」

姜雲岫想不到一個溷跡風塵的姑娘，竟有如此不凡的談吐，他的性格原是豪放的，因而哈哈一笑道：「好好，既是佳人有約，小生怎能不赴，姑娘請。」

他們渡過長江，登上一家酒樓，當酒菜送來之後，紅娘子忽然取過姜雲岫的酒杯，掏出羅帕替他拭擦乾淨，然後斟滿兩杯美酒道：「公子，賤妾敬你。」

姜雲岫道了「多謝」舉杯一口飲乾。

此後他們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直到酒意醺然，才互訂後會而別。

姜雲岫一路回到住處，感到有點頭重脚輕，四肢乏力，像是突然之間染上了疾病。

這是他習武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莫非適才喝得多，傷了酒？

不，他以往有幾次比適才喝得更多，怎麽從來沒有傷過酒？

他感到事有蹺蹊，立即盤坐榻上，提氣運功，查看內腑有沒有異狀。

這一查也呆了，半點眞氣也沒有，如何能够運功？

眞氣渙散，混身虛弱，這是中了散功散的現象，那麽暗算他的自然是紅娘子了，好一個狠毒的女人！

他忽然挺身而起，仰天一陣狂笑。

本來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非失去功力，那麽是福是禍就難以預料了。

再說，他爹原本不讓他習武，這樣不正符合了老父的願望？

趙家的命案他無法再管，也無力去找紅娘子尋仇，只是一個雄武剛健的體魄，忽然變得弱不禁風，這是他心有不甘的。

他不想再習武功，却不願與藥罐子爲伍，那就只好去找他的師父唐碩了。

唐碩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隱居在房縣以東的青峯鎭附近，此人的武功雖是不大高明，却是醫道中的能手，因而姜雲岫才作了這樣一個決定。

× × ×

月掛中天，銀輝無限，它照着一個蠕蠕而動的人影，正在山嶺之間奔馳。

他是姜雲岫，原想當晚趕到青峯鎭的，但以體力不如曩昔，奔波半夜，還在荒山野嶺之中奔走。

夜涼似水，寒靜在不停的嗚咽，荒山夜色竟是這般的冷肅。

但他終於攀上一座山頭，緩緩吁出一口長氣，只是這口長氣還沒有吁完，竟然目瞪口呆的愕在那兒。

敢情山頭之上幾乎洒滿了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殘肢腿斷，遍地皆是。

冷月荒山，加上這般殘酷的景象，就算混身是胆，也難免會心神震動的。

然而，他的目光却被另一個活生生的畫面所吸引，其詭異之處，較那些殘肢斷腿更能引人。

那是十八名大漢，也是十八個怪物，除了一雙雙冷焰般的目光，他們由頂至踵，全部套在一襲黑色布袋之內。

他們每人執着一柄闊劍，圍成一個圓圈，像走馬燈似的在穿梭遊走，速度雖是快捷，方位却絲毫不亂。

圓圈之中，端坐着一個身着麻衣的虬髯老者，他像一個入定的老僧，對四週的兇神惡煞根本不予理會。

那十八人遊走幾圈之後，忽然發出一聲暴吼，十八柄闊劍以風雷併發之勢，向虬髯老者砸了過去。

這十八人滙聚的力道，何止萬鈞，虬髯老者縱然是鐵打銅澆，只怕也要支離破碎。

姜雲岫瞧得心頭一震，忍不住發出一聲同情的嘆息，他爲那素昧平生的老人，感到十分不幸。

其實場中的情形，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麽險惡，黑衣人的全力一擊，只是在地面上造成一個大坑而已。

虬髯老者端坐如故，適才那驚天動地的一擊，他像是渾然未覺，連眼皮都沒有撩動一下。

黑衣人接着攻出五招，每一招都是使風雲失色，結果都分毫未變，只是地面又多出幾個大坑罷了。

此時虬髯老者站了起來，雙目開瞌之間，射出兩縷冷電般的光芒，並以氣吞河嶽般的氣勢，向黑衣人流目一瞥。

忽地身形左右一盪，右掌前擊，左掌後抓，如此一個來回，黑衣人已有兩名橫屍地上。

這位虬髯老者當眞是靜如山岳，動若脫兔，在他掌影縱橫之際，黑衣人就像摧朽拉枯一般。

他那鬼魅般的身法，在黑衣人中往返飄盪，雙臂吞吐之間，無一不是殺着，轉折八個來回，地上已經躺下十六具屍體。

這當眞是人命之賤，不如豬狗，虬髯老者的手段太殘酷了，姜雲岫瞧得大爲不忍。

他現在無拳無勇，原本不該管閒事，惹是非的，只不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只要瞧到不平之事，他就連自己也忘記了，因而脚下一挪，竟然毫不考慮的向鬥場奔去。

「住手……」

還沒有奔近鬥場，先來了一聲呼叫，虬髯老者微感一怔，果然沒有再施煞手，及擰頭向姜雲岫一瞥，不由大爲詫異。

「小子，是你叫老夫住手？」

「此地別無他人，自然是小生了。」

「好，划下道來吧，小子。」

「划道？對不起，小生不想打架！」

「少跟老夫裝聾作啞，你既敢架樑，就應該知道江湖上的規矩。」

「老丈，你誤會了，小生不是江湖中人。」

「哼，你不是江湖中人，總該是武林中人吧？」

「不，小生根本沒有武功。」

「哈哈……」虬髯老者狂笑一陣道：「沒有武功，不在江湖，你小子是來喝西北風的？」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那倒不是，小生只是路過此間，巧遇老丈而已。」

「住口！」

虬髯老者怒溢眉宇，鬚髮皆動，對姜雲岫那滿不在乎的神色，顯得惱怒以極。

在一聲怒叱之後，右臂倏的一吐，一股凌厲的勁風猛向姜雲岫的肩頭撞去。

這一掌急如閃電，就算姜雲岫武功未失，他也沒有逃避的能力，現在更不必說了。勁力撞上左肩，一連幾個翻落，半晌才由地上爬起來，面頰上已經暴出粒粒汗珠。

虬髯老者神色一呆，目光流轉，向姜雲岫打量一陣道：「小子：你眞的不會武功？」

姜雲岫撥了一下身上的泥土，冷冷道：「小生如有武功，焉能容許老丈這般狂妄！」

虬髯老者勃然大怒，一掌側擊，打得塵土四飛，但他終於強抑怒火，道：「所謂武功，不過是一種健身之術罷了，你小子能够爬上高山，最起碼也應該習得幾手粗淺的拳脚，老夫猜的不錯吧？」

姜雲岫不明白虬髯老者何以要他承認身負武功，却萬分感慨的一嘆道：「老丈沒有猜錯，小生的確習過幾手粗淺的拳脚，只可惜被人下了散功散，現在連一手都使不來了。」

虬髯老者似乎十分失望，愕然良久道：「原來你小子被人下了散功散，這當眞可惜得很，不過你敢夜遊荒山，說起話來又是那麽條理分明，如果說你還不滿二十，只怕難以令人置信！」

姜雲岫撇撇嘴，以不屑的神色向虬髯老者一瞥道：「可惜小生學劍不成，是一個百無一用的人，唉……」

虬髯老者一楞道：「小子，你這般說法，是否另有用意？」

姜雲岫道：「小生的確有一點拙見，說出來希望老丈不要見怪。」

虬髯老者道：「嗯，說說看。」

姜雲岫道：「強盜殺人，應該不必講其理由的，但有些強盜却偏要編出一套殺人的道理，這就叫做盜亦有道吧！」

虬髯老者哼了一聲道：「這算什麽意思？」

姜雲岫道：「小生是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像小生這等微不足道之人，老丈要殺，儘可動手，何必浪費那麽多的唇舌？」

姜雲岫之言的確有理，不管他是不是微不足道之人，虬髯老者如果當眞要殺他，不過擧手之勞而已。

山頭屍橫遍野，只逃去四個黑衣人，那不忍卒睹的慘狀，全是虬髯老者的傑作，要是多殺一個姜雲岫，實在也算不了甚麽。

但虬髯老者氣得睜目切齒，鬚髮倒豎，他却無法對一個無拳無勇之人，痛下殺手。

而且他好像可以殺盡天下之人，偏偏對姜雲岫大爲顧忌，最後他恨恨的一頓脚道：「小子：你可是怕死？」

姜雲岫淡淡道：「怕死一定是一種十分有趣的事，可惜小生虛渡一十八歲，箇中滋味，迄今仍然無福領略。」

虬髯老者道：「好得很，咱們走。」

姜雲岫道：「走？老丈要小生走向何處？」

虬髯老者道：「你不是怕死麽？老夫帶你去開開眼界。」

姜雲岫哈哈一陣狂笑道：「這當眞新鮮得很。老丈說說那怕死的滋味怎樣才能領略？」

虬髯老者嘿嘿一笑道：「一個人如果知道他正面臨一項無可逃避的死亡，而又一步一步的向它接近之時，那睜着眼計算等死的日子，嘿嘿，只怕不會好過！」

姜雲岫說道：「嘿嘿，也許不太好受吧。」

虬髯老者掀鬚大笑道：「走吧，小子，老夫倒要看看誰行誰不行。」

姜雲岫道：「慢點，老丈，在下先要明白，你究竟打的甚麽主意。」

虬髯老者道：「瞧你一臉聰明相，原來愚蠢得很，那我就告訴你吧，冒犯了老夫只有一條死路。」

姜雲岫道：「原來如此，那你動手就是，何處黃土不埋人，莫非你還要給小生選一個龍眠之地？」

虬髯老者哈哈一陣大笑道：「你想死，嘿，沒有那麽便宜，老夫要教好你的武功，讓你活滿二十歲，然後再殺死你，小子，老夫這個主意還不錯吧？哈哈……」

他一把抓起姜雲岫，身形一幌，急逾飈風，幾個起落，便已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之中了。

× × ×

茅山位於寧鎭山脈與天目山脈之間，道家稱爲第八洞天，梁武帝時，陶弘景棄官歸隱山中，也就是「秦漢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來由了。

由大茅峯頂宮下山，過大龍背，老虎崗，經積金峯南北，依次是二茅峯，三茅峯，三茅峯旁的雷擊泉，一泓甘泉，清澈見底，四週綠竹環繞，點綴一些奇花異卉，景物之美，簡直不可方物。

距雷擊泉約莫百丈，是一道雲流霧旋，深不見底的斷澗「絕命崖」，立身崖旁，但覺罡風凜冽！目眩神搖，險惡的景象，與雷擊泉恰成強烈的對比，遊人至此，無不望而却步。

實則絕命崖中別有洞天，其中的設置，當得是鬼斧神工，只是不爲世人所知罷了。

現在絕命崖中的一道潺潺溪流之旁，正立着一名神韻飄逸的藍衫少年。

他用脚尖踢着溪邊的石子，一次又一次的踢着，面孔繃得緊緊的，像是在跟什麽人賭氣一般。

他身後一丈遠近，坐着一個身着麻衣的虬髯老人。

老人在有一口沒一口的吸着旱烟，神態顯得輕鬆以極，有時候他會向藍衫少年的背影投下一瞥，咀角間會挑起一絲淡淡的笑意。

半晌，虬髯老者瞅着藍衫少年，道：「小子：老夫適才說的話，你聽清楚了沒有？」

藍衫少年依然面對流水，冷冷一哼道：「沒有。」

這「沒有」二字，不只是說得斬釘截鐵，語氣的生硬，也顯得粗暴無禮。

虬髯老者怒吼一聲道：「你小子竟敢

頂撞老夫，當眞想找死不成。」

藍衫少年對虬髯老者的發怒，毫無驚懼之色，脚下還在踢着石子，口中却漫不經意的說道：「這才叫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我還沒有生氣，你倒發起了威來了，哼！」

虬髯老者呼的一聲站了起來，蔴衣無風自動，顯得惱怒以極，但他終於搖搖頭，無可奈何的一嘆道：「不要逼我，小子，否則你會後悔的？」

藍衫少年扭轉身來，但却雙目瞧天，一副不屑之狀的道：「一個年紀老邁之人，當眞可憐得很，唉，我如果變得這麽見事不明，是非不分，我必然會一頭撞在山石之上……」

這回虬髯老者眞的惱怒極了。身形一幌，雙掌急揮，來了個左右開弓，連續給了藍衫少年兩記耳瓜子。

兩聲脆响之後，藍衫少年那美玉般的雙頰，立即印上十條紅痕，咀角鮮血點點，洒在他那身半新不舊的藍衫之上。

自然，虬髯老者出手雖快，並沒有使用半點眞力，否則，只怕任何一掌藍衫少年都會承受不起。

不管怎麽說，挨打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藍衫少年的兩條劍眉，因而一起挑了起來。

他收回瞧着天空的目光，向虬髯老者投下毫無感情的一瞥，伸手揮了一下衣角，以平靜得令人莫測高深的音調道：「怎麽？你認爲我說的不對？」

虬髯老者大吼道：「不對，當然不對，而且你還罵老夫呢。」

藍衫少年道：「你還是這麽不講理，咱們之間就無話可說了。」

虬髯老者道：「誰說老夫不講理了，只是你小子說話要當心一些。」

藍衫少年道：「小生只知道該說的就說，並沒有存心罵你，你既然毫無容人之量，小生今後只好三緘其口了。」

虬髯老者道：「不要激老夫，小子，你有話就快說吧！」

藍衫少年說道：「這可是你自己要我說的。」

虬髯老者哼了一聲，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藍衫少年道：「首先，小生要舊話重提，你那『不要逼我』的說法是夫子自道，小生不能接受。」

虬髯老者道：「還有麽？」

藍衫少年道：「其次，你將我強行擄來，住在這不見天日的絕崖之下，你妨害了小生的行動。」

虬髯老者道：「胡說，是你願意領受怕死的滋味，老夫才帶你前來的，怎能說老夫強行擄刼？」

藍衫少年道：「就算這樣吧，你爲何要逼小生學習武功？」

虬髯老者道：「老夫爲了要殺你，自然要你學習武功了。」

藍衫少年道：「這就怪了，要殺小生，你隨時可以動手，何必要費那麽多的週折？」

虬髯老者道：「老夫的信條是不殺二十歲以下不會武功的人，要殺你就不能不敎你武功。」

藍衫少年道：「可惜小生對武功已經失去興趣，老丈的要求實在未便同意。」

虬髯老者冷哼一聲道：「那你當眞是怕死了？」

藍衫少年道：「誰說的，不習武功與怕死有甚麽關連？」

虬髯老者道：「自然有關連了，你習會了武功，差不多已年滿二十。老夫那時殺了你，就沒有違背老夫所訂的信條，而且你在學習武功之時，會時時感到生命在逐漸接近人生的終點，心理上就難免要產生一種明知在等死，而又無可奈何的恐懼，那麽，嘿嘿，你小子既可領略怕死的滋味，老夫也可達到殺你的願望，這是兩相有利的事，你小子何樂而不爲？」

虬髯老者這篇史無前例的大道理，居然使這位傲骨峥嶸的藍衫少年大加激賞。

他略作思忖，又搖搖頭道：「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可惜小生服過散功散，老丈只怕枉費心機了。」

虬髯老者道：「你可放心，老夫雖然不能立即解去散功散的藥力，却能慢慢將它化解，不會影响咱們的計劃的。」

藍衫少年道：「這個……小生還得考慮考慮。」

虬髯老者道：「爲什麽？小子，難道你還信不過老夫？」

藍衫少年道：「正是如此。」

虬髯老者面色一寒道：「你有甚麽信不過老夫的？」

藍衫少年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說是麽？老丈。」

虬髯老者道：「你小子在說笑話吧，難道對老夫也要防上一防？」

藍衫少年道：「老丈要殺小生，自然是小生第一個要防之人。」

虬髯老者道：「你小子伸手架樑，犯了夫老的大忌，自然該殺，而且老夫是先敎會了你的武功再殺你，並不佔你半分便宜。」

藍衫小年道：「這就難說了，如果老丈藏了私呢？譬如敎武功不肯盡心，還留ㄟ幾招殺手，小生豈不是九泉含寃，死得不明不白？」

虬髯老者怒叱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能做出這等卑鄙之事！」

藍衫少年略作沉吟道：「小生提出一項辦法，不知老丈願不願採納？」

虬髯老者道：「先說來聽聽。」

藍衫少年說道：「咱們用口傳心記之法，讓小生對老丈的武功先作全盤瞭解，如果發現老丈確有藏私，小生就拒絕學習，對口傳要訣之事，也不得認爲巳習過武功。」

虬髯老者道：「好，老夫答允你，還有麽？」

藍衫少年道：「有，小生在習武之前，必須返里一行。」

虬髯老者道：「算了吧，小子，想想看，當你習會了老夫的武功，又被老夫一掌劈死，什麽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隨着你小子一起消失了，一個生命有限的人，何必去管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不過我會派人給你爹送個信的，你就不必瞎担心了。」

藍衫少年道：「多謝老丈，不過小生

的想法與老丈恰恰相反，因爲歲月是無情的，如果小生習會了老丈的全部武功，對老丈這等年老氣衰之人，將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威脅，老丈在決定傳給小生武功之前，最好再作三思！」

虬髯老者仰天一陣狂笑道：「當今之世，還難以找到令老夫害怕之人，小子，你太看重自己了。」

藍衫少年道：「老丈不肯接受忠告，那也無可奈何，不過，如果換在小生，最起碼也要留下一二招絕招，否則，將來感到生命接近終點的，只怕不是小生了。」

虬髯老者冷哼一聲道：「老夫言出如山，絕不會被你小子的花言巧語所改變，不要浪費唇舌了，小子，要想勝過老夫，你就努力點吧！」

於是，虬髯老者開始口述他的武功，由內功、輕功身法、掌法、兵刃、暗器，循序漸進，逐一解說，直到藍衫少年完全領悟爲止。

江湖之上，固然無奇不有，但像他們這一雙老少怪人的，却也極爲少見。

虬髯老者傳藝是爲了殺人，藍衫少年不想再學武功，却又不得不學，而他學習武功的目的，竟然是爲了被殺。

他們傳藝的方式也異於常人，整天光說不練，從未施展過一招半式。

很奇特的還是這雙老少的關係，他們生活在一起，一敎一學，實際上巳有師徒之義，但彼此却楞眉睜眼，從不以好臉色給對方瞧瞧。

這位藍衫少年，自然就是新中擧人的姜雲岫了，估不到黃鶴樓一遊，他竟然落得這般境地。

× × ×

三個月後的一個夜晚，虬髯老者講述完了他全部武功的最後一段心法，雙目倏睜，冷冷道：「記住了麽？小子？」

姜雲雲道：「記住了！」

虬髯老者道：「老夫有沒有藏私？」

姜雲岫道：「相信沒有。」

虬髯老者道：「你憑甚麽相信？」

姜雲岫道：「自然不是憑武功與經驗了……」

虬髯老者道：「嗯，說下去。」

姜雲岫道：「老丈的武功，可以稱爲武林絕學，對麽？」

虬髯老者道：「你說對了，我想當今之世，還沒有人敢於否定。」

姜雲岫道：「這就是了，一種堪稱絕藝的武功，必然與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沒有什麽兩樣，隨便增減一個字，就可能會使全文失色。」

虬髯老者心頭一震，他估不到這個斯斯文文的少年竟會說出這麽高深的理論。

不錯，凡是一種高深的武功，都是經過天聰奇材所創造，以及若干上智者的心血結晶，與繼承者千錘百煉而成。這等上乘絕藝，不僅無法擅予增減，後學者稍有偏差，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那麽姜雲岫竟能條分縷析，一言中的，其智囊之高，就不得不使虬髯老者刮目相看了，因而他呆呆的凝視着姜雲岫，像在鑑賞一件古董一般。

姜雲岫生得濃眉大眼，長像算不得怎樣俊美，但他全身上下，似乎蘊藏着一股奔放洒脫，傲視羣倫的氣質。

虬髯老者向他凝視良久，才咳了一聲道：「小子果然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姜雲岫哈哈一笑道：「後悔了麽？老丈，放小生走，現在還來得及。」

虬髯老者傲然一哼道：「不要自我陶醉了，小子，老夫之意，是說你小子如能獲得像老夫這樣的名師，再加上十年苦練，不難在江湖上出人頭地……」

語音一頓，接着惋惜的一嘆道：「可惜老夫無法等你十年，只待你年滿二十，就要取走你的一條小命了，其實你就算當眞練個十年二十年，在老夫的手中也不過多走幾招而巳，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要被老夫所殺。」

姜雲岫道：「小生現在還沒有學會老丈的武功，年齡更是未滿二十，老丈如此自信，似乎言之過早。」

虬髯老者道：「好喇，小子，咱們不必作無謂的爭論了，還是注意老夫的姿勢開始做內功調息吧！」

× × ×

時光像流水，兩年寒暑巳經匆匆過去了，姜雲岫幾乎巳盡獲虬髯老者的眞傳，所差的只是火候與臨敵經驗而巳。

兩年不能說短，這一雙老少怪人，就從來沒有想到應該問一問對方的姓名，他們的稱呼就是「老丈」，「小子」，習慣成自然，他們似乎毫無不便的感覺。

傳武功，虬髯老者絕不藏私，他不僅傾盡所有，還督促得十分嚴厲。

但姜雲岫學的究竟是些什麽武功？他從來不問，虬髯老者也從來不說。

虬髯老者的兵刃十分奇特，是一件用天蠶絲及一種稀有合金編成的一件簑衣。簑衣是灰色的，衣上鑲有許多銀色的六角小球，它可以捲成長條，當作棍、柄、鞭來使用。

如果提着衣領一抖，但見雲蒸霞蔚，寒芒流轉，威力所及，廣被一丈方圓，像這般神奇的兵刃，當得是世無其匹。

這天晌午時分，虬髯老者取出他那件從不輕用的簑衣，面含冷笑，瞅着姜雲岫道：「小子，記得今天是甚麽日子麽？」

姜雲岫道：「不記得。」

虬髯老者一嘆道：「唉，你小子對自己的生死，竟然這麽漠不關心。」

姜雲岫道：「老丈要對小生下手？」

虬髯老者道：「不！」

姜雲岫道：「那麽老丈語出驚人，又是爲了甚麽？」

虬髯老者道：「你來到絕命崖，巳經整整兩年了吧？」

姜雲岫道：「不錯。」

虬髯老者道：「你是正月裏出生的，是麽？」

姜雲岫道：「老丈說對了。」

虬髯老者道：「明年正月十五日，你就滿二十歲了。」

姜雲岫道：「是的。」

虬髯老者道：「人生幾何？小子，你應該珍惜這半年的時間！」

姜雲岫道：「不錯，老丈以行將就木之年，一死原不足惜，但念在咱們相聚的一點香火之情，對老丈那有限的生命，小生是該表示一點惋惜的。」（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黃鷹・文
黃耀基・圖

賊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威和方驄走入江飛霞房裏不見她，只見死去的小芬，楊威又出動那條癩皮狗去找尋江飛霞下落，見她被縛在韓千家裏，據她說，高玉盛就是蜘蛛，他要挖她的心供奉父親，他原來是韓千的兒子云云，他們慶幸搶救得及，留葛柏幾個捕快保護江飛霞，楊威方驄去找高玉盛，二比一對敵，高玉盛不敵逃走，二人估計他會去殺趙寬，相約去趙寬家，江飛霞看二人遠去，等候高玉盛回來，乘葛柏等人沒有準備，此時的江飛霞才表現殺手工夫，將葛柏等人殺死，他倆下一步計劃準備殺趙寬……而趙寬叫劉全馬飛擄走沈春山，想迫問藏圖的地方……

各顯身手 找尋珠寶

趙寬道：「他會小心的，好像他這樣懂得用刀的人並不多。」

劉全笑接問：「沈老闆，你知道我以前是幹什麼的？」

沈春山又是一聲冷笑。「難道你還會做出什麼好事來？」

劉全刀在手裏一轉，看看，道：「我是做劏豬的。」

沈春山道：「你還是幹回老本行的好，那最低限度，也有個好死。」

「好死惡活，到不如活得好一點。」

劉全一面洗刀一面又問：「沈老闆可知道我為什麼要提到自己以前所幹的工作？」

「說好了。」沈春山盯着那柄尖刀。

劉全道：「劏豬的一刀下去，斤兩很準確，去肉去皮，更就恰到好處。」隨即掬起一把水，潑抹在沈春山的胸膛上。

沈春山不由混身毛管倒豎起來，劉全刀尖接住沈春山的胸膛一刮，刮下了一片胸毛，一面怪笑起來，那利那，沈春山最少連打了十個寒噤。

劉全怪笑着刀接下，其快如飛，刮得沈春山非獨胸膛，一張臉也不由蒼白了起來。

趙寬這才吩咐道：「將他的皮剝下來，讓他知道我的厲害！」

沈春山瞳孔暴縮，突然叫起來。「你已經知道了？」

趙寬一怔，但立即恢復正常，冷笑道：「天下間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秘密，而且我的運氣到現在仍然很不錯。」

沈春山追問：「是誰告訴你這個秘密？是誰？」

趙寬冷冷的道：「沒有人告訴我，是我找出來的，我早就該想到的了。」

沈春山竟然點頭，歎息道：「那你也用不着剝她的皮，太殘忍了。」

趙寬心念一轉再轉，總算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道：「我不要太多人知道這個秘密。」

沈春山搖着頭，喃喃道：「月娥月娥，你就是命薄，我替你守着這個秘密這麼

多年，還是不能夠讓你好好的活下去。」

劉全馬飛詫異的看着趙寬，他們事實不明白，趙寬揮手叫他們不要作聲，目注沈春山，道：「老沈，想不到你一片痴心，竟然痴戀一個女人到這個地步。」

沈春山只是歎息，趙寬接道：「那麼多的珠寶，你難道一些也不動心？」

沈春山道：「這些年來，我賺到的錢得雖然並不多，已經够我過着很舒適的日子。」

趙寬道：「你若是一個這麼容易滿足的人，當年何以加入我們的一夥，難道也是為了江月娥？」

沈春山點頭道：「江龍雖然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反對他做這種事。」

「聽說你們自小便玩在一起。」

「月娥也是的，可惜他一直都只是將我當做兄長，而我竟然是一直都沒有發覺到。」

「當局者迷，尤其在感情上，這一點我倒是明白的。」趙寬接問道：「什麼時候你才發覺？」

沈春山的目光一下變得很朦朧，很遠，喃喃道：「二十年前，我們五個人一直在打月華軒寶庫的主意，每個人都有他的一套，可是想來想去都沒有一個妥善的辦法，江龍才建議我們與蜘蛛合作。」

趙寬道：「這個人的確了不起，很快便擬好了計劃，奇怪的就是他一向獨來獨往，却肯跟我們合作。」

沈春山道：「也許你還未知道，他跟江龍本來是生寃家，死對頭。」

趙寬意外的「哦」了一聲。「這就奇怪了。」

沈春山道：「他却是鍾情江龍的妹妹，那一次他所以答應，惟一的條件就是要江龍將月娥嫁給他。」

趙寬搖搖頭道：「我不能不承認，江月娥當時實在是一個很漂亮、很迷人的少女。」

「江龍當時答應了他，也所以他才會就我們所長，擬好了一個完善的計劃。」

「這個人無可否認有幾下子，那個計劃也的確非常完整，所以我們才會考慮到將他這個蜘蛛幹掉，免得另生枝節。」

「這是江龍提議的，其實他是借我們的帮助將這個對頭除去，可是一切都準備好了，到時候却不見蜘蛛現身，我們恐防有變，立即採取行動，按照計劃，並無多大困難，那知道進得寶庫，才發覺東西都已給搬光。」

沈春山笑道：「這絕無疑問是蜘蛛幹的，他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更好的計劃，一個人先我們一步，偷進寶庫，搬走了那些珠寶，原是要拿着再跟江龍談條件。」

「你怎麼知道？」趙寬很奇怪。

沈春山的目光更朦朧，近乎夢囈的道：「在動身之前一夜，我去看過江月娥，原是要向她坦白心意，問淸楚她怎樣打算，却看到她跟蜘蛛赤裸在床上。」

趙寬「桀桀」怪笑，道：「那你還用問？」

沈春山歎息道：「他們原來早已有了夫婦關係，月娥甚至已懷了他的兒子。」

趙寬一怔，道：「那當時他們在幹什麼？」

沈春山道：「蜘蛛正在將一幅地圖紋在月娥背上，說他若是有什麼不測，叫月娥無論如何將孩子養大，將收藏起來的珠寶交給孩子。」

「還要孩子報仇？是不是？」趙寬苦笑。「這是老故事了，想不到竟然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沈春山自顧道：「當時我還沒有想到那可能是月華軒的珠寶。」

「當然死心了。」

沈春山點頭，趙寬冷笑道：「你却是一句也不告訴我們。」

沈春山道：「我失望之餘，原是一心要成全他們，還準備必要時助蜘蛛一臂之力。」

「偉大，」趙寬冷笑道：「我們之間的交情你却是完全不顧。」

沈春山笑道：「那當然是因為我看出你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結果你也助不了蜘蛛。」

沈春山苦笑。「以他的聰明，連我也想不到居然會笨到呆坐在江龍家中等江龍回來談判。」

趙寬笑道：「他却也想不到我們一起來，結果給我們抓住，揍了個半死，若不是要將珠寶所在迫出來，當場就將他幹掉了。」

「當時最激動的要算你，還是江龍將你攔下來，提醒你珠寶要緊。」

「他本來比我還衝動。」

「你當然沒有發現蜘蛛暗中向他使了一個眼色。」

趙寬恍然道：「難怪他提議將蜘蛛囚起來，逐日用嚴刑迫供。」

「就是迫不了三天蜘蛛便逃去。」

「是你放走他的？」

「是江龍。」沈春山答道：「他將這件事交給了月娥做，一口答應只要蜘蛛將珠寶交出來，便一筆勾消，還將月娥嫁給他。」

「這個老小子，原來要獨吞。」趙寬嘟喃道：「可是我們因為彼此都懷疑，一直就互相監視，江龍回來之後，不見得就風光到那裏。」

沈春山點點頭。「那些珠寶也不見出現，否則官府中人早有消息，查到這兒來，看情形就是，江龍雖然得到了蜘蛛，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那有兩種可能，一是月娥看見勢色不對，眞的將蜘蛛放走，還有就是，江龍一下錯手，將蜘蛛殺掉了，月娥因此也沒有將秘密說出來。」趙寬摸着鬍子，目光又一亮。「也是說，月娥背上你的地圖現在還有用。」

沈春山疑惑的看着趙寬，眼瞳突然露出了恐懼之色，趙寬笑接道：「若是前一種可能，現在出現的蜘蛛就是蜘蛛本人，否則的話……」

沈春山就在這時候叫出來：「你其實完全不知道月娥背上紋有地圖的事。」

「我只是要剝你的皮，你却想到那裏去，和盤托出來了。」

「你，你……」沈春山整個身子都在顫抖。

「我的運氣一直都很不錯，是不是？」趙寬放聲大笑起來。

劉全馬飛看見趙寬高興，亦高興起來，一齊放聲大笑。

他們的笑聲突然被一下沉重的開門聲截斷，趙寬面色一沉，喝道：「是那一個這樣沒規沒矩？」

劉全馬飛齊皆回頭，正好看見楊威一隻油炸蟹也似從石階上走下來，後面緊跟着方驄。

楊威一面走一面應道：「是我的老闆。」隨對方驄道：「是不是，我說這是他的笑聲，沒錯吧。」

方驄只是看着被縛在木輪之上的沈春山。

趙寬看見這兩個人，面色更難看，道：「你們走來這裏幹什麼？」

楊威道：「我們發現了蜘蛛的秘密，知道了蜘蛛是那一個，恐怕你受害，趕來保護你。」

趙寬道：「看門的難道沒有告訴你，這兒很安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蜘蛛高來高去，他們知道什麼？」楊威大搖其頭。「我們就是怕了他們麻煩，從後院爬牆進來，到處都找你不到，經過這上面，却聽到了你們的笑聲。」一頓接問：「什麼事這麼高興？」

趙寬反問：「蜘蛛是那一個？」

「高玉盛，他原來是蜘蛛的兒子。」

趙寬放聲大笑起來，楊威總算聽出這笑聲充滿揶揄的味道：「難道他不是？」

趙寬笑聲一頓，道：「高玉盛是高猛的兒子，怎會變成蜘蛛的？」

「我們也覺得奇怪，你說是什麼原因？」楊威還要走下去，突然給方驄在後面抓住。

方驄接道：「你這個笨蛋，難道還沒有瞧出這地方不妥？」

楊威一呆，好像這才留意到周圍環境，脫口道：「好大的密室，却不知是拿來什麼用的？」

方驄道：「你沒有看見木輪上的沈春山？」

「沈春山？」楊威目光大亮，集中在木輪上。「怎麼果然是沈春山，怎會跑到這兒來的。」

趙寬道：「當然是我抓來的了。」

楊威又問道：「你爲什麼要抓他到這兒來，難道你才是眞正的蜘蛛。」

趙寬冷笑道：「別在裝傻扮懵了，你以爲我看不出你在故意引開我的注意，好得救人？」

楊威呆了呆，隨即一攤雙手，道：「給你瞧破了，那我們只好打開天窗，說亮話。」

趙寬道：「我是你老闆，你是我用錢買回來的保鑣，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好說的。」

楊威立即道：「本人鄭重聲明，我們之間的關係到此爲止。」

趙寬冷笑道：「那你就莫要怪我手下無情。」

「這是恐嚇。」楊威一個鼻子抽吸起來。

方驄插口道：「你們將沈春山抓來這裏，有什麼目的？」

趙寬冷笑道：「這是我的事，這裏也是我的地方，你們未經我許可，擅自闖進來……」

楊威笑問道：「怎麼，難道你竟然要將我們送到官府去問罪？」

趙寬連聲冷笑道：「誰不知道楊爺一直跟官府有來往，告到官府去，是自討苦吃。」

楊威道：「還有一個原因你怎麼不說？」接從懷中取出那份賞格抖開來。

趙寬一看周歡那份加上了鬍子的賞格，面色一變，楊威笑接道：「你其實姓周名歡，做過不少案子，一直是官府通緝的重犯。」

趙寬道：「你既然知道，就不要離開這裏。」雙手接一揮，一聲：「上！」

劉全馬飛左右齊上，在密室中的十多個大漢亦一齊湧上前，楊威目光一掃，回顧方驄道：「你上還是我上？」

方驄道：「當然一齊上。」

兩人的身形同時從石階上拔起來，落在那些大漢之前，那些大漢齊喝一聲，以壯聲威。

楊威又看看方驄，道：「難得有這個機會，較量一下怎樣。」

方驄道：「你要怎樣較量？」

話口未完，一個大漢已衝到楊威面前，楊威看準了，猛一拳擊出，那個大漢應拳飛出丈外，倒翻地上，一聲不發也不見再動。

楊威豎起一隻手指，得意道：「一拳一個。」

方驄一拳隨即擊出，迎着他拳頭的一個大漢就像個傻瓜一樣橫飛出去，亦是倒地不起。

楊威鼻子哼一聲，揚揚手，道：「過來！」

兩個大漢不由自主一齊衝前，揮拳撲擊楊威，楊威算準了，身子一轉，又一拳擊出，竟然一拳將那兩個大漢擊得一齊飛起來，飛摔出丈外，隨即向方驄伸出一指，再伸二指，道：「一拳兩個。」

方驄應聲轉身，姿勢一樣美妙，也只是一拳，兩個大漢離地飛起。

趙寬看着一張臉已變成鐵青色，馬飛兩條腳在地上跳動，蓄勢待發，劉全雙刀已在手，「颼颼」地不住轉動，已隨時準備削出去。

在方驄楊威面前各還有四個大漢，不約而同，身形齊動，分別將二人包圍了起來。

楊威一直等他們包圍好了才動，連環三拳，將三個大漢擊飛了出去，那三個大漢站立的位置雖然不同，却是同一個方向飛出去，疊在一起！

「疊羅漢！」楊威撫着拳頭，得意地笑起來。

話口未完，三個大漢已然在他身旁一個個掉下，疊在一起，方驄那邊隨即笑道：「鬥高怎樣？」

也不等楊威回話，已然將面前最後一個大漢抓起來，從頭上擲飛，動作自然。

站在楊威面前那最後的一個大漢一見勢色不對，便要退下，却還是一個照面，給楊威一把抓住，被倒擲了出去，撞在後面牆壁上。

楊威的動作也與方驄一樣，將人擲出，便笑問：「那一個高？」

方驄笑笑道：「你身高幾多？」

楊威脫口道：「六尺一！」

「我六尺三，高你兩寸。」

楊威這才知道上當，冷笑道：「你說的？」

「我媽媽說的。」方驄笑接道：「你不服可以找個公正人來量度一下，看到底那一個高！」

楊威連聲冷笑，回頭一指馬飛，道：「輪到你了。」

方驄同時向劉全招手道：「你來！你來！」

馬飛劉全正要撲前去，突然給趙寬喝住：「慢着！」

楊威立即手指趙寬，道：「這個是我的。」

方驄笑笑道：「你喜歡盡管拿去。」

楊威接對趙寬揚手道：「你要來，快來，收拾了好去衙門領賞。」

趙寬冷笑道：「衙門能給你多少，而且你也未必能够照數目全收。」

楊威驚奇道：「怎麼你也知道。」

趙寬道：「所以我要跟你們談談，要多少錢才肯罷手，不管這件事？」

楊威眼睛立即亮起來，想了想，回問方驄：「要多少才好？」

方驄道：「他們是打不過才要跟我們談，我們既然一定能够將他們打倒！爲什麼還要跟他們談？」

「有道理，可是……」

「只要將他們打倒了，這兒的錢你還不是予取予携，那用他來分配。」

「對極了。」楊威緊接搖手，對趙寬道：「這件事我們管定了。」

趙寬怒極反笑，一個身子突然拔起來，半空中一旋，一脚踢出，這一脚正中沈春山胸膛，一聲巨响，沈春山的胸膛陷了下去，背靠着那個木輪同時碎開。

沈春山顯然已運上眞氣護體，仍然受不住這一脚，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胸膛一排碎骨亦插出體外，鮮血迸流。

楊威方驄齊都被這一脚的威力驚呆，却只是一呆，便齊喝一聲，撲上前去，馬飛劉全亦一齊撲上，趙寬緊接二人當中穿過。

馬飛一上雙脚便連環踢出，每一脚都踢向要害，既狠且勁，楊威仗着身形矯活，左閃右避，再加上雙拳配合，閃三脚便還一拳，擊在對方脚上，馬飛的身形居然沒有被擊亂，雙脚看來也未受影响，仍然是踢得那麼勁那麼狠，那麼高。

劉全雙刀飛舞，也是全力攻向方驄，雙刀在他的手中盤旋，有如兩個轉動着的車輪子，方驄雙手虛幌，身形閃躍騰挪，一方面還要兼顧趙寬的襲擊，一下竟然給劉全迫退了三步。

可是他脚步一錯，却又從刀鋒下脫出，雙掌「分花拂柳」，拍向趙寬，趙寬腦後有如長着眼睛，披風「獵」然暴响中，一脚反踢向方驄。

脚未到，勁風已撲面，踢到一半，一脚已變成七脚。

方驄避六脚，雙掌十字交搭，封住了第七脚，轉身一掌便要切下，劉全雙刀已斬來，急忙閃身招架，趙寬脚一收又踢出，左七右八，連環十五脚，與劉全雙刀十八斬，一口氣將方驄迫出半丈。

那邊楊威亦被馬飛一雙脚迫出了三步，可是這三步一退，他半身一轉，雙拳便向趙寬後背擊來，趙寬耳聽風聲，半身疾轉，雙掌封開楊威來拳，車輪般一轉，接將楊威迫回去。

馬飛把握機會飛脚踢到，楊威却早已防着，滾身避開，馬飛雙脚不停，一脚緊接一脚，趙寬雙脚亦緊接踢到，四條脚飛踢之下，不由楊威不退後。

方驄也就在這時候從劉全雙刀下轉出，雙掌封開了趙寬雙脚，楊威同時撲回，馬飛脚下掠過，一掌拍在馬飛的大腿上。

趙寬雙脚原是堵住了這個空隙，給方驄截擋下來，楊威才能够搶進這個空隙內，馬飛却不知道二人合作已慣，要封住這個空隙的時候，楊威已搶在他前頭。

這一掌雖然不能做成多大傷害，却已將馬飛拍得一個旋子飛出去，楊威一個虎跳緊接跳上，一脚橫掃，又將馬飛掃了一個觔斗，隨即三掌打在馬飛的屁股上，與之同時將一個香囊扣進了馬飛的腰帶。

馬飛一個觔斗下來，顏面無存，心頭火起，再吃這三掌打上屁股，理智都幾乎給完全燒去，而楊威事實也手快，用力恰到好處，沒有令他感到有什麼不妥，他隨即伏地滾身彈起來，雙脚瘋狂踢向楊威，一心要將楊威踢一個滾地葫蘆，才消得這口火氣。

楊威左轉右轉，姿勢多多，避開了馬飛雙脚三十六下急踢，又給迫回來，順手一輪拳脚攻向趙寬，趙寬正與劉全合攻方驄，合作純熟，給楊威這一下搗亂，好好的攻勢硬給拆散。

方驄順勢一掌切在劉全脅下，切得劉全一下子彈起老高，幸虧趙寬及時一拳揮來，才沒有再挨方驄一下。

趙寬隨即把手一翻，一聲：「走！」

馬飛劉全二人不敢不從，雙雙後退，趙寬雙拳敵住了楊威方驄二人，猛一個翻身上了石階，再提身，凌空飛起，雙脚踏着牆壁連走三步，借力旋身，連環兩脚疾掃了出去。

這兩脚借力使力，其勁無匹，楊威方驄雙雙追至，正好迎上這兩脚，兩人也算反應敏銳，十字手齊施，一齊封去。

兩下接實，兩人雖然沒有受傷，仍然給踢得倒飛了出去。

趙寬身形落下，立即暴退，退出了門外，馬飛劉全已等在那裏，左右一齊將暗門推上。

方驄楊威雙雙落地，正好落在木輪之前，正要追出去，就聽到了沈春山一聲呻吟：「圖……」

方驄楊威齊皆一怔，轉身齊問：「什麼圖？」

沈春山眼神混濁，吐着血呻吟道：「蜘蛛的藏寶圖。」

楊威叫起來：「趙寬將你抓來這裏就是爲了蜘蛛的藏寶圖？」

沈春山痛苦的點頭，楊威又叫道：「早就該猜到的了，趙寬那個老小子……」

他還要說下去，嘴角已給方驄封着，沈春山也就在這時候道：「圖……在……在……」

方驄急問道：「在那裏？」

「江……江……」沈春山語聲氣息斷斷續續，顯得非常辛苦。

方聽又問：「江飛霞？」

沈春山乏力的搖頭道：「她……媽……她……」

楊威一下拉開方聽的手，搶着問：「她媽的還她媽媽。」

方聽苦笑道：「當然是她媽媽了。」

沈春山微微點頭，楊威抓抓頭髮，道：「這倒是奇怪了，她姓江，她媽媽也姓江。」接問沈春山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沈春山痛苦的喘氣，楊威又問道：「這一定是個秘密，怎麼趙寬會知道，怎麼現在才將你抓起來？」

「趙寬當然是現在才知道，才現在將他抓起來。」方聽應聲道。

楊威冷笑道：「就是你才知道。」又問沈春山：「你是怎會給趙寬知道的？」

「酒……」沈春山只說了這個字，頭便一側，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楊威沒有發覺，反手一掌拍在沈春山頭上。「該死，酒也好喝的。」

沈春山當然毫無反應，楊威這才發覺有些兒不妥，捧起沈春山的頭一看，這一看，又嚇了他一跳，沈春山面部的肌肉已因爲綳緊而扭曲，一張臉也因而變得很怪很恐怖。

楊威忙將頭轉向方聽。「你看他怎樣了？」

「你看好了。」方聽將頭推回去。

「還是你看好。」楊威非常謙虛。「你見識多廣，一看便知道出了什麼事。」

方聽終於細看一眼，道：「完了。」

楊威雙手急忙鬆開，一面拍幾下，一面問：「那我們現在該怎樣？」

「去找江飛霞……」

「她？」楊威嚷起來。

「她的媽。」方聽搖搖頭。

「說清楚啊。」楊威隨即嗅了嗅自己雙手。

方聽道：「我話還未說完你便嚷起來，怎能夠怪我。」

「一手血腥。」楊威皺着鼻子，嘟喃着突然又省起了什麼的忙問：「找她的媽幹什麼？」

方聽道：「蜘蛛的藏寶圖在他的媽那兒，趙寬不用說現在就是要到那兒，我們必須趕快趕到去，遲恐她性命難保。」

楊威道：「我看她不會隨便說出來的，趙寬總要花上相當時間。」

方聽沒有理會他，趕步走向那邊石階，楊威一面追前一面問：「你看那幅藏寶圖她會藏在那兒？」

「你說呢。」方聽反問。

「我要是知道早就去拿了，還等到現在。」楊威加快兩步搶在方聽面前。

方聽也不與他爭，笑問道：「你跑這麼快幹什麼？」

楊威道：「快總比慢好。」腳步更加快，三步併作兩步，走到暗門前面，伸手一推，暗門不動，再推，也是不動。

方聽道：「趙寬那會讓我們走得這麼容易？」

楊威伸手暗門上摸來摸去，嘟喃道：「奇怪了，這道暗門竟然會沒有開關。」

方聽道：「不是沒有，只是你找不到。」一隻手隨即按在暗門上。

楊威又細看了一遍，才讓開身子，道：「難道你竟然會找得到？」

方聽伸手一按再按，暗門紋風不動，他倒退了三步，看看左右，才再走到右邊牆下。

楊威冷笑道：「神氣什麼，你不是一樣也找不到？」

方聽沒有回答，曲指在牆上敲擊起來，只敲得「卜卜」作响，楊威大笑道：「「叫你去叫門？」隨即壓低了嗓子怪聲怪氣道：「那一個？」接又提高了嗓子：「嗳，我是姓方的，開開門。」

方聽沒有理會，又敲了幾下，突然停下，吸氣，猛喝一聲，一拳擊在牆壁上，楊威一見又嚷起來：「就是生氣，也不要拿牆壁出氣啊。」

牆壁迎拳裂開，楊威接嚷道：「好硬的拳頭，不知道牆壁痛不痛，若是牆壁不痛你的拳頭痛……」

他沒有再嚷下去，楊威五指如鈎，已然將碎裂的磚石抓出來，壁內赫然縱橫交錯着五條鐵枝，楊威看在眼內，立即轉口問：「這些鐵枝是拿來幹什麼的？」

方聽道：「任何暗門在內一定有開關，以防不測，這些鐵枝就是這道暗門的開關。」

楊威奇怪道：「怎麼暗門現在還不打開來？」

方聽道：「就是因爲我還沒有動那些鐵枝。」

「一拳你的氣力便打盡了？」楊威揮手。「你不動我來動。」

方聽笑笑道：「你先抬頭看看。」

楊威抬頭一望，頭頂赫然一道刀閘藏在一個暗洞中，不由嚇一跳，身子很自然的往暗門上一倒一貼，道：「你這個小子，誘我到刀閘下面，還誘我將刀閘弄下來，是存心要我送命？」

方聽道：「你現在站的地方正是刀閘要落下的地方。」

楊威怪叫一聲，一個身子，慌忙彈回來，正落在方聽身旁，方聽笑接說道：「我若是存心害你，根本不會告訴你的是不是？」

楊威搖頭道：「天知道你這個小子打的是什麼主意？」

方聽瞪眼道：「跟你交朋友，看來並不是一件怎樣快樂的事情，好心總沒有好報。」

「好心——」楊威打了一個「哈哈」，「你小子的好心少爺領教得多了。」

方聽道：「最低限度到現在爲止，你跟我走在一起，仍然活得好好的。」

「廢話什麼，還不趕快將這道門弄開。」楊威揮手催促。

方聽看着那五條鐵枝，道：「我還沒有看出是那條鐵枝將門弄開的，一個弄不好，除了刀閘還弄出什麼機關陷阱來，那不是你遭殃便是我倒霉了。」

楊威又看看那個刀閘，道：「那你小心慢慢看好了。」却站在方聽身旁張頭探腦。

方聽道：「站遠些好不好，那就是死也不會死在一起。」

楊威道：「我想來想去還是站在你身旁安全。」

方聽道：「你的反應有我這樣敏捷便成，一個不對我便會躍開，可來不及照顧你。」

楊威「格格」怪笑道：「照顧我？你那來的本領，少爺照顧你倒還差不多。」

方聽道：「那你照顧我好了。」

楊威却又看看那個刀閘，倒退了三步。方聽一雙手在那五條鐵枝上左右移動了一會，終於握住上橫排第二條，用力的一扳。

「格」的一下異响立時傳來，楊威應聲心頭一跳，身子不由往後一縮。

方聽看見並沒有什麼機關陷阱出現，繼續扳下去，那道暗門終於「軋軋」的打開來，楊威一見暗門打開，急不及待，一聲歡呼，往門外疾竄了出去。

方聽急喝一聲「小心」，幾柄長刀也就在他「小心」聲中，沒頭沒腦的向楊威斬下，楊威也總算反應敏銳，一個死人提，倒縱了回來，及時閃開了那一輪快刀亂斬。

三個大漢緊接衝進來，追斬楊威、方聽旁邊即時一掌拍在一柄長刀的刀身上，那柄長刀立時橫裏蕩開，「叮噹」一聲，將旁邊的一柄刀截下來，方聽接一腳，三個大漢便一個接一個，驚呼聲中倒下了石階。

兩條長槍緊接扎至，楊威身形一閃，探手抓住了一條，往後一奪，那個大漢便從他身旁飛過，倒仆下去。

方聽那邊亦將槍桿抓住，將那個大漢硬硬拖進來，一肘打飛石階外。

二人各奪了一條纓槍在手，如虎添翼，一陣亂搗，將接着要衝進來的大漢搗翻了兩個，再將其餘的迫出甬道外，正要殺出去，前面甬道的出口已被一片森寒的刀光封閉。

楊威一呆道：「那是什麼東西？」

方聽道：「幾個人拿着刀在亂砍，將出口封着。」

楊威大笑道：「都是笨蛋，我們難道不會等他們乏力的時候才殺出去？」

方聽道：「趙寬正是要我們這樣做，要將我們關在密室內其實最簡單不過。」

「我們不是給關着，現在又闖出來了。」楊威搖頭，「你的記性，不會眞的這樣壞的吧。」

方聽反問：「擋在門外的若是趙寬三人，你以爲我們闖出來的機會有多大？」

「只怕不大。」楊威這句話出口，便有些後悔，這句話說來實在太不够威風。

方聽若無其事的接道：「可是他們却叫這些蝦兵蟹將來送死。」

楊威立即道：「那是因爲他們要趕到江家。」

「我不知道江月娥將藏寶圖放在什麼地方，希望就不是一下給找出來，我們趕到去的時候還來得及。」

「我也是這樣希望。」楊威立即道：「那你還廢話什麼，趕快衝出去。」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大喝一聲，挺槍疾衝向前去，一閃刀光，「刷刷」幾聲，兩條槍便只剩下了半截，楊威第一個收住腳步，方聽也沒有慢上多少？

「姓方的，你滿肚子壞水，想個好辦法，看如何衝出去。」楊威這個時候又承認方聽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了。

方聽却苦笑道：「我就是急不得，一急之下便變得像你一樣，笨到不得了。」

楊威嚷起來道：「你這個小子，老子不知那一隻眼睛瞧上你，許以重任，你感激之下，不好好動腦筋，反說老子不够聰明。」

方聽道：「你既然這麼聰明，你來動腦筋好了。」

楊威雙手立時頭上一陣亂抓，突然停下，盯着方聽，道：「你不是有一種烟能够將人一下子弄倒的？」

方聽一呆，應道：「那是毒烟，一吸進去，便會七竅流血，毒發身亡，我可是不忍心傷害這麼多人。」

「什麼？」楊威大叫起來，正要揭破方聽那只是迷藥，已被方聽踩了一腳，方聽接道：「這個時候，也顧不得這麼許多了。」

楊威總算會意，帮腔道：「這些混蛋，無惡不作，殺兩個當一雙，也是替天行道。」

兩人這一句那一句，門外的刀光逐漸弱下來，那仍然在不停斬下。

方聽探手從懷中取出了一個鬼面具，往面上一套，楊威一見詫異道：「這又是什麼東西？」

「噴毒烟用的。」

「幸好我看着你戴上，否則黑夜中遇着，不給你嚇個半死才怪。」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胆小？」

「那一個胆小，你這個人就是這樣，別人讚你聰明，你便以爲自己是諸葛亮托世了。」

方聽沒有回答，走前一步，一股白烟突然從鬼面具中噴出來，直噴向門外，兩個大漢正探頭內望，給噴個正着，驚呼未已，一個身子便搖搖幌幌，「咕咚」的倒了下去。

門外驚呼聲立即此起彼落，刀光散掉了一半，楊威兩指揑着鼻子，大叫道：「來，再來一口！」

其餘的刀光立時掃掉，楊威把握機會，一口氣衝出了甬道，再衝前三丈，才撞上一個大漢，那個大漢不等他槍桿敲下，一個身子已軟倒地上。

方聽緊接衝出來，看見他，那些大漢又是一聲驚呼，倉皇四散。

二人沒有逗留，直衝出院子，來到了高牆下，方聽一下便躍了上去，楊威一跳，雙手攀住牆頭，方聽及時拉一把，才將他拉到牆頭上，一齊跳下去。

牆外是街道，楊威連吸了好幾口氣，才道：「你小子總算還有良心，我還以爲你緊接一個跳下來，趕快跑到江家去。」

方聽道：「這個時候我是絕不會將你丟下來的。」

「這個時候？」楊威瞇起了一隻眼。「你又在打我什麼壞主意？」

方聽道：「要找趙寬如何少得你？」

「你現在才知道我智勇雙全，沒有我相助，憑你一個人根本對付不了趙寬。」楊威鼻子又向天，方聽雖然站得離開他有好幾尺，仍然感覺到鼻息撲面。

他接道：「也罷，你既然如此低聲下氣，我就馬馬虎虎原諒你一次，來，我們一齊到江家。」也不等方聽回話，當先奔出去。

「希望來得及。」方聽緊跟着。

他們惟一的希望就是江月娥將藏寶圖收藏得很秘密。趙寬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够找出來。

事實那是很秘密，也所以趙寬一直茫無頭緒，一直到沈春山說出口。

× × ×

藏寶圖紋在江月娥的背上，她本來也有一身不錯的武功，可是十多二十年來一直臥病床上，已大打折扣，尤其是現在，已病得奄奄一息，神智亦模糊不清，一直到侍候她的孫大媽給推進來，被劉全雙刀砍殺，慘叫倒下。

趙寬同時到了他面前，她神智一清，脫口道：「你……你不是周歡？」

趙寬笑應道：「你這個女人，也害得我們苦了。」一頓，大喝道：「將她架起來！」

劉全馬飛左右齊上，一人執着一條手臂，趕鴨子上架的將江月娥架起來。

「你們要幹什麼？」江月娥尖叫。

趙寬「桀桀」怪笑道：「拿蜘蛛的藏寶圖。」

江月娥嘶聲叫道：「我沒有……」

「那蜘蛛紋在你背上的是什麼？」

一聽這句話，江月娥的面立時變成死白色，要掙扎，如何擺脫得孔武有力的馬飛劉全，趙寬一擺手，劉全馬飛一齊轉身，讓江月娥背向着趙寬，也只是一抓趙寬便將她後背的衣衫撕下，右手同時出現了一柄匕首。

那幅地圖雖然經過那麼多年仍然那麼清楚，趙寬目光一落，大笑道：「原來在那兒！」手中匕首緊接插下去。

他雖然看得懂這幅地圖，可是他仍然要將這幅地圖剝下來，以免別人跟着找到來，循這幅地圖指引，找到蜘蛛的藏寶密室。

沈春山雖然死在他脚下，但楊威方聽當時在門外到底偷聽了多少，他却是不敢肯定，他當然不知道方聽雖然是有意偷聽，一到行踪便給楊威嚷出來，反倒是沈春山沒有立斃在他脚下，將秘密洩漏出去。

他從來沒有做過剝皮的工作，但現在剝來也並不怎樣困難，那幅地圖還沒有給完全剝下來，江月娥已經昏死過去。

沒有人理會他們，他們也沒有多作逗留，拿了圖立即離開，去發掘蜘蛛取自月華軒的珠寶。

× × ×

楊威方聽趕到江家的時候，江月娥的血已流盡，染紅了半個房間的地面。

「血腥、暴力，不宜兒童觀看。」楊威連連搖頭，話說完，偏過頭去。

方聽亦偏過頭，道：「若是我沒有看錯，她整個背部的皮膚，都是給硬硬剝去了。」

「殘忍——」楊威打了一個寒噤。

方聽脫口道：「難道蜘蛛的藏寶圖就在江月娥的背上？」

楊威愕然道：「那也不用將她的皮剝去。」

方聽道：「若是藏寶圖紋就在她背上。」一頓又接道：「不錯，一定是這個原因。」

「這個……」楊威怔在那裏。

方聽喃喃接道：「趙寬他們現在一定是趕去發掘蜘蛛的藏寶。」

楊威急問道：「那我們怎辦？」

方聽道：「當然是趕去阻止。」

楊威又問：「你知道蜘蛛的藏寶在什麼地方？你怎會知道的？」

方聽道：「我若是知道現在還會呆在這裏。」

「又是你要說趕去的，」楊威搖頭：「倒要看你如何趕去。」

「只要你帮忙便成。」

楊威立即搖手道：「我跟你一樣，不知道蜘蛛將東西藏在那裏。」

「你哥哥知道。」

「我那來的哥哥，」楊威面色突然一沉。

「我是說那條癩皮狗，」方聽話才出口，楊威一拳已打來，忙閃身避開。

「你這個小子！這時候還說這些廢話。」楊威接揮手。「你以爲那條癩皮狗是個妖怪，只要你告訴他一個姓名。牠就能替你將那個人找出來。」

方聽道：「我只是看見你將一個香囊放進那個高個子的腰帶上。」

楊威呆一呆，咬牙切齒的道：「一個人的眼太利不是一件好事，總有一天給挖下來。」

「這種孩子氣的話不是你說的，來，我們一齊去問葛柏借那條癩皮狗！」方聽擁着楊威的肩膀急急往外走。

趙寬等人雖然未必能够將蜘蛛的藏寶一下子完全弄走，早一點趕到去，總是好的。

× × ×

方聽楊威當然不用跑進衙門去就能够看見葛柏，他們也當然看出葛柏已經是一個死人，楊威甚至看出高玉盛曾經在附近出現。

「是高玉盛下的手，」他立即嚷起來：「那個小子眼中還有王法的。」

「當然沒有了。」方聽將葛柏的頭托起來，看了看。「你看，他是咽喉給切斷致死的。」

「怎樣死還不是一樣。」楊威左看看右看看。「你又不是不知道高玉盛殺人的花樣層出不窮。」

方聽道：「他武功雖然不怎樣，但刀仍然在手，身上也沒有其他傷痕，就這樣給高玉盛一掌解決，我們對高玉盛的武功便將重新估計，莫非在那座廢宅中他仍然沒有盡全力。」

楊威道：「他武功再高也不是我的對手，看見我便趕緊抱頭鼠竄。」

「這件事非常奇怪。」方聽沉吟着：「聽趙寬的口氣高玉盛應該不會是蜘蛛的兒子，江飛霞却告訴我們高玉盛已承認，兩個人之中必有一個說謊，而江飛霞的嫌疑似乎大一些。」

楊威搖頭道：「江姑娘手無縛鷄之力，人又是那麼溫柔，那像會做壞事的。」

方聽說道：「看來的確不像，但……

趙寬……」

「那個老小子的話你也相信。」

「當時你看他可像在胡說，完全是……」

「那種人怎會跟我們說眞心話的，再說，他既不是高玉盛的爹，又不是高玉盛的娘，怎能够肯定高玉盛不會是蜘蛛的兒子。」

「你始終認爲高玉盛的身份是有問題的了，」方聽突然問：「以你看他的武功怎樣？」

楊威想想道：「比我雖然差一點，在江湖上來說也算很不錯的。」

方聽再問：「那你說，他的父親若眞的是蜘蛛，而他又眞的要報仇，是否需要這樣麻煩。」

楊威道：「他武功雖然比不上我，要殺趙寬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而他們之中武功最好的，應該就是趙寬了。」

「不錯，所以這件事怎樣看他不像高玉盛做的，要做也不用等到現在……」

「但你也不是沒有看見，的確是高玉盛將江飛霞擄去要將她殺掉。」

方聽脫口道：「結果並沒有。」

「那是因爲我們平時趕到去，」楊威大聲道：「但兩個捕快仍然爲了阻止他殺江飛霞給他殺掉，喏——」手一指地上葛柏小汪等四人的屍體。「現在躺在地上這四個，絕無疑問也是他殺的。」

方聽苦笑道：「你若是能够告訴我，爲什麼他一直不動手，到現在才動手就好了。」

楊威冷笑道：「這還不簡單，一是現在才動手對他來說有特別的意義，一是，他喜歡……」

「他喜歡？」方聽呆了呆。

「就像你喜歡跟我作對一樣，江湖上那麼多人你偏偏不去找，偏偏來找我麻煩。」楊威一拳疾擊了過去。

方聽伸手架開：「算了，我們也不用爲這件事情爭論，反正很快就有解答。」

「很快，」楊威連聲冷笑：「現在連狗主人都死了，我們如何去找趙寬？」

「狗沒有死便成了，」方聽目光轉向旁邊的巷子。

那條癩皮狗正從巷子裏走出來，楊威循目光望去，一呆道：「你怎知道牠沒有死的。」

方聽道：「剛才看到，牠看來一些傷也沒有。」

說話間那條狗已走到楊威脚旁，嗚咽着打轉，楊威俯身一把抱起來，道：「想不到你比姓葛的還要命大，居然沒有給殺掉。」

方聽道：「也許高玉盛沒有發現。」語聲突然一頓，沉默下去。

楊威即時冷笑道：「我跟牠說話，你別打岔成不成。」

方聽沒有作聲，好像想到了什麼，眼珠子彷彿也要凝結起來。

楊威接問那條癩皮狗：「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那條癩皮狗彷彿聽懂他說的話，「汪汪」的吠了幾聲，楊威也居然像聽得懂，繼續問下去。

方聽呆了好一會，才恢復正常，目光一落，問：「那條狗在吠什麼？」

楊威道：「在吠你方才說的完全是瞎話，事情完全不是那回事。」

方聽隨口問道：「那是怎麼回事？」

楊威冷笑道：「你自己不會聽的。」

方聽道：「你們說的又不是人話，叫我如何聽得懂？」

楊威惡狠狠的道：「我一直就是這樣說話，你這個畜牲現在終於聽懂了。」

方聽歎了一口氣，道：「好了，算是我服輸了，現在狗已經找到，我們還是趕去找趙寬。」

楊威一聽方聽服輸，立時高興得眉飛色舞，一張嘴笑得合不攏來，再沒有多說什麼，拔步奔出去。

× × ×

人皮上黏着的血肉這時候還未乾透，趙寬却並不在乎，捧着這塊人皮的不是他，是馬飛。

雖然兩手早已染滿血腥，殺人有如吃飯，但捧着這塊人皮，馬飛仍然有一種要吐的感覺。

劉全高舉火把一旁照着，也一樣不大舒服，那股血腥味一直就往他的鼻子衝。

趙寬是比較舒服的一個，但目光落在人皮上，仍不由自主的打一個冷顫，這樣的經驗在他到底也還是第一次。

他們的心情却都非常興奮，蜘蛛是一個劇盜，在二十年前聲名之大還在他們之上，曾經做過好幾件大案子，再加上月華軒失去的珠寶，若是眞的給他們找到，幾輩子只怕也花不完。

現在他們就在韓千那座莊院後院的一座八角亭子內，根據人皮地圖的指示，那個密室的入口也就在這座亭子當中那張石桌子下。

趙寬一路走來已經將那張人皮地圖背誦得滾瓜爛熟，這下子仍然再細看了一遍，才走到右數第二根柱子之前，捧着那根柱子往右一轉。

那根柱子當中的一截竟然眞的是活動的，「軋軋」地轉動，那刹那趙寬才放下心來，這最低限度，已經證實人皮上紋的地圖並非胡亂揑造，是確有其事。

他隨即走到對面捧起左數第二根柱子，依樣畫葫蘆往右一轉，再左轉這邊第三根柱子，右轉對面第三根柱子。

每轉一次，柱子都「軋軋」作响，他越聽越開心，最後，走到那張石桌子前，捧着那張石桌子右旋三匝，這三匝轉下來，石桌子便一旁移開，露出了下面一個暗洞。

趙寬三人一齊發出了一聲歡呼，也就在歡呼聲中，趙寬一脚將那張石桌子踢起來，接一拳擊下，將那張石桌子擊飛三丈，撞上一座假山，碎開幾爿。

劉全接將火把舞得「霍霍」作响，一面叫道：「我們下去。」

馬飛大概因爲那塊人皮的刺激，仍能够立即冷靜下來，道：「大哥，請——」

趙寬一振披風，大笑道：「大哥可有騙你們，跟着我一定有好日子過的。」

劉全興奮道：「我們是不是跟着到蘇州去，那兒的女孩子據說是最動人的。」

馬飛搖頭道：「看你腦袋這麼大，懂得的却是這麼少，只要有錢，那兒找不到動人的女孩子？」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和百里映紅被仇元凱擒獲，正向兩人逼供之際，有人報告慧圓女修士到訪，仇元凱忙吩咐門下將兩人囚禁在柴房中，自己忙到客廳見圓慧女修士，慧圓女修士要求仇元凱把百里映紅釋放，仇元凱答應了，但百里映紅却非要仇元凱把王烈也一起釋放了才願意走，仇元凱執意不從，慧圓女修士見女兒態度堅決，只好向仇元凱請求釋放兩人，仇元凱堅決不肯，雙方只得動手比掌，正比鬥間，一名門下又進來報告，說百劍堡的趙堡主率領百名劍手來到金龍堡門前索戰。

白衣人援手　兩少俠得救

慧圓道：「妾身到此尋找小女，小女即是百里映紅，想來趙堡主應該見過小女吧？」

她指的是當日百里映紅前往歸來山莊途中被一批「來歷不明」的人挾持爲人質，逼她釋放追殺王烈而反被擒住的四個人之事——她和王烈均懷疑那批人即是他趙池的門下。

但實際情形是：趙池當時不在場並未見過百里映紅，是以聽了慧圓的話後，大爲驚愕道：「妳弄錯了，趙某未曾見過令嫒啊！」

慧圓道：「這麽說，百丈岩那批人中，大概沒有你了。」

趙池道：「百丈岩？妳說的話我完全聽不懂，妳到底在說甚麽？」

慧圓淡淡一笑道：「你是眞不知或假不知，你自己心裏明白，好在那次小女並未受到傷害，所以妾身想追究，倒是今日之事，你最好相信妾身之言，師素貞確實已在金龍堡中了。」

趙池沉思了片刻，點點頭道：「好，趙某相信便是，但趙某有許多話相詢，請隨趙某走好麽？」

慧圓搖頭道：「不，妾身還有事情要與仇堡主洽商，暫時不能走。」

趙池道：「趙某在岳陽城的高昇客棧相候如何？」

慧圓又搖頭道：「不必了，妾身已是方外之人，世間一切是非已與我無干，此間事了，妾身便要返囘修行之處，從此不再與任何人見面。」

趙池道：「那麽，借一步說話如何？」

慧圓道：「如果你要問師素貞的去向，妾身現在就可答覆你：妾身不知她的去向。」

趙池要求「借一步說話」，正是要問師素貞的行踪，聞言之下，隨即納劍入鞘，抱拳一禮道：「既是如此，趙某就此別過。」

說罷，轉身向門下百名劍士打了個手勢，便擬撤離金龍堡——

「慢着！」

金龍堡主仇元凱向前跨出一步，沉聲道：「你姓趙的浩浩蕩蕩的來，現在說走就走，你當我仇元凱是甚麽人？」

趙池轉囘身子，乾笑一聲道：「仇兄的意思是？」

仇元凱道：「咱們金龍百劍二堡決個勝負！」

趙池哈哈大笑道：「仇兄執意如此，趙某捨命陪君子便了！」

於是，他的長劍再度出鞘，嚴陣以待。

雙方劍拔弩張，仇元凱正要下令開戰之際，驀聞前面路上蹄聲得得，一匹快騎風馳電掣的向金龍堡疾馳過來！

仇元凱不知來人是敵是友，故未立刻下令開戰，對來騎佇望着。

轉眼工夫，來騎已馳至近處，敢情是百劍堡的一名劍士，只見他馳至趙池身邊，一躍落地，急步趨到趙池跟前道：「啓禀堡主，大事不好了！」

趙池雙眉一軒，沉叱道：「何事慌慌張張？」

那名劍士顫聲道：「四少爺他……他出事了，師母請堡王立刻囘堡處理。」

趙池面色大變道：「他出了甚麽事？」

那名劍士悲聲道：「四少爺遇害了！」

趙池一聽此言，震駭欲絕，一把抓住他的胸襟，驚怒交迸道：「你說甚麽？北星怎麽樣了？」

那名劍士目湧淚光道：「地點相同，死亡的情形也相同，就在懸空寺附近的那棵樹上……」

他的話意是：趙北星被人殺死在懸空寺附近的地方，死亡情形與趙南星相同，被人吊在樹上，剖腹挖心慘死！

趙池好像被焦雷擊中，頭腦一陣暈眩，身形搖幌了幾下，要不是那名劍士趕緊扶住他，勢必昏厥倒地。

不過，他畢竟是一代武林巨雄，神智一陣渾噩慌亂之後，很快就使自己鎮靜下來，身子仍堅強的站着，只是兩行淚水順腮而下——

「知不知道是誰幹的？」

「不知道。」

「幾天了？」

「堡主離堡的次日。」

「哼，必是王烈那小子下的手！」

慧圓聽到他的兒子趙北星遇害的消息，心中甚是惻然，但這時聽他懷疑是王烈下的手，忙道：「趙堡主錯了，王烈與小女此刻正在金龍堡中，而且這個月來他們和司徒皓等十幾個青年在一起，怎麽可能

去殺害令郎？他也沒有理由，要殺害令郎啊？」

趙池神情慘然，淚如雨下，仰天悲呼一聲道：「魔鬼！魔鬼！我兒無辜，你為甚麼要殺害我兒？你為甚麼不來找我？」

他對天狂呼狂叫了一陣，突然縱身而起，向路上疾掠而去。

百劍堡的全體劍士見堡主已走，也就轉身追隨，一轉眼間全都消失在遠處的路上。

仇元凱原想與百劍堡大戰一場，經此一來他的「殺伐之氣」也消失了，輕哼一聲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傷天害理者禍延子孫，只是我仇元凱並無任何過失，為甚麼天奪我子，使我絕後？」

慧圓合十低誦一聲「阿彌陀佛」，說道：「仇堡主既知惡有惡報，就該立刻釋放王烈和小女才是。」

仇元凱長嘆一聲道：「好吧！妳可以將他們帶走，但下不為例，如果他們再來本堡生事，可別怪我仇元凱劍下無情！」

×　×　×

其實，正當金龍堡與百劍堡雙方劍拔弩張時，堡後已發生了怪事——

一個白衣蒙面人，突然從堡後的圍牆上飛入堡中，此人於進入堡內時，並未隱藏身形，而大模大樣的，舉步向柴房走過去。

很自然的，在後院看守柴房的文震宇和葛崇義等人立刻發現了這個神秘客，他們不容他走近柴房，立即仗劍迎上，喝叱道：「來者何人，報上名來！」

白衣蒙面人既不答話也不停步，好像無視於文、葛等人的存在，繼續向柴房走過去。

「站住！」

文震宇大喝一聲，振劍疾刺而出。

這一劍，他其實並無傷害來人之際，只想阻止來人的前進，但因來人視若無睹，繼續迎上去，因此長劍便逼上了來人的胸前。

但眼看只差兩寸就將刺中來人之意，文震宇忽覺眼前一花，定睛再看時，來人已不在眼前，好像鬼魅一般，倏然不見！

倒是一旁的葛崇義看得眞切，他見白衣蒙面人身形一個扭閃，已從文震宇的劍下閃過，瞬間白衣蒙面人轉到了文震宇的身後，其身法之妙，實已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不禁大為駭然。

他也立刻一劍刺出，大聲喝道：「看劍！」

金龍七英的劍術，在當前的武林道上已可列為第一流的高手，出手自是不凡，不料一劍攻出之後，忽覺白衣蒙面人的周身好像圍着一道無形的牆，長劍刺到距他腰部一尺之處，竟然遇上一堵無形的阻力，任他使盡吃奶之力，硬是不能刺上來人的腰部。

葛崇義大吃一驚，失聲道：「文師兄，此人練有罡氣！」

所謂罡氣，那是內功修為已達到神仙之流的一種絕技，它從體內發出，在全身上下形成一團堅韌的氣流，此種氣流可以抵禦任何兵器的襲擊，也可以用來傷人，一旦全力施為，可將敵人震得滾出老遠。

文、葛二人是仇元凱的得意弟子，他們曾聽師父說起這門神功，但仇元凱的說法是這門神功早已失傳，百年來己無人練成這門神功了。

但事實擺在眼前，這位白衣蒙面人竟然練就一身罡氣，他們的長劍竟然刺不入來人的身上，怎不令他們驚駭欲絕？

說時遲，那時快，正當葛崇義失聲驚叫時，金龍堡的三個二代弟子已然撲到白衣蒙面人身邊，三柄利劍從左右和背後攻出，全力出擊！

「哼！」

白衣蒙面人從鼻中哼出一聲，三個二代弟子頓如撞上一股驚濤駭浪，同時被罡氣震得仰身飛起，跌在三丈開外。

而且，身子落地之後，竟然已無力爬起，好像全身四肢已痲木了似的。

文、葛二人駭然失色，但見白衣蒙面人已快走到柴房門口，職責所在，他們當然不能退縮，於是同聲厲叱，再度運劍攻上去。

「哼！」

白衣蒙面人又從鼻孔噴出一聲，罡氣再發，結果文、葛二人也像那個二代弟子一樣，身如斷綫紙鳶，一直飛出二三丈外，摔落地上時，便直挺挺的躺着乾瞪眼，動彈不得了。

白衣蒙面人就這樣走入了柴房……

未幾，便見他領着王烈和百里映紅走出柴房，更令人吃驚的是，王烈和百里映紅本來被手銬脚鐐鎖住，而此時他們手脚上已無手脚鐐，完全恢復自由之身了！

情形至為明顯，這個神秘的白衣蒙面人是來救王烈和百里映紅脫身的，他就這麽輕輕鬆鬆不費吹灰之力便將王烈二人救出來了。

在金龍堡後院把守的並不只文、葛二人及那三個二代弟子，另外還有不少二代弟子在各處巡守，他們發現白衣蒙面人將王烈二人救出，當然不肯坐視，在一片喝叱吶喊聲中，便有七個二代弟子，立即包圍上來。

這些二代弟子使用各種兵器，一齊圍上他們三人，動手便攻，一邊攻擊一邊高聲呼叫，希望堡主等人能够聽見，可惜金龍堡佔地極廣，前後相隔將近半里之遙，而且此時的仇元凱正在前面堡外全神備戰，準備與趙池一帮人展開決戰，沒有聽見後院這邊的呼叫。

白衣蒙面人似乎不耐煩與這些二代弟子動手，只見他左袖一揮，輕喝道：「滾開！」

這輕輕的一揮長袖却造成了驚人的威力，就如平地突起一陣強烈的狂飈，那七個二代弟子便似紙人一般，一個個被狂飈捲得離地飛起！

「走！」

白衣蒙面人飛步一跨便是三四丈，幾個起落間便已飛上牆頭。

王烈和百里映紅隨後掠到，跟着他越牆而出，到了金龍堡圍牆的外面。

牆外是一條寬大的溪流，白衣蒙面人却視如平地，施展「登萍涉水」的絕頂輕功，飄然渡過，繼續向前走去。

說是「走」，其實比飛還快，王烈二人尚未渡過溪流時，他已在對面二三十丈外了！

百里映紅大叫道：「喂！等我們一等呀！」

她和王烈匆匆忙忙的渡過溪流，發足緊追，那知越追距離越遠，起初相隔不過二三十丈，只一轉眼便拉遠到五十丈之遙，再一轉眼間，白衣蒙面人已在百丈之外，好像他會「縮地術」似的，快得叫人目瞪口呆。

「喂！那位高人，你等等我們呀！」

百里映紅邊追邊叫。

但白衣蒙面人充耳不聞，繼續以其驚人的速度向前走去，只一眨眼工夫，竟已消失不見了！

王烈和百里映紅傾全力追趕，追出一二里地後，王烈忽然住足道：「看，他留下了東西！」

他看到一顆巨石上放着一只小盒子，那分明是白衣蒙面人留下之物。

兩人趨前一看，他見巨石上寫着十幾個字，是以「大力金剛指」寫出來的——

『靈藥二瓶，各服其一，可以脫胎換骨，增加一倍功力。』

百里映紅愕然道：「是贈送給咱們的麽？」

王烈點了點頭，縱目四矚，已不見白衣蒙面人的一點踪影，不禁喟然地說道：「他既然救了咱們，却不肯與咱們交談一語……」

百里映紅道：「看得出他是誰麽？」

王烈搖頭道：「看不出。」

其實他在白衣蒙面人進入地窖，以其一柄削鐵如泥的七首砍斷他們的手銬脚鐐時，他就已看出他是誰，但因他已答應對方的要求不吐露隻字，故只好回稱「看不出」了。

百里映紅拿起放在巨石上的小盒子，打開一看，見裏面盛着兩個小磁瓶，知是所謂的「靈藥」，不禁又驚又喜道：「他要你我各服一瓶，說可增加一倍的功力，你信不信？」

王烈點頭道：「相信。」

百里映紅道：「那咱們就喝啦？」

王烈道：「喝吧！」

百里映紅將其中一瓶遞給他，然後拔去自己那一瓶的木塞，拿到鼻下聞了聞，一股異香撲鼻而入，頓覺精神一振，大喜道：「必是靈藥不錯！」

王烈笑笑道：「當然是靈藥，他將咱們救離金龍堡，豈有再拿毒藥給咱們喝之理！」

百里映紅想喝又猶豫，道：「可是……他究竟是何方高人，為何對咱們這樣愛護？」

王烈道：「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只知道他是一番好意，咱們不能辜負他的一番好意。」

說畢，拔去瓶塞，將瓶中的「靈藥」一口喝了下去。

百里映紅急問道：「味道如何？」

王烈發出愜意之聲道：「太好了！我雖未喝過瓊漿玉液，但無疑的這便是仙家妙品，妳快喝了吧！」

百里映紅想了一想，忽然將自己的一瓶向他遞去，說道：「你索性再喝下這一瓶。」

王烈一怔道：「為甚麽？」

百里映紅道：「喝一瓶增加一倍功力，喝兩瓶便增加兩倍功力，你一起喝了，再碰上仇元凱時，就可跟他一較長短！」

王烈搖頭道：「不，妳喝！」

百里映紅道：「我是希望你功力大增，這對你很有用，我是個女流之輩，不想在武林中成名露臉，所以這對我沒甚麽用處。」

王烈道：「妳不喝？」

百里映紅再次遞過去，道：「你喝了吧！」

王烈道：「當眞不喝？」

百里映紅道：「是的。」

王烈道：「這樣的話，咱們馬上分道揚鑣！」

百里映紅一呆道：「甚麽意思？」

王烈道：「妳不喝，我不准妳跟着我，就是這個意思！」

百里映紅一聽此言，忙道：「好好，我喝了便是，你這人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語畢，也喝下了那瓶靈藥。

就在此時，王烈忽覺體內發熱，起初並不太強烈，漸漸的熱氣佈滿全身，而且直冲腦門，好像喝了大量的烈酒一般，神智漸漸迷糊起來。

百里映紅發現他臉色通紅，吃了一驚道：「咦，你的臉好紅啊！」

王烈「唔」了一聲，眼皮不知不覺的垂下，好像幾天沒睡覺，精神困頓已極，打了個呵欠道：「我……我好睏……」

一言甫畢，人便倒地，竟然就「睡着」了！

百里映紅大驚失色，蹲下使勁搖撼他的身子，急叫道：「王烈！王烈！你怎麽啦！」

忽然，她也感覺全身發熱，腦中一陣迷糊，就此不省人事……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當他們神智漸漸甦醒之際，只覺全身四肢被甚麽東西緊緊箍住，動都不能動一下。

須臾，王烈首先完全清醒，視力也完全恢復，而且感覺通體舒爽無比，視力也似較前明亮，老遠的景物都能看得纖毫畢現。

但是視綫督處，却又使他驚得呆了。

原來，在他和百里映紅的身邊四周圍立着六個人，赫然竟是金龍堡主仇元凱，副堡主歐陽逸以及文震宇，葛崇義，王慧龍，韋仁師！

而他和百里映紅已被五花大綑，用來綑綁他們的是非常堅韌的痲繩。

不問可知，他和百里映紅昏迷倒地之後，仇元凱等人剛好追到此處，發現他們昏倒在地，便不費吹灰之力把他們綑綁起來了。

仇元凱見王烈已清醒，嘿嘿冷笑道：「小子，老夫本已同意釋放你們二人，可惜你們却等不及，老夫可以放人，却不容有人從金龍堡中逃脫！」

語聲一頓，繼問道：「剛才救你們的那位白衣蒙面人是誰？」

王烈道：「不知道。」

仇元凱目光一盛，沉聲道：「當眞不知道？」

王烈道：「即使知道，我也不樂意回答你，我王烈就是這個臭脾氣，你要怎麽處置悉聽尊便！」

正說着，百里映紅也清醒過來了。她發現自己和王烈，又落入金龍堡手中，大爲驚惑道：「王烈，這是怎麽攪的呀？」

王烈笑道：「咱們喝醉了，被他們逮個正着。」

百里映紅四望一眼道：「我娘呢？」

仇元凱冷笑道：「妳娘聽說妳已經被人救走，她立刻追下去，只可惜追錯了方向。」

百里映紅問道：「你又要抓我們回堡是不是？」

仇元凱道：「不錯，老夫要會會那位神秘客，看他能不能再從老夫手中將你們救走！」

王烈笑道：「他大概不會再來了。」

仇元凱道：「爲甚麽？」

王烈道：「因爲無此必要。」

仇元凱怒道：「怎麽說？」

王烈說道：「因爲我自己已有能力逃走！」

說到最後一個「走」字時，忽聽「拍拍」幾聲脆响，綁在他身上的麻繩同時斷爲數截！

次瞬間，他從地上一躍而起，順手一掌向仇元凱拍了過去！

仇元凱見他竟能以內功震斷堅韌的麻繩，這樣雄厚的內家功力，沒有三十年修爲是絕對辦不到的，一時大吃一驚，倏地暴追尋丈開外，失聲道：「你小子，看不出你還有這份能耐！」

「拍拍拍！」

百里映紅也跟着震斷身上的麻繩，跳起脆笑道：「這是雕蟲小技，仇堡王莫要見笑！」

仇元凱，歐陽逸等個個爲之瞠目結舌，只因他們知道這種能耐絕非雕蟲小技，若無深厚的內家修練，絕不可能震斷那麽堅韌的麻繩，而從他們今早被捕的情形來看，他們實不可能有此功力，何以僅僅半日之隔，他們兩人的功力竟有如此天淵之別。

雲龍三現爪歐陽逸反應極快，立刻從旁拍出一掌，迎上王烈攻擊仇元凱的那一掌——

「蓬！」

雙掌相擊之掌，強弱立分，歐陽逸當塲顛退四五步，面色一下蒼白如紙！

百里映紅看見王烈只一掌就將歐陽逸比了下去，心中大喜，也想試試自己的功力已增進到何種地步，當即向仇元凱欺步過去，笑道：「仇堡主，咱們也來對一掌試試！」

玉掌一抬，全力拍出！

仇元凱心中又驚又怒，他是舉世聞名的武林高手，可不願敗在一個小姑娘的掌下，故一見百里映紅揚掌拍來，急忙一提眞氣，將數十年修爲所得貫注於右掌，傾力迎了上去。

原來，剛才他和歐陽逸等四人追到此處，發現王烈和百里映紅昏倒在地，身邊留着兩只空瓶子，只知他們必是喝了某種「異物」而「醉倒」，還不知道那是使他們功力大增的靈藥——石上的留字，已被白衣蒙面人暗中返回抹掉——這時看見他們功力大增，已知與那兩瓶東西有關，也立刻猜想到那必是白衣蒙面人贈與之物，因此這時發出的一掌，確是傾全力而爲，不敢掌下留情，怕被百里映紅擊敗。

說時遲，那時快，雙掌在空中觸碰之下，只聽砰然一响，霎時勁風四激，沙飛石走！

百里映紅感覺好像被一頭瘋狂前衝的大象所撞中，頓時眞氣一洩，眼前發黑，一條右臂更像斷裂了似的，有一陣劇烈的痠痛，同時覺得身子離地而起，之後就甚麽都不知道了……

× × ×

再度蘇醒時，已是黃昏時候，百里映紅第一眼看到的是含笑坐在自己身邊的王烈，接着才發覺自己正躺在一處不知其地名的山林中，她感覺好像從一場酣睡中醒來，全身已無痛楚，而且精神十分舒爽，不覺微微一笑道：「這不是夢吧？」

王烈含笑道：「不是。」

百里映紅四望一眼，問道：「這是甚麽地方？」

王烈道：「山中。」

百里映紅又問：「是你救我到此？」

王烈道：「是。」

「仇元凱呢？」

「他回家去了。」

「他沒有爲難你？」

「沒有，他是想擒拿我們二人回堡，可惜已力不從心。」

「怎麽說？」

王烈道：「因爲他也受了內傷，差點吐血。」

百里映紅聽了這話，精神大振，坐起笑道：「你是說他與我對了那一掌後，也受了傷？」

王烈點頭笑道：「不錯，雖然沒有妳這樣嚴重，但我看得出他已無力再發一掌了。」

百里映紅大爲高興，道：「我並未受傷，我完全好了呀！」

王烈道：「這必是那瓶靈藥之功，要不是服下那瓶靈藥，妳只怕已經死了。」

百里映紅站了起來，試着呼吸運氣一番，覺得沒有阻碍，體力元氣均完全恢復正常，不禁眉開眼笑道：「那瓶靈藥眞是仙家妙品，甚麽時候再遇上那人，咱們再跟他要兩瓶來喝喝！」

王烈微笑不語。

百里映紅似乎想到了甚麽，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換上一副驚愕的表情，道：「他會登萍涉水……他的武功那麽高强……我却知道的人物中沒有一人及得上他的十分之一……」

說到這裏，目光投注到王烈的臉上，表情嚴謹地道：「你說，他會是誰？」

王烈搖頭道：「我想不出。」

百里映紅道：「你騙我，你一定已知道他是誰了，是不是？」

王烈曾經答應棋王的要求，故不願觸及這個問題，又搖搖頭道：「我眞的想不出他是誰。」

百里映紅道：「那麽，我來告訴你，他就是洞庭湖上那位棋王！」

王烈笑了笑道：「是麽？」

百里映紅很肯定地道：「絕對沒錯，除了他外，還有誰有那樣高强的武功？」

王烈道：「嗯，也許妳猜對了，但爲甚麽他要以蒙面客的姿態出現？又爲甚麽要救我們並贈送靈藥？」

百里映紅說道：「他以蒙面客的姿態出現，原因是，不想被人看出他是棋王，至於爲甚麽要救我們並贈送靈藥，那是因爲……」

王烈道：「因爲甚麽？」

百里映紅道：「因爲……」

王烈笑道：「如果妳覺得難以啓口，那就不說好了。」

百里映紅俏麗的臉上微現紅暈，輕輕的說道：「也許我的猜想十分可笑，但我確實感覺他是我的生父！」

這是王烈第二次聽到她這樣說，但他只能在心裏說：「是的，妳猜對了，棋王正是妳的生父！」嘴上却不能說出來，因爲棋王要求他千萬不要洩漏這個秘密，雖然他不知道棋王這樣要求的理由是甚麽，却隱約感覺到在這時候如果讓百里映紅確知棋王是她生父，對她可能會造成不利，加上他已答應棋王不洩漏秘密，他是重信守諾之人，故對於這個問題，只好裝糊塗了。

百里映紅見他沒有任何表示，便發問道：「你覺得是不是呢？」

王烈沉默有頃，才答道：「這是很重大的事，沒有確證，我無法回答。」

百里映紅情緒有些激動，道：「我娘的武功與棋王的武功有一部份是同一家數，而且當我娘知道你要去洞庭湖時，曾要你轉告棋王『炮四進七』這一步棋，雖然我不知道『炮四進七』代表甚麽意義，却可由此證明我娘與棋王在很早以前就認識了。」

語聲微頓，接着道：「還有，當棋王從你口中得知我的姓名叫『百里映紅』時，爲了將我從棋后的手中救出，他不惜答應棋后苛刻的要求自斷一臂，如果他不是我生父，怎肯爲我做這樣大的犧牲？」

王烈道：「棋王的右臂已斷，但是今天，我們見到的這個白衣蒙面人好像雙臂完好……」

百里映紅道：「不，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那白衣蒙面人表面看來好像雙臂完好，但他那一雙手一直藏在長袖之中，而且他進入地窖爲咱們打開手銬和脚鐐時，只用一條左臂！」

王烈聳聳肩道：「我覺得妳實在不必爲這件事苦惱費心，妳想知道生父是誰，最好回去問令堂，只有令堂才能告訴妳眞相。」

百里映紅輕嘆一聲道：「我問過千百次了，可她她的答覆都是一樣，說我爹很早就病死了。」

王烈道：「如果令堂所言不實，那一定有原因，而且我相信她那樣說是爲了妳好。」

百里映紅一怔道：「爲了我好？」

王烈道：「一個做母親的，如以謊言來哄騙自己的親生女兒，那一定出於善意，因爲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兒，生活在痛苦中。」

百里映紅點了點頭，又嘆了口氣道：「你說得對，可是如今既然已有種種跡象顯示棋王是我生父，我怎能不追究一個明白呢？」

王烈道：「我已答應棋王不再去洞庭湖，所以妳若要追究此事，唯一的辦法即是去問令堂。」

百里映紅道：「你不能去，我却可以去啊！」

王烈忙道：「不，妳也不能去，萬一再落入棋后手裏，那就完了。」

百里映紅微笑道：「沒這麽嚴重，我若再度落入棋后手裏，只要同意做她的棋子，就不會有危險。」

王烈正色道：「做她的棋子還不會有危險麽？」

百里映紅道：「棋王棋后一年只下一盤棋，若說有危險，那也是明年之事！」

王烈不願再跟她談論這件事，一跳而起道：「好了，天色已黑，咱們找個地方投宿是正經，然後明天早上我陪妳回家見令堂，順便再去百劍堡看看趙堡主——走啊！」

說罷，抹頭便走。

兩人下山行約數里，來到一座縣城，找到一家客棧，開了兩間上房，吃過飯後，隨即各自回房就寢。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王烈起床盥洗已畢，因沒聽見百里映紅起床的聲音，便去敲她的房門，開聲道：「百里姑娘，妳起來了沒有？」

房中無人應聲。

王烈頓感不妙，用力一推房門，才發現房門虛掩着，一推便開，他疾步跨入房中，一見房中無人，而桌上却有一張白箋留下，已知發生了甚麽事，不禁頓足道：「我太大意了，應該提防她會不告而別才是！」

百里映紅果然已悄悄的走了，白箋上是這樣寫的：「王烈：咱們暫時分道揚鑣，你去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我去洞庭湖追究我的身世，請別來找我，也不用替我担憂，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如果一切順利，我會立刻回家，你若去百劍堡，盼去與家母一唔。」

王烈的眉頭深深的打了結，他有些後悔當初不該答應師素貞的要求，自從辭去公職下江湖「辦案」以來，不僅一事無成，而且件件棘手，使他苦惱已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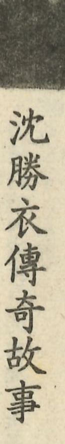
先是師素貞的案子，他原以爲憑自己辦案的經驗要查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並不難，不料雙方的苦主（趙池和師抱眞）竟然不肯合作，以致至今毫無進展。

接着是白牡丹的事，她要求協助去洞庭湖救其義姊黑牡丹，好不容易得到棋王的帮忙而可將她們帶離鬼風港，那知她們竟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竟決定留在棋后那裏，甘心爲棋后的棋子。

然後是百里映紅的不告而別，雖說她的身手不弱，但與棋王棋后一比仍如雲泥之別，她孤孤單單一個小姑娘獨闖鬼風港，怎麽可能自保？

偏偏自己答應棋王不再去鬼風港生事，棋王爲了救她們三女還犧牲了一條手臂，自己怎好失信於他再去鬼風港？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屠龍等人帶沈勝衣楊萬壽等人來到墓地附近，風神門已派出殺手截擊，被沈勝衣刺死在樹上，而另一個殺手混入楊萬壽小白龍的人羣裏，被柳清河火藥炸死，天未破曉，沈勝衣六人直奔墓地，來到一座山峽之前，天色大亮，通過山峽，便到目的地，他們剛進入峽道，便遭到風神門殺手推下大石塊襲擊，幸好並未擊中，跟着跑下一名殺手，叫犯戒殺手不要背叛師門，不要聽人唆使，並說將楊萬壽的來人捉住，提出談判，要他們退出此地等語，屠龍不信，隨即揮出鍊子鎚，沈勝衣跟着鎚子飄出，追到峽壁上，將他迫下山去……



好友是門主　專懲叛殺手

沈勝衣不覺脫口一聲：「小心！」探手抓出去，只差一點便抓在脚上，却也就只是那一點抓不着。

葛衣人那刹那的面色驟變成死灰一樣，衝口一聲慘叫，疾墮了下去，半空中他的雙手已將石塊拋掉，身形一連七八個變化，都不能夠抓住峽壁，再一變，一頭已撞在地上，立時碎裂，當場喪命。

在峽道進口的五個人雖然都不是全無見識之輩，尤其小倩屠龍邱大業柳清河四個殺手，當眞是見識豐富，還有什麼場面能夠令他們的心絃震動。

他們都是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由那麼高的壁峽掉下來，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悽厲景象。

他們都不由怔在那裏，一直到葛衣人一頭撞在地上，才如夢初覺。

小倩不覺抬手掩住了嘴巴，但仍然掩不住那一聲因驚懼而發出的驚呼。

屠龍隨即打了一個寒噤，接笑道：「我們的胆子怎麼變得越來越小了。」

柳清河道：「在我們的手下，死的人從來都沒有死得這樣久。」

屠龍道：「不是沒有，只是我們殺人之後都是立即離開，沒有留下來細看。」

柳清河目光轉向小倩，屠龍搖搖頭道：「你別問她了，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當然魄動驚心。」

邱大業歎息接道：「我雖然年紀已不小，還是一樣看得驚心動魄。」

「生與死之間的距離，到底是越快越好。」柳清河轉顧邱大業道：「你那樣用刀還是好的。」

屠龍道：「小柳怎樣了，難道以爲沈勝衣是故意要那個小子如此表演一番。」

小倩立即道：「沈大哥不是這種人。」

柳清河苦笑道：「你以爲我們看不出那是意外？」

屠龍道：「那個小子也是不想死的，否則也不會那樣掙扎求生。」

邱大業接道：「他總算知道生命的寶貴，雖然是遲了一些。」

屠龍大笑道：「我們好像也都知道了。」

小倩歎息道：「現在再要我爲錢去殺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相信我會考慮了。」

屠龍大笑不絕，聽來是那麼蒼凉，邱大業看着他，沒有作聲，柳清河一帶韁繩，策騎再往狹道內奔去。

沈勝衣也就在這時候在峽壁上招手，屠龍抬首看見，大笑着接道：「眞的是只得那個葛衣的一個人。」

邱大業歎息：「他是看見我們長驅直進，着了慌，恐嚇不成，只有現身阻止。」接着催騎奔前。

沈勝衣看見他們動身，亦展開身形，在怪石上起伏，往前掠去。

邱大業接道：「他若是冷靜一些，就不會將那麼大的石塊拋下來。」

屠龍搖頭道：「做得再好也沒用，他就是令我們魄動驚心，不敢立即飛馬闖過峽道去，也不能夠阻止得我們多久。」

「不錯，我們大可以分從左右直撲峽壁，上到了那之上，還不是一樣會清楚。」

屠龍道：「只憑他一個人如何能夠阻止我們六個人的行動。」

邱大業笑了笑。「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仍然要這樣做，不惜一死。」

柳清河回頭道：「這是否有些可笑，風神門的人不惜代價阻止風神門的人進入風神門的地方。」

邱大業道：「在他們的眼中，我們只是叛徒，站在他們的立場，一些也都不可笑。」

屠龍道：「我看他們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不清楚。」

柳清河奇怪道：「怎會有這種事？他們對我們……」

「沒有說什麼，很多話都是我們自己說的。」屠龍一揮手。

邱大業接道：「你說得這樣肯定，是當然有你的道理。」

屠龍沉默了一下，道：「我只是發覺他們與我們當年有些相似。」

「當年？」邱大業怔了怔。

「就是我們開始成熟的時候。」屠龍輕吁了一口氣：「譬如說武功……」

柳清河道：「雖然不錯，却是未能精，也許是本身未能夠發揮某種武功兵器的長處，也許是教的人還未有所發現。」

屠龍道：「他們的武功無疑是雜一些。」

柳清河道：「還有是那一份激情，爲師門不惜犧牲，前仆後繼的衝勁。」

屠龍搖頭：「我們現在却都已變得痳木，好像龍五，甚至已懂得爲自己的將來打算，想辦法弄得更多的錢。」

柳清河道：「對這一次的懲罰我們却都沒有抗拒，還知道守戒，可見得我們還不太壞，並沒有做叛徒的資格。」

「我們却被視爲叛徒。」屠龍大笑。

邱大業道：「現在你要否認也沒有人相信的了！」

屠龍放聲大笑，也就在大笑聲中急風驟至，一陣急遽的馬蹄聲順風吹來。

屠龍笑聲立時停頓，目光一閃，道：「我們先過了這條峽道再說。」接喝一聲，催騎飛奔。

邱大業緊緊追隨，一面問道：「那是什麼人？」

屠龍道：「除了屠殺那邊我們的人的風神門下，還有什麼人？」

邱大業道：「那是看見我們沒有反應，追前來阻止的了。」

楊萬壽立即大喝道：「他娘的，我就在這裏等他們，殺他們一個人仰馬翻……」

小倩揷口道：「這裏不適宜交手。」

楊萬壽雙手一張，道：「差不多的了。」

小倩道：「風神門下兵器層出不窮，若是最適宜在峽道中使用，我們便處於下風。」語聲一落，一牽楊萬壽坐騎韁繩，雙騎疾奔。

峽道並不怎樣長，五個人六匹馬很快便奔過，出了峽道口，眼前便是一大片墓地。

屠龍飛騎再奔出二十來丈才停下，「唰」地滾鞍下馬，流星鎚接落在地上，着地竟無聲，用力實在恰到好處，不多也不少。

小倩四人亦相繼躍下，隨即各據有利的位置，以便攻守。

峽壁上，沈勝衣亦出現，却沒有掠下來，只是居高臨下監視，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無論有什麼變化，相信都很難逃得過他的眼睛，及時提出警告或阻止！

馬蹄聲繼續迫近，也沒有多久，兩騎快馬便從峽壁道衝出來，兩匹灰馬，兩個青年，一個弱不禁風的，用一柄又尖又長的劍，另一個却是相反，身材魁梧，手裏提着的，竟然是一個頗大的流星鎚。

屠龍看在眼內，笑了。「想不到還有人用這種笨重的兵器。」

那個流星鎚沒有屠龍用的大，上面染滿了鮮血，陽光下閃閃生輝，還沒有乾透。

看見血，屠龍的笑容便消失，眼內的笑容也沒有了，換過來的，是一種冰石也似狠冷的光芒。

那兩騎奔到他們前面十丈停下，用流星鎚的隨即一聲暴喝：「叛徒聽着——」

屠龍冷笑。「有話說好了。」

「你們的人都已給我們抓起來，要他們活命，立即滾回去。」

屠龍看看邱大業，道：「你看過這麼笨的人沒有？」

邱大業搖頭。「要我們相信，最低限度也要弄得像樣一些，先抹掉流星鎚上的血。」

柳清河接道：「那血紅色的烟花他們應該瞧見，難道一個個都是瞎子。」

「看來就是了。」楊萬壽接道：「他們竟然連峽道上的屍體也沒有瞧到。」

那兩個青年怔住，屠龍隨又道：「你們要怎樣？乾脆動手好了！」

兩個青年手中兵器立即揚起來，用流星鎚的一個道：「要進去，先殺掉我們！」

屠龍大笑。「那便先將你們殺掉！」

用流星鎚的那個青年立即催騎奔前，馬快如飛，流星鎚亦如飛擲出，飛擊屠龍。

屠龍沒有移動脚步，暴喝聲中流星鎚迎着飛擊過來的疾飛出去。

「轟」地一聲，兩個流星鎚在半空中相撞，那個青年連人帶鎚被撞離坐騎，倒飛了出去，那馬頭隨即被邱大業的鍊子刀刺下來。

一聲悽厲的馬嘶隨着斷飛的馬頭飛上了半天，流星鎚鍊子刀回到了屠龍邱大業的手中。

那個青年着地跌跌撞撞的又倒退了三步才

能夠穩定身形，面色不由大變。

另一個即時策馬舞劍，從另一個方向衝向小倩，還未衝到，霹靂一聲，一團火焰已然在馬前爆炸開來，馬受驚悲嘶，前蹄奮起，人立，青年的身手也很敏捷，立即從鞍上拔起來，凌空翻滾，長劍向小倩當頭襲下。

小倩刀出，「錚」的一聲，青年那柄長劍竟然被齊柄削斷，楊萬壽一旁接上，手往青年的肩頭一搭一抖，那個青年立即被擲回去。

楊萬壽接打了一個「哈哈」。「我這沾衣十八跌的武功怎樣？」

柳清河立即拍手。「將人擲得這麼遠，不叫好也不成。」

楊萬壽大笑，那個青年一張臉却已變成鐵青色，這一擲，他是被擲出了三丈之外，借力使力，楊萬壽這一擲實在擲得漂亮。

屠龍隨即大笑道：「你們後面還有一個沈勝衣，他的本領大概不用我再說的了。」

兩個青年不由回頭，終於看見了峭壁上飛仙一樣的沈勝衣。

屠龍笑接道：「合我們六人的武功，絕不是你們兩個人所能夠阻止。」

楊萬壽沉聲接道：「將右手斬下來，那血債就當作一筆勾消。」

屠龍撫掌道：「就是這份豪氣，我屠龍便要交你這個朋友。」

楊萬壽大笑。「我們已經是朋友。」

邱大業目光轉向那兩個青年。「你們還年輕，還有一番作為。」

用流星鎚的冷笑。「沒有了右臂，你以為我們還有甚麼希望。」

邱大業道：「你們殺了那麼多人，只賠兩條右臂，何等便宜。」

屠龍接喝道：「不留右臂便將命留下。」

用流星鎚的一個身子立時凌空拔起來，怪叫聲中，流星鎚飛擊向屠龍，才飛出一半，屠龍的流星鎚已迎上，「轟」然巨响中，硬硬將他連人帶鎚撞飛了回去。

屠龍接大笑。「別的武器可以取巧，這種武器是絕不可以的，有多少氣力便發揮多少威力。」

那個青年又是一聲怪叫，再撲前，不等他流星鎚出手，屠龍流星鎚已出擊，「轟轟發發」中接連十八鎚，那個青年沒有還手的餘地，到屠龍流星鎚第十八次出擊，他那個流星鎚終於被擊飛，雙手虎口亦被震裂，鮮血奔流。

青年沒有退後，空着雙手再撲上，屠龍長歎聲中，再一鎚擊出，然後轉過身子。

這一鎚用的氣力並沒有多大，但已不是青年血肉之軀所能抵擋，一個身子被撞得倒飛了出去，爛泥般摔在地上。

另一個同時亦撲上，劍雖然斷去，他還有暗器，第一批暗器出手，被擊下，第二批方要出手，右臂已齊肘被邱大業的鍊子刀斬下來。

邱大業收刀，揮手道：「你走——」

青年只是看着那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斷臂，突然翻手將左手扣着的暗器盡拍進自己的咽喉，一聲怪叫，倒仆地上。

衆人不由魄動心驚，峽壁上的沈勝衣也一樣，他在歎息聲中雙臂一振，飛鳥般掠下。

小倩迎上去，脫口一聲：「沈大哥！」

沈勝衣輕擁着她的肩膀，搖頭。「這為了什麼？」

小倩苦笑，屠龍仍然背着身子，歎息道：「我年輕時候也是這樣，一心只想着要報答風神門的養育之恩，不惜一死。」

邱大業接說道：「也不惜為風神門做任何事。」

柳清河接道：「沒有風神門，我們絕不能活到現在。」

沈勝衣道：「只怕未必能夠有這種身手，活得未必會這麼多姿多采。」

柳清河道：「也許是的，只是我們一直都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邱大業道：「那也許與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導有關。」

屠龍接道：「可是我絕不後悔。」倏的大笑。「也許我本來就不是那種會習慣平淡生活的人。」

小倩搖頭道：「也許只是因為你從來沒有嘗試過平淡的生活。」

屠龍的笑聲立時停下，歎了一口氣。「你何妨讓我騙騙自己？」

「對不起。」小倩是眞的有些抱歉。

屠龍道：「我其實早就已經懷疑的了，只是一直都沒有勇氣嘗試。」

邱大業道：「我們經已習慣了殺手的生活，而事實上，風神門一直給我們的印象都非常好。」

「風神門的七戒到底是好的。」柳清河仰首向天。「為什麼要改變，要我們做那些違反七戒的事情？」

邱大業道：「快有結果的了。」

屠龍突然回過身來，目光從楊萬壽沈勝衣面上轉過，最後落在小倩面上，道：「你跟他們兩個離開這裏。」

柳清河接道：「這裏的事我們三個解決就是了。」

小倩脫口問：「怎麼了？」

屠龍道：「因為你還年青，還可以改變，去過正常的生活。」

小倩一掠披肩的秀髮，搖頭。「你們都曾年輕過，應該知道我現在的心情，不追查到底，我是絕不會安心。」

屠龍轉向沈勝衣：「老弟，你……」

沈勝衣微喟。「你們應該看出她也是非常倔強的，這個時候，我們之間也無須再爭執什麼。」

楊萬壽笑接：「大家同心協力闖進去，弄一個水落石出就是。」

屠龍目光落在那些墓碑上，道：「現在還有什麼人能夠阻擋我們？」

聲音在墓地迴盪，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再現身阻擋。

沈勝衣隨即舉步，其他人一字兒排開，一齊向當中那座奇大的古墓走去。

那片墓地與他們離開的時候並沒有不同，只是陽光下黑影幢幢，彷彿多了許多以前沒有的東西，看來也更加凌亂，也給他們一種有些陌生的感覺。

那座四面三層奇大的古墓在陽光下也特別顯得高大，碎石小路，兩旁殘破的石翁仲石駝石馬也顯得非常特出，氣勢也就更大了。

沈勝衣一面走一面問：「這到底是什麼人的墓地？」

屠龍搖頭應一聲：「不知道。」

小倩三人也只是搖頭。

他們在古墓東面墓碑前面停下，屠龍道：「石碑也就是門戶。」

邱大業接道：「我們無須叫門的了，而若是歡迎我們，門戶這時候應已大開。」

「要破門而入當然要用我的流星鎚。」屠龍的流星鎚却沒有立即擲出，相反跪下來，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口道：「弟子叩謝風神門多年養育之恩。」

小倩邱大業柳清河亦跪了下來叩頭，沈勝衣看在眼內，感慨之極。

楊萬壽亦不禁搖頭歎息。「若非風神門，他們就是能夠活到現在，未必有現在的成就，但也許活得更快樂，是福是禍，實在難下判斷

了。」

沈勝衣點頭。「他們都不是會背叛風神門的，又何必將他們迫到這地步？」

屠龍也就在這時候站起身來，對沈勝衣楊萬壽道：「這該是我們的事，在可能範圍內，還請兩位讓我們自行解決。」

沈勝衣道：「大家都是江湖人，有很多事大家都知道怎樣做，屠兄無須過慮。」

屠龍一聲「多謝」，流星鎚終於飛出，以無堅不摧的氣勢襲向那塊墓碑，只聽「轟」的一聲巨响，那塊墓碑迎鎚碎裂、激飛，露出了後面的進口。

一陣「軋軋」的聲响即時傳出來，楊萬壽一怔，道：「是機簧轉動，裏面的機關要發動了。」

屠龍道：「也許是控制門戶開關的機簧受震動而發動。」隨即抓着那個流星鎚，往前走去。

那個流星鎚在這種情形下與盾牌並沒有分別，在屠龍的控制下，也絕對可以發揮盾牌的效用。

柳清河第一個跟上去，然後是邱大業。

小倩本來要搶在邱大業之前，被邱大業伸手截下，邱大業沒有說什麼，只是搖搖頭。

然後是沈勝衣、楊萬壽，沈勝衣却在進口處讓楊萬壽先進入，楊萬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是在最後的一個也往往是最危險的一個，他沒有爭執，也只是搖搖頭，走了進去。

進口後是一道石階，兩旁的石燈並沒有熄滅，讓他們清楚看見前面的情形。

下了平台，楊萬壽目光一轉，脫口道：「好一座地下殿堂。」

沈勝衣絕對同意，道：「是唐代的結構，那些壁畫也是唐代的。」

楊萬壽打了一個「哈哈」。「很不錯，比我家裏珍藏的要好。」

平台上有九道石階往下伸展，他們六個人隨即分開，分由六條石階走下去。屠龍一面走一面道：「這就是我們聚集的地方。」

洪亮的語聲在殿堂中激盪起陣陣迴音，却是什麼反應也沒有。

楊萬壽忽然問：「小沈，你有沒有發現一樣很奇怪的巧合？」

沈勝衣反問：「是不是那些壁畫？」

楊萬壽點頭。「三面壁畫所刻的都是同一樣東西，看來一些分別也沒有。」

沈勝衣道：「這並不容易，尤其是這麼大幅的壁畫要雕刻到完全一樣。」

小倩插口說道：「我以為一幅已經足夠的了。」

沈勝衣道：「這需要很大的耐性，一般人一再重複一件事都會有些厭倦。」

楊萬壽道：「也許這種繁複的壁畫會給人另一種感受，反而會是一種樂趣。」

屠龍說道：「我一直都沒有留意到這些壁畫。」

邱大業接道：「我也是，也許就因為前後只進來兩次，每一次都是誠惶誠恐的心情。」

正在此時，對門那面畫壁突然「軋軋」的响動起來，屠龍第一個有反應，流星鎚一挽，到了肩後，這使他發鎚的動作更迅速，也隨時都可以飛擊出去。

邱大業目光一轉，又道：「那是七戒的所在。」

畫壁繼續往下沉，露出了後面的石壁，之上一橫七直八行字，正是風神七戒與七戒的內容，屠龍四人目光都落在七戒上，沒有動。

那塊畫壁若是由人控制升降，那個人就是不現身也應該開口的了。

一個陰沉的聲音果然隨即從畫壁後面傳出來。「來的可是風神門的弟子？」

屠龍道：「這不是明知故問？」

「若是風神門的弟子又怎會將外人誘進來。」那個聲音越來越陰沉。

「什麼原因你應該比我們明白。」屠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那個聲音冷應道：「你這樣說話可見你的決心。」

柳清河接道：「他的說話也就是我們要說的。」

沒有人反對他這句話，那個陰沉的聲音等了一會才道：「很好。」

屠龍這才問：「你到底是那一個？」

陰沉的聲音道：「那一個還不是一樣？」

「不一樣。」屠龍道：「你若是重要的，可以告訴我們事實眞相，否則，說什麼也是廢話。」

「好一句都是廢話。」然後是笑聲，聽來很陰森，與語聲一樣令人聽得極不舒服。

屠龍聽着回頭道：「這不是上次我們聽到的聲音，也不是我平日聽到的。」

柳清河道：「難道每一個都可以說話，支配我們的行動？」

笑聲即時一頓。「不錯，在你們之上的任何一個都可以支配你們。」

「甚至要我們做一些破戒的行動。」屠龍追問。

「你們應該懂得去判斷一個人的好壞。」

非獨屠龍，小倩柳清河邱大業一聽這句話都怔住，沈勝衣終於忍不住開口：「你們就是利用他們的信任，誘使他們破戒殺人。」

陰沉的聲音反問道：「沈勝衣也是風神門中人？」

沈勝衣道：「只是風神門選擇要殺害的人，也所以非要追查眞相不可。」

陰沉的聲音道：「你在江湖上開罪的人沒有一千，相信也有八百。」

沈勝衣道：「我只是要知道到底是那一個要你們殺我。」

「替僱主守秘密是我們這種行業必須遵守的第一個條件。」

沈勝衣搖頭：「這只是藉口，要殺我的只怕就是你們，之前風神門並沒有對我採取任何的行動，就是有人出得起錢，風神門大概也不會動用到七個殺手。」

「現在不是了。」

「我看是為了要將屠龍小倩他們七人趕盡殺絕，那本來就是要他們自相殘殺，唯恐不能夠達到目的，才將我也拉進去。」

屠龍接道：「這同時也有一個作用，使我們覺得這眞是一件大事，不會懷疑到其他。」

邱大業目光轉向沈勝衣，道：「我們現在大可以問清楚的了。」

沈勝衣方要回答，屠龍已問道：「裵一劍的事你是否管定了？」

沈勝衣毫不考慮的道：「不一定，我會留上心，但不會刻意追查，江湖上的恩怨非局外人所能夠了解，而若是每一個人的死亡我都要追查下去，是沒有可能的事。」

柳清河接道：「顧松年是一個好官，與粉侯白玉樓，又是忘年之交，你是白玉樓的好朋友。」

沈勝衣道：「這件事有官府追查，那麼巧遇上我當然也會出一分力。」

邱大業跟着問道：「二十萬兩銀子的事鎮遠鏢局的遺屬據說已交給你。」

「沒有這件事。」沈勝衣一頓：「但同樣，如果遇上我會管。」

屠龍道：「所以說，沈勝衣暫時不會威脅到風神門的安全。」

邱大業接道：「這根本是一個騙局，要我們自相殘殺，死一個乾淨。」

柳清河隨又道：「沈勝衣不容易對付，在接近沈勝衣同時，我們勢難保持身份秘密，自相殘殺在所不免，這當然是因爲我們只容許一個人活下來。」

小倩終於接口道：「我們已死了三個人，幸好總算發現這是一個陷阱。」

屠龍緊接道：「也是沈勝衣以及他的朋友提醒我們，我們不能不承認，沈勝衣的運氣實在是很不錯的。」

沈勝衣道：「所以我能夠活到現在，隨他們到來問一個清楚明白。」

陰沉的聲音道：「你的運氣的確不錯，竟然能夠說服風神門下的殺手爲你賣命。」

沈勝衣說道：「這主要是：他們發覺被欺騙。」

「自家養的狗反咬起主人來，有什麼好說？」陰沉的聲音緊接發出一聲冷笑。

屠龍不以爲意道：「我們這羣家狗只是給迫進了絕路，不得不反噬求全。」

「你們有這種成就完全是風神門所賜。」陰沉的聲音接道：「到現在你們仍然欠風神門一條命，無論是什麼方式，只要是還給風神門，你們都應該接受。」

屠龍大笑道：「我們一開始便已接受，現在只要風神門給我們一個清楚明白，將命還給風神門又何妨。」

陰沉的聲音道：「非要弄一個清楚明白不可？」

沒有人回答，這同樣也是回答，一陣沉默之後，陰沉的聲音才道：「好，你們先殺沈勝衣。」

沈勝衣無動於中，其他人除了屠龍，也沒有反應，屠龍又笑了，笑着搖頭道：「到現在還是這種話。」接一聲霹靂暴喝，流星鎚疾擊了出去。

「大胆——」陰沉的聲音陡然高起來，話隨即被流星鎚打斷。

刻着七戒的那塊石壁迎鎚碎裂激飛，小倩柳清河邱大業聳然動容，就是楊萬壽也變了面色。

沈勝衣是惟一能夠保持冷靜的一個，也許就因爲他完全明白屠龍的心情。

石壁後沒有人，一條甬道直往內伸展，兩旁各一列銅管，其中一列已碎裂。

陰沉的聲音從另一列銅管中傳出來。「你們一定會後悔！」

那些銅管原來是傳聲的工具，說話的人距離這裏也不知多遠。

語聲甫落，殿堂左右的畫壁突然「軋軋」的響動，各沉下了一幅，露出了另外兩條甬道來。

那兩條甬道與七戒石壁後的那一條一模一樣，只是少了兩排銅管。

屠龍目光一轉落在銅管上，嘟喃道：「原來是用銅管傳音，難怪聽來總覺有些怪異。」

沈勝衣道：「這也許就是爲了避免你們分辨出他的聲音。」

屠龍點頭道：「可見他根本就不信任我們，有這一次的事情其實一些也不值得驚奇。」

沈勝衣道：「他也只是要你們替他殺人，收養你們似乎就只是在製造一件殺人的工具，無意再建立任何的私人感情。」

「工具——」屠龍又笑起來，這一次却是笑得那麼的苦澀。

沈勝衣有些抱歉的道：「我實在想不到其他更適合的字眼來……」

屠龍道：「沒有比工具更適合的了。」

邱大業道：「我們活着惟一要做的就是等候指示去殺人。」

柳清河接道：「在指示到來之前我們必須等待，大部份的時間在等待中渡過。」

屠龍斷然搖頭：「是生是死不會再有這種日子的了。」

小倩歎息道：「那表面上看來似乎很自由，其實被一條無形的繩子牽着，與傀儡無異，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感覺不安。」

「就是因爲你們都以爲欠風神門一條命。」沈勝衣微喟。「還因爲那塊七戒的石壁。」

屠龍說道：「所以我現在心情非常痛快，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當面將命還給風神門門主。」

說着他大步往前走去，楊萬壽急步跟上，一面道：「我們分三路，闖進去。」一頓接揮手：「小沈小倩往右邊，老邱老柳左邊走，無論如何也要將那個頭兒找出來。」

屠龍脚步一頓道：「雖然他不敢與我們正面衝突，但我們必須小心暗算。」目光接落在楊萬壽的面上。

楊萬壽揮拳道：「你這個老小子若再說一句半句不將我當做朋友的話，我第一個將你揍翻。」

屠龍歎了一口氣，道：「遇着你這種不論貧富，不問生死的朋友，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的？」

楊萬壽接問道：「這下面會不會有什麼機關？」

「應該有的，所以萬一走不了下去，大家無妨退出來，看情形再作打算。」屠龍隨即再舉步。

楊萬壽亦步亦趨。

邱大業柳清河同時雙雙走向左面畫壁的暗門，沈勝衣小倩亦舉步，那個陰沉的聲音即時又由銅管傳出來：「你們一定會後悔！」

屠龍大笑：「我們要後悔的事情已經夠多的了。」脚步不停。

邱大業柳清河一樣，雖有一種視死如歸的心情，可是步步爲營，一些也不敢大意，要死，他們也希望能夠死得有一個清楚明白。

小倩的心情也一樣，她搶着走在沈勝衣前面，雖然沒有說出來，沈勝衣已完全明白。

甬道的兩旁也有石燈，燃燒的也不知道是什麼，青螢螢地令人有一種很詭異的感覺，三丈許的直路走完，便折向左面，也是三丈許便又轉彎。

小倩刀在身前，走得很慢，很小心，沈勝衣劍已在手，呼之欲出。

走着，走着，小倩忽然問：「你現在是什麼感覺？」

沈勝衣道：「有些蒼凉。」

「因爲我們這些人的遭遇？」小倩接問。

「也許。」沈勝衣微喟：「你們雖然殺過不少人，到底不是你們的本意。」

小倩歎息道：「我們亦是不幸的一羣，還是小孩子便已面臨死亡的威脅，被風神門收養後，還要抵受得住那種嚴格的訓練才能夠活下來，而到了成長後，亦是徘徊在生死邊緣，不能夠殺人，便要被殺掉。」

沈勝衣搖頭。「風神門實在很懂得選擇，自小便養成你們服從甚至於不惜殉死的習慣，却沒有留意除了體能之外，你們若不是一個聰明人，也很難活到現在，發覺被欺騙後，那種執拗也不是一般人可比。」

小倩道：「他們不應該欺騙我們的。」

「應該也沒有這種必要，惟一的解釋就是，風神門發生了變化。」沈勝衣說着突然停步，「這條甬道有問題。」

小倩一怔道：「在那裏？」

沈勝衣道：「方向方面若是我沒有判斷錯誤，我們將會不住的兜圈子，當然，其中可能有什麼暗壁秘道，除非我們能夠找出來，否則還是退出去。」

小倩不假思索地道：「我們退出去。」

沈勝衣立即倒退、轉身、急掠，小倩絕無疑問完全相信他，亦急掠而出。

他們來到進口，那扇暗門正在軋軋的關上，沈勝衣偏身急掠而出，劍抵住了那扇暗門，小倩也就把握這刹那，掠了出來。

劍身巳被暗門迫得弓起來，沈勝衣才抽劍，暗門便「轟」地關上，與之同時，左面畫壁的暗門亦關閉。

小倩吁了一口氣，道：「總算及時溜出來，否則，給關在甬道內，只是兜圈子，也夠麻煩的。」

沈勝衣道：「這目的若是只在誘我們進去，屠龍那邊便麻煩了。」

小倩目光一轉。「邱大業他們最多也只是在那邊甬道內兜圈子。」

沈勝衣點頭道：「我們先看看屠龍他們怎樣。」一頓一歎道：「希望能夠來得及。」身形掠了出去。

小倩追上，一面問道：「到底是什麼不對路？」

沈勝衣道：「我也想不透，怎麼總是有些心緒不寧，一定是什麼地方出錯。」

小倩道：「平日你……」

「絕不會這樣，就是這一路走來，總覺得有些不妙，每當危險降臨的時候，我就會有這種感覺，却是一定要在危險出現，才淸楚是什麼回事。」沈勝衣苦笑着，在對門那面七戒破壁前停下。

小倩道：「我明白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沈勝衣沒有回答，一個聲音也就在這個時候傳來：「好地方——」聲音完全陌生，由銅管傳出來，沈勝衣就是聽到銅管彷彿有什麼聲音才停下。

小倩一怔道：「他們已經找到去了？說話的却不知道是那一個。」

沈勝衣嘟喃道：「聲音經由銅管傳出來難免有些異樣，我一樣聽不出。」

「原來你就是躲在這裏！」銅管傳出來的又是那個聲音，緊接一陣得意的大笑。

「是屠龍——」沈勝衣劍眉陡揚。「這笑聲雖然一樣有異，但節拍却是相同。」

銅管隨即傳出另一個聲音。「看你還能夠跑到那兒，屠龍兄，我們一齊動手，把他拿下來！」

這個聲音也一樣怪異，完全不像楊萬壽的聲音，但是與屠龍一起的，除了楊萬壽，還有那一個？

沈勝衣聽着吁了一口氣，回頭看看小倩，一面道：「他們總算都沒有事——」

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下，他是看到小倩的面色有如白紙一樣，眼瞳中盡是驚惶之色，一個纖巧的身子不住「簌簌」發抖，彷彿隨時都會倒下去。

沈勝衣伸手扶住，一面問：「什麼事？」

「這聲音——」小倩的呼吸非常迫速，才說了三個字便接不上來。

沈勝衣道：「應該就是老楊的聲音。」

小倩搖頭：「之前召集我們在這裏，斥責我們破戒，要我們自相殘殺以及殺你的就是這聲音。」

沈勝衣大吃一驚，脫口道：「不會吧？」

小倩道：「我不會聽錯的就是這聲音！」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銅管這時候傳出了兵器交擊的聲音，他心念再轉，身形欲起，一聲慘叫便從銅管傳出來。

「屠龍——」沈勝衣面色慘變。

屠龍的聲音傳來：「你到底是什麼人？」之前與沈勝衣他們六人說話的聲音這時候來了。「我叫他主人，這你說他是什麼人？」

屠龍大吼道：「怎會是你？」

「怎會不是我？」楊萬壽的聲音顯得很得意。

「想不到你是一個如此卑鄙的小人。」

「很多事你都想不到的，現在我也沒有空暇跟你說什麼。」楊萬壽大笑：「你雙掌都巳給劊斷，還不引頸待斃？」

屠龍道：「我雙掌雖斷，還有雙脚。」

楊萬壽大笑接道：「你就是倒下，還有沈勝衣、小倩、邱大業、柳清河是不是？」

屠龍道：「他們一定會……」

「可惜他們現在都給困在迷陣內，就是要闖出去也不容易，何况要闖到這兒來，但我要找到他們却是容易得很，對付邱大業、柳清河我也有了辦法。」

屠龍大吼了一聲。

這一聲入耳，沈勝衣小倩一顆心不由沉下去，他們已穿過七戒破壁進入那條甬道，轉第一個彎角便不能不停下來。在他們的前面擋着一面石壁，沈勝衣一手抵在石壁上，歎了一口氣：「我們是救不了屠龍的了。」

小倩無言點頭，沈勝衣接道：「聽他那樣說必定有路與迷陣相通，殺了屠龍，便會經暗門或者什麼進去，伺機暗算。」

小倩道：「我們總要想一個辦法。」

沈勝衣說道：「若是由這裏破門進去，也不知要經過多少機關陷阱，驚動了楊萬壽他們，可就不妙了。」

小倩道：「你的意思是……」

沈勝衣道：「由畫壁那兒進去，就是找不到也希望能夠喚起他們的注意。」說着身形一動，倒退出去。

小倩緊跟着，心情看來巳平靜下來。

× × ×

屠龍大吼聲中踢出了兩脚，左右雙飛，踢得很高，一踢向胸膛，一踢向咽喉，他雙掌齊腕斷去，鮮血奔流，眞氣亦不住的洩出，可是脚仍然踢得很勁。

楊萬壽站在他面前，雙手隨隨便便的一動，便抄住了他踢來的雙脚，將他疾擲了出去。

這又是沾衣十八跌的武功，在楊萬壽使來，更就神乎其技，一柄刀隨即砍至，只一刀便將屠龍雙脚斬了下來。

用刀的是一個老蒼頭，身材有如竹竿，所用的刀亦是又長又直，却用得閃電一樣。

屠龍沒有叫，身子凌空跌下，鮮血洒處，那張血紅色的地氈看來更紅了。

地氈鋪遍整座密室，這座密室的華麗就是王侯府第也相信比不上，惟一不值錢的只怕就是那面屛風，上面却寫着風神七戒，是用血寫的。

血巳經變色，屛風的式樣古舊，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東西，屠龍就倒在這面屛風之前。

「叛徒！」楊萬壽揮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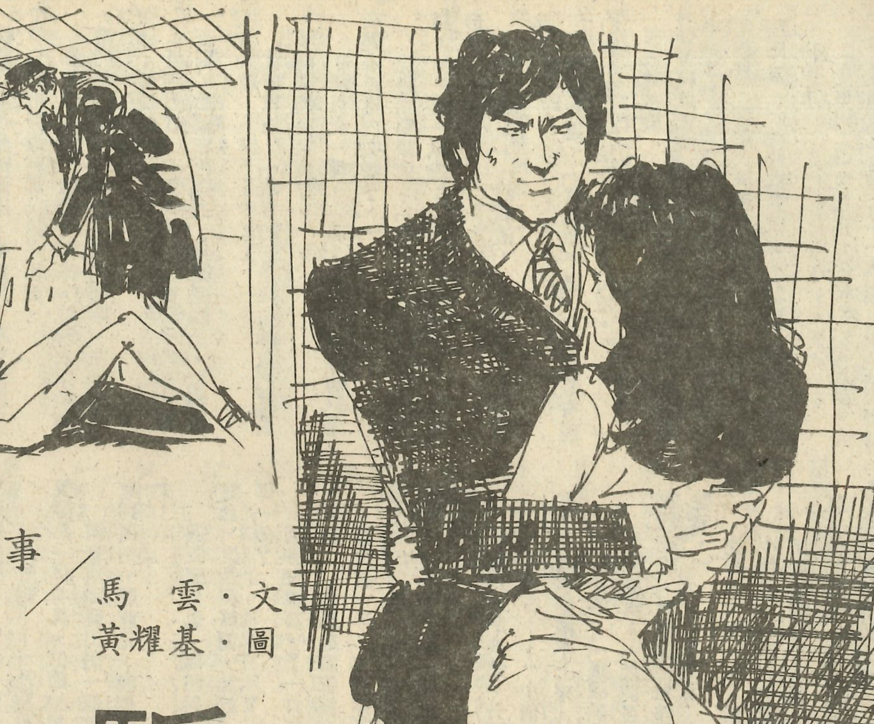
老蒼頭立即舉刀向屠龍揷下，刀快如閃電，屠龍四肢盡斷，在這種情形下如何還能夠閃避得開，他也根本沒有閃避，冷冷的看着那柄刀揷下來。

只聽三下異响，他胸膛開了三個血洞，每一刀都沒入逾尺，足以穿透後背。

這三刀揷下來，屠龍並沒有氣絕，只是三股鮮血箭也似從他胸膛的傷口射出來，他一身衣衫迅速被鮮血濕透。

楊萬壽冷然看着，說道：「斷你四肢是要追回風神門傳授給你的武功，三刀六洞是你入門當日的誓言。」

（未完）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黃耀基·圖

情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叫張雪兒偵察賴兆昌的底子，知道他是老千，轉入商場，不是做生意賺錢，而是騙錢，變成巨富，想起那天區偉烈被他們的大漢假冒探員想揍一頓，更爲區偉烈的安危着想，他便到下層黑社會去探聽消息，知道有人肯出十萬元收買區偉烈的性命，再從警方綫人丁九探聽到區偉烈被夏廷的侄兒夏一帆因賭博騙去數十萬元，是一個千門高手，游天虹覺得夏廷被毒死，賴兆昌過繼的兒子汽車失事會不會都與區偉烈有關，因此，決定叫丁九帶他去找夏一帆，丁九帶他到一間秘密賭窟去找拜把兄弟蕭十一引路，在賭窟內遇到十一被人出「千」……

連串兇殺　幾宗命案

那瘦大漢雖然也感覺得到游天虹身手敏捷，必然是個武功了得的江湖人物，但想到熊帮的黑人物手段厲害，情急之下，仍然不顧一切地還手反擊游天虹！

但是游天虹偏偏就存心要戲弄他！

瘦大漢眼看着可以由房內衝出去，游天虹已飛身越過了蔴雀枱，伸手一攔大聲喝道：「慢走……」

那個「走」字還未講得出口，瘦大漢已是拳頭出手，迫到了游天虹的面門，只見游天虹頸一側，擺首揚臂，瘦大漢感到一股寒風迫人而來，心裏也暗自吃了一驚，隨即急急後退。

游天虹趁勢衝前，化拳爲掌，「蓬」一聲，只見一條瘦長的影子往後倒跌在一張沙發之上，「隆」然有聲！

這一邊，胖大漢也是剛自地上爬起來，門外已來了數名大漢，原來這兒已被電眼監視，加上丁九已按了喚人鈴，於是立即引起注意，這數人全是賭場的打手。

「不准動！」爲首一名打手揚聲喝住：「大家有事慢慢講！」

游天虹正想解釋，肥瘦兩大漢已經先發制人，實行惡人先告狀。

瘦大漢指住游天虹道：「這傢伙出老千，還打人呢！」

游天虹却反唇相稽，笑道：「出老千騙人的是你們，只可惜你們千術不精，弄巧反拙而已。」

丁九和蕭十一也帮腔道：「是的，這兩個傢伙分明是老千呢！」

正當各人在七咀八舌地吵個不停之際，房門開處，又闖進了一個中年人。

各人才紛紛將視綫集中到中年人身上，已經有人冲口而出：「熊大爺。」

原來這中年人並非別人，正是熊帮的帮主熊坤。

熊坤在當地黑道上很吃得開，也認識游天虹，所以他進來後，主動地先向游天虹招呼：「游大俠，你幾時光臨的，怎麼也不早一些通知我一聲，失覺失覺，請多多原諒！」說着就在哈哈笑聲之中，伸手過來與游天虹互握了一下。

當時所有熊帮的打手們，以及那二名肥瘦老千都呆住了一陣。因爲他們事前絕對無法可

以想像得到，原來眼前此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那二名老千到此才知道剛才他們的千術，根本無法可以騙得過游天虹，游天虹却是在將計就計，反過來戲弄他們。

二名老千眼看勢孤力薄，心感不妙，立即道歉。

但是熊坤面色一沉：「就算你們有眼無珠，不認識千門奇俠游天虹，也該知道這是我們熊帮的地方，怎可以在這兒亂來？嘿！」

只見他向在場的打手們遞了一個眼色，爲首一名大漢就對二名老千說道：「兩位，請跟我們到賬房去算一算賬吧。」

二名老千明知這一次不得好死，也沒有辦法反抗。

熊坤還含笑感謝游天虹：「多謝你仗義帮忙，否則我們也不知道竟然有人敢來此出千騙人。」

但游天虹却說道：「不，我只是來找朋友，無意中發覺那傢伙欺人太甚，對不起，剛才打擾了！」

「別客氣，」熊坤回頭向身邊一名大漢吩咐下去：「看看這位貴賓損失了多少，加倍償還給他吧，」然後又對游天虹客客氣氣的說：「相請不如偶遇，游大俠，請到辦公室來喝一杯如何？」

「多謝啦，」游天虹拱手笑道：「今番小弟有要事找這位兄弟出去談談，改天讓我回敬請客。」

游天虹說完，就帶住丁九和蕭十一準備離去。

態坤忽然又把游天虹留住，拉到一角問道：「關於李時兄弟死在富翁賴兆昌之家那回事，你有何高見？」

游天虹苦笑：「這件事我正要向你請教。就我所知，李時不似是個這麼愚蠢的人，平時他是不輕易動手，何況近年以來，他已甚少做案。」

態坤十分愼重地說：「照我估計，李時這一次必然是受人利用。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相信决不坐視，讓李時死得不明不白吧？」

游天虹乘機問道：「你以爲誰可以利用李時？」

「李時在江湖上是個有名氣的人，過去他偷的只是一些爲富不仁的人，由此看來，賴兆昌大概也不是個很光明正大的商家。」熊坤又說：「其次，李時已洗手不幹多時，突然東山復出，當然是生活可能出現問題，否則不易被收買。」

「我也一直這麼想，就是毫無頭緒。看來還要多多拜托，有消息可否通知我？」

「當然義不容辭，你是我的朋友，李時也是。」

游天虹知道眼前這態坤也是江湖中人，消息可能比誰都要更靈通，於是靈機一觸，又問道：「可認識一個叫夏廷的人？」

「已經退隱的老千。」態坤衝口而出！

「他可是有個侄兒夏一帆？」

「是的，此乃千門後起之秀，但自從他叔父夏廷在宴會中死去了之後，那傢伙不知怎的，竟然失踪了。」

熊坤說到這裏，游天虹忍不住偷眼望望身邊的蕭十一。因爲根據丁九說，蕭十一可能知道夏一帆的下落。

熊坤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記得不久之前，我們這裏發生過一件事。」他回憶着說：「夏一帆那傢伙曾在這裏向一名年青人追討賭債，差些兒動手打起來，後來給我叫人把他們趕出去，叫他們不要在我這裏鬧事。」

游天虹知道他講的「那個年青人」正是區偉烈。可惜現在區偉烈也跟夏一帆一齊失踪。

熊坤的話似乎對游天虹沒有什麼帮助，但最低限度也間接證明丁九的說話是有根有據。

爲了爭取時間去找夏一帆，游天虹終於告辭熊坤。

出到街上，丁九已將情形告知蕭十一。

蕭十一是丁九的結拜兄弟，同時亦爲了報答游天虹替他解圍之恩，於是毫不考慮地答允帶他們去找夏一帆。

一行三人乘車子到達一條較僻靜的街道，那兒有一幢十多層高的住宅大廈。

蕭十一示意着說：「夏一帆有個女朋友住在這裏，所以我有理由懷疑他躲在這兒。」

三人登上那大廈一個住宅單位，但見那兒重門深鎖，按鈴按了很久，仍然沒有反應。

游天虹感到有些可疑，回頭對丁九說：「有辦法開門入去看看麼？」

丁九笑道：「辦法可多着呢。」

說着他又左顧右望，低聲對游天虹說：「我可以爲你露一手，但萬一遇上了警探，你要爲我作證啊！」

「放心好了！」游天虹說：「不知怎的，我總覺得事情有點不妙！」

丁九於是彎下腰去，在門鎖上做了一些手脚。

約莫三分鐘左右，那度門已經應聲被丁九推開了。

也是門剛剛被推開的刹那間，游天虹他們已嗅到一股惡臭的氣味。

他們必須掩鼻入內。游天虹則伸手到牆角去，按亮了一盞燈。

所有窗簾均已落下，所以屋內顯得十分昏暗。

這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只有一廳一房，大約不會超過四百平方呎。

游天虹首先進入那唯一的一間睡房，也按亮了房間裏的燈。

丁九和蕭十一尾隨而入。

只見床上躺着一具半裸的男屍，屍體已開始腐爛，惡臭即由此而來。

蕭十一用手掩鼻，順口說道：「他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游天虹反問：「他就是夏一帆？」

「對了，相信不會錯的吧。」蕭十一又說：「獵狗終須山上喪，那就是『上得山多終遇虎』的最佳證明了。」

游天虹又說：「你不是說過，這是他女友的住所麼？他的女朋友是幹什麼的？」

「舞小姐。」蕭十一道：「爲什麼不見了她？」

這時候丁九已繞到床後，他也用手掩住鼻孔，瞪住地板說道：「這兒還有一條咸魚！」

游天虹和蕭十一也繞過去，發覺地板之上躺着另一具女屍。

游天虹問蕭十一：「她是否是你剛才所講的舞小姐？」

「是的。」蕭十一點點頭：「夏一帆眞是害人害己。」

游天虹回頭對丁九道：「夏廷和夏一帆都死了，他們叔侄二人既然是老千，那麼，他們之死可能與出老騙人有關。區偉烈欠夏一帆的賭債，他當然最可疑，但我仍希望兩位代爲打聽一下有關本市老千們活動的情況。」

蕭十一和丁九仍然掩鼻閉嘴，有口難言，示意游天虹，有話到外面去說。

三人匆匆離開了那凶宅，臨走時游天虹還用紙巾抹去他們接觸過的地方，包括門環等處，以防留下指紋。

落到街上，游天虹與丁九他們分手，然後他溜進電話亭去，致電報警，佯稱是大廈的住

戶，因嗅到一陣惡臭，對隣居生疑，要求警方派人前來調查。

事情發展到這裏，游天虹越來越急切要把區偉烈找出來，否則可能會有更多人死去！

於是游天虹又再去找區偉烈的父親區標。想不到就在區標的家中，游天虹又遇上了林浩探長。

游天虹苦笑道：「我們眞有緣啊！」

林浩探長却說：「你找區老先生有何貴幹呢？可是因爲我們英雄所見略同？」

「我不是什麼英雄。」游天虹笑道：「但我倒想聽聽你這位英雄的高見。」

林浩探長問道：「你可是爲了找區偉烈而來？」

「不！」游天虹故意搖搖頭。

林浩探長果然大表驚奇地再問：「然則你找誰？」

「找殺李時兇手的人。」

「別開玩笑，殺李時的兇手是一條毒蛇，這點你早已知道了。」

「毒蛇不會無端端入屋咬人的，所以一定有人知道其中內幕。」

「你似乎在迫我控告賴兆昌。」

「那只是遲早問題。」游天虹望着他含蓄地笑了笑：「其實你早一點採取行動，等於救了他。」

林浩面色一沉：「這是什麼意思？」

「道理很簡單，他身邊的人都先後死得不明不白，最後必然輪到他自己。所以他早些採取行動，事情可能會早一些結束。」

林浩不想追問爲什麼，他身邊掛着的傳呼機又响了起來。游天虹趁住林浩探長去撥電話「覆機」的時候，問區標道：「令郎有沒有向你討過一筆鉅欵？」

「沒有。他明知我生意失敗之後，身邊已經沒有太多的現金。」區標又感到驚奇地反問：「你可是有了他的消息？」

「不！」游天虹搖搖頭：「我只是查到他在外面遇上了老千。」

「他被騙？」區標難以置信地一怔！

「是的，他在賭桌之上遇上了老千，欠下人家一筆賭債，曾被人恫嚇！」

「嗯——」區標吃驚地怔了一怔！

游天虹乘機說道：「你想救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設法把他誘出來……」

游天虹話未說完，林浩探長已由那邊匆匆走過來：「又有人被殺！」

「誰？」游天虹也感到震驚起來！

「一個女人。」林浩探長道：「是賴慧絲報警的。你有興趣不妨跟我來看看吧！」

游天虹只好匆匆告別區標。但臨行前仍然回頭對他說：「要找我請致電私家偵探張雪兒小姐。」

林浩探長親自開車，帶住游天虹匆匆趕到一幢多層住宅大厦。

游天虹還未進入屋內，已猜到死者是誰，因爲這地方他已經來過了。那是賴慧絲那位姨媽駱太太的住所，也是游天虹一度跟踪任晶晶，最後來到的地方。

現場已被警探封鎖。

當林浩探長帶着游天虹進入屋內時，發覺死者果然正是賴慧絲的姨媽駱太太。

賴慧絲正抱頭痛哭，當她發覺游天虹進來時，「哇」一聲就撲進他的懷抱中去！

他們是早已結識的好朋友，有一個時期他們跟任晶晶等一班青年人混得很熟。

游天虹一邊安慰她，一邊問道：「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

賴慧絲哽咽道：「我約了郭利民在這裏會面，因爲我怕利民早到，所以提前來了，想不到入門已發覺姨媽倒斃在浴室中。」

「屋內只得她一個人？」

「是的。」

「那妳怎麼樣進來的？」

賴慧絲道：「我有這裏的門匙。」

游天虹也接納賴慧絲的解釋，因爲任晶晶曾對他說過，自從賴兆昌對賴慧絲與郭利民這頭婚事開始有意見之後，她經常偷偷在此幽會郭利民。

故此游天虹忍不住又問：「你那位未婚夫呢？」

「我們約好在此見面。」賴慧絲道：「但今天我來早了，目的是打算把姨媽遣開，想不到她——」說到這裏，她又忍不住一陣心酸，淚如雨下！

外面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正是賴慧絲的未婚夫郭利民。當他由一名探目陪同進入現場時，看見未婚妻伏在游天虹的懷抱中飲泣，面色變得不大好看。

游天虹也警覺地輕輕將賴慧絲推開。他明知郭利民剛由美國來此，自然不會知道他們過去是相當要好的朋友。

郭利民走過來問道：「怎麼會發生這麼不幸的事？」

賴慧絲又得淌着眼淚，哽着咽喉，爲他解釋一番。

游天虹趁此機會，溜到林浩探長身邊。

林浩探長對他說道：「死者是被人扼着咽喉，浸入浴缸中去，活活溺斃的。」

游天虹問道：「兇手如何進來？」

林浩身旁一名警探道：「我們正感到奇怪，因爲這兒大門的門鎖並未被人破壞，兇手要不是擁有這裏的門匙，就一定是熟人，再不然就是駱太太過份大意，才會開門揖盜！」

游天虹又問：「死者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那名警探道：「我們剛問過賴小姐，知道死者的親人都在外地，這兒只有死者一個人獨居，她雖然僱有一名鐘點女傭，但是那鐘點女傭每天只到這兒來料理家務兩小時左右。此外這兒每天大部份時間只得死者一個人在着。」

警探們經過初步調查，以及在現場拍照存案之後，死者的屍體已被移到地上。游天虹在林浩探長的陪同下走過去看看，只見駱太太睜眼吐舌，死狀極之可怖！

林浩探長說得不錯，駱太太是被人扼看咽喉，浸入儲滿水的浴缸內，活活溺斃的。否則她不會死後變得如此可怖。

游天虹順口問林浩：「探長，你們認爲這是刦殺麼？」

林浩一邊瞪住駱太太的屍體，一邊沉思着搖搖頭：「當然不會是刦殺，因爲屋內一切財物並無損失。」

「那麼，會不會是尋仇？」游天虹問道。

林浩探長這才回過頭來瞪住游天虹：「你大概是迫我直接回答你，這是區偉烈的另一傑作！」

「你以爲有此可能麼？」

「大有可能！」林浩道：「那小子爲情而狂，已變得有如瘋狂的野狗一樣！什麼事都會做出來。」

游天虹反而說：「其實他這樣做，對他並無好處。」

「一樣米養百樣人，這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不利己亦會損人；比起『損人利己』那一類更加不近情理。」

外面又來了一夥人，包括賴兆昌夫婦和任晶晶等人。

林浩探長撇下游天虹，過去招呼賴兆昌夫婦，當賴慧絲含淚回到她父母身邊去的時候，

郭利民也跟賴氏夫婦打招呼，但是他們竟然不加理睬。任晶晶則過去安慰賴慧絲。

郭利民剎那間變得無比的寂寞，孤獨地呆立一旁，十分尷尬，彷彿一切不幸的事情皆由他而起似的。

游天虹走過去招呼他，乘機問道：「聽說今天你又約了賴小姐在此見面，是不？」

「是的。」郭利民詫異地瞪住游天虹：「你怎麼知道的？」

「是慧絲告訴我的。」游天虹趁此機會向他解釋：「我們過去是好朋友，可惜我這個人太不爭氣，唉，否則老兄你可能來遲一步呢！哈哈……」

在這種場合裏面，他竟然還開玩笑；游天虹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郭利民瞪他一眼：「看這情勢，閣下仍有機會啊！」

「這話從何說起？」

「可不是嗎，剛才的尷尬場面，你大概也見到了吧？」郭利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慧絲若非一個好女子，也不會令到我由迢迢千里的遙遠地方，到此向她求婚。可惜命運的安排，偏偏要折磨我，試問又有什麼辦法？」

可能由於游天虹最近查悉賴兆昌過去的一些歷史，知道他過去是一名老千，所以在心理上總比較同情郭利民；尤其是看見他處於孤獨無援的狀態下，更加產生了一種鋤強扶弱的心理。

游天虹忍不住又問：「發生了一連串不幸事件之後，你有些什麼打算？」

郭利民東眉道：「不妨告訴你，我今天約了慧絲到這兒來，正想把我叔父的意思告訴她，我們打算返回美國去！」

「你的意思是：你已甘心向命運低頭了？」游天虹問他。

郭利民答道：「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游天虹道：「眞正經得起考驗的愛情，才是最可貴的，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不幸事件，分明是有人從中作怪，目的是要破壞你們的好事。如果你就此打起退堂鼓，那個幕後人豈不是沾沾自喜麼？」

「假如我不讓步，你猜猜還有一些什麼更加不幸，更加可怕的事情發生？」

這時候，賴慧絲已不顧她父母的感受如何，朝看郭利民這邊走過來，只留下她的閨中密友任晶晶去陪伴看她父母。因爲警方正向他們查詢死者的事。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也只好知情識趣地溜開了！

「對不起啊！慧絲，是我害苦了你。」郭利民無比難過地說。

賴慧絲却道：「說這句話的應該是我。不管事情發展成怎麼樣，我始終也是你的妻子。」她含淚哽咽，深情地瞪住他：「利民，我愛你！」

郭利民感動地捉住她的手：「妳可知道我爲什麼急於把妳約出來麼？」他嘆氣道：「我叔父想正式向你父親提出解除我們之間的婚約，短期之內離開這裏返回美國去。」

「你眞的這麼忍心？」

郭利民道：「不是我忍心，只是我不想害苦了妳。」

「如果你一定要走，我惟有跟你走！」賴慧絲道：「其實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上一代的意見，我們不一定要接納的。」

「我本來也有像妳一樣的想法，但是，萬一你眞的不顧一切，我將會被人視作罪人。」

「就是爲了你不想做別人心目中的『罪人』，於是你甘願讓我傷心、流淚，是不？」

「嗯——」郭利民左右爲難地垂下頭來，一聲不响。

他不敢正視賴慧絲，就讓眼前這多情少女含淚瞪住他；她雖然極力强忍，避免在他的面前流淚，但眼淚却忍不住直淌下來！

郭利民終於要面對現實，他安慰着她：「別難過，事情總有解决辦法的。」他又低聲說道：「只要我們眞心相愛，那管是天涯海角，仍有重逢之日！」

她哽咽問道：「你决定走？」

他點點頭：「我叔父看見一連串不幸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他担心下一個受害者會是我！」

「警方目前正加緊緝兇，相信兇手不久之後就會落網。」賴慧絲剛想說下去。

游天虹却由那邊走過來，他問郭利民：「你們相約在這裏見面的事，請問你有沒有告訴別的人？」

「沒有。」郭利民毫不考慮地說：「我們之間的約會，就連我叔父也不知道。」

林浩探長也跟着過來，要向郭利民問口供。賴兆昌則乘機把女兒叫過去！

游天虹却把任晶晶拉過一旁，問道：「妳有見過區偉烈麼？」

「沒有。」任晶晶道：「自從那次你把他嚇跑了之後，他對我可能有了誤會，連電話也沒有給我。」

「如果我是他，這個時候就好應該出來自首。」

「你肯定所有命案都與他有關？」

「難道妳另有見解？」

「我又不是偵探，我當然不敢有任何見解。」任晶晶道：「如果都是他做的，他未免太傻了，感情這回事，怎麼可以勉强呢？」

「是的，如果我是區偉烈，我也决不會使出這種心狠手辣的手段，因爲這樣做，不但無法令賴慧絲回心轉意，更令他的父親區標置身於尷尬的境況中。」

「也許愛的反面就是恨，當一個人恨到極點時，自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做出來。」

「照我估計，當他走投無路之時，他就會去找妳。」游天虹說：「因爲據我所知，警方已暗中知會所有海關人員，除非他有辦法偷渡，否則根本無法可以離開本市。」

「是的，我也認爲他遲早會落網！」任晶晶想了想，又担心地問：「你猜，他會不會對付郭利民叔侄二人？」

「有可能。」游天虹道：「不過如果他眞的那樣做，就等於自投羅網。」

「爲甚麼？」

「你也應該想像得到，警方一定會派人暗中保護郭氏叔侄。」

「是的，也許你說對了。」任晶晶又問：「你猜他下一步還有些甚麼行動？」

「我猜他最後步驟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他會去找你。第二，他可能會直接找賴兆昌算賬。」

「爲甚麼你不猜他去找郭利民，反而猜他去找賴兆昌呢？」任晶晶問。

「我雖然只是猜測，但我自有根據，不過在此我却不想洩漏天機。」

外面湧來了大批記者，林浩探長正待下令下屬把他們驅走，却被游天虹制止。

游天虹走過去對他耳語道：「你應該趁此機會，聲稱警方正加緊通緝區偉烈歸案，只有加强壓力，他才會現身。」

林浩探長道：「我們還未能證實這是區偉烈做的。」

游天虹道：「我並沒有說過這是他做的，但找到了他就等於有了答案。」

「嗯——」林浩怔怔地瞪住游天虹：「我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必明白的，只要你相信我就行。」

林浩探長與游天虹不但是朋友，同時也知道游天虹正急於追查李時之死的幕後背景。憑着游天虹過去的表現，林浩自然相信他的見解有道理。

林浩於是依照游天虹的說話，派人向外面的記者發表了簡單的聲明；主要還是針對區偉烈的。游天虹離開了兇案現場後，匆匆去找張雪兒。

張雪兒對游天虹說出最近她的收獲：「我這裏查到了一些關於賴兆昌兩兄弟的家事。」

她又問游天虹：「你可認識賴兆昌的弟弟賴兆盛？」

游天虹搖搖頭：「我並不認識他，但我知道賴兆昌的確有個弟弟。」

張雪兒道：「他們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目前賴兆盛雖然在他兄長的公司裏做事，但却做得不開心。他曾對人表示，三番四次想離開賴兆昌，無奈他本身既無技能，亦無積蓄，只有爲兄長繼續做牛做馬。」

「你認爲他有可疑麼？」

「不！我所以把這件事告訴你，是想你進一步認識賴兆昌那隻老狐狸，他不但欺騙外人，連自己的胞弟也難例外。假如他父母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後悔沒有立明遺囑，以致讓賴兆昌把一切據爲己有。」

「這裏我却有一件事不大明白。」

「什麼事？」

「我一度忖測這是一宗情騙案，由於賴兆昌過去是一名老千，所以我有理由懷疑他利用他的女兒去欺騙富有華僑。但是現在看來又不大似了。」

「爲什麼不似呢？」

「根據最新消息，郭、賴兩家可能推翻那一宗婚事。」游天虹說。

張雪兒却沉吟道：「郭利民現在行的只不過是區偉烈過去行過的舊路而已。賴兆昌老奸巨滑，他會不會以退爲進？」

「憑今日我所得的印象，賴慧絲好像很痴心呢。」

「你沒有聽過『虎父無犬子』那句老話麼？假如他們父女串謀去演這一幕情騙，一定會在『關頭發揮最佳演技，然後才會令對方上當的。」

游天虹道：「其他人我們暫且不理他吧，目前我們最急切要找的人，就是區偉烈，你有沒有找到他？」

「我已派人向三山五嶽的人收買消息，相信不久之後一定會有他的下落。」張雪兒又說：「此外，我又依你的吩咐，致電美國友人，叫他們在美國舊金山方面代查郭利民的來龍去脈。」

「是的，這件事看來殊不簡單。不但死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似的。如果我們不趕快查出其中內幕，恐怕還有人要死得不明不白呢。」

這時候，張雪兒案頭上面的電話忽然响起來。

張雪兒伸手過去接聽，講了幾句之後就匆匆將電話掛斷。回頭高興的對游天虹道：「這可能是你最喜歡聽到的消息；有人發現區偉烈的踪跡。」

說着，她已急急將案頭上的文件收拾好，一邊又把她的助手召進來，吩咐她說：「我有事與游先生出去，小心把所有找我的電話都記錄下來。」然後又把一些要辦的公事告訴她助手，這才與游天虹離去。

張雪兒親自駕車，載着游天虹匆匆趕往紅燈區。

她一邊開車，一邊對游天虹說：「希望這一次不會是假的，有個道友見過他。」

張雪兒口中的「道友」，就是指吸毒者，最後提及的「他」，當然就是指區偉烈了。

游天虹一向信任張雪兒，她是個相當出色的私家女偵探，也是他的好朋友；難得的是他們同樣嫉惡如仇。只要他們認爲值得去做的事，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

最近以來，張雪兒爲了追尋區偉烈的踪跡，曾千方百計地，在各階層社會中收集情報，可惜都無所獲。

這一次，又有個綽號「道友明」的男子，約她到紅燈區一間酒吧去；據說，此人有區偉烈的消息。

游天虹從旁提醒張雪兒：「凡是吸毒的人，往往爲了取得金錢去購買毒品頂癮，什麼事也敢胆做出來。所以妳不可以太過信任這一類人。」

「你放心好了，我也不是傻瓜。」張雪兒道：「等會兒你不必跟我入內，讓我獨自進酒吧去好了。」

張雪兒把車子開入紅燈區之後，果然獨自進入一間酒吧裏面去，留下游天虹一個人在她的車子裏。

這是日間，但酒吧裏面却陰陰沉沉的，光綫十分暗淡。張雪兒進來之後，先與櫃枱裏面的一名酒保取得聯系。

那酒保向她示意，指指那邊一個角落。

張雪兒朝那角落走過去：「你就是阿明？」她在昏暗的環境底下，瞥了那男子一眼。只見那男子雙目深陷，個子瘦削，正在那兒喝着一杯啤酒。

「是的。我是阿明。」那男子說：「我有區偉烈的消息，但我一定要有相當的代價。」

「只要消息是眞實的，錢不成問題。」張雪兒一邊在他對面的座位坐下來，一邊說道：「我要知道你的消息來源是否可靠。」

「他是一名吸毒者，有個毒品拆家曾經見過他。」

張雪兒從未聽到區偉烈吸毒，所以半信半疑地問：「你會不會弄錯了？」

「不會的。」道友明道：「我知道警方目前正在通緝他，如果我向妳提供消息之後，毒品拆家可能少做一筆生意，萬一有人知道是我提供消息的，我的安全也成問題，所以我一定要相當的代價之外，還要妳保密。」

「這點你可以放心，」張雪兒道：「我們只想見見區偉烈。我們又不是警方人員，自然不會拘捕他。」

「既然你這麼說，我是眞的可以放心了。」道友明又說：「不妨坦白告訴你，爲了賺妳這筆錢，我曾經暗地裏跟踪他。」

張雪兒仍舊有些懷疑地問：「你肯定那就是我要找的人？」

「相信不會錯的。」道友明說：「等會兒我可以先帶你去看看，但我一定要先收訂金一半——三千元。」

「也就是說：你只收六千元。但據我所知，警探可以付你一萬元的暗花，爲什麼你不多賺四千元？」

「暗花」就是秘密花紅，警方不願張揚，暗中付給提供消息的人，那就是所謂「暗花」了。

道友明輕輕苦笑：「誰不知道一萬元比六千元多出四千元。但是，如果我向警探提供，只怕收了那一萬元之後，亦要被抓進戒毒所去，所以我寧願少收四千元，還是選擇妳。」

張雪兒覺得他言之有理，於是付了三千元給道友明，然後帶着他離開酒吧。

離開了酒吧，出到街外，張雪兒發覺游天虹並不在她的汽車裏。

張雪兒知道游天虹一向爲人機靈，所以對此並不感到意外。

她放眼四望，果然瞥見游天虹正在對面行人道上，與她遙遙揮手；她却當作沒有看見，一邊開啓了車門，一邊招呼道友明上了她的汽車。張雪兒根據道友明的示意，將車子開走。

她偷眼瞥向望後鏡，發覺游天虹正坐上另一輛汽車，那是一輛過路的計程車。

毫無疑問，游天虹正在暗裏跟踪着他們。

張雪兒一邊開車，一邊在心底裏想：「區偉烈爲什麼會變了一名吸毒者？」

可惜這時候她無法與游天虹通話，否則她一定會跟游天虹連絡一下，研究這次所獲的消息的可靠性。

張雪兒依照道友明的指點，把車子開到一處山邊。道友明說：「姓區的就住在這山上其中一間木屋之內，等會兒我先下車，走在前頭，絕不可以與你在一起，否則給人看見了，實在不大方便。」

張雪兒也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對他說道：「好吧！等會兒你走在前頭，只要對我指點一下，或者作一個暗示，你就可以回到這山脚來等我。」

「是不是：只要妳等會兒見到區偉烈，回頭就可以給我另外三千元？」

「是的。」張雪兒又說：「只要你在江湖上打聽一下，你一定知道我不是一個食言的人。不過，我也不妨向你提出警告：你切勿在我面前耍花樣，否則，即便你躲到九霄雲外，我也有辦法找到你。」

「放心好了，我絕對不是那種人。」

道友明落了車，逕自走上山去。

張雪兒也落了車，遠遠跟在後面，與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當她走了幾丈路之後，回頭望落山下，只見游天虹正步出計程車，她回頭向他打了一個手勢，繼續監視前面的道友明。

道友明很技巧地，從一間木屋旁邊掠過，就在那彎彎曲曲的小路之上，他故意停步，蹲下來綁鞋帶，其實却是藉此回頭向張雪兒作出了暗示。

張雪兒知道那一間木屋就是目標，於是就繞道到屋後去。

木屋後面有小窗，但小窗此刻關閉了。

張雪兒偷偷由窗縫中內望，但是，屋內却空無一人。

張雪兒正想繞到屋前去，突然發覺背後有個人；當初她以爲是游天虹，後來發覺對方並非游天虹，而是一名警探，張雪兒當堂又嚇得一跳！

那是林浩探長手下一名心腹助手何探目。

何探目向她打了一個「禁止聲張」的手勢之後，立刻走過來，低聲道歉：「對不起，這是探長的意思，證明我們的眼光獨到，只要跟踪妳，必有所獲。」他又問：「區偉烈是否在裏面？」

「不，木屋內根本沒有人。」張雪兒看見這情形，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何探目湊近窗框，由罅縫中內望，果然見不到木屋內有任何人出現。

他對張雪兒示意道：「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好嗎？」

張雪兒道：「我正有此打算，我們要小心他突然回來。」

他們繞到木屋前面去，發覺門上扣了一把鎖。何探目俯首彎腰，就想將那把鎖弄開，却給張雪兒低聲喝止：「不要動它！」

何探目感到無限驚呆地回過頭來：「爲什麼？」

張雪兒走過去，指指門脚之下，示意着說：「瞧他！這傢伙好聰明啊！」

何探目這才發覺靠近門脚的門縫中有些東西——那是兩塊很小的膠紙，分別將一條頭髮貼在門縫之間。通常這是極小心的人在外出時防止有人偷入住所的暗記，因爲很少會有人注意到門縫低處，萬一有人將門打開過，那條髮絲自會脫落。

「你們女人的確比起我們要細心啊！」何探目在苦笑中站直了身體。

張雪兒指指屋後：「我們要入內，何必一定要經這兒？」

何探目也明白她的意思，於是二人就由後面的窗口爬了入去。

木屋之內果然沒有人，他們進行了一次非常細心的搜索行動。

×　×　×

游天虹獃在山脚下，不久之後就看見道友明由山上另一條小徑走下來。

游天虹一聲不响，暗裏跟踪着道友明。

只見那傢伙鬼鬼祟祟的來到附近一塊空地之上，這兒堆放了不少廢棄了的舊車。從外面看：裏面根本就沒有人；如果沒有人，道友明爲什麼又要進去？

游天虹心裏生疑，等到道友明進去之後，也跟了入內。

裏面果然另有天地，一班吸毒者正分別躲在廢車堆中吸食着海洛英。

由於入口處有人把風，所以游天虹不敢迫近，只可以躲在附近一輛舊車背後，透過車窗，往內窺伺。

背後突然傳來一陣十分輕微的聲响！游天虹立刻警覺地回轉身去。

豈料說時遲那時快，一名大漢已手持鐵棒，迎面飛撲而至！游天虹急忙閃身，「錚」一聲！鐵棒撲了一個空，狠狠地擊在那一輛廢車之上。

游天虹反應奇快，回身一掌，狠狠地劈向那傢伙的頸項上。

游天虹正待離去，不知由那兒閃出另外二名彪形大漢，攔住他的去路。

那二名彪形大漢怒目而視，質問道：「你是什麼人？」

游天虹苦笑道：「我只是過路的，你們何必這麼認眞呢？」

剛才那名手持鐵棒的大漢，這時已站穩了身子，向游天虹背後走過來：「可不要聽他胡扯！」他對他的二名同伴說：「我們把他帶進去問話，這傢伙在這兒偷窺了許久呢。」

游天虹道：「我只是四處找尋我的一輛舊車，事實上你們也沒有什麼好看吧！」

背後那大漢剛才吃了游天虹一掌，心有不甘，以爲眼前形勢大好，自然不會輕易放過游天虹；只見他朝前面二名大漢遞了一個眼色，隨即揮舞着鐵棒攻來。

游天虹看見對方來勢急似星火，也不敢硬接，屈膝彈腿，縱身一躍，人已在一輛舊車的車頂之上屹立着。

居高臨下，游天虹更加可以看得清楚裏面的熱鬧情形，只見一班吸毒者正慌慌張張地四處走避。也許他們眞的以爲警探來了。

但是販毒的人却明知游天虹並非警探，反而恨他破壞了好事，於是紛紛向游天虹包圍過來。

游天虹勢成騎虎，惟有三縱兩跳，首先跳到另外一輛汽車的車頂之上！

一名大漢不知厲害，急急爬上那舊車車頂，企圖襲擊游天虹，豈料他人未爬上去，已被游天虹朝住下頷狠狠地踢了一脚。

只聽得「喲」的一聲，一條人影已身不由

主地往後飛跌出去！

游天虹明知身陷重圍，危機四伏 赤手空拳實在很難突圍而出！思想間，一根鐵棒已朝住他的腿部掃來，急似雷電！

游天虹彈足飛身，順勢一縱一跳，人在凌空翻了一個筋斗，落地時正好落在那大漢背後，那大漢正待回轉身來，「蓬蓬蓬」已連中幾拳！那大漢悶哼幾聲，手中鐵棒已被游天虹奪在手中，一聲吆喝，一名大漢剛好持刀撲到，「錚」一聲，硬碰硬，持刀大漢虎口迸裂，慘叫一聲，人隨聲倒！

其他大漢見狀，無不紛紛撤退！

就在這剎那間，有人揚聲叫道：「不准動！我們是警方人員，都把武器放下來！」

四方八面，湧出了一批穿上制服的警員和穿便服的警探，他們已將這一帶包圍。

這個廢車場正是毒販活動的場所，反毒組人員原來早已在這裏監視，所以採取行動只是遲早的事！也許可以這樣說：游天虹的出現和被襲，只有促使警方提前行動而已。

結果道友明等一班人都分別落入警方手中，可惜就是沒有區偉烈在內。

游天虹當然十分失望，後來他靈機一觸，跑去找着林浩探長。

游天虹故意問道：「你是不是想找到區偉烈嗎？」

林浩探長毫不考慮地說：「當然，他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找到他，一連串的問題亦可迎刃而解。」

「那麼，你最好立刻與反毒組人員取得聯系。」游天虹又說：「我知道區偉烈原來染上了毒癖，他經常光顧的毒販目前已落網，那班人可能有綫索。」

林浩探長聽了游天虹的說話之後，立刻與反毒組人員取得聯絡。

那名毒販綽號「大頭」。

大頭看過了林浩探長出示的照片之後，承認照片中的區偉烈是他的顧客之一，但是，這兩天以來，區偉烈不再出現。

林浩探長想了想，忍不住問大頭：「他會不會改向其他拆家交易？」

大頭苦笑：「那種可能當然存在，但是，這些日子以來，你們掃毒不遺餘力，我們爲了生活也只是採游擊方式，所以目前本市的毒品拆家，實在爲數不多。」

游天虹聽了大頭一番說話之後，難免有些担心，爲什麼區偉烈已有兩天未出現？他是否有什麼意外發生？

游天虹惟有進一步把張雪兒的偵查行動告訴林浩。

林浩探長聞訊，正待與游天虹趕到山邊木屋區去，但林浩探長的一位助手何探目，這時正與私家女偵探張雪兒回到警局裏來。

何探目向林浩探長報告說：「我與張小姐曾偷進一間木屋偵查，那兒可能就是區偉烈藏匿的地方，但很奇怪，我們到達時，發覺屋內一片凌亂，好像有人比我們更先一步進去搜索過似的。」

張雪兒也說：「是的，事後我們一邊在木屋外等區偉烈回來，一邊向隣人打聽，隣人都形容他是個神出鬼沒的道友，大約有兩天沒見過他的影子。」

游天虹衝口而出：「照這情形看，要就是他發覺行踪敗露，另找地方藏匿起來，否則，我怕區偉烈會凶多吉少呢！」

林浩探長道：「那小子分明被人利用，人家一定是看清了他的弱點，於是牽着他的鼻子走。」

游天虹故意問道：「你的意思是：他被人收買？」

林浩沉吟地點點頭：「如果他是一名吸毒者，目前毒品價格飛漲，他如何有那麼多的金錢，供他每天吸毒？」

其實此等問題早在游天虹與張雪兒的心裏反覆地提出研究，只是游天虹故意迫林浩主動提出而已。

林浩又說：「吸毒者的心態，大都意志消沉，所以，假定區偉烈眞的是一名吸毒者的話，那麼，他不會下那麼大的決心去報仇，殺完一個又一個，同時在氣力方面，相信亦成問題啊！」

張雪兒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回頭問林浩：「然則，你們警方打算怎樣做？」

林浩道：「加緊追緝區偉烈歸案！這是首要工作之一。」

游天虹問：「你剛才說區偉烈被人收買，你以爲那收買他的人又是誰？」

「那幕後人除了供給區偉烈大量金錢之外，極有可能與賴兆昌有仇，否則，他不會做出一連串對賴兆昌十分不利的事。」林浩說。

「然則你有沒有想到這個人是誰？」張雪兒問。

「暫時未有，」林浩想想又說：「但肯定不會是郭氏叔侄！」

「何以見得？」游天虹故意提出反問。

「第一，他們來自美國，對本地的環境自然不會熟悉，第二，賴兆昌這傢伙的底子不好，他分明想利用他女兒的婚事去拉攏富有華僑，郭氏叔侄未做受害者，區偉烈無意中幫了他們一把。」林浩探長道。

游天虹本來想提出賴兆昌弟弟兆盛與他不和的事，但不想打草驚蛇，他終於又忍住不說了。

當游天虹與張雪兒離開警局時，他們只知道林浩一方面下令加緊追緝區偉烈歸案，另一方面則派人去木屋區埋伏，希望可以等到區偉烈出現。

登上了張雪兒的車子之後，游天虹問他身邊的女伴：「妳同意林探長的見解麼？」

張雪兒瞥了他一眼，反問道：「你呢？」

游天虹道：「可能只給他猜中一部份，另一部份有待我們去證實，」他又對張雪兒道：「妳送我到賴兆盛辦公的地方去好嗎？我想找找他。」

張雪兒於是把車子開到市中心區去，那是商業中心。

張雪兒開車返回她的辦事處，游天虹則去找賴兆盛。

走上昌盛公司辦事處，游天虹想像到賴兆盛的辦公室必然是闢於一角，即使沒有一二百平方呎那麼大，最少也有幾十平方呎吧！

但是，入門後游天虹向一名接待的小廝詢問，原來賴兆盛只是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那張辦公桌與一班男女職員擠在一起，只是稍大而已。

賴兆盛看來並不比他的兄長賴兆昌年輕，但頭髮已經斑白，面色也不大好。

當接待的小廝把游天虹帶到他面前來的時候，賴兆盛顯得滿臉不高興。

他微微抬頭瞥了游天虹一眼，冷然問道：「什麼事？」

游天虹一邊遞上一張名片，一邊說道：「我想跟你談幾句，不會阻你太多時間的。」

賴兆盛稍爲整理一下桌上的文件，隨即挽起一個公事手提箱，連瞧也不瞧游天虹一眼：「對不起，」他一邊說一邊已經離開了他的座位：「我有事外出。」

然而游天虹並不放過他，亦步亦趨地追隨左右：「關於令兄的事，相信你最近一定聽到不少吧？」

「我不認識你，也沒有理由跟你討論我大哥的事。」

「但是，當你發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也許你會有興趣跟我討論一下吧！」

這時候，他們已走近電動升降機的門口。

賴兆盛一邊伸手去按鈕，一邊側過頭來：「你怎麼會認爲我的生命受到威脅？」

游天虹道：「最近先後發生過一連串不幸的事，相信你一定知得清楚，有人不滿你大哥，你是他的家族成員，既然你兒子也出了事，你怎可無動於衷？」

賴兆盛道：「你又不是記者，爲什麼要管我們的事？」

游天虹道：「因爲我的好朋友死在你兄長的家中。」

「你是說李時？」

「不錯啊，神偷李時。」

「他只是咎由自取吧！」

「你大哥爲什麼要養毒蛇？」

「爲什麼你不去問問他？」

不一會，二人已乘着升降機到了低層的停車場。

游天虹道：「照我觀察，你大哥對你似乎不大好，爲什麼你仍在維護住他？」

「你觀察錯了，」賴兆盛停在一輛私家車旁邊，瞪住游天虹：「我大哥對我可不錯啊，否則，他又怎麼會讓我的兒子法倫做他的繼承人？」

「但是，你兒子已經死了。」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賴兆盛彷彿被觸及傷心處，垂下頭來，望望他身邊的汽車，又感慨又痛恨地說：「兇手太狠辣了，其實我哥哥與人的恩恩怨怨，又與我何關？」

賴法倫在一宗交通「意外」中死去，事件發生後警方證實那失事的汽車，曾被人暗中破壞。

賴兆盛若有所覺地把手提箱放在地上，走過去揭開了車頭蓋。

游天虹也好奇地跟了過去。

只見賴兆盛彷彿見了鬼似的，瞪住汽車的氣缸！

「發生了什麼？」游天虹已發覺情形有些不對。

賴兆盛憤怒着說：「眞是豈有此理，果然就輪到我了！嘿！」

游天虹彎腰俯首，發覺氣缸旁邊有一束炸藥，假如賴兆盛一時不察，坐上汽車去按鈕開動馬達的話，汽車就會立即爆炸。還好他及時發覺。

但是他又怎麼會發覺？游天虹感到有些奇怪。

游天虹因此問道：「你怎麼會知道？」

賴兆盛指住汽車的車頭蓋：「你沒有看見嗎，這兒明顯地留下了一個掌印，怎麼可以騙得過我的眼睛？」

游天虹望向車頭蓋較低部位，的確有個模糊的掌印，若非細心觀察，實在也不容易見得到。

因爲當車頭蓋蓋回原狀之時，那部份就會在較接近地面位置，如果賴兆盛坐進了車子裏面去的時候，就算透過玻璃，望向前面，也不易見到那輕微的痕跡。

賴兆盛的兒子死於車禍之後，警方也證明那「失事」車子受到暗中的破壞，所以他對自己的車子稍加留意也是不足爲奇的事。

游天虹警告賴兆盛不要亂動，立即報警處理。

事情發展到這裏，游天虹又陷於另一次迷惘之中。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鐵臂伏嬌娃神功懾羣雄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得知武狐左丘龍和仙鶴樓總管牟占春準備找順風鏢局托一趟巨鏢，急忙趕到順風鏢局，找總鏢頭凌長風，原來凌長風正是黃山派弟子，倏見俞立忠活生生的在眼前站着，驚喜萬分，俞立忠要凌長風接下牟占春所托的鏢……凌長風接下這趟鏢，次晨立刻上路，而俞立忠也化裝成一名鏢師隨隊出發，並化名為狄化龍，半路上，他們遇上紅家九姐妹想要刼鏢，狄化龍奮力迎戰，但却不敢施展他的絕藝，因為此刻他的身份是狄化龍而不是俞立忠，他怕為左丘龍窺破他的身份，所以不敢施展絕藝，以至險象環生，而紅家九姐妹施展的「神鰍弩」更使俞立忠狼狽不堪……

九妹作紅娘

一名伙計看見其中一支神鰍弩射到自己身邊，忍不住舉刀拍去，那支神鰍弩頓時「活」了起來，箭頭一轉，往他射來，擦過他的刀身，刺中他的大腿，痛得他殺豬般大叫起來。

鐵沙掌游承祖一眼瞥見紅家五個姊妹又要取箭上弓，便往鏢車上一站，威風凜凜的大喝道：「住手！妳們五支神弩都沒射中我，再發射還有什麼意思？」

紅小萍一想只有他一個鏢師在守護鏢車，自己一人就可敵住他，另外四位姊姊和百名嘍囉對付他們三十名伙計可謂游刃有餘，於是收起神鰍弩，揮弓衝出，清喝道：「孩兒們，大家上呀！」

她年紀不過十六歲，叫那些嘍囉為「孩兒們」，頗令人發噱。

那些「孩兒們」倒很聽話，一聲吶喊，登時一齊撲出，揮刀殺了過來。順風鏢局的伙計們也不含糊，舉刀迎上，雙方於是展開一場混戰。

紅小萍雖然年紀最小，武功可一點也不小，她衝到鐵沙掌游承祖面前，箭弓一掄，對準游承祖胸口點去，叱道：「狂徒接招！」

鐵沙掌游承祖擰身錯步，避開她點到的一弓，同時豎掌推出，往她右臂印去。

兩人互相搶攻，刹那間打得難分難解。紅玉薇和紅玉蕊領着一部份嘍囉攻向後面的七輛馬車，打算先把馬車開走，但那些嘍囉剛剛衝近馬車，就一個個慘叫着倒下，雙足一蹬便告氣絕，顯然係中了狠毒的暗器！

這情形，看得紅玉蕊和紅玉薇面容一慄，她們以為暗器是由竹林中打出的，故一左一右飛入竹林搜索敵人去了。

但是，又一批嘍囉衝近馬車時，仍是一個個倒下，沒有一個人能摸到每一輛馬車的邊兒！

正在指揮嘍囉與順風鏢局的伙計們作戰的紅香蓮發現後面情形有異，連忙跳到紅小萍身邊道：「九妹，後面有强敵，妳快去看看，這傢伙由姊姊來對付！」

紅小萍聞言縱身後退，急向後面奔過去。

「呼！」

一陣風响，一條人影宛如飛將軍由空中飄落，擋住紅小萍，探掌抓出，怪笑道：「紅姑娘，妳接招！」

來者是俞立忠！

紅小萍冷不防吃了一驚，她知道這個「摘星劍狄化龍」能抽出身來對付自己，可想而知二姊素蘭和四姊雪竹非死即傷，心中大驚，忍不住脫口問道：「你殺了我兩位姊姊？」

她一面問一面發招反攻，但話剛問完，突覺左腕脈門一緊，渾身力道頓失，不禁大驚失色，駭叫道：「啊哎！你使的什麼邪術？」

俞立忠哈哈大笑，將她高高舉起，跳上最前面的一輛馬車頂，大聲道：「大家住手，否則我殺死你們這個九妹！」

聲勢威稜，登時把全場衆盜鎮懾住。

原來，剛才與俞立忠打鬥的紅素蘭和紅雪竹此刻已目瞪口呆的倒地上，而紅艷梅和紅秋菊仍在苦鬥趕山鞭凌長風，這時紅艷梅一看見九妹小萍落入「摘星劍狄化龍」之手，情知大勢已去，便跳出戰圈大聲道：「大家住手，不要打啦！」

那些嘍囉聞令一齊收刀縱退，跟趕山鞭凌長風拚鬥的紅秋菊和跟鐵沙掌游承祖的紅香蓮也都停手後退。

紅艷梅走到俞立忠面前，冷冷道：「今天我們認栽就是，你把我們九妹放下，上路去吧！」

俞立忠搖頭笑道：「不，妳是女人，我再不敢相信妳的話了！」

紅艷梅微現羞色道：「這一次我不騙你！」



混戰中，一名嘍囉腿部中了暗器。

俞立忠笑道：「靠不住！」

紅艷梅怒道：「那你想怎樣？」

俞立忠道：「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我要把你們九妹帶走！」

紅艷梅花容一變道：「你敢！」

俞立忠道：「別急，靜靜聽我說，我們下一站是太湖縣，只要我們能安安全全到達太湖縣城，那時便把你們這位九妹放回來。」

紅艷梅道：「不行，你想打我們九妹的壞主意，打量我不知道？」

俞立忠笑道：「不要以强盜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是堂堂正正的順風鏢局，以後還想在江湖上混的呢！」

紅艷梅道：「你放人，我發誓不再找你麻煩就是！」

俞立忠又搖頭，說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任妳說爛了舌頭，我就是不相信！」

紅艷梅道：「你這人一定是多疑鬼投胎的！」

俞立忠道：「是，妳答應不答應？」

紅艷梅道：「要是不答應呢？」

俞立忠道：「我這人可不懂得憐香惜玉，如果妳不答應，我活活把你們這九妹摔死！」

紅艷梅冷哼一聲道：「你摔看看！」

俞立忠臉上突現悍笑，雙臂往後微傾，一聲沉嘿，奮力便將紅小萍摔下！

他站在馬車上，雖然不高，但只要力道用足，紅小萍仍難逃一死！

「啊哎！」紅小萍發出一聲驚叫。

紅艷梅不料他眞的敢，一時驚得魂飛魄散，駭叫一聲，縱身撲出，打算將紅小萍接住。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紅小萍的身影在眼前一幌，倏又消失不見！

原來，俞立忠是在嚇嚇她，其實並未眞的放手將紅小萍摔下，只見虛張聲勢的幌了一下，立刻又把紅小萍舉到頭上，哈哈大笑說道：「紅大姊，這是給妳一次警告，妳再不答應收兵，可別怪我心黑手辣了！」

紅艷梅刹住撲勢，大大誘了一口氣，她已嚇破了胆，聞言連連點頭道：「好好，我答應便了，但到了太湖縣城，要是你不肯放我九妹呢？」

俞立忠笑說道：「放心，我還不想成家！」

紅艷梅啐了他一口，退後數步，揮手清叱道：「孩兒們，大家回山去吧！」

於是，紅秋菊替二姊紅素蘭和四妹紅雪竹解開穴道，那些嘍囉也扶起幾個受傷的同伴，紛紛走入竹林中，轉眼走得乾乾淨淨，只留下了躺在道上的二十幾具嘍囉的屍體！

這二十幾具屍體，都是在衝近馬車時，被一種浸有劇毒的銀針，打中心窩而死的！

趕山鞭凌長風檢點人馬，發覺只有七名伙計受到輕傷，心甚欣慰，當即吩咐伙計們將嘍囉的屍體拖入竹林掩埋，自己則走到最後那輛馬車，舉行敲打車門喊道：「鄔總管家，你們三位沒事吧？」

車廂內無人响應！

趕山鞭凌長風心中起疑，拉開車門一看，視綫瞥處，不禁大吃一驚，一聲「啊呀！」之後，瞠目不能言語！

雖然武狐左丘龍三人一直「躲」在馬車中沒有出來，但俞立忠相信他們絕對安全無恙，而且他早已看出，那二十幾個嘍囉之死，正是死於武狐左丘龍之手，以他的一身修為，要殺人於不察，那是太簡單了。

但，趕山鞭凌長風的這一聲驚叫，到底看見了甚麼呢？

俞立忠把紅小萍攬在腋下，飛步疾奔過去，大聲問道：「表哥，發生了甚麼事情？」

話落，人已奔到馬車前。

趕山鞭凌長風滿臉驚懼的一指車中道

：「你看，他們都驚昏了！」

兪立忠探頭一看，果見武狐左丘龍和牟、雲總管倒在車中昏迷不省，心知他們是在裝佯，不由微微一笑，回望凌長風擠眼笑道：「表哥，還好他們三位都沒受到傷害！」

趕山鞭凌長風也笑道：「是啊，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也！」

兪立忠道：「小弟去取些水來，給他們潑一些水就會醒的！」

脚步剛剛移動，車中已傳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趕山鞭凌長風面作喜色道：「好了！鄔總管家您醒轉啦！」

武狐左丘龍裝得眞像，他慢慢坐了起來，把頭搖幌了幾下，彷彿這才想起剛才的事情，於是「啊呀！」驚叫一聲，忙的擺頭張望，惶惶然道：「那……那羣强盜都跑了麼？」

趕山鞭凌長風點頭笑道：「是的，而且我們還抓住了一個女强盜！」

武狐左丘龍探頭出車廂，一看「摘星劍」狄化龍抱着一個女强盜，便裝出又驚又喜之色！急急問道：「鏢銀有沒有丟失了？」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沒有，一百萬兩銀子完整無缺！」

武狐左丘龍長長透出一口氣，向凌長風一翹大拇指道：「凌鏢頭，你眞行！」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笑說道：「不，剛才若非有高人暗中帮助，只怕沒有這麼平安！」

武狐左丘龍故作一怔道：「哦，有甚麼高人來帮助你們？」

趕山鞭凌長風道：「一位武林高人！剛才有二十幾個嘍囉要來搶奪馬車，可是他們紛紛在馬車邊倒下，在下已查看過，他們是中了一種浸毒暗器而死的！」

武狐左丘龍吃驚道：「那位武林高人此刻在何處？」

趕山鞭凌長風道：「他沒有現身就走了！」

武狐左丘龍「哦」了一聲，揮一揮手道：「快走！快走！我們趕快離開這地方吧！」

趕山鞭凌長風一指車中的牟、雲二總管道：「這兩位總管還昏迷不醒，待我派人去取些水來——」

武狐左丘龍未容他說完，又連連揮手道：「不必！不必！他們待會總會醒來，我們趕快離開險地是正經！」

趕山鞭凌長風點頭道：「好，在下馬上就下令起程，您老請放心歇息！」

說到此，轉身對兪立忠道：「表弟，我們到前面去！」

兩人走到前面，見伙計們尚未將嘍囉的屍體全部埋好，只得站在道上等候，趕山鞭凌長風望望兪立忠手臂裏的紅小萍，抬目笑問道：「你點了她的穴道？」

兪立忠點頭笑道：「不錯，點了她的痲穴！」

趕山鞭凌長風又問道：「打算怎樣處置她？」

兪立忠道：「我們不是强盜，說話要算數，等到達太湖縣城，立刻放她！」

趕山鞭凌長風再問道：「途中呢？」

兪立忠道：「小弟抱着她！」

紅小萍痲穴受制嘴巴仍可說話，一聽兪立忠要抱着自己走路，心中一急，脫口罵道：「放屁！」

兪立忠怔一怔，失笑說道：「妳說甚麼？」

紅小萍罵道：「我說你在放屁！」

兪立忠微笑道：「香不香？」

紅小萍道：「臭不可聞！」

兪立忠問道：「那妳怎樣？」

紅小萍道：「我要坐馬車！」

兪立忠搖頭道：「不行，六輛馬車都載滿銀子，第七輛馬車那三人不懂武功，我們不能放心！」

紅小萍道：「我非坐馬車不可！」

兪立忠含笑一字一字道：「我非要抱着妳不可，紅九姑娘！」

紅小萍氣極，破口大罵道：「不要臉！你想佔我便宜，別以爲我不知道！」

兪立忠道：「妳知道正好！」

紅小萍狠狠罵道：「下流！無恥！不要臉天下第一！」

兪立忠道：「妳再罵我，我就給妳苦頭吃！」

紅小萍道：「我不怕，你最下流！最無恥！最不要臉！」

兪立忠心頭火發，把她放落地，走去道旁摘了一枝小草，轉回在她身邊蹲下，嚇唬道：「妳再罵看看！」

紅小萍不懂他摘一枝小草要幹甚麼，心中好奇，便再開口罵道：「你最下流！最無恥！最——啊喲！哈哈……………哈……哈哈！」

狠狠打了個噴嚏。

兪立忠把伸入她鼻孔的小草抽出，冷笑道：「妳再罵啊！」

紅小萍又羞又氣，忍不住又開口道：「怕你怎的！你是最下流！最……哈哈……哈……哈嗆！哈嗆！哈嗆！」

兪立忠又將小草伸入她鼻孔搔癢，使得她一連打了三個噴嚏，打得眼淚鼻涕齊流，模樣好不悽慘！

趕山鞭凌長風看了不忍，說道：「表弟，她稚氣未脫，別理她了。」

兪立忠沉笑道：「她再罵，我再癢，對這女强盜還客氣甚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這位紅九姑娘只是有點野，其實人倒不太壞。」

兪立忠微笑道：「惡馬惡人騎，她野，我比她更野！」

說着，向紅小萍冷笑道：「妳敢不敢再罵？」

紅小萍怕癢，果然不敢再罵，淚濟濟地道：「我恨死你了！」

兪立忠展顏一笑道：「妳要不再亂罵，我不在乎妳恨，妳氣死了，也不關我的事！」

紅小萍緊咬嘴唇道：「青山不改，綠水常流，有一天你反落到姑娘手裏，教你知道我的厲害！」

兪立忠笑道：「是是，我等着妳就是了！」

正說着，一個伙計走來對趕山鞭凌長風道：「總鏢頭，屍體已全部掩埋了。」

趕山鞭凌長風說道：「好，吩咐立即起程！」

於是，鏢車又在趕山鞭凌長風的領導下，像一條長龍，緩緩向前移動。

兪立忠向鐵沙掌游承祖借來一件外衣，讓紅小萍穿上，一路上還幾次取水給她解渴，紅小萍是喝了，却始終板着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不跟他說一句話。

默默走了二十多里路，兪立忠忽然想起她們紅家九姊妹的神鰍弩會「追」兵器的怪事，便試探的開口道：「喂，紅九姑娘，妳再不說話，會把心悶壞呢！」

紅小萍冷冷道：「不要你管！」

兪立忠笑了笑，說道：「好，妳終於開口了！」

紅小萍薄唇一抿，表示決心不再開口的樣子。

兪立忠笑道：「人說『紅家九姊妹』的紅九姑娘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看也不過如此！」

紅小萍最是要强好勝聞言怒道：「我怎樣？」

兪立忠道：「妳胆子小！」

紅小萍道：「放屁！」

兪立忠道：「不然，妳怎不敢跟我說話？」

紅小萍道：「姑娘現在不是在跟鬼說話吧？」

兪立忠一笑道：「那麼，回答我一個問題，妳們那『神鰍弩』爲何會追趕手握兵器的人？」

紅小萍冷笑道：「這是我們『紅家九姊妹』的法寶，你休想知道！」

兪立忠道：「妳不說，我去問我總鏢頭，他會告訴我！」

紅小萍道：「那你去問好了！」

兪立忠道：「要是我，我就說出來，自己的武器讓別人來解說它的威力，太丟人了！」

紅小萍想了想道：「那是用吸鐵打造成的！」

兪立忠敢情還不知道「吸鐵」是甚麼，因又問道：「吸鐵是甚麼玩藝兒？」

紅小萍道：「吸鐵也是鐵的一種，它本身有一股吸力，會把鐵吸住，我們用來造箭頭，射出後就會追踪敵人的兵器！」

兪立忠道：「怪不得我們總鏢頭，一再叫我丟掉兵器，以後我懂得跟妳們打架了。」

紅小萍問道：「你是剛剛加入順風鏢局的？」

兪立忠點頭道：「正是，這是我加入順風鏢局的頭一趟鏢！」

紅小萍道：「你叫甚麼名字？」

兪立忠笑問道：「要報仇麼？」

紅小萍說道：「不錯，你有胆就說出來！」

兪立忠低聲笑道：「我現在的名號叫『摘星劍狄化龍』，以後妳若要找我報仇，可去同心盟問問蓬萊仙翁，他會告訴妳的！」

紅小萍一呆，說道：「你是同心盟的人？」

兪立忠點頭笑道：「不錯，妳對同心盟的觀感如何？」

紅小萍道：「你別唬我，我才不怕同心盟！」

兪立忠道：「同心盟是一個維護武林和平的機構，只要妳們不做壞事，怕它怎的？」

紅小萍道：「你如何證明你是同心盟的人？」

兪立忠掀開一片衣角，輕笑道：「妳看我裏面穿的這件衣服是甚麼？」

紅小萍一看那是一件金衣，不禁嚇得花容失色，驚叫道：「啊哎，你是金——金——」

兪立忠趕忙用手蒙住她的嘴巴，面呈嚴肅低聲道：「別叫，我是奉命出來辦案的，現在就連凌鏢頭也不知道我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妳要是嚷出來讓他知道而破壞我的辦案，後果妳要負責！」

紅小萍雖是綠林中有名的女强盜，可是對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也害怕得緊，聞言連連眨眼皮，表示服從。

兪立忠放鬆她的嘴巴，輕聲笑道：「到了太湖縣城，我會放你回去，妳放心好了。」

紅小萍問道：「您是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還是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

兪立忠反問道：「妳怎麼只想到他們兩位？」

紅小萍道：「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只有他們兩位年紀最輕！」

兪立忠思忖有頃，才答道：「實不相瞞，我正是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

紅小萍急問道：「您今年幾歲？」

兪立忠錯愕道：「妳問這幹麼？」

紅小萍玉臉微紅，道：「問問有甚麼關係？」

兪立忠莞爾道：「我再過兩年就四十了！」

紅小萍雙眸現出光采，微笑道：「大我大姊九歲……」

兪立忠知道她在想甚麼，心中暗笑，含糊答道：「唔，是麼……」

紅小萍緊接着道：「您看我大姊人怎樣？」

兪立忠笑道：「很美喲！」

紅小萍笑說道：「我替你牽牽紅綫如何？」

兪立忠哈哈輕笑兩聲，道：「別胡說，妳大姊不會看中我！」

紅小萍正色道：「不，她若知道您是同心盟的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剛才絕不會出手刦鏢！」

兪立忠訝笑道：「這話怎麼說？」

紅小萍道：「我大姊眼睛長在頭上，看誰都不中意，只有您和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是她口裏常常提到的人物，她常說你們兩位年紀輕輕就當上同心盟的金衣特使，眞是了不起的！」

兪立忠咧嘴笑道：「能得美人稱讚，不勝榮幸之至！」

紅小萍道：「眞的，我大姊到現在還找不到一位如意郎君，我眞替她担心！」

兪立忠道：「緣份未到，担心也沒有用。」

紅小萍道：「可是她一人不嫁，我們——二姊三姊四姊五姊六姊七姊八姊都不好意思先嫁呀！」

兪立忠調侃道：「妳還漏掉了一位九

妹！」

紅小萍紅着臉一皺鼻子道：「哼，我才不想嫁人！」

俞立忠笑道：「我贊成妳們『紅家九姊妹』趕快嫁人，好好的姑娘落草爲寇總不是辦法！」

紅小萍道：「所以您要是肯幫忙娶我大姊爲妻，我敢向妳保證，不消半年就會嫁得乾乾凈凈！」

俞立忠沉吟道：「但我現在是在辦案！分不開身……」

紅小萍見他有答應之意，大是高興，急道：「這沒關係，您甚麼時候有空，甚麼時候來九姑嶺找我們好了！」

俞立忠道：「最好是妳和妳大姊去同心盟走一趟……」

紅小萍道：「也好，您甚麼時候回同心盟？」

俞立忠道：「兩個月後的今天，我會在同心盟等候妳們！」

紅小萍道：「一言爲定，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和大姊一定到！」

俞立忠道：「能不能多帶一位去？」

紅小萍一怔道：「帶誰？」

俞立忠道：「妳二姊紅素蘭！」

紅小萍瞪大眼睛道：「嗄，您一口氣要討兩個老婆？」

俞立忠搖頭道：「不是，我一個人娶妻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想把流浪天使盧儀南也拉下去！」

紅小萍略爲思索道：「我二姊肯不肯，倒要先問問……」

俞立忠道：「流浪天使盧儀南人品武功均不在千手劍客之下，妳二姊那有不肯的道理？」

紅小萍道：「好，我盡量替他吹噓就是了。」

兩人愈談愈投機，幾不知夜之將至，俞立忠試着解開她的痳穴，紅小萍果然沒有逃走之意，乖乖的跟俞立忠共乘一騎。

趕山鞭凌長風不知就裏，以爲他已經將紅小萍征服，心中對他的「手腕」激賞不已。

戌牌時分，鏢車方才抵達太湖縣城，入城之前，紅小萍便向俞立忠低聲道：「現在我可以回去了吧？」

俞立忠點頭道：「你回去吧！」

紅小萍沒有下馬立刻又道：「我有個要求。」

俞立忠道：「妳說說看。」

紅小萍道：「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們一定去同心盟，但空口無憑，你能給我一件信物麼？」

俞立忠便抽出一把飛刀，割下一小片金衣，遞給她笑道：「這個行不行？」

紅小萍大喜過望，收下金衣片！一躍下馬，揮着玉手道：「再見。」

俞立忠揮一揮手道：「再見！路上好走！」

紅小萍嬌軀一縱，一溜烟似的投入黑暗中，謚返九姑嶺去了。

俞立忠縱騎馳到前面時，第一輛鏢車正好進入太湖縣城，他越過鏢車，馳至趕山鞭凌長風旁邊問道：「今晚在那家客棧投宿？」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城中有一家『太湖古棧』，每次經過此地，我們都投宿那裏——」

說到此，注目端視俞立忠，含笑道：「俞公子，您已經和那位紅九姑娘化干戈爲玉帛了麼？」

俞立忠點頭道：「不錯，我答應娶她大姊爲妻，不久我們就要變成親家了！」

趕山鞭凌長風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神色一愕，張目失聲道：「啊啊，這如何使得，紅艷梅今年已是二十九歲的大姑娘，而您——」

嗓門一低，繼續說道：「而您俞公子今年才十幾歲呀！」

俞立忠於是便將「眞相」說出，最後笑說道：「上官特使和盧特使都年近四十，娶個二十多歲的姑娘正合適，你說是不是？」

趕山鞭凌長風透了口氣，哈哈笑道：「好是好，如果他們兩位不肯，那可怎麼辦？」

俞立忠神秘一笑道：「我自然有妙計，你等着聽消息好了。」

煞星演絶技

不久，鏢車到達城中的太湖古棧，十五輛鏢車和七輛馬車駛入太湖古棧左側停妥，這晚由趕山鞭凌長風，鐵沙掌游承祖，俞立忠三人輪流看守，一夜無事而過。

第二天一早上，鏢車再度出發，預定入夜趕到潛山縣。在潛山縣投宿。

過潛山縣後，下一站便是打算下手刦鏢的皖山，因此在向潛山縣推進的途中，趕山鞭凌長風向俞立忠低聲問道：「俞公子相信援兵一定會來？」

俞立忠道：「只要送信人有誤事，我相信他們一定會來的！」

趕山鞭凌長風道：「但他們應該提前來跟俞公子商量一下，不是麼？」

俞立忠道：「正是，我想今晚到達潛山縣後，應該會有消息。」

趕山鞭凌長風道：「萬一沒有呢？」

俞立忠道：「那只好臨時設法了，總而言之，這一趟鏢是非刦不可！」

趕山鞭凌長風道：「那就必須有個決定，假如今晚到達潛山縣仍無消息來，我們就要假定援兵已不會來，須得自己想辦法了。」

俞立忠點頭道：「就這麼辦，你可有好辦法？」

趕山鞭凌長風道：「明刦不行，用藥如何？」

俞立忠搖頭道：「也不行，他是一隻老狐狸，瞞不過他的！」

趕山鞭凌長風道：「出其不意先將武狐左丘龍制服，其餘兩人就好對付了。」

俞立忠又搖頭道：「也不穩當，那老狐狸一身修爲已到超凡入聖之境，萬一失敗，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趕山鞭凌長風苦笑道：「我對保鏢還行，對刦鏢可就一竅不通，俞公子您想一想吧！」

俞立忠笑說道：「我也想不出好的主意，反正還有一天的時間，我們慢慢想好了。」

一天，又過去了。

夜幕已垂，鏢車距潛山縣還有十幾里路。

俞立忠和山鞭凌長風併肩走在前頭，兩人同時發現三四丈外的道上，佇立着兩個人，不禁心中一喜，兩人交換一個眼色，俞立忠輕輕點頭，低聲說道：「大概是了！」

兩人催騎疾上，馳至那兩人跟前勒住，俞立忠一看那兩人並非自己期待的援兵，不由神色一愕，呆住了。

那是兩個白髮老人，瞧年紀，都在九旬以上，一個穿黃袍，一個穿青衫，黃袍老人長髮披肩，濃眉圓目，一臉高傲之色，青衫老人頭戴一頂破舊的文士帽，細眉鼠眼，有一張陰陽怪氣的臉孔，兩人並肩擋立在黑夜下的官道上，有如兩尊惡煞神，乍見之下，令人爲之寒毛豎立。

這兩個老人俞立忠和趕山鞭凌長風都不認識，因此兩人都在心裏這樣想：哼，又是刦鏢的來了？

趕山鞭凌長風是總鏢頭，有事必須先出面，當下朝那兩個老人抱拳道：「在下順風鏢局凌長風，請問兩位老人家何故擋道？」

黃袍老人仰臉望去，冷漠不語，青衫老人聳肩笑了笑，道：「借問一聲，你們這趟鏢保的可是銀子？」

他的嗓音尖銳刺耳，跟他的面孔一樣充滿陰陽怪氣。

趕山鞭凌長風情知對方來意不善，暗忖隱瞞徒惹恥笑，乃點頭道：「不錯，兩位有何指教？」

青衫老人不答，又問道：「是不是從漢陽經武昌來的。」

趕山鞭凌長風又點一點頭，說道：「正是。」

青衫老人面上露出一絲喜悅，再問道：「物主呢？」

趕山鞭凌長風避不作答，笑笑道：「抱歉，敝局對物主也有保護之責！」

青衫老人忽然發出了一陣「桀桀」怪笑，然後注目又問道：「他在鏢車後面，是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兩位請先說明來意，在下才好答覆！」

青衫老人不理睬，轉對身旁的黃袍老人笑道：「龔老，你嗓門大，把他喊過來吧！」

姓龔的黃袍老人輕「唔」一聲，張開大口宏聲道：「左丘老兒，你過來！」聲如虎吼，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

很快的，後面响起一聲遏雲長嘯，尾音尚在空中繚繞，一條人影已從天而降，飛落於那兩個老人跟前。

來者正是武狐左丘龍！

緊接着，又降落兩個人，那是雲天流，牟占春二總管！

趕山鞭凌長風和俞立忠同時發出「啊啊」的驚詫聲，這是表示「大感意外」的一種做作。

武狐左丘龍脚一着地，立刻向那兩個老人發問道：「兩位因何來到這裏？」

青衫老人擠眉弄眼笑道：「奉命刦鏢來的！」

武狐左丘龍笑罵道：「扯你娘的蛋，到底是做甚麼的啊？」

姓龔黃袍老人開聲道：「左丘老兒，十二武曲星中，你跟那一個最要好？」

武狐左丘龍神色一怔道：「你問這幹麼？」

姓龔的黃袍老人道：「你這老狐狸總是喜歡先問理由，老夫要是沒有道理，還問你做甚麼！」

武狐左丘龍笑道：「老實說，我和十二武曲星都沒有感情，不過其中的『武彥溫文坡』當年曾帮了我一個小忙，所以我只跟他一人還沒撕破臉！」

姓龔的黃袍老人說道：「原來如此，難怪『老山主』要派你去找『武彥溫文坡』了！」

武狐左丘龍訝然道：「老山主要老夫去找『武彥溫文坡』幹麼？」

姓龔的黃袍老人「嘿嘿」冷笑道：「你看，又在問理由，你怕老夫不告訴你是不是？」

武狐左丘龍強笑着道：「龔老何不快說？」

姓龔的黃跑老人道：「老山王聽說十二武曲星也有復出之勢，他要你去勸勸『武彥溫文坡』，若是不聽，就把他吃飯的傢伙帶回總壇！」

武狐左丘龍面色一懍道：「嘿，老山主以爲『武彥溫文坡』很好對付麼？」

姓龔的黃袍老人道：「咱們十二武煞星中，只有你和溫文坡有交情，所以老山主認爲由你去最適合！」

武狐左丘龍道：「溫文坡已不知隱跡於何處，到那裏去找他呢？」

姓龔的黃袍老人道：「老山主已得千眞萬確的消息，溫文坡現正隱居於莫干山的劍池附近，你去時大概不難找到！」

武狐左丘龍沉吟道：「溫文坡爲人正直，可以欺之以其方，但萬一失敗呢？」

姓龔的黃袍老人笑道：「這你放心，老山主並未限令你非成功不可！」

武狐左丘龍問道：「現在就去麼？」

姓龔的黃袍老人頷首道：「不錯，聽說蓬萊仙翁葛懷俠已派了人分頭邀請其餘的十一武曲星赴同心盟，會商對抗我們的策略，所以你必須趕在使者之前找到溫文坡！」

武狐左丘龍點點頭，轉問道：「老山主可是請兩位來接替老夫的任務？」

姓龔的黃袍老人道：「正是，你這老狐狸又要說甚麼刻薄話？」

武狐左丘龍微微一笑說道：「豈敢，老夫只是覺得意外，區區一百多萬兩銀子，還要勞動兩位一齊來，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姓龔的黃袍老人哈哈大笑道：「一百多萬兩銀子雖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却萬萬丟不得，你不怕有人刦鏢麼？」

武狐左丘龍笑道：「昨天在九姑嶺，曾有人現身刦鏢！」

姓龔的黃袍老人說道：「假如對方是俞立忠，你老兒此刻恐怕不會有這麼安穩吧！」

武狐左丘龍面色微變道：「哦，俞立忠要來刦鏢？」

姓龔的黃袍老人道：「數日前，俞立

忠隨蓬萊仙翁葛懷俠押解艾東村欲去鄱陽湖交換俘虜，不料下山未幾，兪立忠忽然在途中神秘失踪，那小子武功雖不怎樣驚人，可是他機智百出，令人莫測高深，聽說他『失踪』的地點距此不遠，所以說句聳人聽聞的話，說不定他此刻正混在這鏢車中呢！」

武狐左丘龍面色又是一變，不覺回頭深注趕山鞭凌長風，面泛冷笑道：「凌鏢頭，你下馬，老夫爲你引見引見！」

趕山鞭凌長風趕忙翻身下馬，抱拳道：「在下有眼不識泰山，一直不知您老竟是左丘老前輩，失敬之至！」

武狐左丘龍陰沉一笑，擧手一指姓龔的黃袍老人說道：「這位是我們十二武煞星中的『武狂龔一夫』——」

接着又指青衫老人說道：「這位是『武妖巫馬明』！」

趕山鞭凌長風露出不勝驚駭之色，分向他們抱拳爲禮，誠惶誠恐地道：「在下有緣得見三位絕世高人，眞是三生修來的福氣，望三位老前輩多多指教！」

武狐左丘龍道：「老實回答，你這鏢車隊裏面，有沒有混入一個名叫『兪立忠』的少年？」

趕山鞭凌長風故作惶然道：「老前輩所說的『兪立忠』，可是黃山派故掌門人兪雲陽的兒子？」

武狐左丘龍目露銳芒道：「不錯，有沒有？」

趕山鞭凌長風忙的搖頭道：「沒有！沒有！在下與兪立忠根本從未謀面，此次召來的這些伙計也都是世居漢陽的人，左丘老前輩若不放心，不妨逐個問問！」

武狐左丘龍也不大相信兪立忠會「未卜先知」而混入鏢局冒充伙計，當下正容又道：「聽我說，你大概知道我們十二武煞星都是殺人不眨眼的人物，但這一次你只要好好把這趟鏢保送到舒城，我們照數給酬勞，要是出了差錯，那麼你們這些人就永遠回不了漢陽了！」

趕山鞭凌長風連聲道：「是是，左丘老前輩請放心，在下不敢稍有疏忽！」

武狐左丘龍於是又爲武狂武妖介紹了雲、牟二總管，然後笑道：「好，老夫已將一切交給你們兩位，要是發生意外，那可不是老夫的事了！」

武狂龔一夫笑道：「這個當然，你去吧！」

武狐左丘龍雙手一拱，身軀疾縱而起，如矢投空，轉眼便消失於黑茫茫的夜色中。

武狂龔一夫立刻向總管雲天流問道：「你們在後面有馬車坐！」

總管雲天流躬身答道：「是的，兩位老前輩，就請上車，卑職兩人願意步行相隨！」

武狂龔一夫說道：「只要馬車坐得下，你們仍可上車乘坐——你吩咐鏢車起程吧！」

他不愧「武狂」之稱，趕山鞭凌長風就在他面前，他却不直接命令他動身，而要雲天流轉達。

總管雲天流對武狂龔一夫也甚畏懼，忙向趕山鞭凌長風道：「凌鏢頭，龔老前輩吩咐你起程。」

趕山鞭凌長風心中暗發冷笑，二話不說，登鐙上鞍，擧手往前一揮，鏢車於是乎又復繼續前進。

前進二十餘丈，趕山鞭凌長風回頭見武狂武妖及雲、牟二總管均已上了馬車，便轉頭對兪立忠苦笑道：「去了一個尿床的，換來兩個拉屎的，這下可怎麼辦？」

兪立忠也甚懊惱，咬着嘴唇道：「這兩個老傢伙心黑手辣不在武狐左丘龍之下，而且他們已猜想到我可能會來刦鏢，所以這下當眞困難了。」

趕山鞭凌長風道：「我想到一個計策，不知行得通行不通？」

兪立忠望着他問道：「你想到甚麼計策？」

趕山鞭凌長風低聲笑道：「那武狂龔一夫很狂，是不是？」

兪立忠點頭道：「所以他才號稱『武狂』，怎麼樣？」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狂人喜歡人家奉承，等下到達潛山縣城，我們藉仰慕和接風的名義，請他們一桌酒，利用喝酒之時，偸偸將鏢銀搬家！」

兪立忠道：「這太冒險，萬一被發覺，我們三人豈不完了？」

趕山鞭凌長風道：「就因爲太冒險，所以那兩個老傢伙即使懷疑你已混在鏢隊中，也認爲你不敢那樣做，故頗有成功的希望。」

兪立忠道：「十五輛鏢車和六輛馬車目標很大，你如何藏匿它？」

趕山鞭凌長風說道：「那可以化整爲零！」

兪立忠覺得頗可一試，乃點頭道：「好，潛山縣城已快到，我們得先告訴所有的伙計們——」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接口道：「不，抵達縣城時再讓他們知道，倒是游鏢師必須先通知他一聲！」

兪立忠道：「我去告訴他！」

說罷，正欲撥轉馬頭，忽聽鏢車後面有人高聲道：「牟總管請見凌鏢頭！牟總管請見凌鏢頭……」

呼聲一段一段傳遞過來！

趕山鞭凌長風微「噫」一聲道：「不知找我有甚麼事，我先去看看！」

他撥轉馬頭疾馳而去。

不久，又飛快的馳了回來。

兪立忠急忙問道：「他找你有甚麼事情？」

趕山鞭凌長風一臉灰敗搖頭嘆道：「不成，我們剛才的計劃完全落空了！」

兪立忠詫異道：「怎麼說？」

趕山鞭凌長風道：「是武狂龔一夫的意思，他要我們今晚不要停宿，並即刻轉道懷寧！」

兪立忠吃驚道：「你答應了？」

趕山鞭凌長風苦笑道：「不答應怎行？他還蠻慷慨的，說願意給每個伙計一兩銀子的賞錢！」

兪立忠道：「他們的目的地是舒城，現在改向懷寧，豈非背道而馳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正是，簡直莫名其妙，我問他爲何改向懷寧，他說你別管，照老夫吩咐走就是了！」

兪立忠着急道：「也許我們的援兵正

在潛山縣城等候，不經過潛山縣城怎麼成呢？」

趕山鞭凌長風道：「是啊，我跟他講伙計們需要休息和吃喝，可是他堅持不准進入潛山縣城，你有甚麼辦法！」

說話間，通往懷寧的道路已然橫在眼前了。

趕山鞭凌長風注視兪立忠問道：「怎樣，照不照他的意思走？」

兪立忠輕嘆道：「當然，到懷寧再見機行事好了！」

於是，鏢車轉入通往懷寧的官道，那些伙計獲知鏢車不去潛山縣停宿而要連夜趕向懷寧時，不禁怨聲四起，後來一聽有一兩銀子的賞錢可拿，方才安靜下來。

這一夜，衆人在疲困中走完了六十多里路程，拂曉時分，剛好抵達懷寧。

進入城中，鏢車在市集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停妥，武狂龔一夫吩咐發給每個伙計一兩銀子，囑他們自行去吃飯，半個時辰後便要繼續出發，然後他把趕山鞭凌長風、摘星劍狄化龍（兪立忠）、鐵沙掌游承祖及雲、牟二總管召集到一邊向趕山鞭凌長風說道：「凌鏢頭，老夫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趕山鞭凌長風道：「龔老前輩請吩咐，在下力所能及，無不從命！」

武狂龔一夫道：「好，從今天開始，老夫希望這趟鏢由明轉暗，即刻收起你們『順風鏢局』的鏢旗，並將十五輛鏢車毀棄，改用馬車裝載，一切損失由老夫負責賠償，你看如何？」

趕山鞭凌長風尙未回話，總管雲天流已搶着發出疑問道：「龔老前輩如此措施，敢問用意何在？」

武狂龔一夫閃目瞥他一眼，冷然道：「用意在避人耳目，這個你也不懂？」

雲天流心中，似有重重疑團，又鼓起勇氣追問道：「我們的目的地爲皖中舒城，龔老前輩改道來此，也是爲了避人耳目麼？」

武狂龔一夫道：「不，這一改變是『老山主』的命令！」

雲天流再問道：「老山主要龔老前輩把銀子送去何處？」

「這是一個秘密，你雲總管還不配知道！」

「是的，但是左丘老前輩也不配知道麼？」

「不錯！」

「這是爲何？」

「雲天流，你不覺得話太多麼？」

雲天流悚然一驚，臉上雖仍有不釋之色，但已不敢再發問了。

武狂龔一夫冷「哼」一聲，轉對武妖巫馬明乾笑說道：「老友，這位雲總管，他好像自以爲在帮中的份量比我們重，嘿嘿……」

武妖巫馬明陰笑道：「等到了總壇，我們再問問老山主，假如他地位比我們高，我們再向他道歉好了！」

雲天流面如土色，趕忙拱手不迭道：「並無他意……」

武狂龔一夫充耳不聞，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回望趕山鞭凌長風問道：「凌鏢頭，你的意思怎樣？」

趕山鞭凌長風道：「可以，但十五輛鏢車應如何毀棄呢？」

武狂龔一夫道：「推到城外去將它燒掉！」

趕山鞭凌長風道：「十五輛鏢車的造價是一百五十兩銀子！」

武狂龔一夫道：「老夫賠你三百兩便是了！」

趕山鞭凌長風抱拳一拱道：「那麼，在下這就去召雇馬車！」

說完對兪立忠道：「表弟，我們一道去吧！」

他又囑咐鐵沙掌游承祖看守鏢車，然後便與兪立忠朝城中北大街走來。

這還是清晨時候，街上有大半店鋪尙未開門，兩人走了數十步，趕山鞭凌長風回頭見距離停放鏢車的地點已遠，便開口笑道：「兪公子，你看這兩個老魔頭在攪甚麼鬼把戲？」

兪立忠道：「只有兩個理由，一是他們的總壇已搬了家，一是他們見財起意，想把一百多萬兩銀子佔爲己有！」

趕山鞭凌長風道：「恐怕不是這樣，如果是他們的總壇搬了家，照道理他們應該通知武狐左丘龍一聲，至於說見財起意，以他們兩人的身份，應不致出此吧？」

兪立忠微笑道：「武狐左丘龍的身份也跟他們一樣高，但他却向牟占春敲了一筆六十萬兩銀子的竹槓！」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敲竹槓另當別論，這一筆銀子是他們老山主的，他們敢動麼？」

兪立忠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但除了這兩個理由外，已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決了！」

趕山鞭凌長風也想不通道理，便轉問道：「如今我們打算怎麼辦？」

兪立忠道：「鏢銀改用馬車裝運，行動更方便，今天晚上，我們照你的計策行事！」

趕山鞭凌長風道：「我猜他們大概要過江，如果沒有猜錯，今晚停宿的地點最好是在水七里，那地方地勢複雜，容易走脫！」

兪立忠道：「但願如此，你看那邊有一家馬車行，我們過去看看。」

很順利的，他們雇到了八輛馬車。

當馬車到停放鏢車的地點時，剛好半個時辰已到，鏢局的伙計們都已回來，他們一聽要改用馬車裝運，自然高興，當即動手把鏢車上的銀子裝上馬車。

不消頓飯工夫，馬車隊在武狂龔一夫的指示下駛向城外，趕山鞭凌長風猜得不錯，他們正是要過江！

出得懷寧康濟門，迎面便是長江，趕山鞭凌長風找了一個僻靜地點將十五輛鏢車焚毀，那才領着車隊來到渡頭上。

十五輛馬車由三艘大貨船，分兩次載送去，一個時辰後，全體人馬在大渡口上岸。

趕山鞭凌長風便趨至武狂龔一夫面前請示道：「請問龔老前輩，下一站是那地方？」

武狂龔一夫道：「水七里！」

水七里？

這不是「正中下懷」麼？

趕山鞭凌長風不禁暗暗高興，乃乘機問道：「再請問龔老，今晚是不是要在水七里投宿？」

武狂龔一夫頷首道：「不錯，老夫記得那地方有一家『水雲關古棧』設備還好，就在那家古棧過夜好了！」

趕山鞭凌長風含笑道：「水雲關古棧兼營菜館，他們的一味『菜花甲魚』名聞遐邇，龔老想必曾經嚐過。」

武狂龔一夫嘿嘿笑道：「老夫正是想去吃水雲關的菜花甲魚！」

趕山鞭凌長風恭聲道：「能否賞光，給在下一次孝敬的機會？」

武狂龔一夫笑道：「好吧，不過你以後可不能逢人吹噓曾和老夫同桌吃酒，低了老夫的名頭！」

趕山鞭凌長風連聲說道：「不敢！不敢！」

「時候不早，你快吩咐上路吧！」

「是！」

入夜時分，車隊來到水七里！

水七里是個有名的鎮甸，風景幽美，四周土坡起伏，小河縱橫，樹木扶疏，是一處避暑聖地。

鎮上的「水雲關古棧」，設備雖然無大城市的富麗堂皇，却有大城市客棧所沒有的幽雅寧靜，因此常有許多達官富紳到此靜養。

順風鏢局的十五輛馬車在「水雲關古棧」門口停下時，平靜的「水雲關」頓時熱鬧起來了。

通常每一家客棧都設有供客人停放車馬的廣場，水雲關古棧的停車場所就在附設菜館的隔壁，場地相當寬闊，十五輛馬車在一名伙計的指揮下，魚貫駛入廣場停放。

趕山鞭凌長風爲衆人開好房間，接着吩咐菜館準備四桌酒菜，其中一桌還特別與跑堂商量了一番，那是準備用來招待武狂武妖及牟、雲二總管的。

辦完這兩件事，趕山鞭凌長風當着武狂武妖及牟、雲二總管面前將三十名伙計分成二批，要他們輪番看守鏢銀，一個時辰換班一次。

武狂龔一夫看了，笑笑道：「這地方很安靜，大概不會發生事故，凌鏢頭不必如此鄭重，只派兩三個去看守就够了！」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笑道：「不成，一百多萬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在下賠不起，不能不提防萬一！」

武狂龔一夫對他的謹愼當然不會反對，當下轉對武妖巫馬明笑道：「走，咱們進去洗個澡！」

半個時辰後，趕山鞭凌長風，鐵沙掌游承祖及俞立忠三人陪同武狂武妖及牟、雲二總管登上水雲關二樓菜館來了。

四桌酒菜，其中的三桌是十五名鏢局伙計和十五名馬夫的天下，他們在趕山鞭凌長風等七人落座之後，也跟着紛紛坐下，準備衝鋒陷陣。

趕山鞭凌長風首先端起酒杯，含笑起立，向隔桌的十五名伙計說道：「諸位兄弟，我們順風鏢局創業至今十多年，保鏢不下千次之多，只有這一次心情最輕鬆愉快，其原因想必諸位都明白，前天在九姑嶺，紅家九姊妹的部下折了數十個，那時我們都以爲是有武林高人路過該地而暗中出手帮忙，後來方知那是左丘老前輩的傑作，而今我們又有龔老前輩和巫馬老前輩的隨行保護，這等於給我們兩顆定心丸，我們這趟鏢可以斷言是萬無一失了，這是我們的運氣，也是我們最感光榮的事，所以我們應該以最恭敬之心敬龔老前輩和巫馬老前輩一杯！」

於是，衆人一齊舉杯起立，對着武狂武妖飲下了第一杯酒。

武狂武妖是何等人物，他們並不因此而沾沾自喜，相反的，却有點怪凌長風不該在公衆場所大事宣揚，不過，所謂禮多人不怪，他們到底也沒有把不滿形諸臉上，只是很冷靜的把第一杯酒飲下。

之後，四桌人開始杯觥交錯，筷子翻飛……

酒過三巡，趕山鞭凌長風忽又起立，朝武狂龔一夫拱手笑道：「龔老前輩，在下有個非常冒昧的請求，不知龔老前輩肯不肯答應？」

武狂龔一夫笑道：「你說說看！」

趕山鞭凌長風道：「在下嗜武成性，不幸未遇名師，因此落到只當個庸碌鏢師，一向想都不敢想會有拜識兩位老前輩的一天，此番很榮幸爲兩位老前輩効勞，欣喜之餘，很想請兩位老前輩即席一展絕學，讓在下一開眼界！」

武狂龔一夫濃眉一揚，聳聳肩道：「老夫只道這桌酒席可以白吃，敢情還是有代價的！」

趕山鞭凌長風連連拱手陪笑道：「抱歉，在下確是衷心仰慕兩位老前輩，故斗胆提出這個要求，龔老前輩既是這樣想，那就作罷了。」

武狂龔一夫轉對武妖巫馬明問道：「老友，有興趣露一手麼？」

武妖巫馬明淡淡一笑道：「只要你不怕驚世駭俗，老夫奉陪就是！」

武狂龔一夫笑道：「你花樣比我多，由你先玩如何？」

武妖巫馬明摸摸下巴，慢吞吞地道：「也好，叫人去取幾炷香來！」

趕山鞭凌長風立刻派人去取香，不久香已取到，武妖巫馬明把香接去，點燃了三支，插在地板上，距離五尺，成一個「品」字形。

然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悶聲不響的繼續吃喝起來。

衆人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不由紛紛放下杯筷，望着那三炷香發呆，繼而竊竊私議。

香，慢慢燃燒着，約莫一盞熱茶之後，每炷香已燒了一寸多長，由於堂內無風，那一寸多長的香灰仍豎立在香頭上。

就在這時，武妖巫馬明放下手中筷子，由座上緩緩起立，就地身形一旋，飄然飛上其中一炷香之上，單足立定，巍然不動！

而那燒過了一寸多香灰，像似「毫無所覺」一般，並未折斷或崩塌了一點兒。

武妖巫馬明的身軀雖然不大，也有百斤出頭，以這樣一副重量，竟能站在「弱不禁風」的香灰上，這等出神入化的輕功造詣，若非大家親眼目睹，其誰肯信？

「好！」

「要得！」

「我的天哪！」

一片喝采和驚嘆聲，頓時在水雲關的酒樓上爆開來！

但是，還不止此呢！

就在熱烈的喝彩聲中，驀見武妖巫馬明身形又是一旋，身如一縷輕烟飄升而起，降落於第二炷香的香灰上，仍像剛才一樣，香灰分毫無傷！

接着，又以同樣身法飄落第三炷香的香灰上！

然後，他開始飛快的在三炷香上跑起來，越跑越快，到後來只見一條人影在三炷香上飛舞，不停的飛舞！

掌聲，喝采聲，如雷响動！

俞立忠是個大行家，所以他對武妖巫馬明的表演，沒有絲毫樂趣之情，有的只是心驚和憂慮，他發現這個不大喜歡講話的武妖巫馬明，武功高得太驚人，而他在十二武煞星中，過去還是被人認爲較差的一個，如今二度出世，似已遠非當年可比，以此類推，其餘的十個煞星一定都比以前高強，甚至可能都已不在十二武曲星之下，像這種人物，武林中有一個已經够頭痛了。

此番十一人連袂復出，而且聽命於一個神秘莫測的「老山主」麾下，今後他們在武林中所將造成的禍害，恐怕將是空前絕後的了！

這些感想剛由腦際閃過，武妖巫馬明業已表演完畢，由香灰跳落地板，含笑回到座位上。

那三炷香，頭上的香灰，仍然完好如初！

在衆人的鼓掌下，武狂龔一夫哈哈大笑說道：「老友，你的輕功，越來越不可思議，放眼當今武林，恐怕已無出其右了吧？」

武妖巫馬明邪氣一笑說道：「那裏話，那裏話，所謂强中更有强中手，老夫這點雕虫小技，只怕還不能放入高人的眼中哩！」

一邊說，一邊坐下，抓起筷子，又吃喝了起來，對於衆人的喝采，恍如未聞未見。

現在，輪到武狂龔一夫表演了！

他似乎還想不出該表演甚麼好，仰頭想了一會，忽然伸手抓起一個空碟子，脫手拋出！

碟子飛上一柱香上，就在香頭上旋轉起來！

緊接着，一隻海碗和一隻大盤相繼飛上在其餘上二炷香上，也在香頭上旋轉不停！

這一手，立刻又震動了整個水雲關酒樓！

最令人驚奇的是，那三炷香的香灰也一樣分毫無損！

人，是活的，站在那上面提氣施展輕功，香灰不塌不斷可以言之成理，而那些碟碗盤是死的，而且還在香灰上旋轉，香灰竟能不塌不斷，實在是一樁不可思議的現象！

這，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武狂龔一夫發出的力道够精，够巧！

衆人那曾見過這種神技，霎時又鼓掌如雷，個個如醉如痴！

武狂龔一夫微微一笑，突地右臂一伸，那香頭上的海碗和大盤倏然自動飛回他手上，他把海碗和大盤放下，接着右掌隔空朝那尚在香頭上轉動的碟子輕推兩下，那碟子轉得很快，更疾！

然後，他也緩緩起立，像武妖巫馬明一樣，身形就地一旋，陡然飄飛而起，空中一個鷂子翻身，頭下脚上，伸直右臂，以食指點落碟子上！

於是，他的身軀也跟着碟子旋轉起來了！

而，香頭上的那一段香灰仍然不塌不斷！

毫無疑問，這一手比起武妖巫馬明的輕功身法，更要高明一籌！

刹那間，全樓鴉雀無聲，大家忘了鼓掌，忘了喝采，都看得癡了！

驀地，武狂龔一夫一個橫飄飛身落地，順手抓起香頭上的碟子，走回座位向趕山鞭凌長風笑道：「凌鏢頭，老夫現這個醜，你看了滿意否？」

趕山鞭凌長風起身長揖道：「太驚人了！太神妙了！眞所謂神乎其技，百世罕見，在下於今大開眼界矣！」

武狂龔一夫哈哈大笑道：「告訴你，老夫的功夫還不止於此呢！」

趕山鞭凌長風一怔道：「龔老前輩還要表演甚麼？」

（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長劍篇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銀冠叟呂奇，鐵指開山喬一龍由尖臉漢子帶去禪房見一位叫鳳姑娘的少女，喬一龍看不起這少女，被她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她叫呂奇交手試招，呂奇不敢造次，用自己數十年所練的絕招架勢擺出來，仍不堪她一擊，據少女自稱：她學的武功是「巧織天星」手法，當今天下除了她父女之外，沒有人能解救得開云云。她叫呂奇聽她的命令，不要離開這北帝廟，呂奇不敢違拗，只有爲她效命而已……這邊金刀震九州阮大元捕頭，組織了「神機營」火槍手，保護麥玉階，正在表演火槍絕活兒之際，麥府衝進來一名刺客，他們擧槍向刺客射出……

叮囑防大賊　有事暫別離

滿懷信心的人，由不住先巳呼叫了起來。

包括麥大爺在內，誰也不會認爲這一槍的虛發，那麼，這個人落下來可就別想再起來了。

他們可猜錯了。

就輕功身法速度上來說，這人果然是好招兒的。

一落，一起，幾乎是同時之間——事實上那人那裏是眞的中槍下墜，這個落勢只不過是另一次起勢的先趨，對於手中端着火槍的那幾個弟兄來說，稱得上是一次「障眼法」兒，目的在鬆弛一下他們「再發」的情緒而巳。

——是以，就在這條影子甫一下墜的同時，緊接着他隨即又一次的騰身而起。

也許是力道用的過猛，整個花架子發生出了「吭嚓！」的一聲爆响，這個人竟是手足齊施，借助着手脚上那一彈之力，再次的拔了起來。

「呼！」——一飛數丈。

這一次其勢更快更疾，在空中半俯着身軀，四肢齊張，活像是一個「大」字！巳然來到了一堵假山石之巔！

火繩子一亮，正當接着又是一聲轟然大响！

然而來人却似巳然事先發覺到了有此一槍，就在槍聲未响前之一霎，這個人的身軀巳然借助着右足一旋一彈之力，先巳由假山石上彈了起來！

好快的一個起身勢子！

「噗嚕——」——長衣帶動着風勢，發出了疾勁的聲音。

人們猝然見此，幾乎都呆住了。

——緊接着是一片驚惶失控的亂囂聲，羣聲未住，來人那翩躚的身形，巳自空而降，來到了亭前。

——是時，兩名火槍手，揚槍待放，這人身軀向前一欺，五指探處，巳夾住了白木的火槍槍管，用力的向回一帶，另一隻手却順勢劈出，發出了雄勁的掌力。

握槍的槍手，若是胆敢不鬆開這隻手

，勢將就要傷在對方手掌之上，不得巳只有捨槍圖命了！

亭子裏衆口齊呼——

似乎連對方是什麼樣人都沒看清楚——阮大元職責所在，顧不了許多，怒叱一聲，身軀往前一個快撲，巳來到了對方跟前，掌中刀「怒斬狂濤」，呼的——盪起了大片刀光，直向着對方來人腰上揮了過去——

來人在迷離的夜色裏，顯示着碩高的身材，似乎穿着一襲黃色長衣，背上還揹着些什麼，雖然有這些累贅，他的身法可是一點也不含糊。

阮大元那麼猛厲的一刀，居然會落了個空。

「呼——」這人猝然拔起的身子，有如星丸跳擲，阮大元的金背砍山刀，竟然擦着他的脚底滑了過去。

緊接着衣袂再捲，這個人才由阮大元頭頂上翻了過去，翩翩如平沙落雁，巳落向亭角一隅。

各人這才恍然的，看清了他的什麼長相。

一身黃繭布長衣，瘦高瘦高的個子，黃臉，散髮，「病太歲」也似的，抑沾着那麼沉重的風塵之色！像是生病的那張倦臉上，一片汗漬，不知道趕了多少路，身上沾滿了灰沙，乍看之下，眞像是戲台上的三花臉兒——

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這張臉是陌生的。

却有一個人，一眼就認出了他來——「老天……爺……」——

說話的竟是麥家護院武師之一的苗武，只見他三脚兩步的迎出來，向着那人疑惑的張望着——「那……不是黃爺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巳經醉躺下了的麥豐麥七爺一個咕嚕由位子上挺身站起。

睜大了那雙昏花眼，咧着嘴，麥大爺認了又認，頓時連酒都醒了一半——

「可不是……黃通……黃爺嗎？我的奶奶，你老可是來了……」

阮大元，王子亮等哥兒四個，抄傢伙的抄傢伙，提板櫈的提板櫈，原本是要大幹一場，一見眼前這個情況，雙方敢情是熟人，這個架八成兒是打不成了。

大家夥的眼睛都釘向來人——別說不信邪，就有人的身子骨比槍子兒還快，要不怎麼來人身上一點也不見傷！

非但如此，更言的是，連槍都到了對方手上。

八個火槍手彼此對看着，都怔住了。

四大名捕也愕住了。

這可眞叫是現買現報——活現眼，剛剛在麥家主子面前誇下海口，現過了寶，想不到馬上就穿了帮，也難怪一個個面上無光，泥菩薩也似的怔在了當場。

麥豐的眼倒是沒看花，來人果然正是去而復返，人稱「萬里黃沙追風客」的黃通，那一日走前，他撂下了一句話，七日夜必返，算算時間，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正好是第七天，果然轉了回來，不失爲信人君子一個。

麥七爺這麼一招呼，主人麥玉階總算是明白。他眼見來人如此神威，眞有說不出的驚喜，此時此刻，能有這麼一個人仝力協助，眞是令人振奮。

「啊啊……」

喉嚨裏，一連串的招呼着，麥玉階匆匆步下位來，一直走向來人，抱起了雙拳，眼睛却看向麥豐。

麥豐的酒算是全醒了。

「大爺！」他爲主人引見道：「這位就是上次跟你老提起的那位黃通黃先……生！」

「是是……久仰了……」

「豈敢——」

黃通一時間似乎難以平下心頭之火——可不是嗎，要是剛才身子骨略欠機靈，不用說，早就喪生槍下，這是從何說起。

咀裏客套一句，凌厲的眼神，直直的逼視向麥豐。

麥豐忙不迭代爲介紹道：「黃爺——這就是我家主人麥大爺。」

黃通點了一下頭，面色畧平，向着麥玉階抱了一下拳：「黃某失敬。」

一面說，他遂即把手上的那桿長槍，轉遞向麥豐，冷冷的道：「這……」

麥豐哈哈一笑，接過來道：「不知者不罪，自己人，誤會，誤會！」

——這才轉身向着阮大元等四人笑道：「四位上差也許還不認識，這位是黃通黃義士，一身本事各位剛才也看見了，也就不用我再多介紹了……大家却是自己人，哈哈，自己人，自己人！」

阮大元不愧是官面上的人物，照說對方這人才一現身，巳經損了自己的名頭、在江湖規矩來說，可就結下了不大不小的一個樑子，只是，眼前看着居亭主人的份上，可也不便發作，再者，對方那身功夫，正如麥豐所言，哥兒幾個可都瞧見了，顯然是大有來頭，這類人物端的是不易招惹。

聽了麥豐的話，阮大元哈哈一笑，上前一步，抱拳道：「失敬，失敬，我等不識高人來到，黃爺還請勿罪！」

王子亮，杜明，侯遷等三人見狀俱都抱拳報姓名，向對方告罪見禮。

黃通苦笑着道：「在下不敢！」一一見禮之後，遂即退在一邊。

麥玉階上前親執其手，搖撼了一下，深深感慨道：「黃兄一諾千金，見危援命……麥某敬仰之極，如蒙不棄，請入座共飲一杯……來呀，侍候黃兄入座！」

早有人答應了一聲，侍候杯箸座位。

黃通深深一揖，也就不再客套，遂即坐下來。

麥玉階遂又招呼着張照等另一桌坐下，添酒回燈，重開筵席。

一巡酒敬過後，麥玉階轉向黃通抱拳道：「黃兄一路風霜，這是從那裏來？」

「豫省陳州——」

說時家人打上了手巾把兒，他告了謝，接過來了擦了一把，白面巾上立刻留下了黑漬，搖搖頭苦笑了一下，便不好再擦下去！

麥玉階見狀，遂吩咐道：「與黃爺打洗臉水——」

家人應聲待去，却被黃通攔住——

「施不得——在下可不敢造孽……」隨即不客氣的接過來方才的面巾，好好地把臉手擦乾淨，看看那方面布，巳是汚同

墨染！

「黃兄一路前來，可知災情如何？」

「唉……慘不忍睹！」

他只說了四個字，臉上即現出一片戚色——

「不瞞主人……遠近千里，災民流離，情況已到了人吃人的悲慘世界……比較起來，這臨淮一地，算得上是托天之佑，算得上是富庶之處了！」

聽他這麼一形容，各人俱都神色黯然，低頭不語。

麥玉階慨嘆一聲，慘然道：「我已聯絡了本省撫台，上摺多次，惟到今天，還不見朝廷有什麼賑災的措施……再要拖下去，便不好了！」

阮大元道：「照目下情況看，大人實在不必再在這裏撐下去，還是早作打點，遷地爲良的好！」

麥玉階微微搖了一下頭，苦笑道：「阮頭兒你有所不知，……小兒如今在四川作官，也曾差人要我到他那邊住些時候，只是我却是捨不下這片地方……」

麥豐亦嘆道：「我家主人是捨不下這裏的人，打算與他們共度危難！」

麥玉階點了一下頭，正色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人人都知道我是臨淮地方的首戶，有我在這裏撐着，還能勉強維持着一個局面，我如果一走，這裏保不住也就要大亂了……」

黃通十分留神的聆聽着，聽到這裏，目注麥玉階道：「麥大爺，你今後的打算是——？」

「不瞞黃兄，」麥玉階苦笑道：「我這裏還有隔歲的存糧十囤，定期發放，也許勉強還可支持幾個月，據我所知芝蔴李那邊情形也差不多，我們兩家只要不倒，應可支持半年，那時候也許情形或有不同，最起碼朝廷也應該有些作爲了！」

「只是……」麥豐苦着臉道：「災民越來越多，早晚也有接濟不上的時候！」

麥玉階「哼」了一聲，道：「誰說不是，只是又能如何？也只有幹一時是一時了！」

黃通慨然地說道：「聽君一言，已見肝胆，黃通此番投奔，總算得遇明主，如有差遣，萬死不辭，東翁在上，請受俺一拜！」

他倒是說拜就拜，突地離開座位，向着麥玉階深深拜倒在地，一時舉座懍然。

麥玉階悽然的叫了聲「黃兄弟」，親手把黃通扶了起來，一時悲從中來，淚痕點點奪眶而出。

這一幕現場景象，着實是把在座各人看得感動不已！

重冋座上的黃通，已是一番氣勢形態——他已決心獻身麥家主人，對於當前的第一危機却不能不有所關懷。

「東翁，後天便是中秋了，但不知對於來敵，可有什麼防應之策？」

這句話立時把各人帶到了現實景況，每個人心頭都爲之吃了一驚！

麥玉階對黃通的千金一諾，臨危授命十分推重，不覺便改了稱呼——

「賢弟來的正好！」他目光轉向座上四大名捕道：「這四位著名捕役，便是與參其事而來，現在再加上賢弟，料是有恃無恐了！」

黃通一雙精光內蘊的眸子，一一由四名幹捕面上略過，憑着他深湛的江湖閱歷，幹什麼的？吃幾碗飯的，以及有什麼能耐的，幾乎是一看即知！

四大名捕固然還不是「酒囊飯袋」，但是距離黃通心目中的能人異士，那還差得遠！

他不便當面澆麥玉階的冷水，却亦不敢心存樂觀，一時濃眉微蹙，黃臉上現出了一片愁容！

麥七爺忙道：「黃爺有所不知，四位捕爺請來了神機營的火槍——哈——這一次可就不愁了，那隻老公鷄不來則已，他眞要是敢來，管敎他肉包子打狗——有來無同！」

提到了「火槍」，黃通情不自禁的把目光轉向那幾個傢伙看了一眼——

這玩藝的厲害，他剛才嚐過，總不致於馬上就忘了，但是，似乎依然不能讓他興奮起來！

「賢弟——你看這番佈署，可能對付得了來人？」

麥玉階心關大局，毋寧抱持着愼重的態度！

各人的一雙眸子，也都向着黃通集中過來！

黃通這才點點頭，目注向阮大元抱拳道：「旣是共策羣力，在下便當知無不言了！」

阮大元方才已領敎了來人的厲害，雖然「黃通」其名不曾聽過，却也不能太輕視——

「那裏，那裏——黃兄說那裏話，我們這裏正在共商對策，黃兄弟你這一來，不啻猛虎添翼……有什麼話，黃兄弟你就直說吧！」

黃通點點頭道：「好——兄弟想知道，這裏共有多少火槍？」

「這個——一共四桿！」阮大元一笑道：「槍數雖然不多，却也足够使喚……黃兄弟意下如何？」

黃通微微搖了一下頭！一隻酒杯在他手指盤弄之下，在桌面上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他顯然有滿腹的心事，却是鬱鬱不樂——

「唉……」他那雙眸子抬起來，直直的向阮大元注視着：「阮兄可曾知道來人的底細？」

阮大元愕了一下：「你說的是老金……鷄？」

「不錯……在遼東地方，知道他的人都稱呼他是『金翅子』……阮兄以前可曾聽說過這個人？」

阮大元點點頭道：「我知道他叫『金翅子』……不過除此之外，也就不知道別的了……倒是我這位拜弟出身遼東，對此人多少有個耳聞！」

說罷，遂轉向在座的「神眼」杜明道：「你說說吧！」

「神眼」杜明尷尬的一笑，看看這位拜兄一眼，實在是自己知道的有限，跟他也差不了多少，他却老愛要自己說，還能說些什麼？

「那好極了！」黃通的眼睛，又轉向杜明，抱拳道：「杜師父請道其詳！」

杜明乾咳了一聲，搓着兩隻手——

「這個……實在說，兄弟知道得有限……只知道他外號叫『金翅子』，在遼東作案纍纍，後來官府調動大軍，他才轉了地盤……這個……」搓着手，咧牙一笑，杜明尷尬的道：「就是這些了！」

黃通目光轉向其他各人，徵詢的問道：「各位之中，誰對此人，知道得更多一些？」

却是沒有人吭聲！

出乎意外的，倒是主人麥玉階乾咳了一聲，吶吶道：「賢弟問到這個『金翅子』的出身，愚兄倒是聽小女說起一些！」

黃通點點頭道：「東翁請道其詳！」

大家都知道麥玉階有個女兒，九華習技，武技了得，聽主人這麼一說，俱都留神傾聽。

「據說此人曾是武林一派宗師，號稱『金翅子』又稱『奪命金鷄』，因事開罪了當地官府，被官家封了他的門，他才一怒之下，落草爲寇，在遼東殺人無數，引起當地黑白兩道人物的圍勦，這才站不住脚，來到了中原內地……」

他苦笑了一下，目注向黃通道：「小女也僅僅知道這些，却不知是否屬實！」

「這已經很難得了！」黃通輕嘆一聲道：「有關這個『金翅子』的傳說，武林中很少有人道及，實在是這個人生性怪異，極難招惹，武功又高，談起他來，都對他敬鬼神而遠之，這麼一來，他雖作了許多血案，到今天爲止，對他底細清楚的人，竟然是少之又少！」

阮大元道：「黃兄弟你呢！」

黃通道：「俺知道他一點——此人居心叵測，下手奇毒，而且生性怪癖，他這一次來到中原，勢將要引起一番動亂，只是沒有想到他竟會選擇了這裏！」

各人被他這麼一說，俱都面現愁容，作聲不得。

麥玉階微微頓了一下，含笑道：「莫非以黃賢弟你這一身功夫，也不是他的對手？」

黃通苦笑了一下，吶吶的道：「東翁錯愛了……只怕比起他來，在下還有些不及……」

各人方才俱都眼見了他的神威，想不到他却自承不是「金翅子」其人的對手，聆聽之下，一時儘皆嗒然！

阮大元「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黃兄弟未免把這個老賊說得過於可怕了，難道說咱們手上有了四桿火槍，還怕他不成？」

黃通冷笑了一聲：「閣下的火槍，兄弟方才已經領敎了，以兄弟所見，只怕制他不住！」

大家頓時心裏雪然。

事情用不着多說，火槍之威既然不能制伏黃通，「金翅子」武功更高於黃通，也就毋庸多說了。

阮大元、張照等數人似有不服，却也不便多說，黃通看看各人表情，想到了即將面臨的後天，不免憂心重重，却也不能就此掃了各人的興，尤其不應自喪鬥志，當下遂即改變了口氣，耐着性子與各人共商對策，研究出了一套應對之策。

一席酒飯，直吃到月上中天，才算結束。

是夜，黃通乃被安置在麥家偏院的一間靜室住下來，他因爲一日夜急行七百里，確是不勝睏倦，加以晚筵席上多喝了幾杯酒，是以一倒下來，便睡着了。

三更時分！——

陣陣寒風由半敞着的窗櫺裏襲進來。

牀上的黃通昨宵倦極，居然衣帶不解的合衣就臥倒睡着了，這時吃寒風一襲，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陡然自夢中驚醒，挺身坐起。

夜幕深垂，萬籟無聲！但只見殘燈半盞，靜靜的在桌案一角搖幌着，那副樣子像是隨時就要熄滅。

黃通搖搖頭，爲之啞然失笑！

——他爲人機警，武功精湛，講交情，重氣節，是以年歲不大，却在武林中掙下了一席之地，在北邊，尤其是西北道上，提起「萬里黃河追風客」這個綽號來，確是有相當威望，足使黑道上聞名喪胆，宵小遠遁——

然而，以他這等聲望，名重一方的奇俠，却不辭千里之外，投奔麥家，充當一個所謂「清客」，自是非其所願，說起來，當然是有原因的，只是黃通把它當爲一件痛心之事，不願提起罷了！

冷風繼續的襲進來。

他覺得遍體颼颼，冷得直打顫，舉手額頭，摸到的竟是一掬虛汗，同時間喉頭刺痛，乾得生疼。

這些發現，禁不住使得他暗自吃了一驚，一個念頭由心底昇起——

「不好——難道我竟是要病倒了？」

早不病，晚不病，單單挑在這個節骨眼上，這可不是好玩的，一念之興，不禁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轉過身來發現到案頭上，主人居然週到的爲自己備下了食水。

厚厚的棉套子，包紮着紅瓷的瓦壺，裏面滿滿的一壺熱水，這敢情難得，足見盛情了。

黃通一連飲了兩碗，才止住了感覺的奇渴。

兩碗熱水下肚，感覺上是舒服多了。

他遂即雙腿盤膝牀上，暗自運功調息，一股內力運在腹下丹田，頓時潛昇起無比暖意，漸漸週身火熱，汗粒滾滾而下，病勢立刻大爲緩和。

就在這時，他感覺到一陣奇異的力道，忽然逼近過來。

以黃通這類深精武功之人，自然立刻就警覺到是怎麼一囘事，不由吃了一驚，陡地睜開了眼睛！

一個修長的人影子，敢情就站立在他身前不遠。

一身寶藍薄綢子長衫，頭上紮着方巾，背上揹着放書的籃子，籃子裏還插着一琴一劍——典型的一副讀書人模樣——所謂的「琴劍一肩」，就是這個模樣。

「啊——你——是誰？」

以黃通這等武功之人，亦不禁爲對方這等「神不知，鬼不覺」的身法，嚇了一跳！

說了這句話，他竟然驚得呆住了！

門鎖未動，窗櫺半敞，他是怎麼進來的？若說是來自窗扇——自然這是唯一的

一個可能，那麼來人除了具有極精湛的輕功之外，另外還須具有不可思議的「收肌卸骨」之術——對黃通來說，這兩樣功力都未能望其背項！

一霎間，他假設對方是鬼魅——却少了附體的陰森氣息，再說容貌，也絲毫不像！

濃重的書卷氣息，却又掩不住雄武的內涵英風，混剛毅於斯文之中，大概就是這麼一個造型吧！

黃通一驚之後，久久不能平息！

四隻眸子互相對視着，形成了片刻的寂靜。

黃通這才體會出，那陣子奇異的力道，敢情發自對方身上，顯然是上乘的內家功力之一種，以黃通之卓越見識，居然一時之間，猜不出是什麼家數！

——當然，他亦不甘示弱，隨即腹部運動，將本身內家力道向外逼出——

兩股力道方一交接，對方自然敏感的將放出的力道迅速收同！

黃通却不敢如此大意，非但不敢收同，反到加運了一成功力，向外緩緩逼出！

藍衫人當然有所體會，後退了一步，臉上並無怒容，却是十分沉重——

「你此刻身體不適，却不便施展功力，這又何苦？」

語音清脆，像是南邊的口音，但並不純，聽來不徐不疾，十分悅耳。

黃通被對方這麼一提，不覺有些汗顏，可不是嗎！對方果眞要是有加害自己的意思，也不必等到現在了，就憑他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了自己身邊，要想加害自己，諒必自己是無能躲開！

這麼一想，黃通由不住暗地裏打了個冷顫，遂即將逼運而出的護體元氣緩緩收同！

「足下是誰？」强自鎭定着，黃通吶吶的道：「午夜潛臨，形同鬼魅，豈是丈夫行徑？」

這人點點頭，緩緩的道：「責的也是，只是貴處防備森嚴，我不想驚動外人，事出非常，尚請黃兄你多多見諒！」

黃通一怔道：「你我冒昧生平，怎知俺姓黃？」

藍衣人莞爾的一笑，更加重了幾許斯文——

「不辭風霜行萬里，眼看黃河蓋頂來……閣下大名响徹黃河……焉能有所不知的！」

微微一頓，他隨即接下去道：「如果我沒有看錯，足下大概便是鼎鼎大名的『萬里黃河追風客』黃天保了？」

黃通陡地一驚，竟然着聲不得！

原來「黃天保」才是他的眞實姓名，早年行走西北道上，結怨太多，此次身入中原，便改名「黃通」，已經隱瞞甚久，料是不爲外人所知，却沒有想到的竟爲對方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一語道破，怎不令人大生蹊蹺？一驚之下，殺機頓起！

「嘿嘿……足下好亮的招子！」

一面說話時，黃通的一雙手，已由兩膝上，緩緩移開來……明人不作暗事，即使面對面的出手，也得先給他打上一個招呼——

「這麼看起來，足下是衝着俺黃某人來的了，你報個『萬兒』吧！」

藍衣人搖了一下頭，却說道：「我姓關——」

說時，他那雙瞳子裏精光閃爍，顯示也在暗中聚集功力——黃通一經發覺，便不再遲疑——

「關——？」黃通搖搖頭：「這個姓可沒聽過？……咱們以前見過？」

姓「關」的搖搖頭。

黃通冷笑道：「那麼黃某人是與閣下結有暗樑子了？」

「也沒有！」

姓關的一面說，身子向一旁移了一些，爲的是那地方寬敞一些，一旦動起手來，可有較富裕的地方轉動，這些看在黃通眼睛裏，便不再置疑。

「好吧，看樣子閣下決計要跟我動手了？」

對方藍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

他似乎還想說些什麼，可是黃通却已經不再給他這個機會——

其實黃通早已經蓄勢待發，眼前把握着一刻良機，陡地自坐榻上彈身而起！

室內動手自然不比室外寬敞！

黃通身子一經騰起，可眞是輕若鷹隼，看上去整個背部幾乎與屋頂碰在一起，却只是那麼緊湊的擦邊而過，「噗嚕嚕！」在空中一個疾翻，怒鷹也似的已來到了藍衣人背後！

由於對方顯然的是「個中高手」，黃通當然不敢手下留情，一經轉過身子，右掌向外一抖，用「金龍抖甲」的一招，陡然直向藍衣人背上抓去！

這一掌包藏着精湛的內力，就算對方使用「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能够給他打散了。

姓關的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在極見緊迫的一霎，只見他下肩，反肘——

「叭！」兩隻手掌猝然迎在一塊兒！

黃通樂得伸量一下對方的內力，兩掌交合之下，他陡然間把內力向外一吐，滿以爲憑着自己精湛的功力，使對方萬難當受！

事實竟是大謬不然！

兩隻手掌甫一交接之下，緊接着却又向兩下裏分了開來——這一來可就分出了功力高下！

藍衣人落地生根，便是直挺挺的站在當地動也不動一下！黃通可就沒有那麼自然了，只見他後退的身子一幌，二幌，三幌，每幌一下退後一步，一連三幌，也就後退了三步！

三步之後，才能拿樁站穩！

非但如此，眼看着他那張黃臉，驟然間飛起了一片紅雲，這股上衝的逆血，力道極猛，一霎間像是要破皮衝出，却又爲黃通內家功力緊緊吸住，眼看着他在一陣耳赤目紅之後，頭上的逆髮，一根根都爲之簌簌站起！

藍衣人如果應有意思傷他，現在便是最佳的出手良機，他却是事實沒有這個意思。

他只是在一旁靜靜的觀察着他。

黃通終於渡過了險境！

漸漸地他遂即恢復如常，怒血平下之後，現出了他原本帶有倦容的一張黃臉。

「足下好厲害的『九轉眞功』，黃某自出道以來，只聽傳聞，這還是第一次見過！」

一面說，他悵然抱拳，道：「在下自愧不如，足下如果有殺害之意，這就請便吧……」

說完這兩句話，悵然發出了一聲長嘆，滿以爲對方必當毒手相加，自己敗了，固然不惜一死，可恨的是死非其時，心裏焉能不無遺憾！

藍衣人原本就沒有加害之意——

聆聽之下，他搖了一下頭，道：「黃兄功力練到如此地步，已十分難得了，這個天底下，能夠受得住我『九轉眞功』的人，只怕並不多見，你也就不必妄自菲薄了！」

黃通陡地睜大了眼睛：「何必說這些無用之話，俺黃某人技不如你，沒有什麼好說的，你不是衝着俺來的麼！就請給個痛快吧！」

藍衣人冷冷一笑道：「就算我爲你而來吧，却並沒有取你性命之意，再說你我無怨無仇，叫我如何下此毒手！」

黃通後退一步，揚眉說道：「這麼說你——？」

「唉？」藍衣人微微含笑道：「你現在還死不得，麥家老小，還要你大力救助，你又如何死得？」

黃通又是一驚，兩隻眸子直直的瞪向對方，一時却不知從何說起。

藍衣人一雙眼睛，在他身上轉了一轉，點點頭，溫和的道：「眼下不是長談的時候，不瞞你說，我與黃兄說來還稱得上是同路之人，意在除暴安良——」

黃通陡地神情一振。

藍衣人接道：「只是敵人過於厲害，却不得不多加小心……」

一面說，他遂即緩緩的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哦——」黃通這才恍然道：「……這麼說，在下莽撞了……足下……請道其詳吧……」

這可是「爲道不孤」，猝然間聽說，來了如此一個得力的帮手，黃通由不住信心大增——只是對方那個藍衣人竟似較他更爲持重，並無絲毫喜悅的表情！

黃通這一霎更是百感交集，自問走南闖北，多年來向無敵手，却不料此番竟是遇見了高人，只一招，已令自己爲之心折，可見得武功一道，確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端的自滿不得！所幸聽對方口氣，還是同路之人，若果是敵人一夥，這時焉能還有命在？

——他這裏不勝感慨，只顧自傷，一時無言以對！

藍衣人一雙精華內蘊的眼睛，仍然注視着他——

「黃兄武功的確高明，只是……以黃兄所見，是否能是來人的對手？」

這般單刀直入；開門見山的問句，却是黃通始料非及，聆聽之下，不禁心頭爲之一震！

「足下問得很好——聽足下的口氣，似乎對於來人認識頗爲眞切，可否賜告其詳——？」

「你弄錯了，」藍衣人搖搖頭道：「這個人是出了名的『老狐狸』，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

黃通正感覺到失望，對方仍有下文未完——

「只是，我對他却也並非一無所知——事關至要，所以不揣冒昧，今夜前來造訪！」藍衣人這才訴出了來意：「黃兄不可不有所守備！」

「啊——」黃通黯然點點頭道：「承情，承情！有關老賊金翅子的事，關兄：：知道多少？」

藍衣人神色甚是沉重的道：「此人姓『過』，據知出身長白一門，武功自成一家，高不可測！」

「啊……」

黃通一時驚心不已，長久以來，江湖上對於金翅子這個怪人的傳說，這僅限於自己所知的一點皮毛，此刻自對方藍衣人嘴裏所道出者，顯然未之聞也！焉能不令他既驚且佩？

一時之間，他重復着對方所道出的那個曾有所聞的門派：「長白門……長白：：門？關兄說的這個門派俺聽說過……此一門武功，似乎已失傳武林了，不是足下提起，只怕終此一生，俺也不會憶起，想不到金翅子竟是長白門的出身……這就難怪了！」

藍衣人喟嘆聲，吶吶道：「也許黃兄還有所不知，長白門武功，對於大多數的武林門派都具有尅制之功，這才是最厲害之處！」

說到這裏，他忽然中途停住，偏頭向窗外看了一眼——

黃通一驚道：「怎麼……？」

藍衣人微微一笑，站起來道：「顯然是貴宅主人到了！」

黃通心中一怔！暗忖着自己聽力向稱靈敏，何以竟全未曾聽出，心正疑惑，即見窗前人影略閃，一個長身玉立的綠衣少女，已然立足窗前。

——原來她先時藏身對面後簷，距離尚遠，雖然如此，仍未能逃過藍衣人觀察之中。

「對不起，午夜打擾，主人如不見拒，我這就進來了！」

語音清脆，幾句話更是說的落落大方，顯然是向着黃通而發！

黃通雖不知來女何人，但看其身法，顯然大有可觀，絕非凡流，他早知此間居亭主人有一愛女，名喚小喬，九華習技方歸，察言觀態，料必就是此女無異。

當下抱拳道了聲：「豈敢，姑娘自便吧！」

語聲方歇，室內輕風一陣，對方綠衣少女已站立面前，起落之間，至爲輕靈，敢情是輕功一流身法，心中好不佩服，遂抱拳道：「想必是小喬姑娘了，失敬，失敬！」

來人正是麥小喬，因爲聽說黃通甚多事蹟，甚是敬佩，由於隔日即是中秋，大敵當前，想來商討一番對策，不竟恰逢關雪羽在座，使她大爲驚異！

她雖與雪羽有過接觸，無如對方其身份猶是諱莫如深，亦不便追問過緊，實在說，這個人在她心目中仍是一個待解的謎團，唯一可以確定的即是對方顯然對麥家

沒有懷有敵意，這一點也最爲重要，使麥小喬放心不少！

麥小喬因知關雪羽身負奇技，不便過於接近，正在考慮是否現身而出，却被對方看破，只得現身縱出。

聆聽之下，麥小喬面現薄羞，向着黃通微微含笑道：「黃兄不必客氣，你的事家父多次說起，今晚上也虧了你現了一手，叫那些衙門口當差的人長些見識，要不然他們還當這個天底下沒有人當受得了他們的火槍呢！」

黃通欠身道：「姑娘過奬——這位關先生……」

他原不知身側的關先生與對方姑娘是否相識，方一提起，麥小喬即笑向關雪羽看了一眼道：「眞是巧得很，想不到會在這裏看見了你！」

關雪羽道：「姑娘萬安！請坐下說話吧！」

黃通雖然今日才來，但既有投奔之意，便不能算是客人，況乎眼下來到下榻之地，自己便是主人，當下忙即搬過一張坐椅，請小喬落座！

麥小喬喜見關雪羽在座，自是樂意向他討敎，便不客氣的坐下來！

關雪羽看着她微微點頭含笑道：「姑娘來得正好，我正打算離開黃兄這裏，就便去看望一下姑娘，這倒是省事了！」

麥小喬那雙烏油油的眼睛，在他身上轉了一轉，含笑道：「這就不敢當了。」

她目光明銳，一眼就發覺到對方行裝有異，不禁蛾眉微分，奇怪的道：「咦——你莫非要走？」

關雪羽點點頭道：「不錯，正是爲此來向姑娘辭行！」

麥小喬呆了一呆：「哦——這太突然了，爲什麽？」

關雪羽微微一笑，道：「目下臨淮關正是多事之秋，即將大亂，避秦之計，還是早走爲妙！」

麥小喬一驚道：「莫非有人找到了你所居住的地方，還是……？」

關雪羽搖搖頭道：「都不是，姑娘不必多疑……」

微微停了一會兒，他遂即又道：「我們還會見面的——妳也不必多問，一切日後自明！」

麥小喬微微點了一下頭，心內一片茫然。

黃通心裏却一直惦記着關雪羽方才所言之事，這時聽言，生怕他就此離開，忙向麥小喬道：「這位關朋友身手，蓋世無雙，在下實難望其背項，在下方才正在向他請敎有關眼前大敵應對之策！」

麥小喬強作微笑點頭道：「是麽？」

關雪羽道：「難得姑娘在座，看看是否有什麽高見！」

麥小喬輕輕哼了一聲，道：「關先生面前，豈有我置身之地，我也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罷了！」

黃通聆聽之下，心裏微微一動，覺出這位麥姑娘話有稜角，却不知因何而發，再看對方關先生，像是毫無所知模樣，微微一笑，目光遂即轉向自己——

「黃兄，方才我們談到了那裏？」

黃通「哦——」一聲道：「先生說到了『金翅子』的出身，以及長白門武功特色——」

聽到這裏，麥小喬亦不禁爲之動容，畢竟這件事，關係着眼前麥家的命運太大了。

關雪羽點點頭道：「有關這個人的傳說，似乎只是如此——我唯一要告訴你及姑娘，並且要你們提防的是這人的一門特殊功夫……」

麥小喬與黃通都爲之一震，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能够在戰前瞭解到敵人的出手，對於己方自是大有助益！

「這門功夫實在太可怕了！」

以關雪羽這般蓋世身手，想不到在提及這門功夫時，亦不禁爲之色變，足可想知其威力驚人之一面了。

四隻期望的眼睛，俱都注視着他！

關雪羽喃喃接下去道：「黑手功——長白門的失傳絕技，你們可曾聽說過？」

黃通輕輕的啊了一聲，點頭無語。

麥小喬道：「我知道——你說的是『黑手穿牆』……我聽說過！」

「正是這門功夫！」關雪羽點頭道：「是被傳說爲當今失傳武林的四門絕功之一，除了他以外，還不曾聽說過任何人得能施展！」

黃通點點頭，輕嘆一聲道：「在下昔年在西北居住時，曾經由一名隱士嘴裏說過……」

關雪羽微有所警，道：「一名隱士！這人姓什麽？」

「姓……」黃通仰起臉來，想了一會兒才吶吶道：「姓……啊——是姓姜！人家都管他叫『姜隱君』！是一個無所不知的奇人！」

關雪羽微微怔了一下，一霎間臉上閃過一片驚喜，只是這個人到底與眼前無關，聆聽之下，記在心中，暫時沒有追問。

麥小喬一心只留意着所爲的「黑手穿牆」功夫，聆聽之下，驚惶的道：「你是說，這個金翅子會這門功夫？」

「我正要告訴你——」

關雪羽慢吞吞的道：「金翅子本人我是沒有見過，可是他的大名我確是久仰的很，這個人最算拿手的便是這門『黑手功』，出手取人心臟，每試不爽，是以江湖上傳說，凡是敗在其手下的，多爲『無心』之人，是一個既陰且狠的可怕人物！」

麥小喬呆了一呆，遂即含笑着向關雪羽道：「我只當你對金翅子這個人一無所知，却不知你對他瞭解得這麽清楚……」

言下之意，頗似對於對方前此的藏拙有所不滿，關雪羽自然聽出來她言下之意，微微一笑，未曾置辯！

黃通自從悉知金翅子精於「黑手穿牆」功夫後，心情却顯得十分沉重，一直在沉思之中，他一直希望關雪羽再能多說一些什麽，只是看來他似乎僅悉及此，別無所知了。

關雪羽果然別無所言，由位子上站起來道：「我走了！」說時，目光向着黃通轉了一轉，才向麥小喬點頭道：「姑娘保重！」

麥小喬緩緩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想要說些什麽，終因黃通在座不便啓齒，神色戚然的默默又坐了下來。

（未完）